

# 武俠世界

**王見王**（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著

柳花花在返航途中遇上了海盜船，被潘猛搭救，終於到了血神島與南宮雪會合……

琉球王發現小甜兒圖謀造反却不動聲色，乃心生一計，企圖利用大和會與天龍帮對付血神島，結果……總之，島上之局勢業已到了短兵相接、王見王的時刻了！

第30年

31

$8.00

## 編者話

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王見王」在今期和大家見面，人和會的竹下三枝挾持柳花花私奔，但她最後也明白絕不能以此手段取得柳花花的歡心，唯有答應把柳花花送回唐山幫，但他們在回程途中，却遇上海盜船，幸好潘猛救了他們……回到血神島，柳花花才知道唐山幫在短短時間內慘遭滅幫之厄，更有許多意料不到的事發生，而琉球王也發現了小甜兒的叛逆行逕……故事情節錯綜複雜，撲朔迷離，請各讀者細心欣賞！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刊的各項開支亦相應增加，致令本刊不得不於32期起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更深切希望廣大讀者繼續給予支持和意見，謹此致謝！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吳道子先生所著「獵鷹楚三傳奇故事」之「四面楚歌」，獵鷹楚三和傅鐵心因白玉蓮的挑撥而發生衝突，更有殺手組織欲對他不利，獵鷹楚三能否逃過一劫？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216.00 |
| | 一年港幣 | $432.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245.00 |
| | 一年港幣 | $489.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302.00 |
| | 一年港幣 | $603.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31期

（總號15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王見王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可飛・圖



## 各有苦衷　共商對策

竹下三枝因痴戀柳花花，不顧一切的挾持柳花花出海私奔，她本已成功，她的行動令到島上各大幫派展開了史無前例的大火併，誰也無暇去追截她的船隻，她大可以揚帆而去，與她心愛的柳花花共渡二人世界。只可惜事情並非如她所想像的完美。柳花花因她的劫持行動顯得痛苦莫名，他甚至用最惡劣，最粗魯的態度去凌辱她，竹下三枝雖默默承受，但她終於也瞭解到如果堅持下去，非但找不到她所企盼的快樂幸福，相反的只有無邊無際的痛苦罷了！於是她回心轉意，放棄了挾持行動，下令船隻駛回琉球島，恢復柳花花自由身……」

然而她的「挾持私奔」行動，令到她再也無顏回去面對她的兄長、族人，以及島上的任何一個人，她準備送回柳花花之後一死了之，但她的意圖卻被柳花花洞悉。柳花花有感於她的深情，委實不願她為情而以死收場，畢竟他與她之間著實渡過了一段令人終生難忘的快樂時光，他遂勸她先到中原投靠他的好友司馬如虹，再作打算；竹下三枝欣然同意，豈知就在此時忽聽手下來報有不明船隻迫近，竹下三枝乃匆匆收妥柳花花之修書，偕同他上甲板一觀究竟……

* * *

柳花花跟著竹下三枝上了甲板，只見船上的五十名倭奴人俱皆進入備戰狀態，有的持刀而立，有的背弓負鏃……個個神情凝肅，顯示出受過精良的訓練，令人望而生畏。

黝黑的天空本有一輪明月，但海上卻有一股濃霧，能見度並不算太好，不過柳花花竹下三枝站在船尾上仍能看到遠處正有兩隻船向他們緩緩迫近。

「是不是海盜船？」柳花花有點緊張，他此刻內功尚未恢復，委實不願戰事發生。

「不知道，」竹下三枝凝眸注視：「海上霧大，距離又遠，看不清他們的旗幟……」

「不管他們是甚麼船，咱們避開他們不就得了嗎？」柳花花好不容易令到竹下三枝回心轉意放他回去，當然不願節外生枝。

「如何避開他們？」

「加速航行，一走了之呀。」

「你有所不知，」竹下三枝笑笑：「夜晚航行不宜高速駛航，而且我為了避免原路航行，怕我哥哥或唐山幫他們派出船隻追截，所以才繞這條航道行駛，而這條航道頗多暗礁，更不宜加速航行……」

「那怎麼辦？」柳花花望望遠處像幽靈的船隻似乎又接近了不少，不覺開口道：「難不成眞要等他們追上來？」

「別緊張嘛，」竹下三枝一副從容鎭定：「我自有辦法對付他們，儘管放心。」

「不是我不放心，」柳花花苦笑道：「別忘記我此刻是武功盡失，手無縛鷄之力哪！」

「我說過我會保護你，」竹下三枝盯住他：「若海戰眞的發生，我跟你保証，我一步都不會離開你，一直到我死為止！」

柳花花胸中驟然澎湃翻騰！

他苦澀一歎：「對方有兩條船，人數肯定多過我們……」

「海戰不同陸戰，講的是作戰經驗的技巧，人多不一定佔便宜。」竹下三枝胸有成竹的說：「不是我吹牛，再多一兩條船來，我也未必怕他們。」

這時，不明船隻又迫近過來。

「是不是海盜船？」柳花花問。

「應該是，」竹下三枝眺視了一下說：「看他們的光景似想偷襲我們，這正是海盜的一貫作風。」

「看清楚了他們的旗幟了嗎？」柳花花衷心希望那兩條船不是海盜船。

「沒有，」竹下三枝運足目力：「我看不到他們的旗幟……嗯，已經可以確定是海盜船了！」

「為甚麼？」

「海盜船當然不會懸掛旗幟的啦，就像路上的强盜，他們的臉上難道還會刻上强盜兩個字不成？你幾時變得這麼笨啦？」

柳花花苦笑，忽發現了甚麼，伸手指了指桅杆：「咦，你們怎麼也沒有懸掛旗幟？」

「當然沒有掛啦，」竹下三枝白了他一眼，壓低著嗓子說：「別忘記咱們可是『私奔』哪，掛上旗幟豈非更容易讓我哥哥或唐山幫發現我們？」

「說得是。」

「不過等會却非懸上旗幟不可了。」

「為甚麼？」

「表明身份呀。」

「表明身份？」

竹下三枝含笑道：「別忘記我大和會在島上可是個大幫派，一般海盜可不敢隨意惹我們……」

柳花花截口道：「我的好小姐，那妳怎還不把旗子掛上去呀？」

「還不急，再等一下吧。」

「幹嘛還要等呢？」柳花花沒好氣道：「難不成妳要等到他們發動攻擊才掛旗，那豈非為時已晚？我看妳才變得豬頭豬腦了哪！」

「不，」竹下三枝說：「我擔心是我哥哥他們追上來，我若掛上旗幟……」

柳花花打斷她的話：「此慮豈非多餘得很？照這種情形看來，那兩條船遲早會追近我們，到時……」

竹下三枝截口說：「待他們迫近時，如果眞是我哥哥他們的船，我們還可以加速逃走，畢竟我哥哥他只想追我回家，不會攻擊我的。」

「妳不是說不宜加速嗎？」

「也只好冒險一試啦。」

「那又何必，」柳花花說：「兄妹畢竟是兄妹，大不了讓他罵妳一頓算啦，何必冒撞船之險……」

「不，我絕沒顏面再見他，我對不起他，我非避開他不可！」竹下三枝斬釘截鐵的說：「再說，此時此刻若讓他追上來，你想，他會饒過你嗎？」

柳花花楞了一下，隨即苦笑一歎：「說得是，我是唐山幫的人，他絕不會放過我……」

一頓，他凝眸問：「那兩條船已漸漸追上來啦，妳要甚麼時候才懸旗？」

「再等一下，」竹下三枝說：「我擔心我哥哥故意不懸旗，迫我表明身份，你知道他是個很精細的人，千萬不能大意。」

眼波一轉，含笑又道：「可惜他精我可也不笨，只稍待船隻再靠近一點，我便可以認出那是不是我大和會的船隻……其實，若非今晚海上霧大，我老早就可以看出來了……」

這時，那兩條船隻已慢慢的衝破了濃霧，漸漸駛近……

「奇怪，」柳花花問：「那兩條船看來不比我們的船大，爲甚麼他們能追上我們呢？」

「當然啦，」竹下三枝微微一笑：「我們走在前面須顧及航道，避免觸礁，他們只須跟住我們走，自然可以把速度加快啦。」

「原來如此。」柳花花很佩服她的豐富航海經驗，忽又說：「萬一是妳哥哥他們追來，我們加速逃走因而觸礁撞船，那怎麼辦？」

竹下三枝聳聳肩，淡淡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聽天由命罷了。」

柳花花想了想，正想說話，忽見竹下三枝張口說：「呀，我已經看清楚那不是我大和會的船隻了，也不像是唐山幫或琉球王的船隻，十之八九是海盜船……」

一頓，她突然轉身對站在她後面不遠處的一名看似幹部級的倭奴人大聲發號施令！

她說的是倭奴語，柳花花聽不懂，不過他知道竹下三枝業已採取應變措拖。

竹下三枝下達了一連串命令之後，立刻便見到兩名倭奴人把大和會的旗幟升了上去，而且突然間鼓聲大作，火光衝天！

柳花花嚇了一跳。

「怎麼？」他眨眼問道：「海戰要擂戰鼓，持火把的嗎？那豈非是通知敵人我們正準備對敵人發動攻擊？」

「戰爭不是擂台比武，目的只是在求取勝利，海戰也不例外，自然不需事先擂戰鼓、持火把，」竹下三枝解釋說：「我們的目的只是在警告對方，讓他們知道我們已經發現了他們，而且已準備好戰鬥，希望他們能知難而退。」

「原來如此，」柳花花問：「妳看他們會知難而退嗎？」

「我已經把旗幟掛上去了，他們也應該知道我們的身份，根據過往紀錄，曾有海盜船襲擊我大和會的船隻，結果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鼠竄而逃，之後一段很長時間，再也沒有海盜船敢攻擊我們的船隻，」竹下三枝接著說：「不過戰爭的事很難說，特別是海盜，興衰交替比陸上來得快，而且支系複雜，迭有新勢力崛起，難保不會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新海盜對我們發動攻擊……」

話聲中，忽見甲板上的倭奴人俱皆彎弓搭上火箭，準備發射……

戰鼓仍持續著，咚咚的鼓聲，使得原本安祥靜謐的海上變得喧囂而緊張！

最緊張的當然是柳花花了，他最不願意戰事發生，只希望能順順利利的回到唐山幫，以便來得及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

他心中一直在暗暗祈禱那兩條船能知難而退，免去一場不必要的戰事。

竹下三枝則倭刀出鞘，英姿凜凜的目注著情勢，似乎只要她一聲令下，弓箭手的火箭便會像火蛇般的射向敵人的船隻，然後一場驚心動魄的海戰於焉展開……

柳花花望著她凝肅冷沈的眼神，緊抿的唇角，忽然覺得她的神韻有幾分酷似南宮雪！

南宮雪，他已經好幾天沒見，哦，不，只有一天沒見到她而已，她到底怎樣了？

「她此刻一定在大海上找尋自己，她一定急死了……」不知怎地，柳花花竟在此緊要時刻忽然非常想念南宮雪，居然忘却了緊張。

就在此時，忽聽得戰鼓驀然歇止！

柳花花連忙凝着心神，這才發現那兩條船隻已放緩了速度，距離已逐漸拉遠！

他高興得想叫了出來，他甚至忘形得想去摟抱竹下三枝。

「喂！」竹下三枝瞪住他，壓低嗓子叫道：「你想幹甚麼？別忘記甲板上這麼多人，他們都以爲你是戰俘哪！」

「對不起，我差點忘了。」柳花花訕訕道。

竹下三枝嬌俏的睨了他一眼，淡淡道：「別高興得太早，那些海盜不僅殺人不眨眼，惡過豺狼虎豹，而且鬼計多端，狡滑如狐……除非他們已經遠離我們的視綫，否則絕不能掉以輕心。」

她顯得極其小心謹慎，令到柳花花十分讚賞她，但他却含笑說：「奇怪，像妳這麼謹慎精明，當初怎會上了我的激將之當呢？」

竹下三枝白了他一眼，嬌嗔道：「因爲我覺得你看起來像個呆子嘛，誰知道你是個老狐狸？」

她旋即輕歎了一口氣：「唉，老實



說，我也曾經想過爲何會上你的當，若非如此，也許我就不會搞到有家不敢歸的地步……這，一切是命中註定吧？」

柳花花苦澀一笑。

他不是個宿命論者，但他與竹下三枝的關係發展到這種地步，任何人也料想不到，令他不自禁的也歎了一聲：「命運弄人，一點也不差啊……」

竹下三枝脈脈含情，幽幽啓齒道：「無論如何，我並不後悔我所做過的事情……」

一頓，凝眸問：「你呢？你是否後悔？」

柳花花苦笑不語。

他不想回答那個問題。

——後悔又怎樣？不後悔又如何？難道能令已發生的事情回復原狀？

有人說：喜歡後悔的人註定要永遠活在「灰色的象牙塔」中。

柳花花並非是一個灰色的男人，他喜歡浪漫，討厭後悔。

不過，若時光能倒流的話，他寧可這生人不曾認識竹下三枝！

她對他付出太多了！

他承受不起。

因爲他知道他不會給她太多。

——不只是對她，即使是對獨孤美與南宮雪，他也懷疑自己能給她們甚麼？

他渴望愛情。

但却更怕愛情！

他懷疑世上有「眞正而持久不變」的愛情——從他被他的生命中第一個女人皇甫霏拋棄那一刹起，他便開始懷疑愛情。

還有紀小翠與薛靈芝，令他對愛情完全失去信心——也令他成了一個「只要情人不要妻子」的花花公子！

有人說他是個「拒絕結婚的男人」。

其實，他比誰都清楚，他並非拒絕結婚，而是怕結婚！

「你在想甚麼？」竹下三枝溫柔的語音打斷了他的沈思。

「沒甚麼——」柳花花如夢初醒，連忙陪笑道：「我在想，你如果到了中原，不知是否住得慣，妳要知道，到了那裡可沒『殺西蜜』可吃哪——」

「沒關係，」竹下三枝微笑的說：「我可吃『殺東蜜』呀。」

「殺東蜜？」柳花花楞住。

「你怎麼忘了？是你自己說的，紅蚯蚓就是殺東蜜，不是嗎？」竹下三枝柔情蜜意的拂了拂他被海風吹亂的鬢髮，並且還輕擰了一下他挺直的鼻尖，嬌嗔道：「中原那麼大，不會連蚯蚓都沒有吧？」

「喂，別這樣，」柳花花低聲道：「讓妳的手下看到不好……」

話落一半，他突然呆住！

因爲他發現甲板上持刀背弓，手持火把的倭奴戰士不知甚麼時候不見了！

再環眼一瞧，居然那兩條海盜船也早已無影無踪，海面上只剩下一片輕紗也似的濃霧。

「呀，海盜船走了？」

「早就走啦，」竹下三枝輕盈嬌笑：「瞧你剛才發呆得眞像個呆子，連海盜船走了都不知道，你究竟想甚麼想得那麼入神？」

她邊說邊把豐盈的嬌軀接近他，並且環手攬住他的熊腰，令到柳花花心神一蕩……

柳花花有點緊張：「喂，這是甲板哪，萬一妳的手下……」

「放心，」竹下三枝嫵媚道：「我已命他們到艙房裡休息去了，甲板上只剩下我們兩個。」

柳花花環首四望，果見甲板上空無一人，這才放心將她摟在懷裡，但仍有點不放心的說：「船上沒看哨之人嗎？」

竹下三枝甜蜜蜜的偎在他懷裡：「本來是有的，但我要他們也休息去了，畢竟他們也辛苦了一天，我應該體恤部屬，所以由我負責看哨嘍。」

柳花花其實瞭解她的用意，她不過是想遣開他們，好讓她能與自己在甲板上享受這美麗的海上夜色吧了。

她算得上是個浪漫的女人。

柳花花喜歡這種女人。

他情不自禁送上一個蜜吻。

竹下三枝掂起了腳跟，送上丁香小舌，水蛇般的玉臂纏住了他的頸項；當柳花花技巧而貪婪的吸吮著她的丁香美唇時，竹下三枝恨不得把他一口吞進肚子裡去……

* * *

海上的霧越來越大。

這使得船行的速度更加緩慢。

幸好海風不大，有如拂面楊柳風那般令人舒暢；特別是皎潔如銀的月光依然能穿霧而下，因此海上的夜色不僅安謐而美好，還增添了幾分神秘美感。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在甲板上流連著，兩人倚著船舷相依偎，沈醉在這迷人的海上夜色裡。

「妳到了中原，立刻就去找司馬老鬼，千萬別亂跑，」柳花花有點不放心竹下三枝，摟著她叮嚀道：「江湖中原可不比琉球小島，幫派繁多，錯綜複雜，詭譎多變……」

「知道啦，我又不是三歲小孩，」竹下三枝嘟著小咀兒，心中却甜絲絲的，她忽又眨眸道：「大呆，你別擔心我，我倒擔心你如果成了琉球駙馬，甚麼時候才能回中原呀？」

「不會太久的，我相信很快便會趕回來。」柳花花說。

竹下三枝忽沈默不語。

「怎麼了妳？不相信我？」

竹下三枝抬眼望住他：「大呆，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是否肯答應我？」

「甚麼要求？」

竹下三枝凝聲道：「在你未回中原以前，如果唐山幫與大和會火併起來，你會不會殺我哥哥？」

「我不想殺妳哥哥，我討厭殺人，」柳花花苦澀一歎：「然而兩幫廝殺，刀劍無眼，誰敢保証不殺人？妳說是不？」

「我知道，」竹下三枝幽幽道：「我是說在可能的範圍下，你是否會……」

「三枝，」柳花花凝聲打斷她的話說：「老實告訴妳，我到琉球島來的目的，一來是助唐山幫奪得駙馬之銜，二來便是助唐山幫對付你們大和會，也就是說設法擊垮大和會，這當然包括殺死妳兄長，但現在，我却希望能致力唐山幫與大和會言歸於好，和平共處……」

「哦？」竹下三枝凝視著他：「你爲何會改變主意呢？」

柳花花輕輕一歎：「這當然是因爲妳的關係，何必明知故問？」

竹下三枝浮起一個笑容，她顯然很滿意柳花花的答覆。

但她突又歛起梨渦淺笑，眼眶兒倏紅，泫然欲淚道：「我就是這麼一個哥哥，他對我千依百就，百般疼惜我，我不希望他殺了你，同樣也不願你殺了他……大呆，你的武功這麼强，他只怕不是你的對手，你要答應我，你倆戰場上相見時，務必劍下留情……」

柳花花輕攬她薄薄的香肩：「放心，如果我當上駙馬之後，我會運用我的影響力斡旋唐山幫與大和會之間的恩怨，使之化干戈爲玉帛……」

「只怕很難，」竹下三枝搖搖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和會與唐山幫之間的恩恩怨怨由來已久，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

「江湖上，並無永遠的朋友，也沒有絕對的敵人，」柳花花沈聲道：「人在江湖，說穿了，所爭的無非是『利益』兩字吧了！只要我當上駙馬，設法將利益分配到令兩幫滿意，紛爭自可息止，不是嗎？」

「朋友與敵人本就在一綫間，」竹下三枝微瞇著美眸：「我所擔心的是，大和會與唐山幫固然是爲了切身利益而敵視對立，但却不能排除彼此因種族、宗敎、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的不同，而使彼此間有『民族優越感』的心理作祟，使得雙方勢同水火，要他們放棄仇視敵對，恐怕難如登天……」

「無論如何利益總是佔第一因素，」柳花花說：「還記得我們身陷密林時，唐山幫與大和會爲了共同利益，不也放棄了仇恨而攜手合作嗎？」

「那只是權宜性的短暫合作呀。」

「世上本就沒有永恒不變的合作，」柳花花含笑道：「不管怎樣，從那次短暫的合作來看，証明只要雙方利益一攻，便有可能有更多、更長久的合作……當然，我不敢說有把握令到他們水乳交融，互相信任，不過我想，只要我成了琉球駙馬，我或許可以做到令他們雙方放棄仇視敵對，最低限度叫他們做到互不侵犯，互相尊重，不就可以避免廝殺流血了嗎？」

「但願如此。」

「妳沒有信心？」

「有，我對你有信心，」竹下三枝苦笑了一下，補上一句：「只是，信心不怎麼大……」

一頓，忽眨眸道：「其實，我倒有一個法子令兩幫長久修好，你想不想聽？」

「當然想聽，」柳花花連忙道：「妳快說是甚麼法子？」

竹下三枝仰著俏臉龐兒，瞬也不瞬的凝視著他，一字一字道：「我們成親！」

「甚麼？」柳花花嚇了一跳，睜眼問：「妳說甚麼成親？誰和誰成親？」

「當然是你和我成親，」竹下三枝把臉蛋貼在他的胸膛上：「我是大和會的幫主妹子，你是唐山幫的敎頭，兩人成親，那麼兩幫之間便有了姻親關係，當然也就不會再鬥爭仇視了，不是嗎？」

「不不不！」柳花花連忙道：「成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千萬別用這些玩我……」

「成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竹下三枝驚異的望住他：「你害怕成親？」

「成親對別人來說是大喜事，對我來說，那是蠢人做的事！」柳花花一臉正色，凝聲道：「我如果要成親，只怕已經幾百個老婆了，何必等到現在？小呆，我很認眞的告訴妳，如果妳想與我保持親密的關係的話，最好就別再提成親這兩個字。」

「爲甚麼？」竹下三枝一臉迷惘：「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天經地義之事，你爲何害怕婚姻？」

她忽然想起在艙房裡的時候，柳花花曾對她粗魯的「施暴」，咀裡唸著幾個女人的名字，不禁疑惑問：「你曾怒責我在玩你，是否你被女人傷害過？啊，我想起來了，叫甚麼皇霏的，還有紀小翠和薛甚麼芸的……對了，是薛靈芸，對不對？」

柳花花沒有回答。

他只是靜靜的注視著煙波浩瀚的海面，原來俊帥瀟酒的臉孔忽變得木無表情，而且蒼白到極，彷彿剛從墳墓裡跑出來的殭屍似的！

竹下三枝很清楚的看到了他那星也似的眸孔裡滑過了一縷深刻的痛苦！

這一刹，竹下三枝已確定柳花花是個身受感情創傷的男人，所以視婚姻如蛇蠍！

「對不起，」竹下三枝囁嚅著櫻桃小咀兒：「我……我不該提及你的傷心往事，我……不是有意的……請原諒我……」

「不關妳事，」柳花花收回目光，輕拂著她柔軟烏溜的髮絲，他覺得她



是個溫馴體貼的女人，他發現他對她已從「逢場作戲」進入到了一定程度的感情階段，他輕輕歎息了一聲：「小呆，我始終相信人與人在一起是一種緣份。有緣的人，即使沒有婚姻也照樣可以長久在一起；無緣的人，即使是用鐵鍊鎖在一起，到頭來終究各自東西。既然如此，婚姻要來何用？人，本就是世上最複雜而又善變的動物……」

「我不會變！」竹下三枝語氣堅定的截口道：「大呆，相信我，讓我套一句你們唐人的老話，地老天荒，海枯石爛，我對你的感情永生永世絕不會變！我可以發誓，若……」

她只說了一半却忽然說不下去了。

因爲她發現柳花花根本就沒有在聽，他居然把眼睛望向朦朧的月兒，看也不看她一眼！

竹下三枝有點傷心。

甚至有點憤怒！

畢竟他那種無禮的態度，對她而言是一樁嚴重的傷害！

她別過臉去。

淚水早已在她吹彈得破的粉腮上爬行。

「有人說：承諾是一種希望，希望却是一個騙子。」柳花花倚着船舷，微抿的唇角撇下了一縷淡淡的自嘲與譏誚，他的語音顯得低沈，彷彿來自遙遠的天際，聽起來令人覺得飄忽而感傷：「自古以來，地不會老、天不會荒，海也不會枯、石也不會爛，但人們的諾言却一次次的、週而復始的、變本加厲的、永無止境的老、荒、枯、爛，甚至是臭！人類無疑是世上最喜歡承諾、而又最易撕毀承諾的動物，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情承諾，比騙子的謊言來得更不可靠，說變就變，根本不由得你，所以當今世界越來越多人寧可相信敵人的承諾，也不願相信男女間的盟約！在這種情況下，婚姻的神聖價值早已被摧毀殆盡，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夫妻離異、反目的破碎家庭，尤其是那些在婚姻制度破裂下成長的孩子，他們小小的心靈早已蒙上了被摧殘的陰影，令到這世上越來越多心理人格不健全的人存在，也更使得這個世界越來越紛亂、越來越冷酷無情……」

柳花花一口氣講了這許多，忽長歎一聲，補上一句：「婚姻已不能保障什麼，至少絕無法保障夫妻間的感情永恒不變，又何必跳進婚姻的枷鎖，自尋煩惱，豈非是愚蠢到極？」

竹下三枝靜靜聆聽。

她怔怔的望着他。

她微噘着小嘴兒，似想說什麼，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她看來並不同意柳花花的觀點，甚至反對他的觀點，但她却無法反駁他。

因爲她實際上也是一個背棄諾言的人——她背棄了大和會、她背棄了她的族人、她背棄了她的兄長、她背棄了山本五十六！

——別的不說，在愛情的領域而論，她本是和山本五十六相戀，但却因爲柳花花的出現，她不知不覺的、身不由己的移情別戀！

這又豈是她當初所能逆料的？

愛情，有人形容它像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踪，變化之多勝過齊天大聖孫老爺子的七十二變！

——特別是現在的世界越來越小，人際關係頻繁而複雜，隨時隨地都會碰到令你心儀傾慕的「夢中人」，於是婚姻制度實際上脆弱得像火爐上的雪塊，誰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消失於無形！

然而，如果世上每個人都像柳花花一樣成了「拒絕結婚的小子」，那麼人類豈非絕種？

從這個角度來看，柳花花的觀點是否該受到責備或批判呢？

竹下三枝不由自主的提出了這個問題。

柳花花的答覆是：「世上並非是我第一個人拒絕婚姻。如果我該受到責備的話，那請問，世上有千千萬萬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居士、敎士與敎主敎宗什麼的，他們不也都是拒絕婚姻嗎？他們是否也該受到責備呢？」

竹下三枝啞口無言。

她搖了搖頭，忍不住瞇眼瞧着他喟歎一聲：「柳花花，你果然是個奇特的花花公子……」

一頓，她忽又說：「既然你拒絕婚姻，爲何又要參加擂台大會，角逐琉球駙馬呢？」

「我說過，那是爲了幫助唐山幫。」

「不管你的動機與目的是什麼，你若成了駙馬，不就等於成親了嗎？」竹下三枝反駁的道。

「那不一樣，」柳花花居然回道：「我不認爲那是一樁合理的婚姻，不，我甚至根本就不承認它是婚姻……」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竹下三枝搖搖頭，她發現柳花花實在不是一個容易令人瞭解的男人，不禁苦笑道：「你可以說得更清楚一點嗎？」

「當然可以，」柳花花笑笑：「在我認爲，婚姻是神聖的，唯一的條件便是雙方須具有眞摯而永恒不變的愛情爲基礎，雙方共同爲家庭與下一代而努力奮鬥；但擂台比武只以容貌與武功爲條件，欠缺愛情基礎，那實際上是權勢之家極不文明與極落後的婚姻方式，不足爲訓，我個人是極看不起這種婚姻的！」

微一停，正色接道：「坦白說，我的動機與目的只爲了幫助唐山幫求取利益，我心理上不認爲我是和小甜兒公主成親，所以我要用仇八這個假名，爲的是方便我以後脫身返回中原，

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了，」竹下三枝嬌聲一歎：「但，我却越來越迷糊了……」

「爲什麼？」

竹下三枝煞有介事道：「我發現與你相處愈久，愈搞不清楚究竟你是呆子？還是我是呆子？」

柳花花瞪了她一眼，輕捏了她美麗的鼻頭，笑聲道：「其實我們兩個都是呆子，要不然我們兩人就不會在一起了，不是嗎？」

「你是大呆，我是小呆。」竹下三枝小鳥依人的偎在他懷裡，幽然道：「大呆，事已至此，我什麼也管不到了，希望你能盡力化干戈爲玉帛，令大和會與唐山幫和平共存，盡快回中原來看我，知道嗎？」

「我會的！」柳花花愛憐的親吻了她紅馥馥的香腮兒：「只要我能成爲琉球駙馬，我相信可以讓唐山幫與大和會和平相處！」

柳花花的語氣顯得相當有信心，只可惜他這個願望恐怕今世人也難以達到，因爲他並不知道唐山幫早已被大和會擊垮了！

其實，還有一件事柳花花也不知道，即連竹下三枝都不知道——就在他們情不自禁的擁吻時，船舷兩側忽然爬上了數十名彪形大漢！

* * *

那些大漢顯然是從海底偷偷爬上來的，因爲他們全身都是濕漉漉的。

但只見他們個個赤膊上身、光着赤脚，只着一條黑色短褲，因此可以看到他們賁起的肌肉，壯健得令人望而生畏！特別是他們的表情肅殺冷酷，行動矯捷無聲，有若鬼魅幽靈，叫人打顫！加諸他們爲了方便攀上船舷，把鋒利冷森的小彎刀啣在口中，那模樣簡直就像是地獄裡跑出來的兇神惡煞似的！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並沒有發現他們。

因爲他們正在擁吻。

——任何人在接吻的時候都會閉上眼睛的。

特別是柳花花的武功仍未恢復，無論是聽覺或反應都大打折扣，當然無法查覺有人爬上船來，最糟糕的是，他的接吻技巧依然那麼高超，吻得竹下三枝渾身酥軟，幾乎已癱瘓在他懷裡，因此儘管她的武功不錯，亦矇然不覺……

倒是在船首掌舵的倭奴人發現了，他當即嚇得驚聲大叫：「不好了！有……哎呀！」

叫聲未完，一抹冷光如毒蛇般的激射而起，一把飛刀正好穿入了他的咽喉！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瞿然而醒！

他們終於發現敵人了！

只可惜好像慢了一點。

——當竹下三枝急急的想抽刀抗敵時，她那雪白如玉仍留有柳花花吻痕的頸項，已被一柄閃着寒芒，鋒利得可吹毛斷髮的刀鋒架住了！

竹下三枝倏然冰冷，動也不敢動！

柳花花當然也不敢動，因爲他的脖子上也被人用刀抵住了！

「你們……」竹下三枝强自鎭定，發聲道：「你們想幹什麼？」

「別動！也別說話！否則一刀斃了妳！」持刀之人聲音低啞冷沈，充滿肅殺！

這當中，只見船舷兩側繼續爬上來一大羣海盜，人數之多竟然不下百人！

竹下三枝非常驚異。

在她的印象中，海盜雖然兇惡如狼，但大都是烏合之衆，至少絕非受過精良訓練之徒，但眼前的海盜却出奇的靈活矯捷，他們不僅無聲無息的爬上船來，而且在最短時間內殺死了船首的舵手，佔據了舵艙，控制了船隻的航行！當然，他們也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下制服了柳花花與竹下三枝——最值得讚佩的是，他們的劫船殺人行動居然並未引起在艙房中寢息的倭奴人的警覺！

眞是一流的海盜！

那些海盜們並未衝進艙房中去殺熟睡中的倭奴人，他們僅是持刀堵在艙房門口，似乎只要有鬼子走出便出其不意的一刀送他回姥姥家！

好精明的海盜！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相視苦笑，他們知道這下子八成是完了！

「大呆，」竹下三枝眼浮歉意，低聲說：「對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柳花花沒有說話。

因爲他看見一名身形高大的海盜頭子正朝他這裡緩步走來。

柳花花之所以認爲那人是海盜頭子，是因爲他看見那人一上船之後，便不住的用手勢指揮着海盜們的行動。

由於海霧漸濃，加諸距離頗遠，而且內功又尚未恢復，柳花花的目力自然受損，因此他無法很眞確的看清那人的面孔。

他只覺得那人有幾分面熟，特別是現在那人緩步走前來時，他愈發覺得那人彷彿似曾相識！

他目不轉睛的注視着那人。

竹下三枝也把目光向那人望去。

但她却是「沒有看到」。

因爲她此刻心中在暗暗盤算着——海盜除了搶劫船隻與貨物之外，並將生擒之人當爲奴隸，而對女人却是慘無人道的「大合唱」，視爲洩慾工具！她不幸落入賊人之手，必慘遭凌辱至死，與其如此，不如跟賊人硬拚，雖然機會渺茫，但光榮戰死總好過被蹂躪而死……

她心念打定，目光雖是望向那漸走漸近的海盜頭子，實則是利用眼角餘光注視持刀架住她脖子的敵人，她



想趁那傢伙稍有分神之際，出其不意的利用膝蓋頂撞他的下陰，然後迅速的奪下他手中的利刀，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最敏捷的身手撲向那即將走近的海盜頭子，先狠狠給他一刀，但不能殺死他，必須留他一個半死，利用他來威嚇挾制其餘的賊人……

這一招叫擒賊先擒王。

這個策略的確好。

只要能成功或許有反敗爲勝的機會。

可惜的是她找不到機會。

因爲那持刀抵住她的漢子始終冷冷的盯住她，並未因海盜頭子的走近而讓他分神。

「媽的，你爲什麼不翻過頭去看看你的頭子呢？看嗎！只要你肯看一眼，不，看半眼都行，老娘便有機會下手啦……」

竹下三枝心急如焚，不禁在心中詛咒暗罵着。

眼看，那海盜頭子已走得很近了，竹下三枝心想若再不動手的話，待那傢伙走前來她就慘了，肯定那傢伙一定會對自己做出什麼舉動——當然是諸如摸乳捏臀之類的不文舉動！

——有酒食先生饌，海盜的規矩也一樣，有女人海盜頭子先「饌」。

竹下三枝還聽說，有些泯無人性的海盜賊子視女人如猪狗，他們甚至在衆目睽睽之下將妳剝得精光，就在甲板上對妳「强行登陸」，完事之後再由其他人輪番上陣，一直到妳受不了摧殘而死過去爲止——這就是他們慘無人道的「大合唱」！

這當然只是竹下三枝個人的聽聞，是不是眞有那回事她並不會親眼目睹，誰也不敢確定。

然而竹下三枝此刻身落賊手，宰割由人，若那些賊人敢做出那種禽獸之舉動，她亦毫無反抗之力，與其如此，她寧願一死相拚，也不願冒險心存希望不會對她怎樣——別說是他們公然凌辱强暴她，就算輕微的「摸奶捏臀」之類的輕薄舉動，她都將無法承受。

因爲，她絕不願意破壞自己在柳花花心目中的形象——到現在爲止，她認爲世上只有他一個男人可以享有她美好的胴體。

她已準備發動突襲。

拚死發動！

就在這一瞬間，她忽然聽到柳花花發出一陣驚異的低呼聲：「呀，是你，潘猛！」

竹下三枝神情倏震，連忙凝眸望去，果見那走前來之海盜頭子竟然是前御林軍軍長潘猛！

她吃驚極了！

令她更吃驚的是，潘猛突然加快脚步衝了前來，一把將柳花花抱住，激動的低叫着：「柳花花，你怎會在倭奴人的船上？」

這一剎那，竹下三枝忍不住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整個人不自覺的輕鬆了下來！

她並不知道柳花花與潘猛爲何認識，不過有點她是知道的——她已不必擔心自己會遭到被人「强行登陸」的悲慘遭遇。

特別是她看到柳花花與潘猛兩個大男人歡欣的擁抱在一起，久久不肯分開時，她更加確定自己的想法。

* * *

世上的事情眞叫人難以逆料，怎麼也想不到潘猛竟會是海盜頭子，怪不得那班海盜身手如此俐落，畢竟潘猛曾在琉球大內充當多年的御林軍軍長，武功自有其一定水準，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他所率領的海盜手下自也非同小可，不同於一般烏合之衆。

然而，潘猛怎會淪爲海盜呢？

潘猛並未同柳花花解說，他看來非常驚喜能在此碰上柳花花，他顯得頗爲激動的執着柳花花的手說：「柳花花你怎麼也會在這條船上？」

柳花花含笑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潘猛！麻煩你先請你的弟兄放開竹下小姐如何？」

「竹下小姐？」潘猛聞言望向竹下三枝，不覺又是一楞：「竹下三枝，原來是妳……」

「潘大將軍，幾日不見，你不認得我啦？」竹下三枝盈盈一笑，她和潘猛當然是舊識，潘猛任職御林軍長時，活躍於島上江湖，與各大幫派皆保持一定程度的交情，他本是靠販賣江湖情報撈外快的。

潘猛似是也料不到竹下三枝會在船上，在他的印象，竹下三枝貴爲幫主之妹，近年來絕少出海航行，他顯得頗爲訝異的打量了一下竹下三枝，忽然伸手疾點她的昏睡穴！

「潘猛，你幹什麼？」柳花花大吃一驚，連忙探手將竹下三枝抱入懷裡。

「噓！」潘猛壓低着嗓子說：「別吵醒艙裡的倭奴鬼子！」

柳花花緊緊抱着昏迷不醒的竹下三枝，心中十分焦急：「潘猛，你不能傷害她……」

話落一半，柳花花忽見濃霧中不知什麼時候又出現兩條船，不覺凝眸細瞧，竟然就是方才那兩條海盜船，驚異道：「潘猛，你果眞成了海盜？」

「不，我不是海盜……」

「那你爲何却擄船隻？」

「這件事說來話長，」潘猛瞇眼望了望那兩條船，低聲道：「我現在沒時間告訴你……」

他頓了一下，忽轉首朝一名大漢說了一句琉球話，那名漢子立即飛掠到船首，朝舵艙的弟兄比了一個手勢暗號，旋見舵艙中亮起了忽明忽滅的燈號，然後也見到了濃霧中的兩條船也亮起燈號。

顯然，他們在打暗號。

柳花花當然不懂他們的暗號，不

過他猜想潘猛一定告知對方他的行動成功了，大概是要他們將船駛近一點，然後再派多一點人手過來接收船隻……

然而柳花花的判斷好像不怎麼準確。

因為那尾隨的兩條船隻在打完了連串的燈號之後，忽又放慢了速度，不一會便又隱沒於濃霧中……

柳花花顯得有些疑惑，他不明白潘猛究竟在搞什麼鬼。

潘猛這時面容凝肅的對手下下達了幾道命令，便見他們全都離開了船尾，加入了監視艙房倭奴人的行列，偌大船尾的甲板上僅剩了他與柳花花、竹下三枝三人而已……

「柳花花，」潘猛迴身走近柳花花，凝眸道：「現在，請你以最快的速度、最精簡的語詞，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是在琉球本島的嗎？怎麼會同竹下三枝揚帆出海？」

柳花花嚅了嚅嘴，一時間他也不知該從何說起，只是苦笑一下……

「柳花花，我告訴你，」潘猛的聲音雖是低沈，但神情頗為冷肅：「我之所以要你告訴我，是想知道你和竹下三枝究竟是什麼關係，所以我才會發燈號要那兩條船延遲駛近，否則待那班海盜登上船來，那麼你懷中的竹下三枝以及船上的任何女人都會遭到他們非人的凌辱，你懂我的意思嗎？」

「懂！」柳花花吞了一口口水，連忙張口說：「我是被竹下三枝挾持出海的……」

「什麼？」潘猛嚇了一跳，脫口道：「原來你被挾持……」

旋即眨了眨眼，疑惑道：「她既是挾持你，應該高興碰上我才對，為何不准我傷害她？我的意思是說，你與她本是敵對立場，不是嗎？」

「不過她已放棄挾持行動，她正準備送我回島上去……」

「你究竟在說什麼？我怎麼一點也聽不懂？」潘猛一頭霧水，催促道：「請你說清楚一點好嗎？哦，也請你說快一點，等會那兩條海盜船又會靠上來的，我不能等你太久……」

柳花花只好將他與竹下三枝的關係始末，大略的說了出來。

潘猛聽完之後，不覺呆了一呆，喃喃道：「我的天，那個女人居然愛上了你？這不是真的吧！我素來知道那女人最討厭你們唐人，你竟然有辦法弄得她服服貼貼的，好傢伙，你果然是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我服了你……」

「還說呢，」柳花花瞪了他一眼，苦笑道：「若非為了救你潘猛逃走，我也就不會碰上她了，當然也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

「說的是，」潘猛含笑道：「這件事的確是因為我而起……」

一頓，望了望他懷中的竹下三枝一眼，輕歎一聲道：「以世俗的眼光來說，她是個大膽叛逆的女人，但若以追求愛情的觀點來說，她的勇氣與痴情，無疑會令人十分感動，我潘猛倒很欣賞同情她……」

柳花花苦澀一笑：「潘猛，看在我的份上，請放過她吧！」

「當然！」潘猛按住他的肩，凝聲道：「你曾救過我一命，我當然會看在你的面子上放過她，若非如此，我早就讓那些海盜過來了，不過……」

「不過怎樣？」柳花花見他面有難色，不覺問道：「是否有麻煩？」

「說不上什麼麻煩，只不過是有一點不方便……」

「不方便？」

潘猛猶疑一下，凝眸道：「有一件事，南宮雪有沒有告訴你？」

「南宮雪？」柳花花詫異道：「你怎麼認識南宮雪？她告訴我什麼？」

「看來她果真沒告訴你，她果然是個言而有信之人，她的保密功夫果然到家，我潘猛果然沒看錯，她果然是個值得信賴的女人……」

「喂，」柳花花傻眼道：「你說了那麼多『果然』，我怎麼一句都聽不懂？」

「你會懂的，」潘猛朝他笑笑：「事已至此，我必須把真相告訴你了，不過在我告訴你之前，我看咱們還是在甲板上坐下來吧，你內功已失，看你這樣抱着那女人一定很累吧……」

「可不可以解開她的穴道？」柳花花抱着竹下三枝的確有點手累了，席地坐下之後，果然覺得舒服，他輕拂了一下竹下三枝額前美麗的劉海，不知怎地，他忽然覺得她是一個值得男人去愛的女人。

「暫時委屈她一下，」潘猛盤腿坐下，他身上的水滴已乾，朦朧的月光照在他結實而光裸的肌肉上，令人覺得他是一個健壯而雄偉的男人，他連嗓音都顯得渾沈有力：「因為我要告訴你的是極端機密，不宜給任何不相關之人聽到，雖然她為了你而叛離大和會，但世事難說，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他接着把血神島的秘密說了出來。

柳花花聽完當然大吃一驚，他睜大着眼說：「南宮雪那傢伙，如此重大之事，她居然敢瞞騙我……」

「不能怪她，是我吩咐要她這麼做的，畢竟這件事非同小可，一不小心便會有洩露機密的危險，少一人知道，便多一分安全，」潘猛笑着說：「我好像聽誰說過，要女人保守秘密，比要貓兒不吃腥還難，南宮雪居然做到了守口如瓶，老實說，我實在很佩服她，若非……」

「若非怎樣？」談到了南宮雪，不知怎地，柳花花心中忽然湧上了渴望見到她的衝動，雖然他只不過一天沒見到她，却彷佛分離了很久。

潘猛含笑接道：「若非她是你柳花花的女人，我想我潘猛毫不考慮的會對她死追活纏，窮畢生之力也要把她弄上手……」



柳花花含笑瞪了他一眼，忽又苦笑道：「南宮雪，她的確是個奇特而令人難忘的女人，相信很多男人都會喜歡她的，不過……講老實話，我倒希望你能追到她……」

「別開玩笑吧，像她那麼美而又那麼能幹的女人，你真願意讓我追她？」

柳花花笑笑，他的確捨不得別的男人追她，可是他又不想和她保持情人的關係，因為他知道回到中原之後，他必會碰到有苦說不出的麻煩！

那個麻煩是什麼？

柳花花沒有說，也不想說，因為說了也沒用，而且和潘猛也無關，他現在只想知道潘猛究竟想如何處理竹下三枝，因此他轉回正題道：「潘猛，現在我已經知道血神島的秘密了，我當然也會保密，而且南宮雪既然已經答應幫你們，我想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但是我不明白，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為什麼會跑到這裡來幹海盜，以及……」

「別誤會，」潘猛忽插嘴道：「我可不是海盜哪，我只不過是適逢其會，正好幫那些海盜的忙罷了，千萬別把我當成海盜……」

「幫海盜的忙？」柳花花詫異道：「什麼忙不好幫，居然幫海盜的忙，那和海盜有什麼不同？」

「你有所不知，」潘猛苦笑道：「為了造反大業，血神島需要各種力量加盟，為了收服那羣海盜，只好幫他們忙嘍。」

柳花花不以為然道：「海盜劫人船貨、姦人妻女、人神共憤，乃世上人渣，人人得而誅之，你招募此等人加入起義行列，不怕自降國格，失去民心嗎？」

「我承認他們惡行昭彰，天地不容，」潘猛苦笑道：「然而貴國聖人有言：人之初，性本善。他們本皆是琉球島上的善良百姓，只因琉球王苛政猛如虎，官逼民反，迫得他們下海為盜……」

他歎了一口氣，續道：「當年，中原的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他們不也都被逼得落草為寇、打家劫舍嗎？最後他們不也都被朝廷『招安』，賜以高官厚祿，你怎麼說？」

柳花花楞了一楞，他想不到潘猛果真對中原文化有如此深厚之認識，差點被他問得沒話回答，他歎氣道：「自古英雄不論出身低微，盜匪若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為百姓造福，自可既往不究，但如今你招募海盜加盟，並未勸導他們去改邪歸正，反還幫他們劫掠船隻，若讓島上百姓知曉，試問，他們肯支持你嗎？」

一頓，他正色的補上一句：「任何造反起義，必須獲得足夠的民心支持，不是嗎？」

「說得好，」潘猛連忙道：「民心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潘猛致力起義，救民於水火，當然瞭解民心之向背乃成敗之關鍵……」

「既知如此，你還要幫海盜打劫船貨？」柳花花咄咄逼人。

「這實在是一樁巧合……」

「巧合？」

「且聽我慢慢道來……」潘猛苦澀一笑：「待我說清原委，或許你便不會怪我了……」

## 降服海盜 解決疑難

潘猛送走了南宮雪的當晚，他便挑選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手下揚帆出海。

他的目的本是到中原取貨——他利用向唐山幫「敲詐」得來的鉅款，向中原訂購了大批弓弩刀劍等精密武器，作為起義造反之用。

同時，他亦順道到遠離琉球本島的各個離島招募島民加入行列。

離島居民其實絕大部份都是被琉球王逼走的，由於他們生活清苦，甚至三餐不繼，因此大都淪為海盜，靠搶劫海上船隻為生。

他們的惡行當然引起琉球王的震怒，琉球王曾經下令清剿，可惜却大敗而回！

主要是因為海盜們聚集的島嶼附近海面，不僅暗礁滿佈，而且不時還會有令人頭痛的激流漩渦經過，頗不利於船隻航行，若非是經驗豐富的航海老手掌舵，隨時都有可能觸礁覆船的危險，而琉球王的水師雖裝備優良，實力遠超過海賊，無奈首次出師征剿時，未及登陸搶灘，在離島附近海面碰上了暴風雨，紛紛觸礁翻船，幾乎全軍覆沒，狼狽而回。

隔了一年，琉球王再度派出精良而龐大的水師攻打海盜。這一次，無論是在作戰能力與船隻數量上，都要遠超過上次，而且琉球王亦披掛上陣，御駕親征，意圖一舉殲滅海盜賊子。

然而，說來或許你不信，這次居然也和上回一樣，剛接近離島海面時，忽又碰上暴風雨大作！

結果，這次更慘，差點連琉球王都要葬身海底，向海龍王爺爺報到去了！

兩次都碰上暴風雨，好像有點誇張。

其實一點也不誇張。

——歷史上，蒙古人大發神威！意氣風發的時候，不僅滅亡了中國，而且鐵蹄遠至義大利的威尼斯，打得洋番鬼子屁滾尿流，望風而逃，幾乎連頭都抬不起來，一直到今天，他們都猶有餘悸，仍稱當時的蒙古鐵騎為「上帝之鞭」或「黃禍」！可是，儘管蒙古人勢力如日中天，無堅不摧，却兩次渡海欲攻打扶桑鬼子時，兩次皆遇到海上風暴，幾乎全軍盡墨，使日本

鬼子免去了被當亡國奴的浩劫。

無獨有偶，琉球王也和蒙古人一樣，自此再也不敢攻打海盜賊子了。

於是，那羣海盜便逍遙至今。

據說，在他們最巔峯的時候，連琉球王的船隻見到都要繞道而行，佯裝不見。

他們橫行了好一段時間，直到琉球島上的唐山幫、大和會與天龍幫相繼崛起之後，氣焰才被壓抑了下來，逐漸走下坡。

他們先後曾被三大幫派的精銳打得抱頭鼠竄，特別是幾年前的一個夜晚，與大和會的船隻正面衝突，展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海上決戰。當時海盜船在數量上佔絕大優勢，整整多出敵艦三倍有餘，但一場激戰下來，大和會表現突出，竟神勇的重創海盜船達五分四，自此之後，海盜賊子一蹶不振，已不復當年勇矣，銷聲匿跡長達整整兩三年，直到這兩年來，因生活趨於窮困，才又重作馮婦，慢慢的活動起來。

但無論如何已今非昔比，他們再也不敢與三大幫派的船隻硬碰，老遠見到便揚帆而逃，僅能對一些零星商船伺機下手，可說是黯淡無光至極。

由於海盜賊子由旺至衰的最大轉捩點是受到了大和會的重創，因此他們對倭奴鬼子恨之入骨，時時思報仇雪恨，怎奈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含恨於心。

然而他們雖然不復當年勇，無論如何把聚集在各離島上各派各系的人數加起來，少說也在千人以上，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潘猛造反在即，時值用人之際，乃心生招募之念，曾經有過數次秘密接觸。

但每次都談不攏。

並非是海盜賊子不肯加盟血神島，他們實際上對琉球王恨之入骨，巴不得將之碎屍萬段，以消心頭之恨，因爲他們都是被琉球王逼得走投無路之人啊。

然而他們雖然深恨琉球王，但也深深瞭解琉球王實力雄厚，要想打倒他絕非易事，潘猛跟他們秘密接觸的時候，曾讓海盜頭子杜卡斯基到血神島瞭解實況，但杜卡斯基却對血神島的實力不夠信心，認爲無必勝之把握，於是乃提出要血神島先支付一筆安家費。

杜卡斯基的意思，他願意率領手下加盟血神島起義，橫豎把命豁出去，好過一輩子幹見不得人的海盜生涯，但因對血神島的實力不夠信心，認爲成功的機會不大，多數戰死沙場的成數比較大，自己死了沒關係，身後的老爹老母、妻子兒女怎辦呢？他們將倚靠誰？總不能吃石頭、喝海水過日子啊！

於是他要求安家費，才能無後顧之憂的赴戰沙場，與琉球王決一生死。

他這個要求十分合情理。

只是他開的數目太大，血神島無力支付。

其實杜卡斯基並未獅子開大口，只不過手下衆多，他們的背後也都有父母妻兒，全部加起來當然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了！

客觀的說，杜卡斯基亦明瞭血神島的處境，他們長久躲藏在血神島自耕而食，經濟情況當然不可能太好，因此自動降低安家費，無奈血神島依然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談了幾次都沒有結果。

然而他正想與杜卡斯基洽談時，情勢却有了變化，而使得加盟之事拖了下來。

並非是杜卡斯基心生悔意，而是他內部產生了巨大的權力鬥爭——任何勢力集團隨時都會有新血加入，特別是亡命之徒的海盜集團尤其劇烈，幾乎每隔一段時期便有新人入夥，而且海盜集團並非像一般幫派組織來得正規與有系統，往往是憑「拳頭」打出來的，換言之，誰的拳頭大誰便是老大。

杜卡斯基當初就是這樣奪得「老大」之地位。

不幸，他亦這樣失去了老大的地位——他被一個拳頭比他大、比他硬的人打了下來。

新海盜頭子叫布殊。

新人新作風，新人新個性，他顯然不像杜卡斯基好說話，也或許他新官上任，有意籠絡下屬之向心力，以鞏固領導地位，竟推翻杜卡斯基與潘猛談好之安家費價碼，一口氣猛漲了三倍多有餘！

潘猛當然不肯答應。

他不想太遷就布殊，以免養成他的驕縱，日後不好駕馭。

他當然討價還價。

潘猛是一個聰明人，他看得出布殊加價無非是想爲部屬多爭得一點利益，藉之收買人心，但他知道如果一口回絕他的話，布殊將毫無所得，反會遭致部下之怨恨，極可能又會被打下來，因此他實際上佔在有利地位，他大可以不理會布殊的新要求，然而他並不想見到布殊倒下去，焉知下一個海盜頭子不會再度漫天開價？他遂還了一個比原價高一點的新價。

這純粹是給布殊一個面子。

可是布殊看來毫無退讓之意，只回他一句：「容我考慮考慮，與弟兄們商量之後，咱們再談吧。」

潘猛有恃無恐，自信布殊最終會接受，他不過是擺擺姿態罷了。

誰知他今日滿懷信心的來見布殊時，情勢居然大出他所料——布殊竟堅持到底，一文錢也不肯減少！

「布殊老大，」潘猛有點下不了台，眨眼道：「咱們好歹是朋友一場，你立場如此强硬，叫我如何向契夫交待



啊？」

「明人眼裡不揉砂，」布殊的年紀和潘猛不相上下，體形也和潘猛一樣高大威猛，但却長了一臉于思，眼大眉粗，一臉煞氣，令人望而生畏，他說話的聲音尤其粗：「血神島雖說是契夫當家主事，但我知道實際權力却掌握在潘軍長手上，你無須向任何人交待，也無須向任何人請示，只要你閣下肯把頭一點，咱們的交易立刻成功，倒是我才要對衆多弟兄交待啊。」

「老大當家主事，弟兄們都聽你的，」潘猛察言觀色，發現布殊毫無妥協之跡象，心中十分詫異：「您若堅持不肯讓步的話，豈非顯得毫無誠意與我血神島合作？老大，打倒了琉球王之後，更多的好處都有哪，何不把目光放遠一點？」

「潘將軍，」儘管潘猛已非皇室之御林軍長，不過大家都已經習慣如此稱呼他了，布殊也不例外：「我說過，造反是賣命流血之事，總會死人的，我們要求的安家費，其實也就是賣命錢，並非一般生意買賣，若一味討價還價的話，實在沒什麼意思。」

布殊態度堅決，令到潘猛有騎虎難下的感覺。

他本想拂袖而去。

但他的確須要他們的力量加入，如此造反的成功率才能更加提高。

可是若照價付錢，無疑會養成他們的驕氣，潘猛不想把他們的身價抬得過高，只怕日後會有「尾大不掉」之虞，對大家都沒好處。

潘猛十分猶疑。

他要求在離島暫住一兩天考慮考慮。

他的用意是想藉此游說其他有影響力之人，利用他們去改變布殊的決定。

布殊是個交遊廣闊的人，即使是離島上的海盜窩，不認識他的人少之又少。

他深信只要在離島住上幾天，用點機心，下點功夫，必能迫使布殊妥協。

巧得很，就在他與布殊以及若干重要手下舉杯暢飲時，忽聞哨子來報，謂附近海面有不明船隻出現，布殊遂帶領賊子賊孫出海，企圖幹他一票。

潘猛爲了想跟他們打成一片，把彼此間的距離拉得更近，以利早日結盟，於是亦帶著手下登上布殊的船，爲布殊助陣。

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他想趁此機會實際瞭解一下海盜們的作戰能力，以及窺探布殊的領導能力，看看他們的「身價」是否值那麼多？

在這兩大因素之下，潘猛「客串」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業餘海盜」。

結果却使他大失所望。

因爲布殊一發現不明船隻竟是隸屬於大和會時，立刻不戰而退。

潘猛不自覺的流露出了譏誚的神色。

布殊是個相當敏感的人，他很快感受到潘猛對他的輕視，當下頗爲不悅的說：「人貴自知，倭奴鬼子的海上作戰能力特强，誰也不是他們的對手……我下令撤退，爲的是識時務者爲俊傑，你說是嗎？」

「其實，」潘猛淡淡一笑：「當今島上勢力最雄厚的乃琉球王，並非倭奴鬼子，而我們血神島就有那個膽量挑戰琉球王。」

潘猛話中有話，實際上隱諷布殊連一條倭奴船都不敢下手，遑論面對實力龐大的琉球王了——說難聽點，他認爲布殊不值「新價碼」。

布殊當然聽得出來，冷笑道：「潘猛，別話裡帶刺，我們承認不敢對倭奴船動手，你們血神島自認敢對抗琉球王，但誰也沒看過你們行動，僅是停留於準備的階段罷了，鬼知道你們的實力到什麼程度？」

「血神島的實力當然不及琉球王，否則我又何必老遠跑來招募你們？」潘猛本就有點懊惱布殊的高傲態度，趁這機會殺他一點威風，索性道：「我們之所以遲遲不敢對琉球王發動攻勢，那是因爲琉球王人多勢衆，如果是單對單的話，準殺得他們喊爹叫娘，鼠竄而逃，至少絕不會像你們……」

「像我們什麼？」

潘猛自負的瞄了他一眼，抿嘴道：「我說了你可不能生氣喲？」

「說！」布殊瞪眼道：「你如果不把話說清楚，老子才生氣哪！」

「好，那我就直說了，」潘猛不客氣道：「至少我們血神島絕不會和你們一樣，你們出動了兩條船，而倭奴鬼子只有一條船，在人數上你們明顯的佔了優勢，却不戰而退，換了我們血神島，不是我潘猛誇口，早就將之手到擒來……」

話沒說完，布殊已經受不了，冷冷截口道：「潘猛，你分明看不起我們！」

「說好不生氣的，」潘猛含笑道：「我只不過是實話實說罷了，並非有意看不起你們。」

話雖如此，他的神情語態，着着都在說明了他頗爲小看布殊。

布殊氣忿難忍，又不便發作，無論如何憑他之力亦不敢與潘猛鬧翻，但心中那口氣仍然嚥不下，當下便說：「好！潘猛，你既如此自負神氣，想必十分有把握制服那條倭奴船了？」

「那還用說，」潘猛有意在他面前逞强，他知道對付那班海盜，如果謙虛客氣的話，勢必會被當成儒弱無能，你只能顯得比他更强，他才能服你。因此潘猛傲然一笑：「只要我一聲令下，我手下的弟兄個個便如海中猛蛟，叫倭奴船……」

「別吹牛！」布殊冷冷截口道：「你

若眞有如此本事，爲何只站在這裡光說不做？」

潘猛聳聳肩：「我又不是海盜，我幹嘛要對鬼子下手？」

布殊咬咬牙：「潘猛，你若眞有辦法制服倭奴船的話，那我們便無條件歸順你們血神島！」

「無條件？」

「是的！」布殊用力點了下頭：「我們不拿你一毛錢，心甘情願聽你潘猛指揮差遣！」

「此話當眞？」

「君無戲言！」布殊冷然道：「我布殊雖淪爲海盜賊子，可也唸過一些書，還懂得什麼叫一言九鼎，否則我怎能帶領手下打天下、闖江湖？」

「好一個一言九鼎，」潘猛含笑道：「憑你這句話，那我潘猛便破例幹一次海盜吧！」

「等等，」布殊忽睨眼望着潘猛，道：「如果你失敗的話怎麼辦？」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潘猛淡淡一笑：「如果我們失敗了，沉屍海底，死而無怨！」

這時，立在布殊身旁的一名彪形大漢賀維，他是海盜窩裡的第二把交椅人物，他與潘猛素有交情，而且十分投緣，他看上去雖然粗猛驃悍，但卻十分有血性義氣，他插嘴說：「算了吧，何需鬥？老潘，倭奴鬼子驍勇善戰，還是別惹他們的好。」

「賀維老弟，」潘猛拍拍他粗壯的膀子：「請放心，不是猛龍不渡江，兄弟我自信能制服那條鬼子船，不用掛心。」

賀維道：「若你執意要去，我也不便勉强阻攔，不過若不行的話，務必要發出求救訊號，我們會衝前去救你們……」

「不！」布殊冷冷插嘴道：「我們不救他，如此我們豈非多此一舉？何不自行對倭奴船發動攻擊？」

「老大，」賀維說：「咱們總不能見死不救呀，無論如何潘軍長是我們的朋友……」

「戰場上沒有朋友這兩個字！」布殊冷然道：「潘猛，你說得好，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你若勝了，我們便稱你爲王，若敗了，便去見海龍王吧，可別怪怨我布殊不夠朋友，袖手旁觀……」

賀維急道：「老大，我們……」

「別說了！」布殊冷冷一叱：「究竟你是老大還是我是老大？」

賀維只好住口不語。

但他眼中卻有不滿之色。

潘猛是個精明人，他當然看得出賀維極力幫他，心中十分感激，爲了不想讓他失望，他索性雙手高舉，面對滿船的海盜賊子大聲道：「各位，且看我制服倭奴鬼子，爲弟兄們出一口氣！」

驀然響起滿船的掌聲與喝采歡呼聲。

布殊爲了表示自己的信諾，於是也大聲說：「弟兄們，潘大將軍親自出馬爲我們制服那條倭奴船，諸位弟兄將會享受到夢想已久的倭奴女人……」

「嘩，」已經有人耐不住的叫起來：「俺最恨倭奴鬼子了，如果能讓俺好好×倭奴女人一個痛快，俺願意無條件追隨潘大將軍打天下！」

「我也是！」

「俺也一樣！」

就這樣，潘猛遂親領隨行弟兄向倭奴船展開冒險突襲。

由於正好海上濃霧大起，而又航行於礁石暗流滿佈的航道上，竹下三枝的船隻航速減到最低，潘猛與血神島久經訓練的好手在這兩大有利的條件下，悄悄入海潛游，如水鬼般的攀上了敵人的船隻！

最糟糕的是，竹下三枝根本料不到「賊人」退去之後，竟又膽敢展開突擊，從她的經驗所得，海盜賊子向來是明刀明槍的强搶豪奪，絕不懂得用「鬼域技倆」奇襲的，因此毫無防備，撤去了甲板上放哨的弟兄，肆意的與柳花花在甲板上溫存。

所以，潘猛的海底突襲竟出奇的成功，幾如入無人之境，便攻下了目標！

令他更驚喜的是，他萬萬想不到竟會碰上柳花花！

然而，他卻也面臨了一個頗爲困擾的難題——他將如何處置竹下三枝？

——竹下三枝無疑已經是柳花花的「朋友」(說是「情人」也不過份)，潘猛自應了她，絕不能把她交給布殊他們，否則絕難逃被凌辱的命運，因爲那班海盜實在恨死了倭奴人！但如果不交出去，潘猛卻無法順利收服他們爲己用。

他頗感頭痛。

* * *

柳花花聽完之後，歎息道：「你果然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從我第一次見到你，我便覺得你與衆不同，終非池中之物……」

「好說，比起你柳大少，潘猛算得了什麼，」潘猛淡淡一笑，隨即正色道：「現在，你已經明白了我的處境，我幫海盜之忙，乃權宜之策，誠非得已，從長遠的眼光來說，我若能收服他們，置於麾下，使之改邪歸正，脫離海盜生涯，豈非是一樁善舉？」

柳花花苦笑。

他個人其實不大欣賞他的手法，然而他亦知爲了「做大事」就必須要使出「非常手段」——歷史上歷代帝王莫不如此！

潘猛的行爲雖不符合「道德標準」，但卻無疑是「做大事的必然手段」！

柳花花望住他：「現在，你已成功的搶奪了這條船，爲何不讓那兩條賊船過來？」

潘猛苦笑：「還不是爲了你……」



「爲了我？」

潘猛溜了一眼柳花花懷中的竹下三枝：「我若讓他們過來，船上的倭奴人沒有一個能活，而且，竹下三枝只怕難逃被凌辱强暴的惡運……」

「不行！」柳花花憤怒的低叫起來：「她是我的朋友，我絕不准任何人碰她一根毫髮！」

他不自覺用力緊摟著昏迷不醒的竹下三枝，以非常堅定的口吻說：「即使他不是我的朋友，就算我根本不認識她，我也不會允許她被人凌辱强暴。潘猛，難道你不認爲任何男人使用暴力手段凌辱女人，是一樁絕無可饒恕的禽獸行爲？」

「我知道，」潘猛苦笑：「我比誰都不願意見到這種事情發生，可是別忘了他們是海盜，他們恨死了倭奴鬼子，我只怕無法制止他們……」

「爲什麼不能？」柳花花急急截口道：「你已成功的奪佔了倭奴船，換句話說，你亦已成功的收服了那羣海盜，他們都會聽你的，不是嗎？」

「你有所不知，」潘猛苦笑：「他們恨死了倭奴人，我必須將船隻交予他們處理，讓他們報仇雪恨，如此他們才會臣服於我，我如果制止他們的行爲，那他們一無所得，對他們而言……」

「我不管！」柳花花無心聽下去，冷冷截口道：「潘猛，如果你當我是朋友的話，你就不能讓他們做出那種豬狗不如之罪行！」

他緊緊抱住竹下三枝，顯得頗爲激動的又說：「你方才已經答應看在我的份上放過她，你絕不能食言，否則我柳花花絕不會交你這個朋友！」

「別緊張，」潘猛連忙制止他，深怕他聲音過大而驚醒了艙中熟睡的倭奴人：「我不會食言，我當然會設法放過她，只不過是有點不方便罷了……」

「有一點我必須和你說明，」潘猛沉聲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海盜幫也不例外，他們有他們一套的規矩，那就是海盜在攻下船隻之後，一切的人與貨、錢與物等等，一概由海盜頭子全權支配，換句話說，布殊要如何對待竹下三枝，我並無權干涉他，畢竟我並非海盜成員，我只不過是幫他忙罷了……雖然他表示將無條件馴服於我，但那也是在他攻佔這條船之後，回到離島將『戰利品』分配妥當，舉行一個正式的儀式，我才能名正言順的將他們納入組織，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柳花花點點頭，他瞭解江湖幫派各有規矩，誰也不能破壞，他臉色沉重問：「然而你對他毫無影響力嗎？我是說，不管怎樣，他們雖然要在正式儀式之後才算完全聽命於你，難道說在此之前，你……」

「我瞭解你的意思，」潘猛截口道：「我也不是說我完全毫無影響力，只是我也不太肯定能否有足夠能力制止他們……」

話聲未完，忽又見那兩條海盜船從濃霧中駛前來，並亮起了忽明忽滅的燈號……

潘猛立即說：「跟我到舵艙去。」

柳花花抱着竹下三枝起身：「潘猛，是否該先解開她的穴道？」

「還是不要的好，」潘猛說：「此時此刻，萬一解開了她的穴道，她冒險反抗，對整件事情只怕會越弄越糟……」

他大步走向舵艙。

柳花花抱着竹下三枝跟上去，叮嚀道：「不管怎樣，絕不能讓她受到任何人傷害！」

「我省得，我知道該怎麼做。」潘猛一面走一面答，忽側首問了一句：「告訴我，你是否愛上了她？」

柳花花苦笑，他沒有告訴潘猛自己是否已經愛上了竹下三枝，因爲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自己對竹下三枝的感情是持何種態度，但有一點他是非常肯定的：「她爲了我，付出了她的一切，不管我是否愛她，最起碼，我對她負有絕不容置疑的道義責任，我絕不能眼睜睜的見她遭到任何人的傷害，絕不能！」

潘猛笑笑，忽又說：「我有一個問題，不知你是否願意回答？」

「甚麼問題？」

潘猛已經走到舵艙門口，一面推門一面說：「有沒有人警告過你，像你這種男人，總有一天會死在女人手上？」

柳花花瞪眼苦笑。

潘猛笑着讓他先進入舵艙。

* * *

舵艙，是掌舵的地方。

潘猛來到舵艙並非爲了掌舵，而是爲了與海盜船打燈號連絡。

他顯然有着極爲豐富的航海經驗，只見他凝神注意的接收着對方的燈號，然後極爲快速熟練的回覆對方，不一會便完成了連絡。

緊接着兩條「賊船」便加速迫上來，一左一右的慢慢靠攏過來……

「他們要過來了？」柳花花不自覺的抱緊了懷中的竹下三枝。

「放心，」潘猛拍了拍他的肩：「我保証不會讓竹下三枝受到傷害！」

話聲中，船已經靠了過來，但只見手持利刀的海盜賊子紛紛如幽靈惡鬼般的飛掠而來！

當先飛身而來之人正是海賊頭子布殊與賀維。

他們顯然是透過燈號連絡已知悉潘猛已控制倭奴船，但並未殲殺船中人，因此他們都保持着極度敏捷的身手，企圖把聲響減至最低，以免驚醒敵人，而引起了不必要的火併。

然而他們的質素似乎不如血神島的弟兄，仍然不免發出了落地聲響，船艙中的倭奴人早已被驚醒，紛紛衝出來看個究竟！

可憐，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船隻已被佔據，甫一衝出艙口時，便被以逸待勞、埋伏等候的敵人圍攻猛打！

一場血戰業已展開！

不，不是血戰，而是屠殺！

——倭奴人雖驍勇善戰，可惜俱皆酣睡方醒，精神意志皆不在狀態中，加諸艙口被堵死，上一個便被斬死一個，毫無抵抗之力，轉眼間被殺了十幾人，血屍狼籍，層層相疊，竟令狹小的艙門被封塞住，以致後面的人無法衝出來！於是，他們轉向另一邊艙口衝出，只可惜仍然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

兩邊艙口這一衝，倭奴鬼子已經死傷泰半，逼得他們只好往艙裡面退，轉守為攻，企圖待敵人殺進來之後再與之肉搏斷殺！

可惜的是敵人根本不給他們機會，那班海盜並不衝進去與他們對決，忽見一撥人燃起熊熊火把，竟惡毒的往艙房裡投去！

他們竟用火攻！

哦，不是，他們看來並非有意燒死他們，他們投的火把並不太多，至少並未多到令倭奴鬼子難以救熄的地步——火把投進來的時候，艙中的倭奴人當然用盡一切力量把火把撲滅，免得被火活活燒死。

但，他們雖拚命撲熄火把，卻無法制止火把熄滅之後冒起的濃煙四散蔓延！

整個艙房立刻充塞着嗆人的濃煙！

原來，海盜賊子用的是「煙攻」而非「火攻」！

煙比火更可怕，更能令人致死，這是連白痴都知道的事！

倭奴鬼子當然也知道，他們再也無法躲在艙中負隅頑抗，只好冒死往外衝！

只要能衝到甲板外面便有一綫生機——至少還有一拚的機會。

理論上是如此，實際却大大不然！

因為他們根本連拚的機會都沒有——甲板上至少有好幾百名敵人在等着他們，無論他們是踏越血屍衝出艙門，或是飛身撞破艙窗，其結果都是一樣，立刻被如狼如虎的敵人亂刀斬死，毫無抵抗之力！

因此，這不是血戰，完全是一面倒的大屠殺！

但只見安謐祥和的海面上，不斷響起令你頭皮欲炸的凄厲哀嗥聲！

其實，即使布殊他們不用這個方法對付他們，倭奴鬼子最終也會全軍盡墨，因為他們人數僅有寥寥五十幾人，如何拚得過好幾百的敵人啊！

不過話又說回來，布殊用這種方法殲殺他們，卻能使自己弟兄一個也不損便大獲全勝，當然好過與敵人對砍對殺。

殺人用腦，從這點來看，布殊並非是個只懂得用力、用刀的大老粗。

至少柳花花與潘猛便覺得他實際上是個頗為可怕的人物。

「屠殺」並未持續多久便告結束。

布殊下令手下進艙「清倉」。

艙中濃煙已散，全部屍體都被搬上了甲板來——整整有五十名倭奴戰士與七名女婢。

倭奴戰士俱皆被殺身死，七名女婢則被濃煙窒息而死！

哦，不，好像並未全死，布殊發現有兩名婢女胸前仍有微弱起伏，似乎只是昏迷過去而已。

看來她們只是吸入少量之濃煙，幸運的並未死去，若及時搭救的話或許還來得及。

布殊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立刻大聲道：「那兩個女人未死，快救活她們！」

「老大，讓我來！」一名海盜漢子立刻蹲下身子，手裡拿着兩顆藥丸，分別納入她們口中，然後在她們身上用力推拿筋脈穴道。

這當中，布殊偕同賀維走向潘猛，正想開口說話，忽見他身旁站立一名唐裝男子，而且懷中竟還抱着一名彷彿昏睡中的倭奴女子，心中大感訝異，不覺問道：「潘軍長，這位是……」

「讓我來介紹，」潘猛連忙含笑道：「這位是唐山幫的仇大教頭，也是我潘猛的好朋友，他曾經救過我一命……」

布殊對唐山幫的印象也不怎麼好，因為他們亦曾經吃過唐山幫的苦頭，曾經被打得鼠竄而逃，不過看在潘猛的份上，他仍然朝柳花花笑笑，改用漢語道：「仇大教頭，幸會，幸會！」

「布殊老大，」柳花花當然也含笑回答：「在下仇八……」

話聲未完，布殊忽噫了一聲，脫口道：「呀，那妮子好眼熟……啊，我想起來了，她不就是大和會的竹下三枝嗎？」

此語一落，立刻引起一陣騷動，那些本是在清理戰利品，以及在觀看施救婢女的海盜賊子忽都圍近來，有的人甚至已經大叫起來！

「呀！那女人原來就是大和會幫主竹下登樹之妹子竹下三枝，抓到一條大魚啦！」

「嘩，眞的是她？讓我看清楚一點……哎唷，不得了，大美人一個哪！」

「老大，大合唱，讓俺參加大會唱！」

「對對對！大合唱！『唱』死那個鬼子女人！老大，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

剎時甲板上竟鬧哄哄的，「大合唱」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柳花花知道「大合唱」是甚麼意思



，嚇得他更加用力抱緊竹下三枝，唯恐那班海盜賊子失去理性衝了過來，幸好潘猛這時已經擋在他面前，揚臂張聲大喝道：「各位弟兄，請靜一靜！」

海盜賊子都識得潘猛，特別是不久之前他成功的攻佔了倭奴船，更加重了潘猛的份量，因此他們立刻安靜了下來。

潘猛大聲道：「各位弟兄，唐山幫欲助我血神島起義，共同打倒琉球王，而這位朋友就是唐山幫新聘的大教頭仇八，大和會的竹下三枝因為……」

他簡單扼要的將柳花花與竹下三枝「微妙而曖昧」的關係說了出來。

海盜賊子嘩然，似乎對他們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大感訝異。

「各位弟兄，」潘猛虎虎生威的環視眾人一眼，洪聲道：「仇教頭不僅是我血神島將來之起義伙伴，而且在我被琉球王追殺的時候，他曾經見義勇為救過我一命，於公於私，我潘猛對仇教頭兩脅插刀，義無反顧！請各位弟兄看在我的份上，放過竹下三枝！」

眾皆默然無語。

顯然，大家對潘猛都非常崇敬，竟無一人開聲反對，即連哼一聲都沒有。

這當中，那兩名婢女已被救醒過來，她們一見到船中慘象，心中極端駭懼，再見到敵人密密麻麻，個個如兇神惡煞般的昂立甲板上，嚇得芳魂欲破，嚶嚀一聲，竟又昏死過去！

那名救治她們的漢子走到布殊面前說：「老大，那兩個賊女人救活過來了，但又嚇得昏過去，不過已經沒甚麼關係了，過一陣子便會甦醒過來……」

布殊尚未開口說話，忽聞柳花花大聲道：「放過她們，她們只是微不足道的婢女罷了！」

布殊冷冷的瞪住他，面上露出了一抹極為惱怒的神色！

潘猛一見情形，連忙含笑道：「布殊老大，好人做到底，既然你已經答應放過竹下三枝，何不乾脆連她們也……」

「潘猛！」布殊冷冷截口道：「你要搞清楚，在我還沒正式表示效忠你們血神島以前，我布殊仍然是這裡的老大，你明白嗎？」

說吧，他忽又冷聲道：「我已經依你的意思，看在你的面子上放過了竹下三枝，你總不能得寸進尺要我放走這兩名賊女人吧？不覺得太過份了嗎？」

話落，有幾名大概是布殊的死黨，要不便是恨倭奴人恨死了，再不然便是想「唱」倭奴女人想死了，居然開聲道：「對，老大說得對，饒過竹下三枝，不能饒過那兩名賊女人，否則豈非白幹一場？」

「是嘛，饒一不饒二，主菜沒得吃，最起碼喝口湯也是應該的嘛！」

「是呀，沒大合唱，小合唱也好呀！」

布殊見有人附合，遂大聲道：「弟兄們，用冷水潑醒那兩個娘們，然後剝光她們的衣服，讓老大我先唱一唱，再讓諸位……」

話沒完，那幾個人已怪聲大叫着跑了開去……

「站住！」柳花花倏地大喝道：「你們是人，不能幹那種禽獸不如之行為！」

「媽的！」布殊似已被激怒，陡然大吼道：「唐鬼子你竟敢罵大爺是禽獸不如？幹你老娘，別不識好歹，再開聲鬼叫的話，連你的女人老子也唱他一唱，不信你試試看！」

柳花花憤怒的瞪住他，正想還阻時，潘猛連忙拉住他道：「大少，別惹他，我已經為你保住了竹下三枝……」

「不！」柳花花嘶聲大叫：「我說過，即使是與我毫無關係的女人，我也不能眼睜睜的見她們遭到那種暴行！人渣！這是一羣狗娘養的人渣！潘猛你也是！你是幫兇！如果你不能制止他們醜陋的罪行，我發誓會瞧不起你一輩子！而且我也絕對不會幫你打倒琉球王，打死我也不會去幫助一羣強姦女人的人渣打江山！殺了我也絕不會答應！」

柳花花咬牙切齒，張口痛罵不已，他似乎已失去了控制！

「找死！你他媽的竟敢罵我們人渣！」布殊怒不可遏的一拳揮了過去！

他這一拳其實並不怎麼樣，至少對柳花花來說那實在是毫不起眼的一拳，然而他此刻內功尚未恢復，別說是反擊，只怕連閃避都難！

只見布殊那海碗大的拳頭便要擊在他的面門上，幸好潘猛及時出拳擋住，否則柳花花不掉入海裡，只怕也已躺在甲板上不能動彈了！

「潘猛，你幹甚麼？」布殊似是料不到潘猛會出手，狠狠瞪住他問。

「布殊老大，」潘猛其實並不把他的武功放在眼裡，但他不想把事態弄得不可收拾，因此陪笑道：「大家是自己人，有話好說，何必動粗？」

然而布殊似已動了肝火，只見他瞋目道：「潘猛，你站開，讓我好好教訓教訓那個唐鬼子，幹他老娘十八代，他居然敢當眾罵我人渣，我若不打得他殺猪鬼叫，如何在弟兄面前做人？」

「布殊老大，」潘猛不肯讓開，擋在柳花花面前說：「他的內功尚未恢復，他不是你的對手，請放過他這次吧！」

布殊怒目而視：「你究竟讓不讓開？」

潘猛見他想動手的樣子，乾脆話也不答，倏地單手一探，詭異絕倫的扣住了他的腕脈！

「哎唷！」布殊痛叫了一聲。

就在此際，那幾個高喊要「大合

唱」的海盜賊子已怒聲叫了起來：「潘猛，你他媽的竟敢動手，弟兄們！上！」

話聲中，已捲起一片冷冷的刀光疾撲而上！

潘猛本想開聲喝阻時，忽見賀維拔刀而出，竟一刀將當先撲至之賊人斬倒於地！

他的刀法相當不錯，一個迴身，幾撮刀光揚起，竟將那幾名欲撲殺潘猛的彪形大漢斬落海中，但只見血光激噴，嗥聲驟起，然後幾聲「噗通」，一切又歸於靜寂，只留下全船人的驚愣！

誰都沒想到他身為第二把交椅人物竟會狙殺自己弟兄！

令人更驚異的是，他竟又回身一刀朝潘猛狠狠劈了過去！

潘猛悚然一驚，立刻鬆手而退！

他一鬆手，才知道賀維那一刀並非劈向他，竟是劈向布殊！

布殊見潘猛鬆手而退，心中大喜，正想對賀維嘉獎幾句，不想刀光竟是向他頸間狂捲而來，待他驚覺想迴身而走時，但只覺喉結一陣炙痛，腦袋瓜兒突然像皮球般的蹦起了半天來高！

布殊偌大的身軀仍兀立在甲板上，一道血箭狂噴如注。

布殊已腦袋搬家！

殺他之人竟是他的得意手下賀維！

大家立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賀維顯然是想殺了布殊自立為王！

弒主奪權，這種事並非由賀維開始，也絕不可能是由他而結束，這不算是很稀奇的事——至少對那羣海盜賊子來說早已司空見慣。

因此那羣海盜們只驚愣了一下，便很快的回復了鎮定，他們知道他們又換了一個「新頭子」，他們甚至心理已經準備賀維會對他們發表「上任談話」。

果然，賀維高舉着血淋淋的刀鋒，大聲道：「弟兄們！從現在起，我們不再是海盜、不再是禽獸、不再是人渣！我們是人！」

全船人再次驚愕住，包括柳花花與潘猛一干人！

賀維那張黑臉發着光，如銅鈴大的牛眼也發着光，連激奮的聲音都讓人覺得發光：「別忘記，我們是被琉球王的暴政逼得下海為盜的，我們並非是天生海盜賊子，也不想一世人當海盜賊子，我們是人，我們要爭取人的尊嚴，開創自己的前途，讓我們，以及我們的父母、妻子、世世代代的子子孫孫堂堂正正做人！」

全船一片靜謐！

賀維凝肅的掃視着衆人片刻，才又緩緩道：「我殺布殊老大並非為了奪權，而是想帶領弟兄脫離黑暗，走向光明，跟隨在潘大將軍旗下，打倒罪魁禍首琉球王，重建家園……」

話聲未完，人羣中忽有人高聲大叫：「我們不是海盜！我們不是禽獸！我們不是人渣！我們是人！我們願意無條件追隨潘大將軍……」

頓時，滿船人突然跟着高聲呼叫了起來：

「我們不是海盜！」

「我們不是禽獸！」

「我們不是人渣！」

「我們是人！」

「跟隨潘軍長打倒琉球王……」

「為我們的父母、為我們的妻子、為我們的子孫，我們要堂堂正正做人！」

呼聲響徹雲霄，歷久不歇！

柳花花與潘猛終於鬆了一口氣。

潘猛走向賀維說：「賀維老弟，多謝你對我的支持……」

「不，是我該向你致謝，」賀維緊緊握住他的手說：「是你給我們一個自新翻身的機會！」

潘猛與賀維素有交情，但他亦深知賀維雖是個血性漢子，但並不太熱衷加盟血神島之事，他總認為血神島力量不太夠，不願冒險，因此他頗為疑惑的說：「是甚麼原因令你改變立場了呢？」

賀維望向柳花花：「是他！」

「為甚麼？」

賀維凝肅道：「他是外族人都肯幫你，而我們同是琉球人卻不肯幫你，相反的，還要做出令他不肯幫你的『禽獸行為』……他罵得好，我們從未如此被人當面這樣罵過，我突然覺得自己若再不醒悟的話，眞是會變成了禽獸、人渣啊！」

他頓了頓，喃喃道：「禽獸、人渣，那眞是難聽的字眼啊，唐人眞聰明，竟然懂得用這種字眼罵人，果然是禮儀之邦……」

潘猛大笑，忽咬住柳花花耳朵道：「請問，你那罵人的字眼，若讓孔老夫子聽到，他是否會承認你是來自偉大的『禮儀之邦』？」

柳花花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他知道潘猛在挖苦他，但他這時候也終於領悟到——在某些時候，罵人實在是一門不可或缺的學問，不能光只是學「禮」。

* * *

南宮雪上床睡覺的時候，東方天際幾乎已經露出一綫曙光了。

她整整折騰了一整晚。

到達血神島的時刻，大概在凌晨午夜之後不久，那是因為懼怕大和會與天龍幫派出船隻追殺或跟踪，所以特別繞了一個大圈，花費了將近一個時辰才抵達血神島。

上了血神島之後，又花費了一個時辰多一點安頓唐山幫弟兄，一直到現在她才能上床寢息。

跟她同房的不再是契夫之孫女美娜，而是張京京，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她原來是女人，美娜當然不可能再「侍寢」，而島上臨時來了這麼多人，房子自然不夠分配，因此她和張京京同擠一張床。

這其實相當不錯了。

——血神島為表示對唐山幫的禮遇，他們有很多人打地鋪哩。

這當然很令南宮雪感動。

當然也更加堅定她幫助他們打倒琉球王的決心！

她其實已經非常累了，更何況她已經受了傷，雖說傷勢不嚴重，畢竟也流了不少血，使得她那嬌嫩的臉龐兒有點蒼白，她是應該早點休息。

然而她躺在床上卻久久無法入眠。

但她卻不敢翻來覆去，怕妨礙張京京睡眠。

豈知却聽得張京京忽然開聲叫她：「南宮雪，妳睡不着？」

「嗯，」南宮雪睜開眼睛：「妳不是已經睡着了嗎？」

張京京當然也非常疲憊了，雖然她並未受傷，但她心中的傷害比南宮雪還要厲害，無論如何唐山幫的潰敗足以令她終生難忘，只怕夠她一段很長的時間失眠！

不過她相當堅强，她朝南宮雪笑笑：「我會認床，過幾天便會習慣。」

「我也有認床的習慣，咱們聊聊吧。」南宮雪其實知道她難過得睡不着覺。

「妳的傷口痛不痛？」張京京歷此巨變，原本是嬌俏活潑的她變得十分憔悴。

「有一點，」南宮雪笑笑：「不過沒關係，已經敷了藥，不出幾天便會痊癒的……我的身體好得很，在中原的時候，我受過好幾次傷，而且幾次都比這個嚴重，但我很快便好了……」

「妳是個勇敢的女人，」張京京突然眼圈一紅：「若非妳，唐山幫只怕死得一個不剩了……」

「幹甚麼妳？幹嘛又說這種話？」南宮雪瞪了她一眼：「別忘記，我現在是唐山幫的全權大使，我既已是幫中一份子，當然與唐山幫共存亡啦，妳若再說那種婆婆媽媽的話，豈非把我當成外人？」

張京京的確對南宮雪十分感激，她含淚道：「老實說，我曾經很嫉妒妳……」

「嫉妒我？為甚麼？」

「因為妳比我强……」

「別傻了！」南宮雪側身拍了拍她的淚頰，含笑道：「我或許武功比妳强一點，但有很多方面不如妳，最簡單來說我的統御力便不如妳，方才安頓弟兄的時候，妳指揮得頭頭是道，換做是我，只怕到天亮大家都還上不了床哩……」

南宮雪說的是實話，張京京的領導能力的確有一套，她指揮三百餘名的唐山兒郞登陸血神島，秩序井然，完全不像是甫受挫敗的殘兵敗卒，贏得在岸邊迎訪的「誓不低頭」與島上衆巨頭們的好感，甚至是尊敬。而且在分配寢室的時候，張京京明斷果決，很成功的讓他們適應了新環境！

「不，」張京京却說：「我不是嫉妒妳的武功，我……」

南宮雪微楞：「妳嫉妒我甚麼？」

「我嫉妒柳花花喜歡妳。」

南宮雪猛又是一楞，隨即輕笑了起來：「現在呢？是否還嫉妒我？」

張京京搖搖頭。

「為甚麼？」

張京京抹去淚痕，很認眞的說：「因為妳已是我這一生中的最要好朋友，我怎能再嫉妒妳？」

南宮雪很感動，她本以為她是個極刁鑽的女人，想不到也有如此坦率可愛的一面。

張京京拂了拂她的髮絲：「我知道妳在想他，所以才會睡不着，對不對？」

南宮雪的確在想念着柳花花，她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見到他，甚至，她不知道今生今世是否還能再見到他！

那小子現在到底怎樣了？

那個可惡的倭奴女人要帶他去那裡？

他是否有辦法逃回來？

「那小子，唉……」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隨即正色道：「京京，此時此刻，一切以大事為重，不宜兒女情長，我們不談他！」

張京京却說：「放心，我相信他很快便會平安無事的回來……」

「為甚麼？」南宮雪雖說不想談柳花花，但不知怎地仍然插口問：「妳為何那麼自信？」

「我當然對他有自信，我們碰到海難的時候，他都有辦法救我們脫險……」

「這次不一樣，他遇到的不是海難，而是一個倭奴女人呀！」

「就是因為這樣，我更加相信他一定很快就會回來！」

「為甚麼？」

「因為他是一個花花公子啊，」張京京很認眞的說：「一個花花公子要擺脫一個女人的糾纏，應該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否則怎配稱花花公子？何況他是中原江湖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

南宮雪不覺一楞。

「妳想想，」張京京接着說：「他如果沒有把握擺脫女人的糾纏，他怎會如此爽快的答應參加擂台比武大會？妳說是麼？」

南宮雪想想，頗覺有理，不禁心中一寬，含笑道：「京京，想不到妳竟如此瞭解那小子……」

一頓，眨動了一下水靈靈的眸珠子，問：「京京，妳很喜歡他？」

「是的，」張京京很坦率：「我如果

不喜歡他怎會嫉妒妳?」

若在以前，南宮雪聽了這話可能會很不高興，但她現在和張京京的感情已不可同日而語，不禁很好奇的問：「妳說妳已經不嫉妒我了，莫非妳已不喜歡他了?」

「不是不喜歡他，而是不能喜歡他。」

「爲甚麼?」

「因爲妳南宮雪已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怎能與妳相爭呢?豈非不夠朋友?」

南宮雪又是一楞。

她愈發覺得張京京坦率可愛，而且深深覺得她是可交之人!

但她却忽然苦笑長歎!

「妳不相信我?」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妳爲何歎氣?」

「京京，」南宮雪又是一聲長歎：「老實跟妳說，我本來很有信心，自以爲可以獨佔他，但竹下三枝却粉碎了我的信心……」

「爲甚麼?」

「妳想，」南宮雪苦笑更甚：「竹下三枝明知道他是敵人，相處不過一日夜而已，竟不顧一切的挾持他私奔，可想而知他是一個多麼能吸引女人的男人，唉，其實拿我來說，我老早就知道他已有要好的情人，可是我偏要與他……現在想想，我太高估自己了，我對他已毫無把握……」

「我也一樣，」張京京不自覺的也歎了一口氣：「我明知你與他的關係，我偏也不由自主的喜歡上他，我有時候會很疑惑的自問，他究竟那裡討人喜歡……」

微一頓，忽改口道：「現在，妳放心，我說過我不再與你相爭……」

「別傻了!」南宮雪道：「我已經想通了，現在的人，不論是男人或女人，對男女間之感情態度逐漸趨向於敢愛敢做的地步，甚至很多已婚之人都在追求婚外情，甚至不惜離異，以追求『第二春』，何況我跟他毫無婚約承諾，我其實無權阻止任何人喜歡他，包括妳張京京在內……」

話聲未完，忽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來，南宮雪不禁中斷了說話：「噫，好像有人朝這裡走來……」

「是不是有甚麼事情發生?」張京京也聽到了：「脚步聲頗爲急促……啊，會不會倭奴鬼子與天龍幫的賊子……」

「快起來看看!」南宮雪已經跳了起來。

* * *

南宮雪與張京京走出屋外的時侯，一羣人正急步而來，由於距離頗遠，曙光朦朧，一下子看不清來人，只能見到爲首之人正是契夫「誓不低頭」。

兩人正想迎上去時，南宮雪忽覺跟在誓不低頭身側之人影好生熟悉，不覺運足目力瞧去，忽聽得張京京驚喜道：「南宮雪，那人好像柳花花……」

話聲甫落，南宮雪早已箭也似的急撲而上，口中大叫着：「死花花——」

同一時間裡，對面人羣中也射出了一條人影，並且也大叫着：「南宮雪，我回來了!」

* * *

南宮雪撲進柳花花懷裡的時候，淚水不禁奪眶而出：「死花花，我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

柳花花緊緊擁抱着她，語音頗爲激動：「聽說妳受傷了，要不要緊?」

「我不要緊，」南宮雪含淚望着他：「你呢?你沒事吧?」

柳花花柔情的拭去她的淚水，含笑道：「當然沒事，瞧我不是好好的嗎?」

南宮雪果眞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忽睨眼望住他問：「眞的沒事?」

一日不見，彷彿三秋，柳花花只覺得南宮雪更有女人味了，不禁直勾勾的望住她：「妳以爲我會發生甚麼事?」

南宮雪瞪住他：「那個倭奴女人，她有沒有將你閹成太監?」

四週响起了一陣哄笑。

南宮雪這才發現誓不低頭他們與張京京已掠身而來，連忙紅着臉蛋兒離開他的懷抱，可是當她發現柳花花的臉比她更紅時，她索性大大方方的挽住他的手臂說：「沒關係，契夫是個仁慈的人，等他老人家成了新的琉球王之後，我會向他推薦，保証讓你當上總管太監長，賜號『花花公公』……」

話聲未完，衆人已笑得前俯後仰!

柳花花却連耳根都紅了，他發現南宮雪越來越令他有難以招架的感覺，不禁狠狠瞪了她一眼!

這時候，一縷金色陽光斜斜的射入林中，南宮雪只覺得心頭一陣溫暖，嗯，也充滿了無比的希望……

* * *

柳花花與南宮雪竟相見於血神島，雙方皆大感意外，南宮雪的感受自然是又驚又喜，但對柳花花來說，除了驚喜之外，還有一份說不出的難過。

因爲他終於知道了唐山幫的敗績!

他萬萬料不到只不過因爲自己被竹下三枝挾持私奔不到一天，却發生了如此驚天動地之事。

潘猛顯然也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他收服了那班海盜之後，便急着要送柳花花回琉球島參加比武大會，但因爲竹下三枝的關係，他却直往中原進發，由賀維護柳花花至血神島。

要潘猛護送竹下三枝前往中原是柳花花的意思，一來是因爲潘猛本就欲去中原購買武器，二來是因爲竹下





**儲客申望見歐氏父子將唐山幫傷殘者救走。**

三枝僅剩兩名婢女生還，人單勢孤的在大海中航行，柳花花不放心她的安全。

基於保密的安全理由，柳花花並未將潘猛之眞正身份告訴竹下三枝，他甚至極爲技巧的揑造了一個謊言瞞騙她——柳花花對她說，潘猛爲避琉球王之追殺，只得下海爲盜，但只因爲柳花花曾救過他，因此他攻佔船隻之後，雖有萬萬指戳手，無奈海盜頭子不同意，大肆屠殺一番，並意圖對竹下三枝施暴報復，潘猛乃殺了布殊老大，自立爲海盜王，所以才保住了竹下三枝與另外兩名婢女的安全。

竹下三枝自是信以爲眞，她雖是悲痛五十餘名手下慘遭毒手，但也非常感激潘猛爲了保其清白而不惜與海盜頭子反目相拚，雖說那是爲了報答柳花花之故，但無論如何竹下三枝是直接受惠人，同時潘猛還非常「義氣」的送她去中原，她更有重獲新生的感覺，遂依依不捨的告別了柳花花，偕同潘猛踏上航程。

而賀維之所以不護送柳花花直接回琉球島，竟先繞到血神島，則是潘猛的意思。一來是因爲賀維乃海盜頭子，若直接航行琉球島，萬一碰上琉球王或是各大幫派的船隻，肯定非常危險，不如將柳花花載至血神島，再由血神島用小船護送回本島，無疑要安全多了。二來希望藉此機會，讓柳花花與賀維多接觸，增進彼此間的瞭解與感情，他不想讓柳花花對那班海盜出身的新伙伴存有偏見，否則會影响日後之團結和信心。三來可讓柳花花藉此機會對血神島之人與物有所接觸與認識，甚至因而發生某種程度的感情，以方便或刺激柳花花對血神島產生不忍輕離之「歸屬感」!四來賀維到血神島表示臣服加盟，可振奮血神島之民心士氣，同時加盟之後，賀維便不須擔心部屬有變。

就這樣，潘猛與竹下三枝去了中原，柳花花與賀維則到了血神島。

從這些細微的小節來看，足以証明柳花花與潘猛俱皆是腦筋縝密之人。

然而無論他們如何聰明機智，怎麼也想不到島上風雲已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唐山幫一夜之間已被擊垮了，業已今非昔比，甚至面目皆非，能殘存苟延已屬難能可貴。

——擂台比武招親大會已失去了意義，柳花花不能也不須參加了。

——唐山幫的失敗，實際上也影响了血神島的「造反大業」，只怕會拖慢了「起義」的步驟。

不過，對柳花花來說，不管情勢變到怎樣壞，能再見到南宮雪活着，他的心情絕對是非常快樂的。

同時，他心底深處亦泛起了一股無法對人訴說的徬徨!

* * *

——大和會說動天龍幫聯手突擊唐山幫，使得唐山幫家破人亡，倉惶敗走，這種血海深仇，任何人處在唐山幫的立場，都會心懷雪恥之心，絕不會饒過大和會與天龍幫！換句話說，柳花花根本無法說服他們化干戈為玉帛，更無法說服他們和平共存！

如果，有那麼一天，在戰場上與竹下登樹相逢的時候，他將怎麼辦？

——竹下登樹是竹下三枝的親兄長，也是唐山幫的最大號死敵！

柳花花曾經答應竹下三枝不殺她哥哥，但 情勢的改變已令他無從選擇了！

——他若眞殺死了竹下登樹，將來回到中原將如何面對竹下三枝？

她的感受將是如何？

柳花花感到彷徨。

甚至恐懼！

## 招兵買馬　準備出擊

琉球島上平民百姓亦人人心生恐懼。

昨夜的江湖斷殺，令到他們心驚膽跳；而今天一早，便發現郊野四處屍骸滿佈，殘肢斷手、肚破腸流、血流成河，那副令人慘不忍睹的景象，任何人見了都要頭皮發炸，肯定連飯都要吃不下！

更甚的是，市區中的情形亦令人忐忑不安，各主要街道可隨時見到披甲持戟、面色冷森的禁衛軍穿梭巡行，雖然百姓知道他們是在防止斷殺蔓延至城中，他們實際上是在保護着小民的安全，但那種森嚴肅殺之氣氛總讓人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特別是有一小撮因逃避被敵人追殺的唐山幫殘兵敗卒，幸運的逃入市區，形容狼狽的畏縮在街頭街角，或坐或躺，有的甚至是渾身浴血，身受刀傷，呻吟聲不絕於耳，令人聞之心酸兼心悸，膽小的居民連大門都不敢邁出一步。

大隊御林軍奉命維持市中之安全與秩序，對唐山幫之傷兵逃卒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不過他們也並非全無人聞問，有不少不隸屬於任何江湖幫派的唐人居民，基於同是唐人同胞的份上，發揮了令人感動的同胞愛，紛紛為他們送上食物與水，以及療傷之葯物……

然而他們却不敢將之延入家中安置，除了他們是安份的善良百姓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明白琉球王持何種態度，是否會追究各幫派斷殺之責？而且他們亦擔心大和會與天龍幫為了斬草除根，是否會採用暗殺手段，萬一惹禍上身，遭池魚之殃，豈非倒霉至極？

所以那些傷兵殘卒只好像喪家之犬般的蹲於街頭街角，待風頭過後再作打算。

事實上，從他們疲憊而絕望、驚悸的表情上來看，他們根本沒甚麼打算，甚至有人悲痛得掩臉痛哭，似乎還不敢相信一夜之間已幫破人亡，無家可歸……

也有人目光呆滯，呆坐不語，或是不停的喃喃自語，彷彿承受不住慘敗的打擊，竟已失心發瘋，令你見了為之心酸鼻熱！

——這情景，只要你親歷其境，你便會體會到說「雖敗猶榮」這句話的人是何其愚蠢！

——戰爭，血淋淋的戰爭，永遠是無情殘酷的！而且光榮永遠屬於勝利者，而戰敗者除了恥辱、痛苦與死亡之外，絕無所謂的「雖敗猶榮」！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這句話或許不是眞理，但它却像地球繞行太陽的軌道一樣，千百年不變！

但，却有一種人沒有「勝者為王」的感覺，相反的，他此刻心中充滿了難以言喻的自責與痛苦！

那人就是儲客申！

昨夜的戰役他不僅是個參予者，而且還是少數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他屈於父親之命，與大和會聯手攻擊唐山幫，在戰場上他別無選擇，只有奮勇殺敵，可是眼見唐山幫即將被殲滅時，他心生不忍，實在再也殺不下手，悍然私放張京京逃走……

他不願對自己的同胞趕盡殺絕，而他之所以會有深濃的民族意識，完全是受了南宮雪的影响——南宮雪曾有殺他的機會，但基於同胞愛而放了他。

儲客申深受感召。

他已不再是從前儲客申。

因此昨夜戰役進行到一半時，無論他父親如何逼他，他都不肯再加入戰鬥。

他從未如此強硬的抗拒過父親。

他一直以來都是個聽話而孝順的孩子。

但他昨夜却成了「逆子」兼「逃兵」——他不僅抗拒父命不肯加入戰鬥，而且戰事未完便從唐山幫後院先行「逃走」！

他沒有回天龍幫去，因為他不想見到他父親，他跑進市區一家客棧，要了一間房以及一大壜酒，喝得爛醉如泥，不省人事！

他眞希望就此長醉不醒，一了百了！

然而一早他就被街道上的嘈雜聲吵醒。

他推窗探頭瞧去，發現竟是一大堆唐人拿着食物與傷葯幫助流落街頭的唐山幫殘兵敗卒。

「可惡的倭奴鬼子，竟如此陰險的偷襲唐山幫！」

「還有更可惡的哪，天龍幫同是我們唐人，竟與鬼子聯合攻擊唐山幫，呸！天龍幫才是喪盡天良，恬不知耻，簡直是狗操的賊胚子！」

「唐山幫垮了，我們這羣唐人百姓



肯定更加受鬼子的歧視與欺負了……」

「媽的，若非我不懂得武功，否則一定衝進天龍幫將那些胳臂往外彎的賊胚子殺得一乾二淨，別讓他們活在世上丟我們唐人的臉！」

衆人一面照顧傷兵，一面氣憤難忍的罵着，你一句，我一語，俱皆傳進了儲客申的耳朵，就像是一把把的鋼刀刺進了心窩一樣，令他痛苦得幾乎想大聲嚎哭，甚至想大聲的對全世界的人說：「不！我儲客申不是狗操的賊胚子！我沒有辦法，我不能反抗我父親，是他要我這麼做的……」

儲客申痛苦的、默默的立窗前，由上下望對街的傷兵，他幾次衝動得要跑出去為他們裹傷甚麼的。但他最終還是忍下來了，因為他知道他如果走出去，只怕會引得那些傷兵不顧一切的對他舉刀亂砍亂殺，反累得他們被御林軍抓去治罪。

忽然，一隊御林軍遠遠走來，唐人百姓有人說：「呀，番兵來了，咱們快走，免得惹禍上身！」

眨眼，唐人百姓都走光了，只留下十餘名的傷兵畏縮在街邊。

御林軍走前來之後，面無表情朝他們望了望，其中為首的一名用琉球語冷冷喝道：「你們聽着，任何人在市區中嚴禁格鬥斷殺，否則格殺勿論！」

話落，一陣馬蹄聲傳來，御林軍循聲望去，立刻聽見有人說：「呀，是圖絡活軍長，大家快站好迎駕，快把隊伍排好……」

很快的，三騎紅鬃駿馬來到了衆人面前，為首一騎果然是新上任不久的御林軍長圖絡活。

他看來年紀相當輕，大概只有二十五、六歲而已，據說他的武功並不怎麼樣，入御林軍的資歷也很淺，不到三年光景，而他之所以提昇得這樣快，竟接潘猛之位，好像是雷根一手提拔的，因為他和他的愛子小太保有相當交情。

圖絡活和小太保一樣，屬於其貌不揚之類，但架子却非常大，但只見他高坐馬背上，神裡神氣的接受御林軍的敬禮之後，才大剌剌的哼了哼，讓你很自然的想起了猪八戒氣走了孫悟空那副得意的神情：「那些傷兵可有我們琉球人？」

「回軍長，」一名御林軍立正答道：「這羣傷兵全是唐人。」

圖絡活目光輕蔑的掃視了傷兵一眼：「他們有幾個人？」

「十八個。」御林軍回答。

圖絡活身側一騎兵立刻說：「報告軍長，到目前為止，市區中已有七十六名殘兵敗卒，全是唐人，沒有一個我們琉球人。」

「好。」圖絡活活氣神現的點了下頭，隨即對御林軍下令道：「繼續巡守市區，嚴禁幫派仇殺蔓延進來，不得有誤！」

「是！」御林軍齊聲應諾。

圖絡活一振馬韁，放蹄急馳，很快的便消失於街道盡端，轉入另一條街去了……

之後，那隊御林軍也離去，老遠的時候，儲客申還聽到他們在交談着：「唐山幫眞可憐，竟一夜之間化成灰燼……」

「倭奴鬼子也未免太狠了……」

「更狠的是天龍幫，居然偕同倭奴鬼子攻打自己同胞……」

「唐人也眞是，我本來很崇仰中原文化、看重唐人，今番他們狗咬狗一嘴毛，想叫我不看不起他們都難哪……」

「我也是，我對唐人改觀了很多，像他們這樣不懂得團結的民族，他們的文化會好到那裡去呢？我開始懷疑我們的唐化政策是否需要……」

「是呀，唐人個個平時都講仁講義，但內鬥起來和我們琉球人沒兩樣，說他們有幾千年文化，也不過如此嘛……」

聲音漸去漸遠，終至聽不見。

但那些話却像冷刀一樣穿進了儲客申枯澀的心房，而且完全粉碎了他素來堅信不疑的「唐人是文化最優秀的民族」的信念！

——文化優秀的民族怎會像「一盤散沙」般的不團結呢？

這一刹，儲客申終於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他流出了羞慚的淚水！

他已深信自己是民族的罪人，唐人的敗類！

他幾乎忍不住想從窗子往下跳，衝到那業已無人聞問的唐山幫殘卒，跪在他們面前大聲說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對不起」！

然而，縱使他說了一千萬次的對不起又有何用？難道能抹殺他曾殘殺自己同胞的事實？

這時，忽見一輛斗篷馬車在那些傷兵面前停下，車上跳下了幾個人，儲客申凝眸望去，發現竟是「狗不理包子店」的歐氏父子。

但只聽歐小平對那些傷兵說：「快，快上車，到我們舖子裡去……」

他一面命兒子歐一品以及幾名伙計幫忙將傷者抬上馬車……

由於他們的車馬較窄小，一次無法載運那麼多人，歐氏父子便留下來等候。

「爹，」歐一品面色凝重，一臉憂心之色：「市區裡的傷兵我們都已經載到舖子裡去了，却不見京京他們，不知道她……」

歐小平眼中雖有憂鬱之色，但他仍若無其事的拍了拍兒子的肩說：「放心，她一定是順利上了船出海啦，不會有事的……」

「我還是放心不下，」歐一品說：「等下這批傷者載回舖子之後，我想到郊外去找找看……」

「你瘋了？」歐小平睜眼道：「沒聽

說郊外此刻仍佈滿了大和會的鬼子與天龍幫的賊子，正四處搜索着唐山幫的敗兵殘將？你去了萬一被他們當作是唐山幫的人，豈非白白送死？」

「我擔心京京……」

「吉人自有天相，爹相信她不會有事的，」歐小平歎口氣道：「就算她有事我們也無能爲力……孩子，爹知道你喜歡京京，其實爹比你更喜歡她，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做到不讓唐山幫的弟兄流落街頭，過兩天，待風頭平息之後，爹再與你到郊野四處找找吧……」

「京京……」歐一品浮起一片淚光：「她那麼年輕，若有甚麼三長兩短……」

「不會的！」歐小平不知是在安慰兒子，抑或眞對張京京很有信心，他很自信的說：「我有個預感，我非但認爲她沒死，而且認爲總有一天她會重臨本島，東山再起！」

父子倆正說着，馬車已經回來了，遂中止了談話，把餘下的傷者載走。

上車的時候，歐一品不覺咬牙恨恨道：「都是那些可惡的倭奴鬼子，眞恨不得將他們碎屍萬段！」

「孩子，」歐小平却歎氣道：「鬼子固然可惡，但無論如何是外族人，他們與我們唐人爭奪島上利益，對唐山幫下狠手，其實也不能說他們不對，畢竟這個江湖世界是弱肉強食，誰叫你自己叫外族人來欺負你呢？爹的看法是，最可惡的還是天龍幫那幫不要臉的賊子，怎麼樣都不應該幫着鬼子屠殺自己同胞，這一伕，不只是唐山幫垮了，其實是島上整個唐人勢力垮了，包括天龍幫在內，因爲在以後的日子，不僅是倭奴鬼子看不起我們，即連一向看重我們的琉球人也要看我們不起！唉，天龍幫，只怕永生永世也無法擺脫千古罵名，可惜他們空有儲客申那種傑出的年輕人……」

歐小平的感觸很深，說得也多，馬車走遠時，還能隱隱約約的聽到他的話聲，但儲客申再也聽不下去了，他突然像發了瘋似的衝到樓下去，對着一名迎面而來的琉球人伙計驀地大吼一聲：「酒！給我酒！給我最烈最大罎的酒！」

今天本是琉球島上極重要的日子。

大家本以爲可以高高興興、快快樂樂的進入皇宮廣場觀看企盼已久的擂台比武大會，誰知却只是一個充滿了黑色恐怖的日子。

琉球王在午後不久下令取消了今晚預定舉行的擂台比武大會，並將比賽日期延後，確定日期却不見公佈。

原因是將近中午的時候，明朗的天空忽烏雲密佈，大地倏然變得一陣陰黑，彷彿即將下起大雨，那種將雨未雨的陰霾氣氛，令人有透不過氣的感覺，誰也不願意在這種天氣出門。





當然，那只是原因之一，其實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島上三大幫派全面火併引起的屍骸滿藉，令人觸目驚心，令到住在市區裡的人不敢到郊外去，而住在郊外的人也不敢進城來，即使沒有天氣轉壞的因素，今晚的擂台比武大會肯定叫人裹足不前，場面冷清！

此外，還有幾件事情令到今天的日子讓人更覺得不吉利。

首先是臨午時，小太保被人發現浮屍海面，全身浮腫，面目被魚兒咬得猙獰可怖，他身上還纏着繩索，顯然是被人綁着大石頭沉屍海底，但被海魚咬斷了繩索，因此浮出海面被人發現。

第二件事是，天龍幫的少幫主儲客申被人發現昏迷於一家琉球人開的客棧中。有人說他喝酒過多，也有人說他服毒自殺……最後聽說他被人抬回幫裡之後，直至傍晚時分才醒過來……

第三件事是，有人放出謠言唐山幫乘船逃離海外的餘衆並未走遠，隱藏在附近海面無人居住的海島上，將會利用今晚比武大會舉行的時候，偷偷潛返本島，對大和會與天龍幫展開報復反擊……還有人說唐山幫獲得了不知數量與不明來路的琉球人幫助，隨時隨地都會重返琉球本島……

小太保爲何沉屍海底？被誰所殺？他是布政司司長雷根之愛子，誰人如此膽大包天敢下如此毒手？兇手的動機與目的何在？

儲客申爲何昏迷於客棧中？究竟是醉酒或自殺？如果是醉酒，他爲何要在這種關頭獨自跑到琉球人開的客棧中喝酒？據說他喝酒吃飯都是到唐人開設的館子或客棧，他爲何如此反常？他如果自殺，動機與目的在那裡？他是堂堂天龍幫少幫主，前途如錦，有甚麼看不開的要走向自殺的地步？

唐山幫餘衆是否眞藏匿在附近島嶼，隨時會回來復仇？他們究竟獲得多少琉球人的幫助？而那些琉球人爲何肯心甘情願的幫他們？箇中有何利害關係？

這些問題、這些謠言，像看不見的幽靈，很快的被島上居民關起門來談論着、散播着……

甚至，有人說小甜兒公主是天上仙女的星宿，由於報名參加比武的人沒有一個可以配得上她，所以今天才會變成烏雲密佈而不下雨的「黑色十五」……

總之，原本該是熱熱鬧鬧，多采繽紛的今天，變成了冷酷陰霾、人心惶惶，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皇宮大內也顯得異於往常，宮中每個人都比平時小心謹愼得多，無論是做事、說話、走路……等，皆小心翼翼——因爲他們發現一向紅光滿面的琉球王，面色竟出奇的陰沉冷肅！

特別是夜幕降臨，雷根獨自到御書房去晋見琉球王的時候，他發現琉球王眉宇間竟隱隱閃漾着令人心悸的煞氣！

雷根小心翼翼的向他稟報着：

「……辰時過後不久，市區內的殘卒傷兵，全都被『狗不理包子店』收容安置，總共有八十四名之多，全都是唐山幫成員，無一個我們琉球人……傍晚時分，大和會和天龍幫已停止了在郊外四處追殺搜索的行動，並開始着手清理屍骸，相信天明以前，郊外一切將恢復正常，只不過唐山幫之總寨已成了一片灰燼，島上江湖從此由大和會與天龍幫平分天下，估計這種情形將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日子……」

琉球王冷冷插嘴問：「你憑什麼確定島上江湖可以相安無事？」

雷根連忙道：「大和會與天龍幫瓜分了唐山幫的財產物業，已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加諸比武大會無限期押後，縱非如此，大和會的鶴田浩二與山本五十六雙雙戰死，而天龍幫的儲客申已被取消比武資格，兩幫奪得駙馬之機會不大，換句話說，他們誰也不必擔心對方會與皇室掛鈎而坐大，老臣以爲他們經此一戰，雖說獲利重大，死傷輕微，但無疑也是個衝擊，須要一段時間休養生息，和睦相處……」

「但如果唐山幫捲土重來呢？」

雷根一怔。

琉球王冷聲道：「你以爲唐山幫就此垮了？你不認爲唐山幫隨時會回來復仇嗎？」

雷根恭謹答道：「唐山幫只餘三百多人，且靈魂人物張一斧已死，老臣的看法是，唐山幫除了遠走海外另打天下之外，再也無餘力回來生根立足了，就算能也該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才能發生，聖上請明鑒。」

「別忘記，唐山幫之所以能順利的走脫，是因爲有我們琉球人幫他們，你敢保証他們不會幫唐山幫打回琉球島？」

「聖上說得是，」雷根慌忙道：「老臣據御林軍軍長圖絡活報告，那些幫唐山幫的瓜拉尼族人全都跟着走了，一個都沒有回城裡來，看這情形，唐山幫若眞的回來，他們也會幫着唐山幫打回來，聖上英明，見微知著，老臣汗顏。」

琉球王冷哼道：「其實，唐山幫若回來復仇，不關我們事，讓他們外族人狗打狗一嘴毛，我們大可隔山觀虎鬥，袖手旁觀，坐收漁人之利……」

一頓，語音倏地轉冷：「問題是，只怕到時連我們都危險了！」

雷根一震：「聖上此言何意？」

琉球王冷冷道：「事情已經很明顯，難道你還看不出？」

雷根變色道：「聖上之意，眞有不明組織勾結唐山幫企圖謀反？」

琉球王忽咬牙道：「是的！本王已經確定小甜兒是內奸！」

雷根又是一震，慌忙道：「聖上……您可是抓到了証據？」

琉球王緩緩透了一口氣，彷彿在極力壓抑着心中的怒氣，沈聲道：「証據還沒有，不過本王已從各種跡象可以大膽判斷小甜兒就是內奸不會錯……」

他端起案上的人參茶輕呷了一口，這才緩緩道：「中午的時候，本王特地和小甜兒共餐，發現她面色極度蒼白，顯然一夜未睡，進餐時，不斷向本王問起唐山幫之情況，關心之情，溢於言表……」

雷根忍不住問：「就因爲小公主關心唐山幫，所以聖上……」

「當然不是！」琉球王瞪了他一眼，顯然不滿意雷根打斷他的說話，冷聲道：「本王懷疑她就是昨夜偷聽我們說話的蒙面黑衣人，因此在餐桌上故意說本王遇到刺客，險遭不測，她雖然顯出了震驚與關心之情，但比起關心唐山幫的情況，簡直是天壤之別，你說怎能不令人生疑？」

「這的確是有違常理之事！」

「不只是如此，當本王故意騙她說，有很多傷兵敗將逃入市區中，爲了維護安寧，本王將下令將他們逐出，她竟然對本王大發脾氣，指責本王不仁不義，違反了當初所說的不干預江湖事的諾言……」

微一頓，琉球王續道：「本王當然假裝順從了她的要求，故意又說，本國人參予外族人之江湖鬥爭，已嚴重違反了禁令，理應將他們繩之以法，她信以爲眞，竟大哭大鬧，堅決反對本王這樣做。後來本王故意又說，看在她母親是巴拉西族人的份上，饒過巴拉西人，她面色稍緩，但仍堅決主張饒過其他族人……」

琉球王瞇了瞇眼，閃過一絲銳利精光：「最令人起疑的是，本王說今天恐怕會下雨，是否將今晚的比武大會延後幾天，她竟毫不考慮的一口答應，並且說最好能完全取消，不必舉辦。你回想一下，當初的擂台招親大會其實是她最先提出的，現在竟又想完全推翻掉，可見比武大會只是一個幌子，極可能她想利用這個全民可以進宮的日子，勾結不明組織與唐山幫殺進皇宮大內造反，現在不明組織和唐山幫敗走，於是比武大會對她來說已完全無意義，你說是不是？」

「聖上說得極是，」雷根面色沈重道：「單這一點來說，小公主的身份已十分令人懷疑……」

琉球王沈默了下來。

他慢慢端起瓷盅就着口邊，却久久未飲一口，顯然在沈思……

雷根不敢驚擾他，於是也靜默不語。

華麗寬敞的御書房，燈光柔和，把兩人的身影斜照在紙窗上，不知怎地，總讓人有一絲詭異的感覺，特別是琉球王那鬢髮已白，但却滿面紅光的臉孔上，漾起陣陣高深莫測的意味，令你更加對他感到撲朔迷離……

琉球王仍在沈思，誰也不知他在想什麼。

其實，小甜兒並非如他所想的想藉比武大會的日子起兵造反，但無論如何琉求王懷疑小甜兒非他所親生，心懷不軌，這一點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他將如何對付小甜兒？

琉球王沒有說，他放下瓷盅的時候，却轉到了另一個話題去：「明兒你派人去告訴竹下登樹與儲敢當，過幾天本王要召見他們，並告訴他們，唐山幫本在這個月底要繳交『官窰經營權』之費用，如今唐山幫被他們擊垮了，這筆錢當然得由他們代繳；另外，他們瓜分了唐山幫的物業，本王當然也要分一份，命他們一起繳上來，至遲不能超過五天，知道嗎？」

「是，老臣遵命。」

「另外，」琉球王接着說：「官窰經營權將會轉交給他們兩幫分開管。」

雷根囁嚅道：「聖上……」

「你有意見？」

「老臣愚見，官窰在唐山幫這幾年苦心勤力的經營下，無論是品質或產量都已達到空前未有過的紀錄，何不趁此機會收回來自個做？」

「還不是時候，」琉球王搖頭道：「咱們琉球人的素質無論如何和唐人仍有一段距離，這不是自貶身價，而是事實，依本王看最起碼還要三五年，我們才能收回自己做，而且還不能一下全部收回，必須逐步逐步的收回，你懂嗎？」

「懂，」雷根點了下頭，又說：「敢問聖上，爲何要平分給他們做？老臣愚意，讓大和會與天龍幫携手合作，利益一致，無疑會讓他們更加團結，對我們琉球人來說，那顯然不是一件好事，萬一有一天他們的力量超過我們……」

「這個本王自有分寸，」琉球王淡淡道：「這件事，本王另有用意，只讓他們合作半年，看誰做得好，再全部交給誰做。」

「恕老臣直言，」雷根並不明白琉球王的眞正用意，他對竹下登樹一直懷恨於心，與儲敢當剛建立起新關係，因此進言道：「倭奴人奸狡兇狠，唐人較講信義，愚見以爲交給天龍幫做比較好。」

「這個你不用操心，本王到時自有主張。」琉球王揮揮手。

「是。」雷根連忙俯首應聲。

「對了，」琉球王忽又道：「令郎小太保之死可有綫索？」

「回聖上，毫無綫索……」雷根一提愛子之死，不禁悲從中來，掩袖而泣。

「是什麼人膽敢下此毒手呢？」琉



球王見雷根老淚縱橫，不覺柔聲道：「你把經過告訴本王知道。」

「是……」雷根收束淚痕，把那晚被蒙面人夜闖布政司府的經過全盤托出。

「大膽賊人，竟劫財撕票！」琉球王憤憤罵了一聲，隨即疑惑道：「本島多年來除了江湖幫派明爭暗鬥之外，並不會發生如此罪行滔天殺人劫財之事，誰人敢這麼大膽呢？哦，對了，聽說大耳聾在同一天晚上也被人殺了是嗎？」

「是的。」

「會不會同一個人幹的？」

「好像不是……」

「何以見得？」

「因爲大耳聾雖被殺死，財物却毫無損失，似乎是仇殺事件；而老臣碰上的是劫財撕票案。兩宗案件，性質不同……」

「島上治安越來越壞了，」琉球王凝聲道：「你身爲布政司司長，要負起治安責任，加强管制百姓，早日將兇手繩之於法，以正視聽，也好爲令郎報仇！」

「老臣遵旨。」雷根十分感激琉球王的關懷，不禁問道：「敢問聖上，小公主之事，聖上將如何處理？」

「一切照舊，嚴加監視，切不可打草驚蛇，反正她也跑不掉！」琉球王吩咐道：「照這個情形判斷，唐山幫同潘猛他們一定潛藏在附近無人島嶼，伺機而動，你過幾天之後，待他們警覺心消失，着令一批精練禁衛軍，化裝成漁民百姓，到各離島上查看……」

「是。」

「還有，」琉球王眉宇間泛起一絲精芒：「宮中必是潛伏着不少潘猛的同路人，準備裡應外合，從明天開始，皇宮大內所須新替人員，一律取用我們庛仙族人，其他種族全部拒用！」

雷根問：「舊有的其他種族是否全都去職，逐出宮外？」

「那倒不必，這樣勢必會打草驚蛇，反而不好，」雷根冷沈道：「不過我們可以採用不露痕跡的『種族隔離』政策，特別是宮中的禁衛軍，由於他們有武器，且都具有武功，不妨利用各種名目，不動聲色的將非我庛仙族人的禁衛兵編成一隊，以利控制！除此之外，還要大量招募新血，以充實皇室力量，記住，只招我庛仙族人，其他種族一概拒用，懂嗎？」

「懂！」雷根大喜道：「老臣一向主張種族隔離政策，老臣一定會盡力，而且不露痕跡辦好這件事！」

琉球王瞇眼道：「若他們膽敢造反，哼，潘猛，本王以逸待勞等着你來，必殺得你寸草不留，然後本王再來一個徹底的種族隔離政策，叫你們這些異族人永遠也做不了怪！」

這天，就這樣平靜的過去了。

*　　*　　*

大和會與天龍幫合力擊垮了唐山幫，但竹下登樹與儲敢當的心情並不因爲這場勝利而顯得笑容滿面，他們心中其實有點悶悶不樂。

先說竹下登樹。

那次戰役，大和會的傷亡人數雖爲最低，但却損失了三名大將，計有鶴田浩二、山本五十六以及犬養裕次郎——特別是鶴田浩二之死令他難過萬分！

這不僅是因爲鶴田浩二是他一手培植的後起之秀，最主要是他腦筋縝密機靈，足智多謀，這兩年來，他提供了無數寶貴意見，幫助他把大和會帶向强壯之路，他已經視他爲自己的右手，於今一旦失去他，就彷彿是斷了右臂似的，令他想起便潸然淚下，食不知味！

其次就是妹妹竹下三枝棄他與敵「私奔」，這件事除了令他憤怒之外，其實心中的難過多過於表面上的憤怒，畢竟竹下三枝是他當今世上唯一的親人，兄妹情深，從小便看着她、逗着她、抱着她、護着她、疼着她長大，想不到却毫無徵兆的爲了一個男人，而且還是敵人，竟不惜背棄她生於斯、長於斯的大和會不管，一走了之，對竹下登樹的衝擊實難以言喩！

他想他是寵壞了她，養成了她任性、大膽，以及不顧一切的個性，所以才會做出這種「有傷門風、難以見人」的事情出來！

這件事，一想起他便會輾轉失眠！

他雖然已派出兩條船分頭尋找她回來，但他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能找回她。

最後就是張京京。

不知怎地，對女人一向自負非常的竹下登樹，自從在林中見到因被雨淋濕而曲線畢露的張京京之後，便對她一見難忘，暗萌愛意，這件事獨有愛將鶴田浩二看出來，因此在攻擊唐山幫的時候，他暗中命鶴田浩二活捉張京京，然後將之藏匿起來，設法慢慢打動她芳心，消除彼此之間仇恨，然後再……

但這個願望已徹底粉碎了！

張京京已逃之夭夭，永不復相見，即使能見，那必是滿腔仇恨，以血還血，兵戎相見！

這三個原因令到竹下登樹像是變了一個人，一點都沒有勝利者的歡欣。

至於儲敢當悶悶不樂的原因不像竹下登樹那麼多，只有一個。

那就是爲了他的愛子儲客申！

自從儲客申在那次戰役裡成了一個「逃兵」，獨自跑到一家琉球人開的小客棧，狂飲大醉，被抬回幫裡之後，他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一個不言不笑，動輒喝得爛醉如泥的啞巴兼酒鬼！

儲敢當怒責他，他不應；動手打他，也不閃不避！竟還狂哭着說：「爹

，您打死我吧！爹！您打死我吧！我不想活了！」

儲敢當就這麼一個兒子，當然捨不得打死他，嚇得連忙收手，改用懷柔手段：「孩子，我知道你不高興爹與鬼子聯手攻擊唐山幫，爹本也不願意那麼做，但江湖爭霸，勝王敗寇，那也是無可奈何呀！本來，爹有幾手秘密招式，專門用來擂台比武用的，想傳授與你以奪得駙馬之銜，想不到你竟如此不爭氣，面試便被淘汰……逼於情勢，基於天龍幫的生存，只好與鬼子聯手，難道你一點都不能體諒爹的苦衷？」

然而無論儲敢當說得如何情懇意切，儲客申就是不聞不答！

一連幾天，他都是獨自一人關在房裡不言不語，對酒狂喝，然後醉得呼呼大睡！

儲敢當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 ＊ ＊

南宮雪也有點悶悶不樂。

柳花花老遠便見到她一個人坐在一棵樹下，望着夕陽下的大海出神，彷彿心事重重似的。

柳花花在她身邊坐下的時候，她只是望了望他，然後又把目光望向霞光掩映的海平面。

「幹嘛妳？」柳花花環過手去輕攬她香肩：「想家？」

「你不想？」南宮雪拂了拂被晚風吹得有些凌亂的髮絲，微瞇着美麗的眸子，幽然道：「離開故國家園整整一個多月了，家鄉此刻只怕已經初雪飄飛了吧？」

「這裡的氣候却有如中原的初秋，不知道這裡冬天會不會下雪？」柳花花其實心中也有股淡淡的鄉愁，畢竟中原有很多值得他懷念的人與物啊，不過他顯然要比南宮雪較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他看來仍是那般瀟洒飄逸，這大概和他長年在江湖上闖蕩有關吧，他洒脫的說：「潘猛也許這幾天便要回來了吧，只要他回來，便可以知道咱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了……」

「回家？」南宮雪輕輕偎住他：「不打倒琉球王咱們怎可以回家？」

「我知道，」柳花花說：「誓不低頭說，現在只等潘猛回來，便可以決定什麼時候行動，行動完便可以回家了，不是嗎？」

南宮雪幽幽一歎：「我眞希望趕快行動，這種等待的日子眞叫人難受……」

「我看妳蠻快樂的嘛，血神島上的人每一個都對你那麼好。」

「島上的人的確個個對我很好，但却有一個人對我不好。」

「哦？誰？」

「你啊。」

「我對妳不好？」

南宮雪紅唇微翹，美眸微睨：「全世界上就你一個人對我不好！」

柳花花忽起身便要離去。

南宮雪連忙探手揪住他的後衣領子，怒聲道：「幹嘛你？想溜開呀？」

「哎唷，拜託妳輕手一點，快斷氣啦！」柳花花縮着脖子，像被老鷹抓住的小鷄一樣，乖乖的坐了回來，齜牙咧嘴道：「既然妳認爲我對妳不好，何苦留下來惹妳憎，我當然要走啦……唔……哼……」

話沒說完，南宮雪已經堵住了他的嘴巴——用她的烈焰紅唇堵住！

她熱情的吻住了柳花花。

柳花花心神急劇激盪！

他只覺得南宮雪的接吻技術和她的武功一樣，一日千里，進步神速！

至少柳花花已顯得很難抗拒她的熱吻，他一下子便把她用力摟在懷中。

他貪婪的吸吮着她的丁香小舌，一股火焰在他小腹中急速膨脹，彷彿即將爆炸的活火山！

在他的經驗裡，只有極少數的女人能令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進入「完全充血」狀態！

他眞的越來越無法抗拒她的魅力了——他已經情不自禁、甚至顯得有點猴急的按住她的雙峯！

可惜的是，南宮雪却突然來個「請君止步」，竟將他輕輕推開……

柳花花意猶未盡，想繼續「毛手毛脚」時，却見南宮雪格格嬌笑的跑了開去！

柳花花當然不肯放過她，故意用脚去絆她，但南宮雪鬼靈精得很，嬌軀一閃、一縱，已隱沒於濃蔭密林中……

「媽的，放火的是你，潑水的也是妳，讓哥哥我抓到，打妳三十大板屁股……」柳花花飛身追去，故作咬牙切齒狀。

「有本事你來抓我啊！哈，我在這裡哪……不對不對，死花花，老娘在你後面，喏，對不起，請先吃老娘一脚！」

「哎咳，死丫頭，惡婆娘，妳竟敢暗算我，踢我屁股，別逃……」

兩人在林中嬉戲，追逐着。

這片樹林是血神島的死角，除了古木參天，難見陽光之外，最主要原因是海岸岩石嶙峋突兀，有如刀削，不利於人與船隻出入，因此血神島從不派人在此防守或放哨，由於血神島突然來了那麼多人，原本居住的地方立顯擠擁，於是便將唐山幫的人馬安置於此處。

誓不低頭將這片密林開伐，搭建了好幾排木屋，並開闢了一個廣場，讓唐山幫在此居住練兵，並讓他們自耕而食。

柳花花與南宮雪除了每日幫助王雪濤教授弟兄們武功，與協助訓練誓不低頭的義軍以及新加盟的海盜軍之外，每日黃昏兩人便會在此觀賞海景，以消除一天忙碌下來的疲倦。

他們已經在島上渡過了十幾天。



這十幾天，他們之間的感情增進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快，而且深！

特別是大家本就認爲他們是關係親密而特殊的情侶，加諸受了琉球人男女觀念開放的影响，所以理所當然的將他們安排共居一室——換句話，柳花花與南宮雪實際上已等於夫妻一樣的生活在一起。

這種日子，可以說是只羡鴛鴦不羡仙，一點也不枯燥無味。

至少對南宮雪來說，她眞希望一世人就此長住下去，永不回中原！

她正過着從未有過的快樂生活。

特別是她現在假裝絆倒於地，被柳花花從後追上，然後被他按倒於地「打屁股」的時候，她肯定自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人！

柳花花當然不可能打她屁股，不過他的手正在她那個地方停留，哦，不，是游動，可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她微閉着眼，盡情享受身爲一個女人被男人愛撫的幸福與快樂……

她喜歡柳花花的愛撫。

而且極滿意他的愛撫！

每一次她都能獲得無比的舒暢快活！而且每一次她總會情不自禁在心中對自己說：「誰說做女人不好？」

她深信她這一生人絕不能沒有柳花花，否則她必會成爲一個「灰色的女人」！

突然，南宮雪渾身一震，她發現柳花花的愛撫已經超過的界綫——他竟然把手伸進自己衣服裡，悍然爬上「峯頭」！

「不要！死花花，」南宮雪嬌喘着推開他：「別忘記，這裡是野外哪！」

「野外有什麼關係，反正這裡又不會有人來。」柳花花似乎有點克制不住，眼光已迷濛熾熱。

「誰敢保証不會有人來……哎，死花花，警告你，再這樣，老娘便砍斷你那雙手……嗯……哼……死花花，不要，不要這樣啦，別再撩我……」

「是妳先撩我的……」

「可惡的小子！」南宮雪發現若不再制止他的侵襲與撩撥，她肯定自己很快便會被征服，終於使出力氣，用力推開了柳花花。

柳花花吃了關門羹，頗爲掃興，拔了一根野草放在嘴中輕咬着，斜視着南宮雪不語……

南宮雪也斜眼微瞟着他，理理髮絲整整衣衫，努力平抑着體內被撩起的激情，噘了噘小嘴兒：「還說對我好，粗魯得要死，這裡是野地哪！」

南宮雪言不由衷，柳花花其實一點都不粗魯，不過在野地「那個」她眞是沒那個膽子。

柳花花長長吐了一口氣，在草地上躺了下來，以手當枕：「妳今天看來悶悶不樂，口口聲聲說我對妳不好，就因爲我反對妳回宮去看小甜兒？」

南宮雪蹲坐地上，靠着樹幹，兩手環抱着小腿，膝蓋頂着美麗的下巴兒，紅唇微抿，淡淡的睨視着柳花花不語……

「我知道妳關心小甜兒，妳怕她會有事，所以想進宮去看她，但妳更應該知道，如果小甜兒眞發生了什麼事，妳去了也無濟於事，反陷自己於險境，豈非蠢極？」柳花花說：「上個月十四那一戰，妳手持小甜兒之『孔雀令牌』，令到隱藏於琉球島上的血神島弟兄傾巢而出，結果雖是挽救了唐山幫不被完全殲滅，但也因此而曝光，至今仍不敢回琉球島，而滯留於血神島。這十幾年來，留守在琉球島上的血神島殘餘弟兄，一直都沒有派人前來或是利用飛鴿傳書與誓不低頭連絡，報告本島上之戰役情形，從這點判斷，他們十之八九受到了琉球王的嚴密監視，因而不敢活動，在此風頭上，妳若貿然潛入宮中去見小甜兒，豈非……」

南宮雪淡淡截斷他的話說：「誓不低頭與王幫主他們並不反對我的行動，唯獨你堅持反對，你若對我好，爲何要反對我？」

柳花花忽坐起了身子，凝視着她說：「我之所以反對，是基於現有之環境事實，顧慮妳的安全呀，難道妳一點都不明白？」

南宮雪抿嘴不語。

柳花花沒好氣道：「請妳別這麼專橫，難道說對妳好就必須事事順着妳，凡事都不能提相反意見？那妳豈非成了武則天？」

南宮雪的脾氣早已改了很多，雖說算不上是個溫柔的女人，但也絕非是個專橫霸道的武則天，她其實也明瞭柳花花是出於愛護之意才會反對她入宮見小甜兒。只不過，她實在掛念小甜兒安危，自從潘猛離開宮中，加諸巴拉西族人轉輾撤至血神島，小甜兒對外通訊完全中斷，陷於孤立環境，她怕她可能會有什麼不測……

想起了小甜兒，南宮雪心中便禁不住的泛起了濃深的歉疚與自責！

她忽然掩面而泣，嗚咽着說：「我欺騙了她的感情，我對不起她，我欠她太多了……」

柳花花連忙將她攬入懷裡，南宮雪與小甜兒的「戀情」，南宮雪已告訴他，(她當然有所保留，並未把與小甜兒纏綿悱惻之情全盤托出，否則柳花花更會覺得南宮雪是個極難讓人瞭解的「奇女子」！)他正想安慰她幾句時，忽見南宮雪瘋狂的抱住他，哭着說：「死花花，吻我，只有你的吻才能令我忘了她！吻我！讓我忘記一切！吻我……」

柳花花並未吻她，他被她突如其來的舉動搞得一楞，倒是南宮雪主動吻住他了！

她的吻極其瘋狂！

柳花花有窒息的感覺。

他的激情又被她撩起！

他眞的越來越沒法抵抗南宮雪的

魅力！

他的反應亦熱烈且瘋狂！

他貪婪的吸吮着她靈蛇也似的丁香小舌，熱情的撫摸着她的豐乳、細腰、美臀、大腿……

她是個十足的女人！

她正散發着强烈的光與熱！

柳花花已被她燃燒！

特別是南宮雪那兩片紅唇已像烙鐵般的燙熱起來時，柳花花已忍不住的去解開她的衣扣……

南宮雪那雪白的乳溝已隱約可見！

南宮雪似也已進入昏迷狀態，她果眞忘記了一切！

她現在只渴望柳花花充實她。

而且，亦不由自主的輕擺着水蛇也似的腰肢兒……

她如斯迷人、動人、誘人！

即連上帝也要爲之瘋狂！

柳花花不是上帝，他是個血肉之軀，他只是個具有七情六慾的正常男人，他當然早已比上帝還瘋狂！

忽傳來急促的脚步聲。

柳花花與南宮雪倏如驚弓之鳥般的快速分開！

「是什麼人來了？」南宮雪匆忙的穿上衣服。

「那一定是世上最討厭的人！」柳花花忿忿然。

＊　＊　＊

來人並非是世上最討厭的人，至少對柳花花與南宮雪來說，那人實際上是令他們頗喜歡的人。

——是張京京。

但只見她一個人正急速在林中奔跑着。

她看來並未發現柳花花與南宮雪，似乎也不是來找他們的，因爲她在離他們還有好幾丈遠時，忽然停下脚步，而且突然伏在一棵樹幹低聲哭泣。

柳花花與南宮雪相視而楞。

「她怎麼了？」柳花花問。

「咱們過去看看。」南宮雪說。

「好。」柳花花幫南宮雪整理好被他弄亂的髮絲：「我們走吧。」

「不，」南宮雪忽然說：「我看還是你一個人過去吧。」

「爲什麼？」柳花花楞了一下。

南宮雪瞟着他說：「你不認爲你對哭泣的女人挺有辦法應付的嗎？」

柳花花瞪了她一眼，便欲舉步走上前去，忽見南宮雪竟坐回草地上，不禁訝道：「喂，南宮雪，妳眞的不過去？」

南宮雪靠着樹幹，淡淡一笑。

柳花花不覺在她面前蹲下，疑惑道：「妳眞的不過去問京京發生了什麼事？」

南宮雪只是笑笑的說：「其實我已經知道她爲何事而哭了……」

「妳已經知道？」柳花花更覺訝異：「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不是爲了你……」

「爲了我？關我什麼事呀？」

「別裝迷糊了，」南宮雪神情怪異的睨視着他：「其實你早已知道她喜歡你，不是嗎？」

柳花花聳聳肩：「那又怎樣？和她現在一個人躲在林中哭泣有什麼相關？」

「誰說沒有？」南宮雪說：「你沒發現她這兩天來顯得心事重重，情緒低落的樣子？」

「那和我有什麼關係呀？」

「老實告訴你，她曾坦率的跟我說她喜歡你，但因爲我的關係，她只好壓抑對你的感情，」南宮雪酸溜溜的說：「事實很明顯，她現在躲在林中暗地哭泣，顯然她對你不會忘情……」

「別瞎說，」柳花花瞪了她一眼，皺着眉說：「她父親張一斧驟然離她而去，唐山幫又在一夜之間被敵人擊垮，如此巨大之雙重打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即使是我也會情緒低落，須一段時間才能慢慢恢復……」

「不管怎樣，她喜歡你是事實，是她親口對我說的，你去安慰她，對她絕對有幫助的……」

柳花花很驚訝的望住南宮雪。

「幹嘛你？」南宮雪小咀兒一抿：「幹嘛用那種眼光看我？」

「妳眞的要我獨自去安慰她？」

「是呀。」

柳花花眨眨眼：「妳明知道她喜歡我，却要我獨自跟她相處，妳不吃醋？」

南宮雪冷冷一哼：「我當然吃醋，世上有不吃醋的女人嗎？」

「那妳爲何要我去？」柳花花迷惘。

「算了，對你這種男人吃醋，簡直比禁止貓兒偷腥還蠢，」南宮雪美眸微瞇，嬌歎了一口氣道：「那個倭奴女人竹下三枝，跟你相處不過只一天半日，而且還是敵人，她竟然不顧一切的挾持你私奔，我服了你這個花花公子，我也終於明瞭獨孤美爲何不與你一起行走江湖，寧願隱居林中，正所謂眼不見爲淨、耳不聞爲清，她的確是個聰明的女人，她盡量不與任何女人爭風吃醋，越發能贏得你對她的感情……她既如此聰明，那我南宮雪何必蠢到惹人憎？」

柳花花瞇眼聆聽，不覺歎息道：「我愈來愈覺得妳聰明過獨孤美……」

「不，我如果聰明過她，那天便不會怒摑京京，引起你對我的反感了，」南宮雪淡淡道：「經一事，長一智，上次事情以及竹下三枝挾持你私奔，令我深深瞭解到，你實在是一個很有女人緣的花花公子，我除非不想和你在一起，否則吃醋實在是椿愚不可及之事……」

她姿勢優雅迷人的掠了一下髮絲，嫣然一笑，續道：「況且，現在咱們的處境並不太妙，造反不知能否成功，可想而知那肯定是極爲艱辛困苦之事，戰事一發，咱們是否能夠活着回中原，仍是未知數，既是如此，我又何必阻止京京喜歡你？日後我們如能回中原的話，她勢必留在琉球重建唐山幫，終究不免一別，我如果吃她醋，除了說明我小氣之外，其實還蠢到無以復加，徒使大家不愉快罷了，那又何必？」



柳花花搖搖頭，不期然喃喃自語道：「南宮雪，妳眞是變得太多、太快了……」

南宮雪輕聲嬌笑：「沒辦法，現在的世界天天都在變，所謂瞬息萬變，我若冥頑不變，非但無法阻止世界變化前進之脚步，反會陷入自封愚昧之境，被列入『阻礙世界進步』之老頑痴，最終成了與世界潮流脫節的可憐蟲，你不認爲是？」

一頓，正色道：「我是眞的希望你去安慰京京，她其實也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不願看到她悲傷哭泣，她本是個活潑嬌俏的女人，不是嗎？」

柳花花忽也正色道：「除非妳跟我一起去，否則我絕不願一個人去安慰她。」

「爲什麼？」南宮雪一怔。

「不爲什麼，」柳花花語氣雖淡，口語却相當認眞：「我只是不願再惹上任何緋聞。」

南宮雪却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花花公子不惹緋聞，就像和尙不唸經一樣，誰肯相信？」

她隨即睨眼哼道：「莫非，那個倭奴女人竹下三枝挾持你私奔，讓你吃足了苦頭，怕了？」

「現在的女人的確大膽到令男人害怕，竹下三枝當然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教訓，她如果因愛成恨殺了我，或是堅持脅迫我與她私奔，我豈非得不償失？」柳花花停了一下，緩緩又道：「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令到我不想也不敢再加別的女人在一起……」

「什麼因素？」

「因爲妳。」

「我？」南宮雪美眸圓睜：「爲了我你想當情聖？你以爲我會相信？」

「我並非想當情聖，我不是個純情男子，」柳花花一本正經：「但，我只要跟妳在一起，我已經非常吃力，再也無力去……」

「去你的！要死了！」南宮雪倏地滿臉通紅，拿起一塊石子擲了過去，口中罵道：「短命夭壽的死花花，得了便宜還賣乖，你這個死男人，總有一天老娘會將你生吞活剝，看你口花花到幾時？」

柳花花早有防備，奸笑着閃身而起，然後拉住南宮雪大叫道：「京京，我們在這裡！」

南宮雪被他這麼一叫，想不去見張京京都不行了，不禁狠狠的瞪了柳花花一眼。

其實，她私下却高興得要死。

——畢竟柳花花已做到在她面前不對第二個女人有非份之想，她有被「尊重」的感覺。

＊　＊　＊

張京京不知爲了何事伏在樹幹上哭得很傷心，她似乎沒料到柳花花與南宮雪會出現，而且她看來並不想讓他們見到她哭泣的模樣，一聽柳花花叫她時，立刻停止哭泣，並匆匆忙忙的低首拭淚……

「京京，妳怎麼了？」南宮雪掠到她跟前，關注的問。

「沒什麼，」張京京强顏歡笑，「我在這兒看日落。」

「還說沒什麼，」南宮雪拉着她的纖纖玉手：「看妳，哭得兩眼如核桃兒腫，還想瞞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柳花花也柔聲：「其實這兩天妳一直都在悶悶不樂……」

張京京垂首道：「我……我只是……心裡難過而已，想我爹……」

話聲中，淚珠兒又簌簌而下。

「哭吧，把心中的難過全都哭出來吧，別壓抑自己，對身體有害的……」南宮雪把她攬入懷裡，輕拍着她的香肩。

不知怎地，南宮雪突然非常同情張京京，她本是天之驕女，一夜之間失去了所愛的父親，損失了無數的至愛袍澤，睥睨琉球江湖的唐山幫淪落荒島，今非昔比，眞難爲她要承受如此巨大打擊……

但，張京京只是抿咀咬唇，竭力避免哭出聲來，並且不斷的低首拭淚：「沒什麼，我已經沒事了，眞的沒什麼……」

儘管她努力想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淚水却偏偏不聽話，越擦越多，幾如黃河決堤，令南宮雪見了忍不住想掬一把同情之淚。

這一刹，南宮雪忽然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女人，至少她在島上還可以快快樂樂的與柳花花在起，而張京京驟然失去了那麼多東西，她不應該阻止張京京去喜歡柳花花，那太自私了，也太殘忍了——畢竟張京京已把南宮雪視爲平生最要好朋友，南宮雪是否有那份責任幫助她振作、快樂起來呢？

否則，好朋友要來幹什麼？豈非和一般朋友沒什麼兩樣？

她很快做出了一個決定。

「京京，」南宮雪輕輕推開她，柔聲道：「讓柳花花留下來陪妳，對妳或許有所幫助……」

柳花花張口欲言，南宮雪却搶着說：「她此刻比我更需要你！」

說畢，腰肢兒倏擰，豐滿的嬌軀已極其優美的斜掠而去。

「等等，南宮雪，我有重要事情告訴妳。」張京京張口呼叫，人亦急追而上。

南宮雪本不想停下的，她已決定大大方方的「讓」出柳花花與張京京獨處，但一見張京京追上來，只好迴身道：「京京，妳有什麼重要事情要告訴我？」

張京京掠到南宮雪跟前，柳花花自然也跟隨而至；張京京面上湧起了悲痛之色，咬牙道：「南宮雪，妳別走，這件事我本不想說的，但我如果不說，又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究竟是什麼事？」南宮雪凝眸問。

張京京目光悲切：「我已經知道王雪濤毒害我爹的原因了……」

柳花花大吃一驚，衝口道：「什麼？妳父親是被王幫主毒害的？」

張京京望向南宮雪：「妳沒把我爹的死因說給他聽？」

「沒有，」南宮雪搖搖頭，輕歎一聲：「我幾乎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張京京遂含淚將那日南宮雪無意中發現張一斧的鼻鬢上有一小撮殘餘的黑色血污，疑是中了「帝王毒」而死之經過向柳花花訴說……

「有這種事？」柳花花聽完之後，大感震駭，一臉難以置信之神色：「我認為王幫主無論是對妳爹或是對唐山幫，都表現出了令人肅然起敬的忠肝義膽，我不相信他會毒害妳父親……」

急急吞了一口口水，柳花花接着說：「不錯，照那種現象判斷，妳父親應該是中了「帝王毒」而死的，但我不認為是王幫主下的手，雖然我跟他相處的日子極為短暫，或許不是很瞭解他的為人，但憑我多年來在中原江湖打滾的經驗，我可以很強烈的感覺得出來他是個非常重感情之人，除非有很特殊的理由，否則我實難相信他是個殺人兇手，況且……」

「況且什麼？」南宮雪問。

「有一件事不知妳們是否知道，」柳花花目光掃了她們一眼：「那天晚上，妳們兩個躲在房中女扮男裝，我則跟他們兩個暢飲夜談，張故幫主曾經親口對我說，他已立好秘密遺囑，死後將幫主之位傳給王幫主，王幫主當時含淚拒受，堅決主張將幫主之位傳給帥帥，兩人為了此事揮淚爭執，並且要我當見證，我當時非常感動他們之間的情深義重，因此跟他們暢飲達至深宵，並加深了我對他們的敬意，願意無條件幫助唐山幫到底……」

一頓，斬釘截鐵的補上一句：「除非有足夠的證據，否則我絕不相信王幫主會弒主犯上！」

「其實，」南宮雪忽輕歎了一口氣：「我想我已經知道王幫主的殺人動機與目的了……」

「妳已經知道了？」張京京睜大了淚眼兒。

柳花花更是吃驚：「快說，王幫主為何要對張故幫主下毒手？」

「我得先聲明，我並未有充分證據，全屬猜測而已，」南宮雪凝聲道：「王幫主之所以要殺害京京的父親，是因為……」

話落一半，她忽顯得猶豫不語。

柳花花催道：「說呀，怎不說了？」

南宮雪望向一臉驚異的張京京：「京京，我如果說錯了，妳可別介意喲。」

「當然不介意，」張京京連忙道：「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無論妳說什麼我都不會介意……」

張京京說這句話時，除了滿臉驚異之外，似乎還有濃深的懷疑，她看來不怎麼相信南宮雪知曉王雪濤的殺人動機與目的。

但南宮雪却頗有自信的說：「如果我猜測得不錯的話，王幫主的行兇動機，應該與令堂有關……」

張京京啊的一聲，登時說不出話來。

柳花花却皺眉道：「南宮雪，妳把話說清楚點，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

南宮雪凝肅道：「我是說，我發現王幫主暗戀京京的母親，或許這就是他殺人的原因……」

柳花花睜大了眼，急急道：「喂，這種事可不能信口亂謅的，妳可有真憑實據？」

「沒有，」南宮雪說：「我有言在先，這僅是我個人之猜測，並無真憑實據……」

張京京忽道：「我有證據！」

「妳有證據？」柳花花驚異的望住她：「妳有何證據？」

「證據就是我的眼睛，」張京京咬牙道：「我親眼看見他們擁抱在一起！」

「真的？」柳花花驚愣住。

甫乾的淚水又急竄而出，沾濕了略顯蒼白憔悴的臉肥兒，張京京痛心疾首道：「這兩天，我已經發覺王雪濤經常有事沒事到我母親房中逗留，我頗感納悶；方才，我去看母親，房門忘了上閂，我推門而入，正好撞見他們竟摟抱在一起……」

說着，她不禁又傷悲的哭泣起來。

南宮雪歎着氣將她摟入懷裡，但却不知要如何安慰她，只是望着柳花花苦笑。

柳花花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不過，他終究還是說道：「從前的人受了舊禮教的約束，男女授受不親；現在時代不同了，擁抱已是一種習慣，甚至是一種禮貌，並不代表一定有私情，我們不能太武斷……」

「不，他們是我們的長輩，無論如何比我們保守，至少他們視男女擁抱是一種親暱行為，」張京京不同意柳花花的觀點：「何況，王雪濤一向視我娘如兄嫂，執禮甚恭，即連說話的神情與語調，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分寸，遑論互相擁抱，難道這不足以說明他們之間已存有不可告人之私情?」



柳花花無言以對。

南宮雪問：「他們是否知道妳已看見了他們……」

「我不知道，」張京京用力搖着頭：「我一看見那副情景，立刻奪門而出，一口氣跑到這無人地方痛哭一場，我真希望我所見到的不是事實，我受不了，想不到我最敬愛的母親竟會做出那種事，還有那個人面獸心的王雪濤，我居然叫了他二十年二叔……爹啊！您死得好慘，您若地下有知……」

張京京說到末後已泣不成聲。

「京京，」南宮雪輕擁着她：「我知道妳難過，然而哭究竟不是辦法，妳打算怎麼辦呢？」

張京京收束淚痕，淚眼噴出了一股憤怒：「本來這件事我不想對任何人說的，所謂家醜不可外揚，況且此時的處境，若揭開王雪濤之罪行，對弟兄們的士氣無異是一件沉重的打擊，畢竟弟兄們把王雪濤視為我爹死後的唯一靈魂人物，只怕他們一旦知悉王雪濤的真面目，整個殘存的唐山幫立刻會陷入土崩瓦解、分崩離析之境，因此我打算私底下刺殺王雪濤為父報仇……」

「太危險了，」南宮雪吃驚道：「憑妳的武功絕不是王幫主的對手……」

「我知道我打不過王雪濤，」張京京道：「所以我將這件事告訴妳們，目的就是要妳們助我殺了王雪濤！」

南宮雪望望柳花花。

柳花花苦笑無語。

「怎麼？妳們不肯幫我？」張京京見兩人不出聲，連忙道：「難道妳們不認為王雪濤罪無可恕，理該千刀萬斬嗎？」

「不是我們不肯幫妳，」南宮雪凝聲道：「京京，這件事非同小可，千萬不能衝動……」

「我已經非常冷靜了！」張京京冷冷道：「換了別人處在我的立場，只怕當場已拔刀衝前去……」

「京京，」柳花花沉聲道：「妳說得好，王幫主現今是唐山幫的新靈魂人物，雖然妳採用暗殺，不將真相暴露，但唐山幫損失一個新幫主却是不爭之事實，弟兄們還不是照樣陷入羣龍無首之境？」

「還有，」南宮雪接口說：「目前幫中弟兄隱匿於血神島，心無旁騖，全心全意復仇雪恥，王幫主被暗殺，除了讓他們大受打擊，陷入恐慌之外，實際上還會令到誓不低頭他們感到不安，因為王幫主一旦被殺，表示整個血神島的安全已出現問題，妳可有想到這點？」

「我顧不得那麼多了！」張京京咬牙道：「王雪濤毒死我爹，難道說這件事就這樣白算了？」

南宮雪張口欲言，張京京又道：「南宮雪，別再說那麼多了，妳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我只要妳回答我一句，肯或是不肯幫我殺了王雪濤？」

南宮雪猶疑了一下，微瞟了柳花花一眼，徐徐道：「我以柳花花的意思為意思，他怎麼說我便怎麼做，妳問問他吧。」

柳花花倏地一窒，想不到南宮雪要出一記四兩撥千斤，把燙手山芋丟給他。

「柳花花，」張京京目光投向他：「你肯不肯幫我？」

柳花花想了一下：「肯！」

「真的？」張京京大喜道：「我就知道你這個人最義氣，我爹果然沒看錯人……」

「等等，」柳花花忽又道：「我可不是無條件幫妳的。」

「你有條件？」

「是的。」

「什麼條件？」

「我不能聽信妳的一面之詞，必須給我時間，讓我查明確實是王幫主殺了張故幫主，我自會幫妳報仇，妳說可好？」

「你不相信我？」張京京有些不悅：「其實最先發現我爹死因可疑的是南宮雪，難道連她你也信不過？」

「我相信南宮雪，也相信妳張京京，妳們當然不會隨便誣賴王幫主，」柳花花正色道：「但這件事非同小可，必須鄭重其事，查個水落石出方能作出定奪，況且這宗命案頗多疑點……」

「什麼疑點？」張京京問。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妳爹身罹逆血攻心症，最遲活不過明年的夏天，王幫主何苦要毒害妳爹呢？換做是妳，妳會這麼笨嗎？」

「是呀，」南宮雪眨眸道：「王幫主明知妳爹將死，又何須下毒手？豈非多此一舉？」

張京京囁了囁小咀兒，竟也說不出話來，顯然她也無法解釋那個疑點。

但她很快又說：「也許，我爹已經發現他和我娘之間有不對，因此他惡向膽邊生，來個殺人滅口，這很可能的，不是嗎？」

「是很有可能，」柳花花淡淡一笑：「然而不管再如何可能，畢竟只屬推測，我們不能單憑『可能』這兩個字便入罪王幫主，京京，妳是聰明人，這世上有很多可能之事，到頭來偏就不是那回事，不是嗎？」

張京京無言以對。

她同意柳花花的觀點——「可能」和「事實」往往有十萬八千里之距離！

換句話說，張京京充其量只能懷疑王雪濤可能殺了張一斧，並無法確定王雪濤是兇手。

「其實當初我甫聽到妳爹之死訊，亦頗感驚訝，因為妳爹曾親口對我說他可以活到明年夏天，」柳花花沉聲道：「現在，王幫主有跡象被懷疑是兇手，我無意否認這一點，我只不過想提醒妳，這件事對此時此境的唐山幫來說，不啻是雪上加冰，我們必須為整

個大局着想，極其小心謹愼的處理這件事，盡量避免引起過巨之震盪與衝擊，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張京京悲戚的點點頭。

柳花花拍了拍她的肩胛：「在我還未査出事實眞相之前，妳必須答應我，在王幫主與令堂之面前，妳要裝得像往常一樣若無其事，懂嗎？」

「懂，但是……」

「但是什麼？」

「我……」張京京眼圈又是一紅：「我只怕做不到！」

南宮雪不禁輕歎一聲：「這麼重大的事情，要是我只怕也做不到若無其事的地步……」

張京京不禁撲進她懷裡失聲痛哭！

南宮雪被她悲切的哭聲引得心酸鼻熱，正想安慰她幾句時，忽聞柳花花倏然轉身冷喝一聲：「誰？請快出來！」

喝聲甫落，幾丈開外之林中慢慢走出一人來。

三人凝目望去，不期然一怔！

來人竟是王雪濤！

* * *

王雪濤慢慢的走上前來，看來脚步十分沉重，即連面上表情亦沉重非常。

南宮雪十分擔心張京京會克制不住情緒而有所行動，她假裝很親熱的攀住她的肩，實則是防止張京京衝上前去。

張京京淚眼猶濕，粉臉煞白，一臉敵意，惡狠狠的瞪住王雪濤……

柳花花則面漾微笑，顯得頗爲禮貌的迎上去，並率先打招呼道：「王幫主，今日好雅興，一人獨自在林中散步呀？」

王雪濤面色蒼白，他笑了笑，緩沉開口道：「柳大少，方才你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柳花花楞了一下，隨即正色道：「既是如此，王幫主，您可有什麼話說？」

王雪濤目光低垂，嗓音沙啞：「大哥的確是我害死的……」

「王雪濤！」張京京已忍不住怒聲急叱：「你終於招認了，你這個人面獸心的畜牲，枉費我爹生前對你情深義重，竟下此毒手，我與你拚了！」

怒罵聲中，她人已要疾衝而出，但却被南宮雪緊緊抱住：「京京，冷靜點！王幫主既已親口承認，爲何不聽他把話說完？」

張京京那肯依她，奮力掙開南宮雪，然後雙腕倏翻，一對亮森森的匕首已赫然在手！

南宮雪見狀，立刻從背後疾點她幾處穴道，張京京登時僵立於地，不能動彈！

「對不起，京京，請讓王幫主把話說完再動手不遲。」南宮雪並非點住她的昏睡穴，張京京仍能看能聽，只是無法說話與行動而已。

柳花花見南宮雪已控制住局面，遂望向王雪濤說：「王幫主，您爲何要毒害張故幫主？」

王雪濤面色灰敗，眸中忽湧上一縷深刻的痛苦，淚水突然奪眶而出：「我不忍見他慘被病魔折磨，我只想減輕他的痛苦……」

柳花花與南宮雪俱是一怔！

王雪濤忽然激動的吼叫了起來：「是的！是我讓大哥服下毒葯而死的！但我的本意絕非想殺他！你們知道嗎？他得的是逆血攻心症，那是無葯可醫的絕症，我日夜陪伴着他，眼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每次當他病發痛苦難堪的時候，我便心如刀割，恨不得能以身代替……天啊，有誰能瞭解我的心情？他是我一生中最尊敬、最摯愛的大哥，他視我如手足，他對我情深義重，我跟他遠渡重洋來到了琉球島，出生入死，胼手胝足的創立了唐山幫，他曾爲了救我而吃了倭奴鬼子五刀，差點殘廢，你們知道嗎？有一次，我在一場戰役身負重傷，昏迷了三天三夜，他整整看護了我三天三夜，不曾闔眼，你們知道嗎？有一次，我們兩人在林中狩獵，迷了路，在林中兜了一天一夜走不出來，眼見乾糧食水不繼，他省吃省喝，全都讓給了我，你們知道嗎？」

王雪濤淚水狂奔，雙拳緊握，顯得有點失常的嘶叫着：「他病了！我却一點都幫不上他的忙，我只能眼睜睜的看他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眼睜睜的見他慘受病魔折磨！我恨自己無能，我恨自己爲何不是神仙，那麼我便可以使他脫離病痛的糾纏……天啊！逆血攻心症到末期任何葯物都無法止痛，病情天天發作，頭髮與指甲俱皆脫落，人瘦得只剩一具殭屍骷髏，每天在床上輾轉哀號！你們願意見到他那種悲慘的景象嗎？我不願意！他是我最摯愛的大哥！我絕不願意見到他痛苦到那種地步！他在我心目中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漢，他應該受到世人景仰，他不應該受那種折磨，他不應死時頭髮與指甲掉得光光的，也不應瘦得像具骷髏，他應該保持完好形象死去，因爲他是英雄！你們知道嗎？」

王雪濤涕淚縱橫，渾身不住抖顫着，幾個月來强抑於心中的悲痛像火山爆發般的狂瀉而出，他哭喊着：「他的病情全幫上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也只有我一個人親眼目睹他發病時那種痛苦的模樣，每一次他發病時，我比他還痛苦，心中就像千刀萬劍剮剜似的，可是我却要裝出一副笑臉以掩飾大哥的病情，我受不了！眞的受不了！我寧願以任何代價，包括我的生命，換取大哥無病無痛，長命百歲！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於是我退而求其次，大哥之病既已無治好之希望，那麼我願意祈求他沒有痛苦的死去，不要慘受折磨而死……」



說到末後，王雪濤已說不下去，忽然撲倒地上痛哭失聲！

柳花花面露哀戚之色，默默無語。

南宮雪則淚含滿眶。

張京京早已淚流滿面。

夕陽漸沉，晚風漸强，却吹不散衆人心中濃濃的哀傷……

王雪濤的哭聲在林中迴蕩着，喃喃的語音敲擊着衆人的心靈：「那天夜晚，大哥知悉南宮姑娘『死』於宮中，柳大少迷失密林，下落不明，京京走後，他的病情便急劇發作，服下雙倍的止痛葯都無濟於事，而且我看見他因强制病痛而忍不住去抓頭，一撮頭髮竟如枯草般的脫落，我再也忍受不住，我不願意再見到大哥受罪，我寧願他減少痛苦早點去，於是我讓他服下了『帝王毒』，這是我唯一能做的……」

他頓了一下，倏又仰首大哭道：「是的，是我親手毒害了我的大哥，那是因爲我愛他，那是因爲我不願再見他慘受折磨，既然他已時日無多，任何方法都已挽不回他的生命，那麼，我爲什麼不能讓他提早結束痛苦？我這樣做錯了嗎？老天，我這樣做錯了嗎？」

王雪濤是否錯了？

他承認是他毒害了張一斧，但他的動機與目的是想減少張一斧的痛苦。

——也就是所謂的「人道毀滅」！

人道毀滅是否應該？

宗教家視爲殘忍冷酷，大力反對！

柳花花、南宮雪與張京京都不是宗教家，他們是否反對王雪濤的做法呢？

特別是張京京，張一斧是她父親，身爲子女的她，她持何種看法？

她肯原諒王雪濤嗎？

* * *

王雪濤緩緩的盤坐地上，面色湛然的掃視了衆人一眼，然後徐徐的閉下了眼睛，沉聲道：「京京，我的話說完了，事實眞相就是這樣，絕無半句虛言，如果妳認爲二叔這樣做錯了，那麼就請妳用手上的刀殺了我，二叔絕無任何怨言！」

柳花花輕歎了一聲，慢慢的走到張京京面前，解開了她的穴道，沉聲道：「京京，這件事，我不能幫妳，一切由妳自己決定吧。」

張京京淚眼模糊的垂下頭去，哽咽道：「南宮雪，妳呢？妳認爲我應該怎麼做？」

「我不知道，」南宮雪搖搖頭，搖下了她滿眶的淚水：「我只知道他在千軍萬馬，身負重創之際，仍然拚死保護帥帥，即使到現在，他也只承認自己是暫任幫主，他始終積極的培養帥帥爲傑出的接班人……我想，如果我有一個這樣的二叔，我相信我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張京京心中急速翻湧，忍不住想衝上前去抱住王雪濤痛哭，突又抬首道：「我親眼看見你跟我娘摟抱，你作何解釋？」

王雪濤忽長歎一聲，甫乾的淚水倏又湧流而出：「京京，記得妳十來歲大時，妳曾很好奇的問二叔怎不成家娶親，妳記得二叔當時是怎麼回答妳的嗎？」

「記得，你說你爲一個女人失戀，從此終身不娶。」張京京自那次以後，便非常尊敬王雪濤，她覺得他是人世間難得一見的痴情種子，她慢慢長大之後，甚至還會幻想那個女人究竟是怎樣一副模樣，竟有如此魅力令到王雪濤爲她終身不娶，她一定美過仙子。

王雪濤側首眺望着逐漸昏暗的天際，眉宇間抹上了一縷淡淡的感傷，彷彿掉進了那早已褪色的往事塵烟，他眼神迷濛，語音呢喃：「我不知道這件事算不算是秘密，其實遠在中原江湖的時候，我跟妳爹便同時結識了妳母親，而且也同時愛上了妳母親，結果妳母親選擇了妳父親，事情就是這樣簡單，一直到今天，我對妳母親的感情絲毫未變……」

張京京睜大了眼：「原來……你老早就和我娘有私情？」

「私情？」王雪濤倏然跳了起來，狂吼道：「不准妳用那兩個字眼侮辱妳母親！她絕不是那種女人！我與她之間完全是淸白的！」

他的吼聲令大家嚇了一跳！

王雪濤握拳道：「我只說過我愛妳母親，並未和她有任何見不得人的私情，妳可以不相信我，但絕不能不相信妳母親，更不能不相信妳父親，這件事妳父親從頭到尾都知道！但他從未因此而疏遠或是防備我，他甚至比往昔更加愛護我，這就是妳父親偉大的地方，也因爲這樣，我王雪濤義無反顧的跟隨他離鄉別井，遠渡重洋，出生入死！我們三人之間的感情是絕對眞摯的，絕對可以公開的，絕不像你們這代人想愛就愛，想恨就恨，把感情當做廉價衣服一樣，舊了就丟，厭了就棄，妳懂嗎？」

張京京迷惘的望住他。

她一直認爲上一代人是比較古板而保守，然而古板與保守豈非包含著不容置疑的「眞摯」？

從王雪濤的神情裡，她似乎可以慢慢的體會到，他對父親的愛並不因第三者的介入而有所改變，對母親的愛也不因歲月的消失而有所轉移，換句話說，他對父母的愛是平衡而不悖的！

世上有幾個人有如此胸襟？

王雪濤居然做到了！

張京京很感動。

她已忍不住淚流滿面的衝上前去，狠狠抱住了王雪濤：「二叔——」

「京京！」王雪濤緊抱着她，哽咽道：「妳爹去了，妳痛苦，二叔也痛苦，然而妳有沒有想到，妳娘就不痛苦嗎？她比誰都痛苦啊！為了鼓舞弟兄們的士氣，她裝得比誰都堅強，只能背人哭泣彈淚……妳有南宮雪與柳大少可以安慰妳，妳娘呢？誰安慰她呢？還有我，誰來安慰我呢？我和妳母親只有在無人的時候，彼此安慰，彼此摟抱哭泣，難道說，我們連這點權利都沒有嗎？」

「二叔，對不起，我太自私了，我只顧自己，從未想到你們上一代的感受……」張京京痛哭失聲：「爹去了，你結束了他的痛苦，却把痛苦留給自己，你還要照顧京京和帥帥，也要照顧所有的弟兄，我怎麼沒想到你和我娘都需要人安慰與照顧呢？二叔，請你原諒我，京京太自私了！太不懂事了！」

——現代的年輕人，對父母長輩的要求越來越苛了，他們幾乎希望父母長輩個個都能成為「聖人」、「超人」、「偉人」，忘了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一樣須要別人的關懷、照顧、慰藉……

是否，現在的年輕人已成了「自私的一代」？甚至是「無情的一代」？

……無論如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父母長輩的要求需索無窮無盡，有若長江大河，但回報給父母長輩的愛心却如雨後之屋簷水，僅止於點點滴滴，稀少得可憐，已是不容否認之事實！

王雪濤與張京京哭抱一堆的時候，南宮雪竟也忍不住撲進柳花花懷中嗚咽了起來。

「怎麼了妳？」柳花花嚇了一跳。

「死花花，我想念爹，不知他老人家現在怎樣了……」南宮雪從沒有過如此强烈的想念她父親錢來爺。

## 為救公主　洩露軍機

一場看不見的風暴終於平安無事的過去了。

經此事件，柳花花與南宮雪更加瞭解王雪濤，而且也更加尊敬王雪濤。

張京京則變得更加成熟、勇敢與堅强，至少她已懂得去關懷自己的母親。

她每日早起晚睡，身先士卒，與弟兄們同甘共苦，在她的鞭策與激勵下，唐山幫上上下下發揮了最大的幹勁與團結，充滿了朝氣與自信，在最短的時間內進入了新生狀態，一洗頹風，令血神島上的琉球朋友對他們刮目相看！

特別是柳花花與南宮雪盡其可能的教授他們武功，使得唐山幫的戰鬥力邁入新階段，幾次模擬演習中，無不發揮了最大的戰鬥意志與戰鬥力量，贏得了血神島弟兄們的嘉許與尊敬。

唐山幫在潰敗邊緣走向新生，重新邁入了茁壯與强大！

他們的卧薪嚐膽、枕戈待旦，直接刺激了血神島的整個士氣，使得那些新加盟的「海盜弟兄」全心投入戰備，以血神島的一份子為榮。

總之，血神島到處充滿了無限生機，只待號角一响，便將像一頭出柙猛虎直撲琉球王要害。

如此過了十幾二十天。

一直到潘猛回來之後，大家才知道血神島實際上正處在非常不利的地位。

* * *

潘猛回來比預定的時期遲了很多，原因是海上氣候不穩定，阻滯了航行，不過他終究把竹下三枝平安送抵了中原，並順利的攜回所訂購的精銳武器。

一回到血神島，他的心情立刻如鉛般沉重！

在接風宴上，他大哥潘忠將血神島的最新形勢向他述說了一遍，然後問：「三弟，現在各方人馬皆聚集於血神島，武器也已運到，你看咱們什麼時候對琉球王發動攻擊呢？」

誓不低頭也說：「琉球本島上的情形你最清楚，而你又曾經在琉球王身邊多年，你更瞭解他的脾氣與個性，你應該知道什麼時候是最好的攻擊時機。」

潘猛凝眸問：「潛伏在本島上的留守弟兄，有沒有報告本島上的最新情況？」

「沒有，」誓不低頭說：「為了安全起見，老夫亦沒有派人到本島去瞭解狀況，因為上個月十四唐山幫與大和會那一戰，島上潛伏的弟兄傾巢救助唐山幫，無疑已現露身形，肯定引起了琉球王的驚疑，因此我們不敢妄動，即連柴吉爾與米不達一干弟兄，老夫都命他們在島上住下，怕回到本島去會受到琉球王的拘捕或監視什麼的，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在本島上的連絡完全中斷，對本島上最新情況自然一無所知。」

「問題就在這裡，我們既然對本島上的最新情況全無所知，如何訂下起義的日期？」潘猛目露精光：「本來，我們的計劃是非常完美的，裡應外合，猝然發難，在最短時間內先殺死琉球王，佔據皇宮大內，敵人在此情況下，必陷入羣龍無首之境，很快便兵敗如山倒，潰不成軍……但是，現在，情勢已經完全不同……」

「如何不同？」問話的中年漢子，人長得頗為斯文的，是潘猛的二哥潘艮。

米不達也開口說：「唯一的不同是唐山幫受到挫敗，人數只及原有的三分一，但是他們的力量看來却比往昔還要强大……」

「是呀，」誓不低頭很直率的接着說：「老實說，唐山幫新敗撤到島上時，老夫心中認定唐山幫已經完了，但是這段日子，他們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耳目一新，完全是一支不可輕侮的新生力量，連帶的也刺激了島上的其他弟兄，個個磨拳擦掌，鬥志旺盛，難道你回來沒感到島上充滿了朝氣與信心嗎？」



「這個我知道，」潘猛凝肅道：「我今番回來，一踏上血神島，便能强烈的感覺得出島上每一個弟兄意志堅定，像隻蓄勢待發的猛獅，我很高興，也很感謝王幫主領導下的唐山幫給了我們這麼大的鼓舞與助益……」

王雪濤連忙含笑道：「潘軍長過獎了，都是自己人。」

南宮雪張口問：「潘軍長，你說，現在的形勢和從前有什麼不同？」

潘猛朝她笑笑，目光瞥了瞥她身邊的張京京，這才緩緩道：「我的計劃本來是起義的時候，血神島的弟兄從海上發動正面攻擊，牽制琉球王的精銳部隊；本島上的潛伏弟兄則發動陸上突襲，使敵人背腹受敵，陷入困境，頭尾不能兼顧；唐山幫弟兄則與巴拉西族弟兄從秘道攻進皇宮大內；我和小甜兒以及伏於宮中的御林軍弟兄做內應，一舉擊殺琉球王……」

「這個計劃果然精細，簡直是天衣無縫哪！」張京京不由得讚歎一聲，她這時才深深感覺到潘猛原來是個雄才偉略、深藏不露的人，怪不得血神島的一切行動計劃，誓不低頭完全依賴他。

張京京對潘猛刮目相看，不覺深深的望了他一眼。

潘猛不知是否被張京京這麼一讚、一看，他整個人倏然精神一振，含笑道：「但是現在整個情勢完全被弄亂了，我被逼離開宮中，使得小甜兒陷入孤立，不過仍有補救希望，只要柳大少被選為駙馬，計劃照舊進行；遺憾的是，唐山幫弟兄受到大和會與天龍幫的攻擊，撤到島上，加諸潛伏在本島上的弟兄也跟着撤回來，換句話說，我們在本島的力量完全陷入真空狀態，根本無法做到裡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最高戰術……」

頓了一頓，潘猛續道：「最令人擔心的是，我很清楚琉球王這個人，他雖然一直過着浮華奢侈的帝王生活，但他這個人年少之時跟着他父親參加過不少戰役，不僅實戰經驗豐富，而且腦筋縝密，反應奇佳，我相信潛伏於本島的弟兄傾巢救助唐山幫，必已引起他的注意與戒心，如今過了將近一個月，留守本島的弟兄居然毫無音訊，顯然他們不是全被抓去，要不便是被嚴密監視中，無法動彈……」

眾人默默無語。

潘猛低首啜了一口酒，輕聲一歎，又說：「其實我最擔心的是小甜兒，琉球王是個很精的人，無論是聯想力或推斷力，着着都高人一等，我只怕他會懷疑到小甜兒頭上……」

「我也認為小甜兒會有危險！」南宮雪忽然瞪住柳花花說：「我早就說過應該進宮去看她，偏就是你一個人反對！」

柳花花楞了一下。

他苦笑了一下說：「小甜兒若真被琉球王懷疑，妳去看她有何用？她十之八九已被琉球王嚴密監視，妳去了徒然使小甜兒陰謀造反証據更加充份罷了，而且也使妳自己陷入險境，說不定被琉球王一網擒住，於事何補？」

潘猛也說：「柳大少說得極是，南宮雪，此時此刻妳絕不宜冒險進宮……」

南宮雪截口道：「難道說我們就不管小甜兒死活了？」

「不是不管，」潘猛忙不迭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咱們現在絕不能輕舉妄動，一切等待局勢明朗之後再做定奪……」

「要等多久？」南宮雪忽冷冷道：「莫非要等到頭髮白了，牙齒掉光了，或是等到小甜兒被琉球王殺了，我們才……」

「南宮雪！」柳花花冷聲截口道：「妳冷靜點好不好？」

南宮雪被他這麼一叱，只好抿嘴不語。

室內的氣氛忽然沉肅了下來。

大家都沒有說話。

血神島上的每一個人都已認識南宮雪，也都知道她是一個武功高强的女人，誰都不敢小看她，特別是她現在臉罩寒霜，嘴角緊抿，不知怎的，大家都彷彿被她的氣勢懾住，竟皆緘默了下來。

還是柳花花打破了沉默，他淡淡的望住她說：「南宮雪，我們瞭解妳非常關注小甜兒的安危，但礙於情勢，我們必須忍耐，畢竟起義大業非同兒戲，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不能只着眼於某一個人身上，必須顧全大局，為島上四、五千名的弟兄安全着想……」

他頓了一下，對張京京說：「京京，她心情不好，為何不陪她先回去休息？」

張京京點點頭，正欲起身時，忽見南宮雪霍然而立，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怒聲道：「顧大局？別口口聲聲的對我說顧大局，柳花花，如果你有顧到大局的話，你為什麼要跟那個倭奴女人搞三搞四？若不是你被那個女人挾持私奔，唐山幫怎會遭到大和會與天龍幫的攻擊？血神島的處境怎又會落到這種局面……」

「南宮雪，妳少說兩句行不行？」張京京氣急敗壞的拉住他。

「不！我要說！」南宮雪激動的掙開張京京，大聲道：「在座的都是弟兄伙伴，沒有什麼話不可以說的，你們評評理，他明知道竹下三枝是敵人，但却搞到被她挾持私奔的地步，才使

我們的處境陷於危難，他可有顧到大局？好啦，現在你把那個倭奴女人送至安全的地方，小甜兒身處險境，你卻袖手不管，你分明是個自私的男人！」

柳花花的臉色倏地煞白！

他想不到南宮雪竟會在衆目睽睽之下指責他。

他感到憤怒！

因爲他不同意南宮雪的指責，他不認爲自己應對唐山幫與血神島的困境負責，那不是他的錯——如果有錯的話，錯在他不該是個充滿魅力的男人。

若非如此，竹下三枝便不會痴戀上他而做出驚世駭俗的「强迫私奔」行動了！

退一萬步來說，縱使柳花花有錯，他畢竟並未迷於竹下三枝的美色，與之遠走高飛，到底他還是回到血神島與大家共患難！

他始終沒有丟棄唐山幫！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信諾的人！

而且，當初他之所以願意無條件的幫助唐山幫，完全是基於滿腔赤誠的民族意識！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他應該是個值得令人尊敬的人，至少不應受到指責。

事實証明，唐山幫上上下下無不對他充滿了景仰與崇敬；即連血神島上的異族人，對他的武功與風采大爲折服，視他爲傳奇人物！

南宮雪居然當衆怒責他。

他除了感到憤怒之外，其實還大感尷尬。

因爲在他有生之年，他從未被人，而且還是被一個與自己有特殊親密關係的女人當衆指責過。

一時間，他錯愕着，竟不知該如何是好；他想反駁南宮雪，但經驗告訴他，任何男人若想在大庭廣衆之前與盛怒中的女人爭辯，那個男人若非聖人便是白痴。

柳花花當然不是聖人，也當然不是白痴，因此他只好保持沉默。

但南宮雪卻不肯沉默，她看來有點失去控制，她怒視着柳花花：「你爲什麼不說話？說呀！如果你眞是個顧大局的人，怎會搞到這種地步？」

衆人面面相覷，誰也沒想到南宮雪竟會突然發了這麼大脾氣，雖然大家都想勸阻南宮雪，但一見她怒氣冲冲的模樣，一時間也不知該怎樣勸她，竟也都和柳花花一樣錯愕着……

幸好潘猛挺身而出：「南宮雪，妳指責柳大少是不公平的，是竹下三枝劫持他私奔，又不是他要與她私奔，他實際上也是受害者呀！況且，他反對妳進宮去看小甜兒，不僅是爲大局着想，實際上也是顧慮妳的安全，妳怎能指責他自私呢？南宮雪，妳……」

「潘猛！」南宮雪突把矛頭轉向他，憤然插口道：「他不自私，那你最自私了，小甜兒是你妹子，她現在身陷宮中，孤立無援，生死不知，契夫把血神島的大權都交給你，你有責任將小甜兒救出來，不能口口聲聲說爲了大局，將自己像隻烏龜般的龜縮不動，潘猛，你貪生怕死，是個懦夫！你不顧兄妹手足之情，是個冷血動物……」

「南宮雪！」柳花花陡然大怒，怒叱道：「妳說夠了沒有？」

「沒有！我沒有說夠！」南宮雪驀地嘶聲咆哮了起來：「你們都不管小甜兒的死活！你們個個都貪生怕死！你們個個都是冷血動物！」

說畢，她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掩面疾衝而出！

「南宮雪！」張京京連忙追出去。

但柳花花卻一把拉住她：「京京，別理她，讓她一個人靜一靜，很快便沒事的，她就是那種脾氣……」

米不達忽起身說：「我去看看她。」

他朝衆人略一抱拳，便掠身而去……

* * *

歷經過無數次的生與死，南宮雪其實已算得上是個冷靜沉著而又懂得控制情緒的女人，居然在衆目睽睽之下「失控」。

這只能說她太關心小甜兒了。

她總覺得她欺騙了小甜兒的感情，她對她有着一份濃深的歉疚，以及一股極難爲外人所瞭解的情感——或許應該說那股情感連她本身都不太瞭解！

總之，她認爲自己對小甜兒有着一份難以推卸的「責任」，她似乎預感小甜兒正陷入極大危機中，她有責任救她出險！

她認爲柳花花不該阻止她進宮，雖然她明知道他的見解其實正確，但仍不免失去控制，當衆大聲叱責他一頓，連帶潘猛，甚至是衆人都遭到她的奚落。

她衝到外面，躲在樹林中，伏在樹幹上飮泣着……

她聽到後面有脚步聲。

她不理它，甚至哭得更傷心了！

脚步聲在她身後停住，一條手帕送到面前。

南宮雪睬也不睬，逕自哭泣……

「唐鬼子，妳這種哭法，會壞身子的……」

南宮雪楞了一下，她本以爲是柳花花追上來，想不到却是米不達，不期然的停止了哭泣。

「你有辦法？」南宮雪驚訝的轉過身子。

「先擦乾妳的眼淚再說。」米不達自撤到血神島，他與他的族人自然不需再當乞丐，至少他的外表裝扮比起從前判若兩人，乾淨、整潔，特別是他現在嘴角含笑，誰都不能否認他其實是個頗爲瀟洒的男人。



南宮雪接過他的手帕，擦乾了淚痕，顯得有點不好意思的說了一聲：「謝謝你，番鬼仔。」

米不達笑笑：「唐鬼子，別說謝謝那種話，我說過妳永遠都是我巴拉西族的最好朋友，無論妳碰到何種困難，無論妳想幹什麼，我番鬼仔都會支持妳到底的，請妳相信我！」

南宮雪心中湧起一股波瀾！

她忍不住笑着擊打了一下他結實的臂膀：「還是你番鬼仔夠意思！」

「喂，女人打男人，」米不達捂着臂膀，故作齜牙咧嘴狀：「男女授受不親哪！」

「別裝模做樣，老娘不吃這套！」南宮雪不僅瞪了他一眼，居然還踢了他一腳。

「喂，好了吧，我可要喊救命啦！」

「快說，你有什麼辦法幫助我見到小甜兒？」

「別兇嘛，山人自有妙計……」

「什麼妙計？」

「把妳的耳朵借給我。」

「去你的，耳朵怎能借給人？」

「眞笨，把妳的耳朵靠過來呀。」

米不達壓低着喉嚨，附在南宮雪的耳畔嘰哩咕嚕的不知在說些什麼……

南宮雪露出了猶疑的神色：「喂，番鬼仔，你這並非什麼妙計……」

「這也比沒辦法好呀！」米不達瞪住她說：「總好過妳哭哭啼啼的吧？」

「有道理，」南宮雪笑咪咪的說：「老娘就聽你這一次吧。」

一頓，眼波流轉，問：「何時行動？」

「現在。」

「現在？」

「是呀！」米不達悄聲道：「趁着他們現在都聚集在契夫大廳裡，難道妳不認爲現在是行動的最好時機？否則要等到何時？」

「好小子！」南宮雪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胛，展顏嬌笑：「你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 * *

雷根進入御書房時，琉球王已坐在那裡等他。

「今天可有什麼新消息？」琉球王擺手示意雷根坐下之後，含笑問。

「回聖上，今天和昨天一樣，無任何進展。」雷根這一個多月來忙得團團轉，但精神看來相當不錯，顯示他年事雖已高，但身子仍非常硬朗。

「都已經一個月了，」琉球王皺眉道：「難道他們都飛天遁地不成了？」

雷根說：「老臣派出精練手下，明查暗訪，並未發現可疑之人物……」

「他們眞沉得住氣，」琉球王瞇眼道：「沒關係，本王有的是耐性，咱們就跟他們鬥到底，看看誰沉得住氣……」

「宮中與島上一如往常，看不出什麼，」雷根頗感疑惑道：「即連附近各個離島都派人去查過了，也沒發現什麼，會不會他們根本就已經遠離本島，逃到中原或東瀛去了？」

「不可能！」琉球王斬釘截鐵道：「本王有一個强烈的預感，他們一定潛伏在我們附近，一旦我們鬆懈下來時，他們必會展開活動，甚至極有可能對我們發動狠狠的一擊……」

一頓，凝聲問：「附近所有的離島你都派人去查過了？」

「是的……哦，不，回聖上，只有兩個地方沒查過。」

「那兩個地方？」

「海賊島與血神島。」

「爲什麼不派人去查？」

雷根囁聲道：「那兩個地方，一是海賊出沒，一是鬼魅橫行，無人敢去……」

「混蛋！」琉球王瞪眼道：「又不是派你去，有什麼不敢去？你不會派下面的人去嗎？」

「回聖上，」雷根連忙恭聲道：「請容老臣據實以報，縱使老臣派他們去，他們必是虛應故事，隨便在外面轉一圈，然後謊報說無任何發現，老臣也奈何不了他們，因爲那兩個地方實在是無人敢去啊……」

琉球王似乎有點震怒，但却又輕歎一聲，苦笑道：「說得是，兩次攻打海賊島，船翻人亡，連本王差點都回不了來，怪不得他們不敢去；而血神島，本王曾派出最精銳的打鬼部隊，結果連一具屍體都沒漂浮回來，令人膽顫心驚，不能怪他們……」

他接着長歎一聲，似無限感觸：「說起來眞窩囊，琉球天下早已是本王的了，至今却有兩個地方本王不敢踏上一步，窩囊，眞是窩囊！」

「聖上請息怒，」雷根吶吶道：「海賊島與血神島乃是荒島，不值一哂……」

琉球王忽瞇眼道：「莫非，潘猛那些賊子便躲藏在那裡？」

雷根說：「啓稟聖上，依老臣之見，潘猛不太可能躲在那裡……」

「爲什麼？」

「因爲潘猛本爲皇室要員，海賊無論如何不可能收留他的，雖然皇軍無法消滅海賊，但海賊亦被皇軍壓制得無所作爲，只能偏促於荒島上苟延殘喘，換言之，海賊恨死我們皇軍，潘猛雖被皇室緝捕，到底隸屬皇軍出身，海賊絕不可能放過他的……」

「說的是……那麼血神島呢？」

「那更不可能……」

「爲甚麼？」

雷根緩緩道：「衆所週知，血神島即使是大白天都無人敢靠近，島上厲鬼橫行，比海賊島還可怕，潘猛逆賊怎敢躲在那裡？」

琉球王忽沉默不語，半晌才沉聲道：「這世上眞有鬼？」

「人死後變成鬼，自古以來，古今

中外都是這麼說的。」

「你見過鬼嗎？」

雷根一楞：「沒有……」

「本王也沒見過，」琉球王冷沉道：「既然我們都沒見過，爲何要相信世上有鬼呢？」

雷根語塞，但隨即道：「聖上，血神島本是有居民的，只因被厲鬼鬧得住不下去，才全部搬走而成了無人島呀；再且聖上曾派出打鬼部隊前往，結果一去不回，這不都說明血神島惡鬼叢生嗎？」

頓了一頓，他措詞謹愼的又道：「聖上昔日也一直不信世上有鬼，但自從那次派出的精銳部隊無一生還後，聖上不就相信了嗎？」

「你說得不錯，」琉球王冷聲一笑：「上次派出的打鬼部隊無一生還，令本王相信世上眞有惡鬼存在，但現在看來，本王可以很肯定的說，血神島上本就隱藏着謀反份子，他們裝神扮鬼嚇走了居民，並且殺害了打鬼部隊，潘猛他們那班謀反份子一定是逃到血神島去躲藏起來……」

雷根吶吶道：「鬼神之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琉球王冷冷截口道：「雷根！你已經一大把年紀了，怎也如此迷信？想當年你跟着先王與本王南征北戰，甚麼場面沒見過？世上那來的鬼？有鬼就有神，本王自稱天子，神的兒子，那其實只是愚民罷了，其實本王之天下還不是憑一刀一劍打來的，那是甚麼神賜的？鬼也一樣，當年我們殺人無數，他們若眞成了無所不能的厲鬼，爲何不來找我們索命呢？幾十年下來，我們不都活得好好的，而且活得比人舒適尊貴嗎？」

雷根無言以對，只好慚愧道：「老臣迷信無知，老臣該死……」

琉球王哼了哼：「不是本王說你，本王早就聽說你這幾年來，沉迷於甚麼風水、紫薇斗數、星座、鬼神碟仙甚麼的，若非念在你忠心耿耿，早就將你撤職啦，無論如何本王不需要一個迷信無知的人幫本王治理國家，那還不如找個巫師神棍來得好些……」

雷根嚇出了一身冷汗，惶聲道：「老臣該死，老臣知罪，老臣再也不敢迷信，聖上恕罪……」

「算了，」琉球王揮揮手，用冷峻的眼神瞥視着他：「現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須弄清楚，人比鬼可怕，而我們要對付的就是潘猛那班人，懂嗎？」

「懂！」

琉球王冷聲道：「你給本王聽着，傳令下去，明日準備攻打血神島！不管島上是人是鬼，本王誓必要踩平它！」

「老臣遵旨！」雷根忙不迭跪地聽令，但起身之時却面帶難色。

「怎麼？」琉球王眼神冷厲：「有困難？但說無妨！」

「是！」雷根略微猶疑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說：「聖上請容老臣直言，聖上英明，洞悉賊人奸謀，但若强行攻打血神島，只怕難以成功……」

「爲甚麼？」

「因爲血神島上有厲鬼橫行之說已深植人心，老臣擔心部隊心生畏懼，士氣不振，若强行出兵，只怕會出師不利……」

雷根邊說邊注意着琉球王的表情，發現琉球王面有慍色，慌忙跪地伏身，顫聲道：「非老臣貪生怕死，亦非老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聖上雖英明，見微知著，不迷信鬼神，但部隊却深信不疑，恕老臣斗膽直言，若强行攻打血神島，必是兇多吉少……」

琉球王見雷根說的中肯，面色急速緩和了下來，頷首道：「你說得極是，本王自稱天子，奉天承運統治琉球島，實際上就是鼓吹迷信，要他們不迷信鬼神，實難自圓其說……」

雷根心中舒了一口氣，趁機道：「啓稟聖上，愚意以爲此事宜從長計議，不宜妄動……」

「不行，」琉球王道：「如果血神島眞是敵人的巢穴，則應速速將之剿滅，不能讓他們有休養生息之機會，免得夜長夢多，到時噬臍無及，則悔之晚矣……」

他端起瓷盅，輕呷了一口，喃喃自語道：「得想個辦法才行……啊，有了！」

琉球王突然雙目一亮，興奮道：「本王想到一個好辦法了！」

「敢問聖上，是甚麼好方法？」

琉球王面漾得意之色：「你聽說過唐人『以夷制夷』那句話嗎？咱們來個『以漢制漢』！」

「以漢制漢？」

琉球王拊掌道：「咱們可以利用『天龍幫』去攻打血神島，無論誰勝誰敗，對我們來說，都是漁翁得利，坐享其成哪！」

雷根大喜道：「聖上英明，這果然是絕妙方法，老臣佩服！」

琉球王撫鬚大笑。

「但，」雷根忽又說：「老臣覺得此計有點不妥……」

「那裡不妥？」

「老臣聽說，天龍幫與大和會聯合攻擊唐山幫的時候，天龍幫的少幫主儲客申私放唐山幫的人逃走，據說他不忍唐人同胞互相殘殺，爲此儲敢當極爲震怒，曾痛責其子，但儲客申堅持到底，不從父命，且中途脫離戰事，跑到一家小客棧喝得酩酊大醉，被誤傳爲自殺哩。」雷根接着說：「自此之後，聽說儲客申消極異常，終日嗜酒，不問幫中事務，儲敢當受其子影响，似有悔意，最近一改昔日作風，對島上之唐人百姓主動關懷照顧……若儲敢當眞有悔意的話，派天龍幫去攻打唐山幫，只怕他們未必肯答應哩。」



「笑話，本王的命令儲老頭敢不聽嗎？他有幾個腦袋？」

「話不是這麼說，沙場爭戰，除了實力之外，士氣是主要因素，若强迫天龍幫進攻血神島，他們敷衍了事，草草進攻，或是故意敗下陣來，我們固然毫無損失，但無疑使血神島氣焰高漲，或多或少會影响我軍的士氣，聖上以爲然否？」

「你說的頗有道理，」琉球王點點頭，隨即道：「但我們如果賞之以利呢？本王是說，可以將官窰販賣權全部移交給他們做爲報酬，你認爲怎樣？」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個方法可以試試看，不如讓老臣去探探儲老頭子的口風如何？」

「好，你速去速回。」

「老臣告退。」

「等等，」琉球王忽又道：「如果改用『以倭制唐』呢？」

雷根微怔：「聖上是說改命大和會去攻打血神島是嗎？」

「正是，這個辦法你看怎樣？」

雷根心中一直懷恨竹下登樹當年拒絕他的提親，始終找不到報復之機會，當下點頭道：「這倒是個好方法，大和會與唐山幫是死敵，巴不得將之斬草除根，他們必會全力以赴的，加諸上個月二十日，從扶桑本島來了幾個武士浪人，叫花柳德兵衛的，他曾經敗於張一斧手下，被砍去一臂，含恨回東瀛苦練武功，並且帶來幾個高手，特意找張一斧重新較量，只可惜張一斧已死，唐山幫已成灰燼。竹下登樹由於死了鶴田浩二、山本五十六幾員猛將，於是鼓其如簧之舌，不知用甚麼方法，竟說服花柳德兵衛那批人加入大和會，使得大和會的實力大大增强，派他們去打先鋒，贏面相當大哩。」

雷根咀上這麼說，心中其實是希望將大和會當砲灰，最好竹下登樹一戰而死，那就大快其心矣！不過他面上却不露聲色道：「這只是老臣之愚見，一切有待聖上英明做主。」

「其實大和會或天龍幫誰去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我們只是想利用他們打前鋒，看看血神島上究竟是藏着人還是鬼，」琉球王陰沉的說：「說老實話，唐人與倭奴人，本王還是比較討厭倭奴人，就這樣吧，就讓倭奴人去衝鋒陷陣，打頭陣吧！」

「臣遵旨！」雷根心中大樂。

雷根臨告退之時，忽想起道：「請問聖上，小甜兒那邊有沒有甚麼動靜？」

「沒有，」琉球王瞇眼道：「她似已隱隱查覺本王已對她生疑，竭力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哼！她現在的一舉一動都在本王的掌握中，本王看她能裝到幾時，到時，看本王怎麼處置她……」

＊　＊　＊

海上風平浪靜。

天上月淡星稀。

一條小船正悄悄的自血神島航向琉球本島。

船上之人赫然是南宮雪與米不達。

當船遠離血神島的時候，南宮雪鬆了一口氣，開聲道：「哈，番鬼仔，我們的運氣眞好，居然沒有人發現我們偷偷離開血神島……」

「還說這辦法不好，」米不達一面划槳，一面說：「如果我們運氣夠好的話，說不定我們回到血神島，都沒有人知道我們曾離開過呢。」

南宮雪回頭望望，發現並無船隻追上來之後，不禁笑着說：「早知道你這麼行，不必到現在才偷跑出來啦，害我在那麼多人面前發脾氣，眞不好意思。」

「誰叫妳不找我商量？」米不達咧着咀說：「我說過，妳唐鬼子的事就等於我番鬼子的事，拚老命我都會幫妳想辦法的。」

「謝謝你，」南宮雪很感動：「你私自帶我離島，不怕被潘猛處罰嗎？」

「小事，處罰就處罰嘍，誰叫我倒霉要交上妳這種朋友呀。」

「沒關係，回去之後，一切責任我會全部承擔，到時我會說是我逼你帶我離島的。」

「那倒不必，」米不達說：「只要妳別忘記妳曾經對我許過的諾言就好了。」

「甚麼諾言？」

「好傢伙，妳怎麼這麼快就忘了？」米不達瞪住她道：「妳明明跟我說過，打倒琉球王之後，妳要帶我到中原去玩一趟，難道妳忘得一乾二淨了？」

「當然沒有忘記，」南宮雪含笑道：「別忘記我在中原有一家極漂亮的酒樓，隨你高興，住多久都沒問題……」

「還有，」米不達很認眞的說：「妳還說要介紹一個漂亮的中原女人給俺當老婆……」

「我有這樣說嗎？」

「怎麼沒有？」米不達叫了起來：「唐鬼子，媽的，妳想反悔啦？」

「笑話，我可是來自『聖人之國』哪，怎會說話不算話？」南宮雪煞有介事的說：「哦，我想起來啦，我的確有說過那種話，只是……」

「只是甚麼？」

南宮雪望望他，一本正經：「只是像你這麼難看的番鬼仔，我眞懷疑有哪個女人會喜歡你……」

話未完，米不達已氣呼呼道：「哎呀，可惡的唐鬼子，俺番鬼仔有多難看？媽的，我承認比不上妳的柳大少瀟洒，但絕不會差到沒人喜歡呀，喏，妳瞧，俺長得鼻子像鼻子，咀巴像咀巴，那點難看呀？」

「廢話，」南宮雪嗤的一聲笑了出來：「世上哪個人不是長得鼻子是鼻子

、咀巴是咀巴的？若鼻子不像鼻子，咀巴不像咀巴，豈非成了妖怪？」

一頓，她笑咪咪的問：「喂，番鬼仔，告訴我，你想討那一類型的女人做老婆？」

「不告訴妳。」

「不告訴我如何幫你介紹呀？」

「非說不可嗎？」

「不說也沒關係，到時別怪我不幫你介紹就是了，姑奶奶樂得輕鬆。」

「好，俺說，俺說……」

「快說呀。」

「別催，總得讓我想一下嘛。」

「眼界可別太高喲。」

「不高，不高，」米不達翻翻眼，一副正經八百的樣子：「我這個人就有這麼一個優點，對女人並不挑剔，妳只要別幫我找一個像妳這麼難看的女人就心滿意足啦……喂！妳潑得我一身濕啦！」

「媽的，潑濕你算客氣的啦，」南宮雪一面用手潑水，潑得米不達哇哇叫，一面咬牙切齒道：「可惡的番鬼仔，你是第一個敢說我難看的女人，怪不得世上沒一個女人喜歡你，看來你註定當和尚啦！」

米不達却哈哈大笑說：「當和尚有甚麼不好，如果俺眞娶個像妳這麼又醜又兇的女人，我還想當太監哪……唉唷，救命呀，有個兇婆子想吃人哪！」

南宮雪氣得粉臉發白。

米不達開懷大笑。

就這樣，兩人說說笑笑的，不覺竟已到了岸邊……

* * *

上了陸地，兩人再也不敢說笑了，深恐會有甚麼情況發生，一路上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把輕功發揮到極致，宛若兩頭狸貓無聲無息的急馳着……

約莫一炷香工夫之後，「不達拉斯廟」已隱然在目，兩人怕廟裡有人埋伏，不敢直趨而上，遂放緩身形，隱伏在路邊林中觀望了一陣子，確定沒甚麼動靜時，再繞走小徑，慢慢逼近山丘上之神廟……

上了山丘仍不敢直接進入廟中，兩人撿起了幾塊小石子，然後掠上一棵濃蔭大樹，隱藏於密葉間，然後將小石子丟向廟宇屋頂與廣場，看看有甚麼反應……

這招「投石問路」雖是古老，但却非常實用，幾顆石子丟盡，廟中闃然如死，並無任何動靜，兩人這才大膽的掠身而下，幾個翻飛縱跳，已如幽靈般的來到了廟堂後院，撥開密草，打開閘門，閃身進入地道，直趨小甜兒寢宮……

一切看來都很順利。

南宮雪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興奮的是她即將見到懸念已久的小甜兒；緊張的是小甜兒是否平安無事？

最重要的是，她如果知道南宮雪原來是個女人，欺騙了她的感情，她將有何反應呢？

想到這裡，她不禁有點怕見到小甜兒！

就這樣，南宮雪在渴望與害怕見到小甜兒的矛盾心情下，來到了小甜兒寢宮下面的地道口。

她停下身形，深呼吸了一下，這才輕手躡脚的拾級而上，終於來到了那熟悉的衣櫥後面……

她一顆芳心幾乎跳出口腔……

她抖顫着玉手，以約定好的暗號輕輕的敲擊着衣櫥壁板……

* * *

當沈甸厚重的衣櫥被慢慢的移開時，南宮雪一眼便見到了美艷絕倫的小甜兒，她熬忍不住心中的激動，陡然衝上前去一把將滿臉驚喜却又充滿着無比錯愕的小甜兒摟進懷裡，脫口道：「小甜兒，妳沒事吧？」

「妳？……妳是南，南宮雪？妳就是那小子的孖生妹子？呀！像極了！我差點以爲妳就是他哩，若非妳是女人的話……」小甜兒熱烈的摟抱着南宮雪，既驚且喜道：「米不達，你也來了，見到你們眞好，這段時間我眞擔心死了……只有你們兩個人來嗎？咦，南宮雪，妳哥哥呢？他怎麼沒來？」

她眼神倏地變成焦躁不安：「告訴我，那小子是否平安無事？」

南宮雪本想表明自已的身份，但一接觸到她那裝滿了濃深的期盼，關注與不安的眼神時，不知怎地，她話到口中臨時又改口道：「哦……沒事，沒事，我哥哥他一點事都沒有……」

「那他怎麼沒來？」小甜兒拉着南宮雪坐下：「眞要命，我關在宮中，無人跟我連絡，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只知道唐山幫被擊垮，敗走海外，我一直擔心妳哥哥在那次戰役是否安然無恙……」

南宮雪發現她似乎消瘦了不少，心知她一直在懸念着自己，心中一陣刺痛，連忙含笑道：「放心，我哥哥他沒事，公主請放心，他因爲陪同潘軍長到海賊島招撫海盜加盟起義大業，所以不能前來探望公主……」

南宮雪撒謊的時候，一面用眼光向米不達示意；米不達看來很識趣，只是垂手靜立公主身畔。

「那就好，」小甜兒眨眨美眸，掩着胸口鬆了一口氣，嬌俏的表情令到南宮雪更不忍傷害她，她親切的拉着南宮雪說：「告訴我，血神島那邊的情形如何了？」

「那邊沒問題，」南宮雪說：「只是和本島上的留守弟兄失去了連絡，不知這裡的情形變得如何，特別是公主的處境……」

「外面的情形我不清楚，自三哥走後，無人跟我連絡，我簡直成了籠中鳥一樣……」

「那公主妳呢？」南宮雪關注道：



「琉球王有沒有懷疑妳？」

「我不太肯定，我總覺得他怪怪的，」小甜兒凝眸道：「我曾經一次想偷聽他說話，差點被他發覺，他最近大肆擴軍，網羅了江湖上的四大高手小佛兒、天美士、海參威與史泰龍爲貼身侍衛，値得注意的是，他新近招募的御林軍淸一色是麻仙族人，而且把宮中非麻仙族的御林軍另編一隊，這現象似乎說明了他已不信任麻仙族以外的異族人。」

南宮雪凝眸道：「他無緣無故擴軍，顯然他已起了戒心……公主，妳三哥潘軍長說他是個很精幹的人，只怕他已對妳起了疑心……」

「起疑心就讓他起疑心嘍，反正他也抓不到我的証據……」

「話不是這麼說，現在情勢有了變化，妳留在宮中已起不了作用，不如到血神島去吧。」

「是三哥要我離開宮中嗎？」

南宮雪擔心小甜兒的安危，遂撒了一個謊說：「是的，他命我和米不達來接妳的。」

小甜兒沉吟不語。

南宮雪問：「公主不想離開？」

米不達接口道：「縱使琉球王不懷疑公主，宮裡宮外的情況已起了重大變化，公主無謂留在宮中，免得夜長夢多。」

「我知道，我在宮中已陷於孤立，實應速離此地，」小甜兒美波流轉：「只是，若是這麼一走了之我實在有點不甘心……」

「爲何不甘心？」南宮雪問。

小甜兒凝聲道：「至少我應先殺了琉球王那老賊才走呀！」

南宮雪連忙道：「聽說琉球王武功不弱，公主千萬別冒險行事，況且妳方才說他身邊多了四個高手，公主縱能殺了琉球王，只怕無法安然脫身，公主請千萬三思，不可意氣用事……」

米不達也說：「殺琉球王是早晚之事，公主何必急於一時？不如暫且退到血神島再說，公主乃金枝玉葉之身，萬一有甚麼差錯……」

話聲未完，南宮雪驀然變色道：「糟糕！我們被包圍了！」

小甜兒與米不達神情倏震，也聽到了寢宮四週有輕微的衣袂破空聲，以及屋頂上响起了細微的脚步聲！

小甜兒立刻彈跳而起，抓起了橫放於劍架上的寶劍，嬌喝道：「快從地道逃走！」

話聲甫落，忽見房門與窗子被人撞了開來，湧進了一大堆的御林軍！

那些御林軍不僅身手極佳，迅如鬼魅，而且非常機警的堵住了地道口，將南宮雪三人團團圍在中間，南宮雪短劍倏然出鞘，正欲殺出一條血路時，忽聞一陣笑聲傳來：「你們已被包圍了，插翅也難逃，識時務者爲俊傑，爲何不乖乖棄劍投降呢？」

話聲中，一人大步走進來，正是琉球王！

南宮雪見狀，當機立斷，立刻撲向琉球王，企圖來個擒賊擒王！

南宮雪實戰經驗豐富，心知目前的處境除了投降與死拚之外，再無其他選擇，因此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猝然發難，先下手爲强，一舉制服琉球王那傢伙再說！

但只見她姣美的嬌軀箭也似的急竄而起，詭異至極的撲向琉球王，眼見即將得手之際，忽聞耳側一聲暴喝响起：「大膽女賊！吃我史泰龍一刀！」

南宮雪悚然一驚，眼角眸光瞥見一抹刀光冷若激星般的暴捲而來！

究竟南宮雪是否能躲過史泰龍那雷霆萬鈞之一刀？她與小甜兒、米不達能否安然逃出宮中？

又，琉球王已決定「以倭制唐」，命大和會攻打血神島，情勢已進入了「王見王、卒搏卒」的決定性階段，究竟勝利屬於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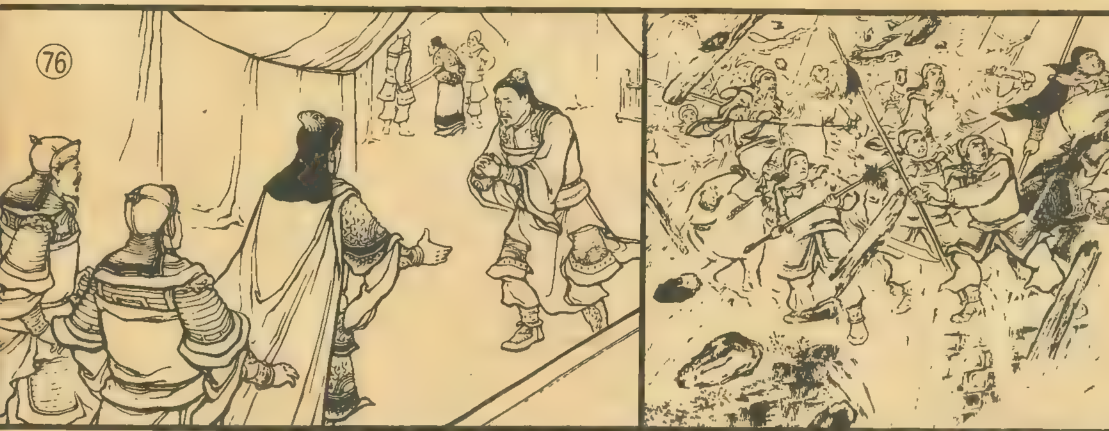
——請看「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一將功成萬骨枯」，自然知曉！

（本篇完）

三國演義之三

# 虎牢關（三）

徐正·編繪



73　劉、關、張指揮兵馬，直攻虎牢關。關上只把滾木檑石，雨點般打下。攻到天晚，劉備才收兵回營。



74　八路諸侯勝了一仗，一面給劉備弟兄賀功，一面派人向袁紹報捷。



75　袁紹接到捷報，忙派人往汜水關叫孫堅進兵。孫堅想起袁朮發糧草的事，怒氣不息，領着程普、黃蓋到袁朮寨中來。

76　相見後，孫堅說：「我和董卓本無私仇，領兵前來，是上爲國家討賊，下爲袁家報仇，你怎麼不發糧草，使我損兵折將？」袁朮聽了，很是惶恐，向孫堅連聲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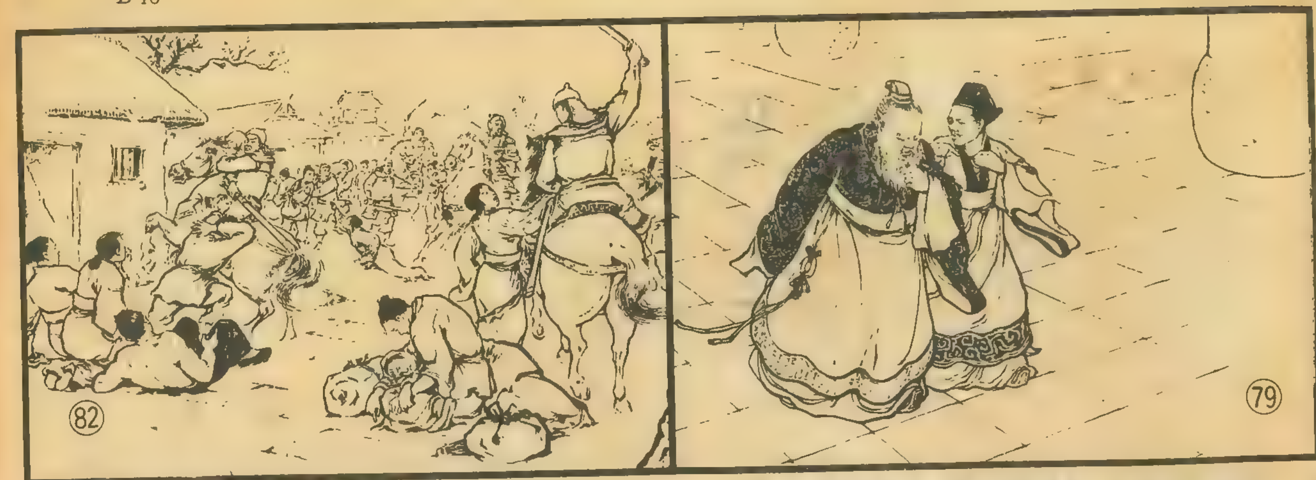


77　孫堅氣平了些，回到營中，正要出兵，忽然董卓派李儒前來求見。孫堅問他來意。李儒道：「丞相敬重將軍，使我前來說親，要把他的女兒，許配將軍的兒子。」



78　孫堅大怒道：「董卓逆天無道，我正要殺他，怎能和他結親……」當下把李儒趕出營門。





79　李儒回報董卓，董卓很是懊惱。李儒說：「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如回到洛陽，遷都長安，暫避諸侯。」董卓無法，只好按計行事。



80　董卓和呂布回到洛陽，召集衆官，商議遷都，司徒楊彪、太尉黃琬、司徒荀爽都恐騷動百姓，反對遷都。董卓大怒道：「我爲天下大事，管甚麼百姓！」立即免了這三人官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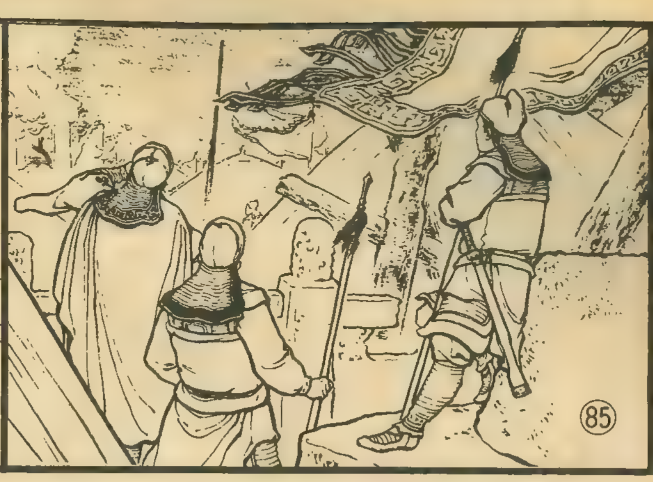


81　衆官不敢說話，董卓便下令遷都。又派了五千鐵騎兵，在洛陽城裏劫掠富戶，殺了幾萬人口，搶了無數財物。

82　李傕、郭汜帶了人馬，把全城百姓趕往長安；一隊兵押着一隊百姓，日夜催迫，沿路又凍死餓死了許多。

83　大隊離了城，董卓又命人到處放火，把宗廟、宮殿、園林、房屋，燒成一片白地。

84　汜水關守將趙岑，見董卓已逃往長安，便向孫堅獻關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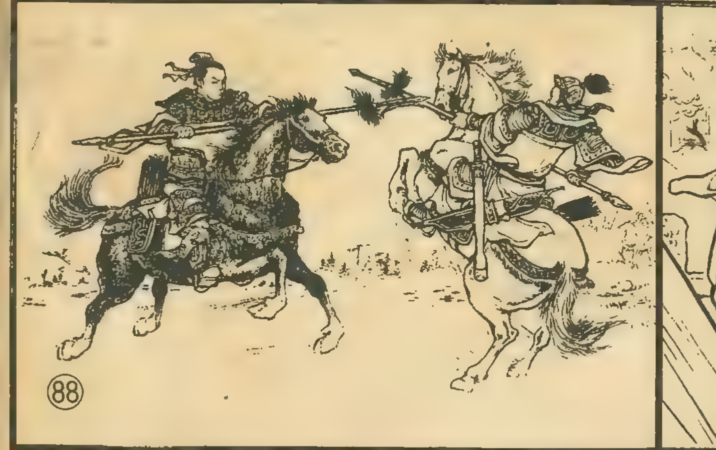
85　孫堅的人馬進了關，便飛奔洛陽，只見到處火焰衝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不見人畜。孫堅在郊外紮了營，先發兵去滅大火。



86　接着，衆諸侯都趕到了。曹操勸袁紹乘機追擊。袁紹說：「諸侯兵馬都很疲乏，進兵沒有甚麼好處。」曹操道：「董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現在勢窮力竭，正是剿滅他的好機會，還遲疑甚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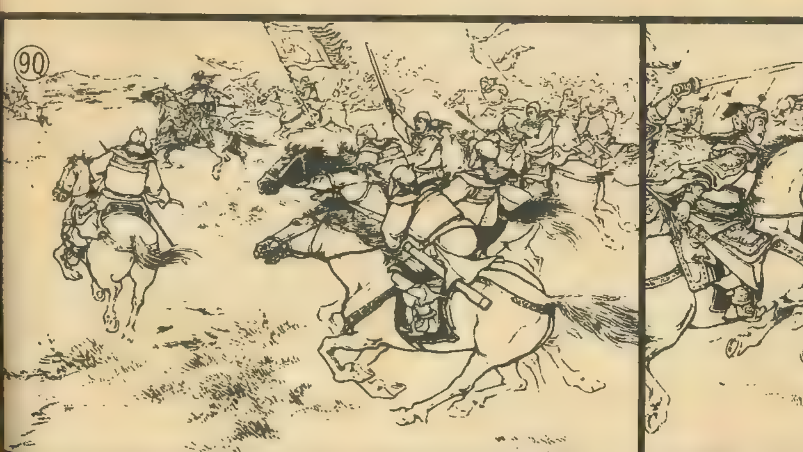


87　曹操知道這些人目光短小，不能共圖大事，便獨自帶領本部人馬，追趕董卓。



88　追到滎陽地方，正遇呂布。曹操大叫道：「逆賊！劫遷天子，驅逼百姓，看你往哪裏逃？」呂布勒住軍馬，擺開陣勢，挺戟直奔曹操。曹操背後衝出夏侯淵，拍馬舞槍，敵住了呂布。

89　正在厮殺，忽聽得鼓聲震動，李傕從左邊殺來，郭汜從右邊殺來。曹操急令夏侯淵、曹仁分頭抵擋。



90　夏侯淵戰不過呂布，飛馬回陣，呂布帶着鐵騎兵掩殺過來。曹軍大敗。





91　當夜二更時分，曹兵敗退到一座山下，又被滎陽太守徐榮的伏兵截殺。曹操正在迎敵，忽然一箭射來，正中他的手腕。



92　曹操帶箭逃命，剛轉過山坡，哪知草中伏着兩個敵軍，掄刀砍他的馬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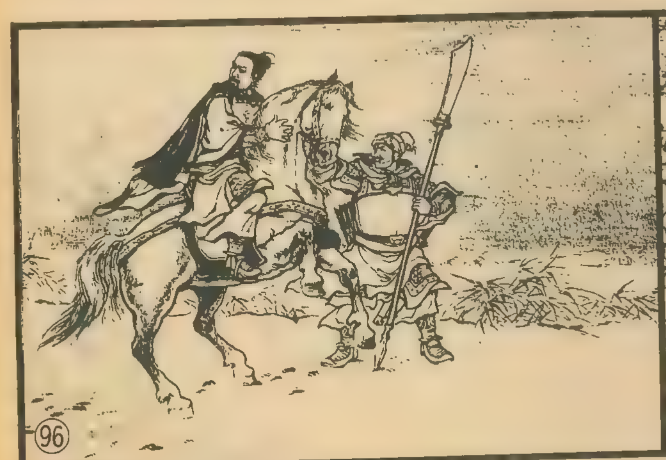


93　坐騎受了傷，把曹操掀下馬來。兩個伏兵一齊跳出，捉住了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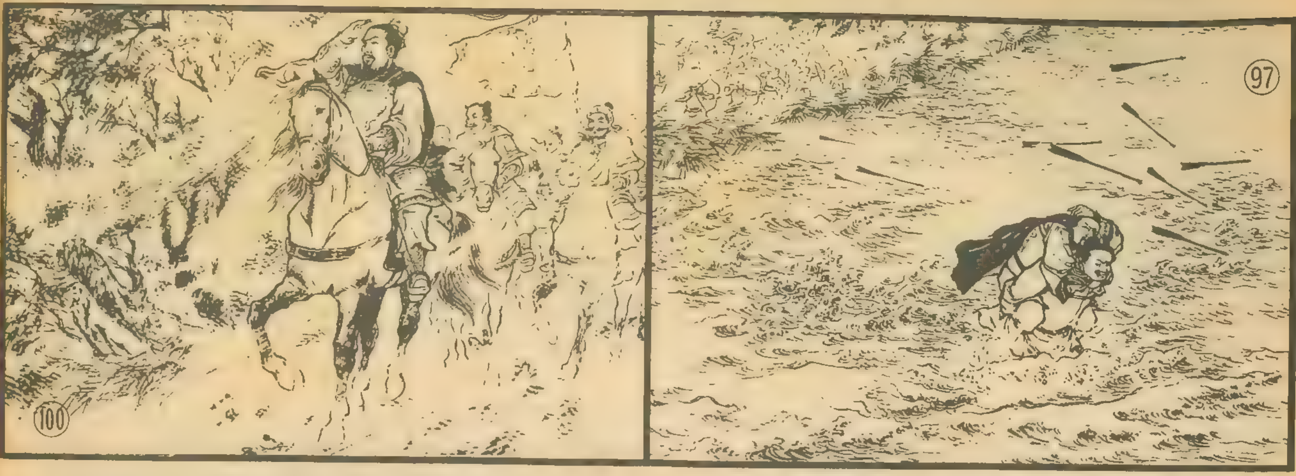
94　正在這時，曹洪飛馬趕來，砍死敵軍，救起曹操；又跳下馬來，請曹操上馬。



95　曹操說：「賊兵趕來，你怎麽辦呢？」曹洪說：「我死了沒有關係，天下不能少了你！」曹操只得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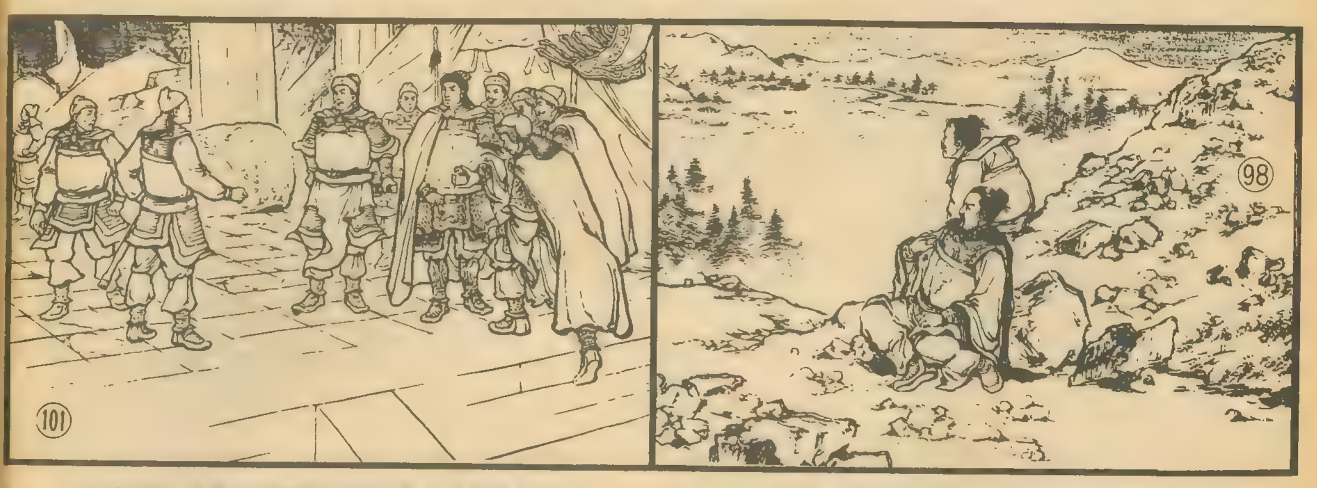


96　曹洪提刀步行，護着曹操尋路奔走。走到四更多天，前面有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喊聲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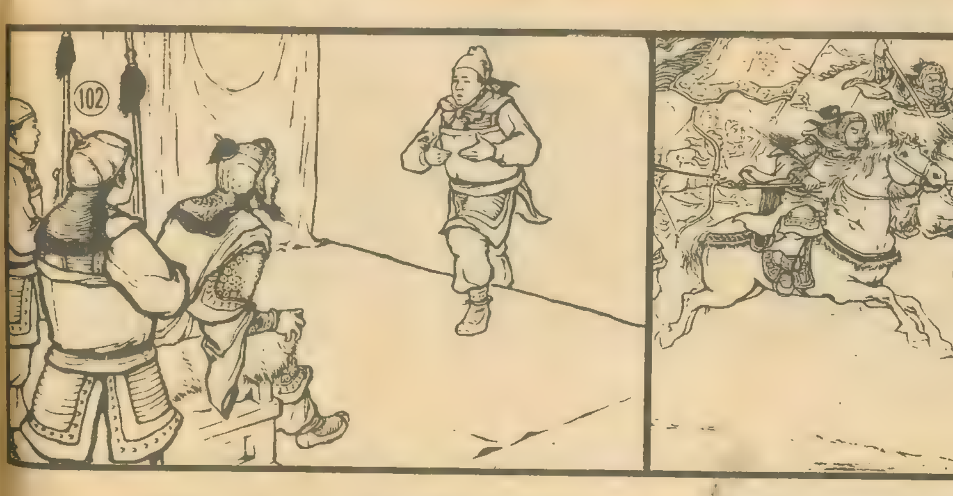
97 曹洪脫去袍鎧，背着曹操渡水，剛到河心，追兵已到，在河邊吶喊放箭。

100 這一仗，曹操一萬多人馬，只剩下五百多人。他無力再戰，只得收拾殘兵回洛陽去。



98 二人急急慌慌逃過了河，又走三十多里，才在土岡下休息。忽然喊聲又起，却是徐榮從上流渡河趕來。

101 再說，孫堅進洛陽救火的時候，從宮中的井里打撈起一顆傳國玉璽，大喜道：「天下大亂，人人可做帝王，天把寶物賜給我，我還呆在這裏幹甚麼！」便決意回江東去圖謀大事。



99 曹操正在驚慌，只見夏侯惇、夏侯淵引十多人趕來，擋住徐榮。交馬數合，夏侯惇一槍刺殺徐榮，殺散了榮陽人馬，救了曹操。

102 不料部下有一個小兵，是袁紹同鄉，要借此立功，便連夜偷出營寨來報告袁紹。





103 第二天，孫堅托病向袁紹辭行。袁紹笑道：「你的病，我知道，是害的傳國玉璽病吧！」孫堅失色道：「這話從哪裏來的？」

106 袁紹大怒，寫了書信，叫人連夜往荊州送與刺史劉表，要他在路上截擊孫堅。又聽說曹操戰敗回來，忙把他接到寨中，擺酒與他解悶。



104 袁紹道：「玉璽是朝廷的寶物，你得到了，就該留在盟主哪裏，等破了董卓，歸還朝廷；現在藏匿起來，是甚麼意思？」孫堅發誓道：「我如果得了玉璽，將來不得好死！」

107 酒席間，曹操嘆息道：「我們興起義兵，原來爲國除賊，現在却畏縮不前，使得天下失望，我眞感到難過！」袁紹等人聽了，全都默默無言。



105 袁紹却教那個小兵出來作証。孫堅大怒，拔劍要殺小兵。袁紹也拔出劍來準備廝殺。衆諸侯連忙上前勸解。孫堅怒氣勃勃地走出帳來，立即帶了人馬，離開洛陽，回江東去了。

108 席散以後，曹操見衆諸侯各懷異心，料到不能成事，便引着部下投揚州去了。不過幾天，衆諸侯紛紛拔寨自去；袁紹也離開洛陽，回關東去了。討伐董卓的軍隊，就這樣散去了。（本段完）

俠義奇情故事／凌　霄・文
／可　飛・圖

# 旋風銀槍

## 潮州靈至高王　訛傳楊門後代

傳說，潮州有一個傳奇人物，聚衆佔據靈山自封爲寨主，號稱「靈至高王」，一時膾炙人口。雖是一介草莽，却爲民間所樂道，視作英雄而讚頌之。至今潮陽一帶，猶有流傳，間有所聞。

「靈至高王」，因其年代久遠關係，其姓名欠詳，加之缺乏史料可稽，所悉者俱源於人言，得知也只屬零星點滴，一鱗半爪，無法確定其眞實性，估計其時介於唐宋年間。

不過，靈山某處半山上，現今仍遺留着幾座埋葬楊家將屍骸的古塚。傳說「靈至高王」與楊家將有段淵源，其眞其假，此時難予斷定，也無可考究。

然而，楊家僅徐的唯一後裔——楊文廣，曾南逃至潮州……而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 × ×

赤日炎炎，熱如蒸糕。

官道上，四匹快馬如風馳電掣般的急速奔馳。

馬蹄過處，沙滾塵揚。

叱斥之聲，彼伏此起，不絕於耳。

坐在馬上的四個人，一身官服打扮，佩刀帶劍，行色匆忙，好像有急務公事，一路上揮鞭促馬，間不停歇。

越山嶺，過林間。轉眼奔至三岔口。

「停——」

爲首的一名紫袍大漢舉手高呼。他遠遠看見有一匹快馬迎面奔來，心知有異，便喝令停止。

三匹快馬勒韁停蹄，裹足不前。

轉眼間，來馬旋即奔至。騎馬的是一名差役，見了紫袍大漢立刻躬腰打揖，道：「稟告大人，遺孽楊文廣等人，已破廣南東路三關阻兵，往潮州方向逃去，請示定奪！」

紫袍大漢「哦」一聲，濃眉微皺，虎眼怒睜，罵道：「好潑賊，溜得好快呀！」

「大人！」一名瘦削黃臉，病得像將死的青衣大漢，有氣無力地道：「此去潮州，少至也有五天路程，不如先飛馬傳書下令廣南東路安撫司着力秉辦此事，再策馬後追，方無可失——」

「唔——」紫袍大漢沉吟不語。

這紫袍大漢，乃京師禁衛軍都指揮使宇文天成，此次奉旨誅斬楊家滿門，不料走漏了一個楊文廣，於是回旨復命，再領旨意追拿餘逆。此次同行只帶三人，那青衣大漢是他麾下親信之一——司掌緝捕、典獄的「提刑」王世堂。

「大人，」另一名魁梧的藍衣大漢抱拳道：「王憲司言之有理，欲擒欽犯餘逆楊文廣，得制先機，免使其遁逃。」

「……」宇文天成捋鬚沉默，對這藍衣大漢所言並未搭腔，只是回頭問



一名緋衣少年，道：「司徒參軍，你以爲如何？」

那緋衣少年驅馬上前，恭聲道：「以卑職之見，不如飛鴿傳書，飭令潮州刺史秉辦此案，務求拘拿人犯，然後飛馬追趕，方爲萬全之策。」

「好！」宇文天成點頭讚道：「捨遠而求近，省時簡事，高見，高見！哈……」

「卑職不敢。」官至參軍的緋衣少年微有得意之色，有意無意地掠了王世堂和那魁梧的藍衣大漢一眼，略帶幾分鄙視的眼光。

王世堂臉色微變，頗爲不悅，看了那藍衣大漢一眼，沒有作聲。

那藍衣大漢是禁衛軍左殿虞侯岑仁，見那緋衣少年一副跋扈的樣子，恨得牙癢癢的，巴不得咬他一口。

這緋衣少年乃宇文天成最賞識的親信，官至禁衛軍殿前參軍，職位不在王、岑之下。禁衛軍中，人稱司徒參軍，武功之高，恐無人可及。他單名業，提起司徒業，京師內外，那一個不曾耳聞，那一個不膽戰心驚？文官武職，忌他三分，是有名的棘手人物。

「事不宜遲，請早定奪。」司徒業道。

「好。」宇文天成點了一下頭，道：「左虞侯，傳本使口諭到泉州行轅飛書傳令潮州刺史范同秉理此案，不得有誤。」

「是。」岑仁應着。

「事了之後，即刻隨來。」

「遵命。」

岑仁一抱拳，策馬往西南方面奔去。

「探馬帶路，」宇文天成喝道：「追！」

那名差役便叱喝一聲，引馬驅向東南方向的一條大路奔去。

三匹駿馬跟在後面，風也似的沿着大路飛馳而去……

× × ×

潮州湘子橋畔，有一幢樓宇，是城裏出名的「香飄飄茶樓」所在。

一大清早，這樓上樓下全是熙熙攘攘的茶客，來此品茗風味的商賈、旅客、閒人，把偌大的一間茶樓坐得滿滿的，聊談、呼叫等嘈雜聲交結在一起，亂哄哄的聽不出是說些什麼，叫些什麼。

離「香飄飄茶樓」不遠處有一間客棧，名字取得好怪，叫「如歸客棧」。這間客棧，不但取名古怪，連住在裏面的客人也十分古怪，幾乎所有的人都是行將快死的人，個個病態彌重，神色憔悴，看那一蹶不振的模樣，十足是藥石無靈，只是等死的那一種。

這還不算怪，最怪的是這些客人，雖然臉色呈現灰白，離入棺日期不遠，但行動却非常敏捷，比一般常人還要迅速得多，而且竟然身穿壽衣。

這些穿壽衣的客人，一共有八人。八個人居然行動一致，一個人坐下，其餘的七個人也同時坐下，所以分不出誰先誰後，看去只覺得這八個人同坐同起，整齊得好像是一個人似的，最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這八個人都一樣高矮，一樣面貌，就如同一個模型塑造出來的。

八位怪客人，一字排開，坐着不動。

這時，一名武弁跨了進來，朝着八個怪客這邊走來。八個怪客同時站起來，就好像八個人一同被吊起一樣，四肢全身都不動，仿如殭屍復活似的。

那武弁嚇了一跳，驚魂甫定，才抱拳問：「諸位可是幽冥八魂？」

「不錯！」幽冥八魂同聲應道。

「帥臣大人有請！」武弁道。

「好。」八人不約而同地點了一下頭。

「請！」

× × ×

「幽冥八魂」置身在一座四合大院裏，一間佈置得相當華麗的大廳上，列隊兩行，面向中堂徒手呆立着。

這廳子，三面通窗，當中是門口，正對門口的是座台，虎皮椅後有屛風，屛風上懸掛一面橫匾，上書：「文韜武衛」。

這時，十名戎裝的侍衛由側堂魚貫進入廳內，威武地依次序站位。

「咚……」鼓聲大作，由後堂傳來。

「大人駕到——」傳呼聲由遠至近。

接着，後堂走出兩名校尉，分立台階兩側。

最後是一位身穿紫綬紅袍的三品大官，在兩名虞侯的護衛下，步了出來。

這個方臉圓額，留着三綹長鬚的三品大官，正是坐鎮一方的廣南東路安撫使淳于長林。

「幽冥八魂」待他坐定後，一起抱拳躬身齊聲道：「拜見大人。」

「免，」淳于長林一揮袖，道：「坐。」

「謝大人。」

「幽冥八魂」大刺刺地直挺挺坐下。

「本司請八位到此，乃有要事相託。」淳于長林道。

八人對視一眼，然後首位的一名大漢抱拳道：「請大人吩咐！」

「本州靈山有一位武藝高強的草寇，自立山寨，屢犯朝律，數番遣軍征剿無功，折損而返——」淳于長林看了此人一眼，欲言却止。

「大人的意思——」此人看了其餘七人一眼後，那大漢問。

「本司欲借重八位，」淳于長林道：「殲滅此人！」

那爲首的人是「幽冥八魂」之魁，叫老大。他沉吟一下，問：「不知此人

是誰？」

「此賊號稱靈至高王——」

「靈至高王？」八人齊皆神色詫異，驚呼着。

奇怪地站了起來，步下台階，淳于長林疑道：「怎地？各位識得此人？」

「不錯。」老大道：「此人來去無踪，武功出神入化，是江湖上最棘手、最難纏的人物——」

「莫非汝等忌憚他？」淳于長林劍眉微皺。

「非也。」老大抱拳道：「實乃兄弟我等不願招惹他。」

「如此豈不是——」淳于長林臉色一變。

「我幽冥八魂雖做無本買賣，無奈此人不易應付，非但吃力不討好，而且難保我等八人無損分毫，勢將八魂欠缺不全，故而——」

「——」淳于長林示意止道：「如此說來，汝等將行拒絕？」

「兩相權衡擇其輕，」老大一站立，七人紛紛同起，同聲道：「抱歉！告辭了。」

餘音未了，八條人影一齊飛出門外，騰空而上，已越牆而逝。

「——」淳于長林想喝住也來不及了，只得一跺脚，罵道：「狗逆賊，說走就走，目中無人，豈有此理！看本司不取下汝等八具狗頭誓不干休！左虞侯！」

「在！」一名武弁聞聲走了過來，躬身打揖道：「大人有何吩咐？」

「傳令步軍司馬，緝拿幽冥八賊正法！」淳于長林狠聲道。

「大人——」左虞侯遲疑道：「此事尚須三思而後行——」

「怎地？」淳于長林十分不悅。

「依小人看，與其勞師動衆，不如招買江湖高手，充當典刑，令其同類自相殘殺，豈不更妙？」

「此計可行得通？」淳于長林捋鬚道。

「可行得通。」左虞侯得意道：「小人在江湖出入已有年，認識兩名高手，可邀前來助陣，一可除去八魂，二可誅殺靈至高王，豈不一舉兩得？」

「唔——」淳于長林沉思道：「未知此兩人武藝如何？」

「只高不低。」

「好！此事由你去辦。」

「是。」左虞侯應着，轉身離去。

「傳潮州刺史進來。」

淳于長林吩咐旁邊的校尉，然後逕直步上台階，坐回虎皮椅上。

「是。」那校尉領命，走到門口，叫道：「傳潮州刺史——」

呼聲傳出後，半晌，一名頭戴烏紗帽、身穿青衣袍的從五品官，恭恭敬敬地跨了進來，跪在階下，道：「卑職潮州刺史范同，參見帥臣大人。」

「免禮。」淳于長林淡淡道：「請坐！」

「謝大人。」范同退坐一側。

「范刺史——」淳于長林看了這個懦弱的下屬一眼，道：「你飛馬快書催本司星夜趕來，有何急事？」

「稟告大人，」范同離座作揖道：「卑職昨日接到京城禁衛軍都指揮使宇文使相的飛鴿傳書，事關重大，不敢擅越，乃飛馬請大人到來定奪。」

「何事如此機要？」淳于長林微有煩意。

「回大人，使相書上道，奉旨論斬的欽犯楊文廣，漏網而逃，傳已抵至潮州，飭令卑職緝拿——」

「此等小事，何足要本司星夜趕來，哼——」淳于長林臉色一沉，道：「難道汝不能秉辦？」

「大人——」范同唯唯諾諾：「使相大人欲令本州各兵馬司調兵遣將，務必拘捕欽犯……卑職無權，故之，故之……」邊說着邊偷看座上的淳于長林。

「——」淳于長林冷笑道：「此事非汝之範圍內，不必代庖！」

「是。」

「此事本司自行秉理，汝不用操心。」淳于長林不屑地道：「如今令書何在？」

「在卑職身上。」

「呈來——」

「是。」范同雙手奉上。

「唔——」淳于長林接過一看，點點頭，然後道：「汝可先退下。」

「是。」

范同倒退而出，離開了行轅驛館。

×　×　×

晌午。

潮州城外的七里鋪。

這裏舉目荒野，唯一只有一間茶寮。茶寮所在之處，正是出入州城必經之路，所以，坐着不少歇脚的行商、過客。

掌櫃是個老實的中年人，不時陪着笑臉招呼客人，偶而也兼當伙計，熟客稱他作馬二老爹。

馬二老爹正在招呼客人，突見有人走進來，趕忙迎上去。

「客官，請坐。」

來人頭戴斗笠，披着短褂，一身勁裝打扮，一雙眼睛明亮地眨動着。看那俊俏的嫩臉，大約只有二十來歲。

也沒有搭腔，一屁股就坐在一張空着的桌子旁。

「客官想要些什麼？」馬二老爹笑眯眯地問。

那少年抬頭看了他一眼，道：「有何飽食之物，盡可拿來。」

「好，好。」馬二老爹退了去。

那少年解下斗笠，舉目四顧，及角落時，兩道秀眉不由一皺。

原來，坐在角落的那張桌子旁的一名大漢正虎視眈眈的注視着他。這大漢頭戴皂帽，一身官軍打扮，用狐



疑的眼光向這邊掃來。

那少年似在逃避什麼似的，掉頭他向。

「……」那軍漢更加狐疑地看着他。

這時，伙計端來了幾樣小菜和一壺茶。

那少年一見，也不顧雅不雅觀，就狠吞虎嚥起來。

看得那軍漢詫異地瞪眼張口，一副不置信的樣子。

很快地，桌子上的碟碗狼籍，似乎是尚未滿足，那少年又召來伙計，再點幾個菜，又津津有味地一快朵頤。

那軍漢終於忍不住站了起來，向那少年走去，也不招呼一聲，毫不客氣坐在那少年的對面。

那少年視若無睹，仍舊大咀大嚼。

「喂！小子，聽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士……」

那軍漢一臉不懷好意，盯着那少年。

「——」那少年頭也沒抬，只顧吃東西。

「你從何處來？何處去？」軍漢沒好聲氣，盯着一雙死魚眼問道。

「——」那少年提起茶杯，咕碌咕碌地一仰而盡。

「媽的！」軍漢勃然大怒，拳頭直擊桌子，罵道：「老子問你，你耳聾啦？」

「……」那少年好像沒當一回事似的，撕了一塊鷄腿放在嘴裏，嚼然有聲。

「媽的！」那軍漢揮手把那鷄腿一掃落地，氣汹汹道：「你當本司曹是木頭？」手指指着那少年鼻尖，「告訴你，今次不給你司曹爺爺說個究竟，只怕——」

「只怕你的腦袋要搬家了！」那少年猛地一睜眼，目光烱烱地盯着那自稱是司曹的軍漢。

像見到煞星一樣，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那司曹驚惶地吶吶道：「你——你是……」

「——」那少年冷笑一聲，道：「可識得此物？」說話間，一枝明晃晃的紅纓銀槍已然在手。

這是一枝三尺長的短槍，可是瞬間暴長了四尺，駭然是一枝可長可短的七尺銀槍。

「旋風銀槍！」那司曹詫異地驚叫一聲，恐怖地張口結舌道：「楊……文……廣……」

「正是。」

那少年原來是在逃欽犯楊文廣。

這時，茶寮裏的坐客一聽是楊文廣，怕事的人竟紛紛離去，好奇的人卻在遠遠旁觀。有的露出欽佩的神色，有的……

此時，茶寮內只剩下楊文廣和那參軍兩人。

楊文廣威武地閃動着不可侵犯的眼光。

事出突然，那司曹一時也束手無策，呆呆地楞住了，汗珠不斷地從每一個毛孔地沁出，一股寒意透遍全身。誰不知楊家槍法天下聞名，何況自己又是人單隻影？一想及此，手脚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連刀都忘了拔出來。

「怎地？還不走？想討便宜？」

「楊文廣……你……少狂……妄，有種……有種別走！」

那司曹色厲內荏地叫人「別走」，自己卻拔腿往外跑，比兎子還快，一下子便竄入草叢中，溜之大吉。

「哼——」楊文廣冷笑一聲，站了起來，道：「掌櫃的——」

「來啦，來啦。」馬二老爹從人叢中跑過來，戰戰兢兢地呵呵陪笑，那神情就像結冰似般的生硬、牽强。

「餘下的留着請你喝酒。」楊文廣放下一錠銀子。

「哦——」馬二老爹呆得忘了道謝。

有誰出手如此闊綽？

楊文廣頭也不回地跨出茶寮，剛走兩步——

「慢着！」

一把鑲玉的刀匣橫擋去路。

「朋友，這是什麼意思？」楊文廣眼望前方，冷冷地道。

拿刀是一名高個子大漢，虎眉龍目，一身黑衣勁裝打扮，好不威武。一旋刀匣，看不出什麼手法，一縮手再伸出來時，不見了那把刀，却負着手淡淡道：「沒意思。」

「那——為什麼要擋住去路？」

黑衣大漢道：「有話奉告！」

「哦？」楊文廣道：「不知有何見教？」一臉疑色，頗為不信。

「勸你另走他途。」

「為什麼？」

「不為什麼。」

「你以為我會聽你的話？」楊文廣冷笑一聲。

「只要是楊文廣，便非聽不可！」

黑衣大漢面無表情。

「要是不聽又如何？」

沉思一下，那黑衣大漢才緩緩道：「那只好任隨尊便了。」

「哼」了一聲，楊文廣大踏步往大路走去。

良久，黑衣大漢望着他遠去的背影，沉思一下，然後快步往另一條小徑走去。

×　×　×

兩名大漢目不轉睛地盯着前面。

這裏是城外的荒地上，「幽冥八魂」就站在這兩名大漢的眼前。

他們不像是偶遇的朋友，也不是攔途截劫，因為誰也分不出究竟是八人圖劫兩人抑或兩人欲劫八人？由於他們都沒有說話，別人無法知道。

但是，除了他們外，別無他人。

擋路的可能是那兩名大漢。

「幽冥八魂」中的老大，木然道：「兩位意欲如何？」

兩名大漢滿臉殺氣，凶光畢露地盯着八人。其中一名左手拿刀的大漢，冷冷道：「可是幽冥八魂？」

「不錯！」八人齊聲應道。

「那就沒找錯。」右手拿刀的大漢道。

「兩位是——」老大眉頭微皺。

「哈——」兩人縱聲大笑。

笑聲好像鬼哭狼嚎，令人聞之毛骨悚然。

笑聲一斂，同時拔出手中的刀，向左右一亮，其中一人道：「難道連左右手刀煞都不認識？還能在江湖上混？」

八人吃了一驚，面面相覷。

「左右手刀煞」是出了名的黑道高手，武功獨具一格，是殺人不眨眼的梟雄，一向是深居簡出，此次兩位一體，勢必大開殺戒，不知何故竟找上「幽冥八魂」。

「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左右手刀煞，」老大疑惑道：「幽冥八魂可沒有與兩位結下樑子——」

「你我之間——並無仇怨！」左手刀煞淡淡道。

「那——」老大更為不解。

「有人出黃金千兩，取你八人性命！」右手刀煞嘿嘿道。

八人驚喟一聲，皆感意外。

「誰？」老大睜大雙眼。

「帥臣……」左手刀煞略帶點幸災樂禍的樣子道。

「他？」老大錯愕地和七人對視一眼。

「不錯！」右手刀煞點點頭。

「為什麼？」老大臉色在變。

「不知道！」右手刀煞一字一字道。

話剛說完，只聽半空中有人叫——

「我知道！」

聲音宏亮，有如洪鐘。

衆人聞聲抬頭一看，只見人影一閃，已落在地上。

來人正是那茶寮中的勁裝青年。

他若無其事的踱着步，道：「帥臣因為你們八人拒絕殺害靈至高王，才要殺你們洩憤！」

「閣下怎會知道？」老大不解道。

「我當然知道，」勁裝青年那神采奕奕的雙眼，閃出兩道銳利的光芒，射向那「左右手刀煞」兩人，道：「而且還曉得他倆殺幽冥八魂後，還要殺靈至高王！」

語出，當眞震驚衆人，尤其是「左右手刀煞」，更是既驚且疑：誰人竟會知道得如此清楚？

勁裝青年的確令人匪夷所思！

「左右手刀煞」殺機一起，倏露凶光，暴喝一聲，道：「你是誰？」

悠然地負手漫步，勁裝青年泰然處之，道：「人人稱我是逆賊……」

「靈至高王！」老大驚呼一聲。

「左右手刀煞」一怔，頗感意外。

踏前一步，「左手刀煞」冷冷道：「來得正好！省得我倆到處尋覓。」

「右手刀煞」也微微得意地嘿嘿着，道：「先殺八魂，再殺——他！」

「唔——言之有理。殺！」

刀隨聲出，銀光一閃，已連續耍了幾招。

八魂猝不及防，無法招架，一時爭相走避。

「左右手刀煞」果然名不虛傳。一個左刀，一個右刀，使出來的招數完全違反常規，配合得天衣無縫。

「幽冥八魂」被刀勢逼得左閃右避。

老大一跳彈開，凌空而起，大叫道：「索命陣法！」

聲出人到，一條哭喪棒突然在手，旋風似的一口氣向「左右手刀煞」攻出三七二十一招，把兩人的刀勢一一纏住。

「索命陣法」乃「幽冥八魂」的成名絕藝，施展出來八人如同一人，就像天羅地網般的密不透風，也像刀山槍海似的銳不可當。八魂仗着這變化多端的陣法，殺了不少江湖高手。

七人把「左右手刀煞」和老大圍在圓圈裏，每個人都亮出了兵器，和他們的言行一樣，竟全都是使用哭喪棒。

老大賣了一個破綻，退出戰圈，然後喝道：「生死無門！」

一聲號下，陣法大變。七人當中有三個人揮棒而出，分別欺身前進，向「左右手刀煞」進攻，恰好把兩人要衝向老大的去勢一阻，倏地交手。刀光片片，突東突西；棒影條條，指南打北。十條人影糾纏在一起，分不出敵我。

轉眼間，三十招過了。

突聽一聲大喝：「着！」

颯颯幾下，三條人影猛地從刀光棒影中被拋了出來，樣子十分狼狽，一身壽衣片片碎落，一道刀傷橫破胸部。

駭然是「幽冥八魂」中的三人，顯然已經受了傷。

老大一怔，隨即又大叫：「九死一生！」

陣法立即轉變。八人中除了那受傷的三人外，個個仍然身手敏捷。「九死一生」是拚命的打法，這個一退下，另一個便補上，像車輪戰，却以兩敗俱傷的打法，把「左右手刀煞」迫得頻頻招架，無暇應付，被困在僅可移步轉身的寸尺之內，無法施展刀法。

一聲長號，「左手刀煞」百忙中一招「轉身掛劈」，把左右兩方刺來的哭喪棒一一擋開，然後大喝一聲：「左右逢源！」

左右兩把刀，突地刀法一變，互換位置，成左右並刀，招式便綿綿不



絕地施出。

這是「左右手刀煞」的殺手鐧，刀法一律反用，不照常規。剎那間，人刀化一，織成兩道刀圈，似波浪起伏，如車輪飛轉，幻起千萬把刀，銀光如鍊。

手法快，身形也快！

越快就越危險，出手稍慢就非血濺當場不可。

冷眼旁觀的楊文廣，突然長嘯一聲，手一伸出，本是空無一物的手却多了一把七尺長槍。說時遲，那時快，嘯聲猶然在耳，人已離地而起，如大鵬展翅，飛身撲向「索命陣」之中——

× × ×

「住手！」

如雷鳴般一聲巨响後，叮噹兩聲，「左右手刀煞」竟然在打落八魂的哭喪棒的同時，手中的刀居然有如碰在石頭上，只感威力循手腕襲來，腳步不穩，整個人被强而有力的勁道推得飛拋出陣，跌出丈外之處。

「左右手刀煞」臉色蒼白，嘴唇抖動，說不出話，只是瞪大雙眼，一副難以想像的神情看着這個令他們面上無光的持槍者。

持槍援手的是突然飛身闖陣的旋風銀槍楊文廣。他一出手，便從「左右手刀煞」的快刀手法下，留回了眼看就要喪生的八條人命。

「左右手刀煞」的刀快，他出手更快！

這速度，身形、銀槍皆如游龍，疾可追風，速如閃電，誰也看不出他用的是什麼手法。

像賦閒的樣子，手中的旋風銀槍又不知收藏到什麼地方去了，楊文廣雙手背負踱着步，道：「左右手刀煞，當眞是雙刀殺四方！絕，眞絕！」

兩人哼了一聲，「左手刀煞」忿忿地道：「楊文廣，你想加入八魂，聯手過招？」

楊文廣仰天大笑，道：「我靈至高王向來獨往獨行，幾曾見我聯手與人交鋒？」

「右手刀煞」冷笑一聲，道：「適才的事又如何說法？」

「幽冥八魂因我而拒命於先，才遭災殃於後，我出手解救，乃還所欠之人情。」

「嘿嘿，」左手刀煞奸笑道：「好一個至情至聖的旋風銀槍！恐怕也要像這八人一樣，命喪於此！」

楊文廣輕輕一笑道：「人若無情人亦老，兩位何不再三思量思量——」

「左右手刀煞做事從來就不必思量！」右手刀煞氣咻咻地道。

「哈……」楊文廣縱聲大笑，道：「刀煞畢竟是刀煞，一點也不含糊！」一頓，「可是你們知道嗎？楊文廣平生最渴求的是什麼？」

「什麼不好？」左手刀煞鄙夷道。

神光一露，如兩道芒鋒，楊文廣注視兩人，道：「我最渴求的是懸崖勒馬！聽我說，還是離開這兒好，別走八魂同樣的路——到頭來也不免一死！」

「笑話！」右手刀煞哈哈大笑，道：「誰敢勸我們左右手刀煞？幽冥八魂算什麼？也配與我們相並共論？」

「楊文廣，」左手刀煞冷冷道：「別人也許怕你，可我們左右手刀煞——嘿嘿，却未必怕你！」

「那你們是非殺我不可了？」

「不錯。」右手刀煞道：「先殺八魂，再殺你！」

「恐怕——不容易吧？」楊文廣道。

「哦——」左手刀煞嘲諷道：「所謂一言九鼎，不外爾爾，哼——」

「哈……」楊文廣放聲大笑。

笑聲綿綿而續，頻頻而高，似龍吟催雲，似虎嘯促風，吭而鏗鏘，音如波濤，攝人魂魄。

一收住，凜然道：「兩位未免小覷我楊某。」一歇，「弱肉强食，算什麼英雄？有本事的不妨先衝着我，我以一敵二，兩位意下如何？」

「好大的口氣！」

「只怕——」

「只怕你倆永無超生之日！」

「大難臨頭還狂妄，看刀！」

嗆的一聲，拔刀出鞘，左右二刀，向楊文廣砍去！

刀出夾風，快速無比，一出手竟然五五二十五招，左右雙合，當眞無隙可尋。



可是，只見銀影橫縱交錯，居然在雙刀疾揮之下，身移手動，避過左右刀陣，安然無事。

楊文廣身形飄忽不定，一面走宮換位，一面道：「此時罷手尚且未遲。」

「少廢話！」左手刀煞手一加快，一口氣連環揮出一十八刀。

刀刀凶猛，絕妙在「快、狠、準」三字訣！

「唉——」楊文廣搖頭嘆息，一縱躍出刀影之中，一個鯉魚翻身，輕如飛燕，緩緩落在數尺外，道：「執迷不悟，必將抱憾終生！兩位若不趁早回頭，恐怕……」

話未說完——

「左右手刀煞」雙雙怒喝一聲，欺身而來，一出手就施展厲招，刀刀專攻楊文廣的要害，似乎欲置他於死地！

楊文廣穿花拂柳，身形閃躍，行動詭異，忽左忽右，舉手投足之間，

左右雙刀竟連衣角也觸不到。

「左右迎馬！」

「左右逢源！」

聲出刀轉，頓時滙成兩圈銀光，如飛花擺柳，似浪潮滔滔，向楊文廣罩來。

被困在雙刀夾縫裏的楊文廣，突地一聲長嘯——

「喲——」

嗤的一聲，銀光耀眼，槍似游龍，一道寒芒破雲見天。只見楊文廣手一揮，一條銀光閃閃發光的銀龍劃空而出，化成一道長虹，在兩道刀圈中穿來插去。

叮叮噹噹的幾下兵刃相擊，鏗鏘清脆。

驀地——

「喔！」

「呀！」

兩聲慘號，一切恢復平靜。

靜得很可怕，也靜得很突然。

靜，並不表示安然，更不代表和平。

所有突然而來的平靜寂寞，都帶有血腥味。

血，從身上汩汩滴下，凝成一灘。

「左右手刀煞」手握只剩下半截的殘刀，渾身發抖，蒼白的臉上全無血色。

血，從兩人身上流出來。模糊的血跡，無法看出他們中了多少刀，總之不少於五刀！

「旋……風……銀槍……」兩人聲音變調地道。

楊文廣輕輕一旋手中槍，手法十分靈快地再一反手，那條旋風槍居然不見了，負手道：「不錯！」

「……」兩人抽搐一下，痛苦的表情爬上那灰白的臉上，接着一頭栽下，一動也不動了。

靜看良久，沉默一會兒後的楊文廣，這才轉身面向「幽冥八魂」。

「幸虧靈至高王援手，」老大就地一跪，叩首道：「否則——」

「算了，起來吧！」

「多謝靈至高王救命之恩！」

「不必謝我。」楊文廣道：「以你們八人往日的所爲，也罪該致死，要不是看在還存有天良的情份上，我也不會伸手援助——」

「慚愧！」老大羞澀得滿臉疚色，抱拳道：「大恩不言報，靈至高王這份情意，我們八人心領。」一頓，又道：「幽冥八魂從此絕跡在江湖上，後會有期！」

「能知過改錯，也不枉我一番心意，」楊文廣感慨道：「好自爲之！」

「尊駕金玉良言，我們沒齒難忘！」老大道：「若今後有何差遣，儘管吩咐，我們八人捨命陪君子！告辭！」

言畢，率領七人往西而去。

（全文完）





小劍仙空空兒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 人妖

## 利用死人　建築迷宮

黃金城的一幕在空空兒腦中久久徘徊不去。雖然他這時已和李丹丹別了皇甫德大俠一家，這時他已和李丹丹悠然的坐在臨安城中酒館內飽餐。

空空兒這副模樣，卻把李丹丹激怒了。她虎着臉兒，小手指頭幾乎就點着空空兒的鼻子，道：「你說話呀！把它藏在肚子裏幹麼？它快把你撐破了！你也再不是空空兒！」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是！是！假如再多幾次黃金城的經歷，空空兒可就成了實實兒了！」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說來說去，原來你還是忘不了那滿城的黃金！」

空空兒見李丹丹越說越大聲，嚇了一跳，忙四周掃了一眼，幸而誰也沒留意他這兩個大娃娃，於是他又歎了口氣，道：「你就不能把聲調壓得低一點麼？」

李丹丹笑道：「那電光怪人已飛走了，怕怎的，放着空空兒這位大劍仙在此，普天下誰敢去動黃金城的主意？」

空空兒苦笑道：「利之所在，如蠅逐臭，芸芸衆生皆不可免，難道你便把普天下的衆生殺絕麼？」

空空兒忽來這副老氣橫秋模樣，又把李丹丹激怒了，她的小手指頭忍不住戳上空空兒的鼻子，正欲尖嚷，卻神情一變，驚疑的低叫了一句：「……咦？這大漢子是怎的了？」

這時酒館外面果然走進一條大漢，這人身軀魁偉，濃眉大眼，令人望而生畏，但他的腳步踉踉蹌蹌，面色猶如死人般灰白，若非他依然呼赫赫的喘氣，只怕便被人當作白日出沒的活殭屍了。

他這副模樣，自然吸引了好事的李丹丹，就連其他酒館中高談闊論的人客，亦紛紛把目光集中到他這副尊容上來。

這人對衆人驚詫的注視，卻似渾然不覺，他失魂落魄的坐下，便要酒喝。

一連喝了三大碗，他臉上才有了一點血色，然後才突地醒悟，他還活着，失聲的驚呼道：「丁……掌櫃！你……你摸摸看，關某的腦袋可還長在脖子上？」

這大漢的尊容，本就教人生寒，他突然嚷出這話，就更叫人聳然動容。

這酒館的老板姓丁，他看來與這姓關的大漢相熟，因此他比誰都更吃驚。

「你！你！你……你去了揚州一趟，便患了失心瘋麼？」丁老板的舌頭打了結，好不容易才掙扎出一句話來，「老關！」

老關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他摸了又摸，摸得極仔細，終於他確信他的腦袋還在他自己的脖子上，這才歎了口氣，苦笑道：「唉！並非關某膽小，在這半月中，誰從揚州返回，能

高枕無憂，面不改容的，老子甘願跪下拜他爲乾爹！」

一個以「老子」自稱的人，不必說他平日的處世爲人頗爲自負，一位喜歡以「老子」自居的人，肯拜人爲「乾爹」，這人的膽氣，只怕便足可與楚霸王媲美。

這姓關的漢子這般一說，在座的人客均爲之側目，便連冷眼旁觀的空空兒也倏地收起冷冷的笑容，因爲他已斷定，揚州必定發生一宗驚天動地的大事，不然絕不會把姓關的這大漢弄成這般模樣的。

＊　＊　＊

酒館中的人客不由自主的向這大漢身邊靠攏，伸頸張目的緊望住他，均急欲知道其中的因果。

臨安城距揚州不外半日水路，揚州上午發生瘟疫，下午就會傳到臨安城來。此等性命相關的事兒，若能處之泰然，除非他是聾子啞子，不然便是根本不必憂慮的人，因爲他是死了的人。

丁掌櫃大概經不起嚇，姓關大漢這三幾下關子，可就把他弄得跟死人差不多了，他伸手抄起大漢喝剩的大半碗酒，一仰脖子便把它灌進肚子去，待酒力發作了，才砰的把酒碗朝桌子上一摔，跳出一句話來，道：「……洪水猛獸？天災人禍？瘟疫賊劫？你……你倒說請楚！」

姓關大漢眼見丁掌櫃已嚇成這副模樣，便無奈而帶點抱歉的咧嘴苦笑一下，又長長的歎了口氣，道：「各位可會聽過屍體被盜之事？」

姓關大漢此言甫出，在座人客中便有人輕鬆的舒了口氣，道：「原來是這等死人遭劫事！我等活生生的，管它死人事怎的？」

姓關大漢苦笑，道：「死屍被盜之事，自然不算稀奇，但一夜之間，揚州方圓幾百里之地，三百多具家中、棺中、墳中的屍體不翼而飛，你聽說過麼？」

衆人一聽，臉色陡地變得慘白。

李丹丹一直瞪着眼珠瞧着，這時忽然格格一笑，道：「那三百多具屍體，又不能當飯嚼，那强盜盜去作甚麼？」

姓關大漢望了李丹丹一眼，對這女娃娃的膽大包天不禁暗暗稱奇，但也沒心思去細想，繼而苦笑道：「你這女娃果然膽大！但屍體若是單單被盜，那倒不算甚麼天大禍事，不過自從三百多具屍體被盜後，揚州方圓五十里，恐怖事便迭連發生，張三原本不見了女兒的屍體，但張三忽然在荒郊的黃昏，驟然碰見他的女兒在前面的路上活生生的走着，張三連忙跑上前去，攔着他的女兒，但照面之下，張三立刻便昏了過去。後來他對人說，他所見到的女兒，頭部的確是女兒的樣子，連女兒左頰上的一粒黑痣他也瞧得一清二楚，但頭部以下，卻是李四的父親，因爲張三與李四是好朋友，李四父親的左腿上有一塊很大的疤痕，這點直到李四父親臨死時他還見過……」

丁掌櫃目瞪口呆道：「這……這……這說明什麼？」

姓關大漢慘笑道：「這是說，張三女兒的頭部與李四父親的軀幹被人接到一起了……」

李丹丹這時笑不出了，道：「或者是張三這人眼花瞧錯了吧？」

姓關大漢苦笑道：「錯不了！因爲這頭半男半女的怪物，後來更跑入李四的家中，搶過李四父親靈前的包子就大嚼起來，臨走，這怪物身上張三女兒的頭，還衝着李四痴痴的一笑……李四當時就嚇得昏在地上。」

空空兒這時忽然發話道：「那其餘被盜的屍體下落如何？」

姓關大漢的臉色發白，他咬了咬牙，才發狠的道：「類似張三、李四所碰見的事，揚州不下幾百起，有人見到兒子的頭接到一位老太婆的身上，又有人見到自己娘親的軀幹被接上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人頭……唉，那失踪的幾百具屍體，只怕都變成了不男不女、不老不少、不三不四的活怪物了！」

酒館內，衆人的臉色已變了死灰色，誰也沒發話，也沒話可說。

想想看，幾百具屍忽然變了幾百隻不男不女、不老不少、不三不四的活怪物，在揚州城附近出沒，誰還說得出話來？

自姓關大漢、丁掌櫃以下衆人，就這般呆呆的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珠，瞧着虛空，倒像有什麼恐怖、更慘酷的禍事馬上就要降臨一樣。

空空兒也沒說話，默默的拍拍李丹丹的手臂，就退了出來，一直向南面走去。

＊　＊　＊

空空兒在前，李丹丹隨後，急急的向南而行，眨眼已是黃昏時份，兩人已走了幾十里路，前面也早已現出一座聳立於江畔的城廓來。

李丹丹不知爲了什麼，這一路上默默的不發一語，空空兒不說話，她也把嘴巴緊緊的閉上，倒像跟空空兒賭氣似的。

兩人看看已快接近那座城廓。空空兒忽然歎了口氣，道：「淮海雄三楚，維揚冠九州，這便是名聞天下的揚州城了！」

李丹丹小嘴一撇，道：「揚州便揚州，偏又掉書袋子，賣弄起詩文來！稀罕麼？」

空空兒笑道：「這兩句是我跟着父親的口吻說的，先父倒當眞是一位大書袋子！」

李丹丹氣道：「死人！到這時你還有這般興緻！前面已是揚州城，莫非你以爲那姓關的是胡說八道麼？」

空空兒道：「我相信姓關的沒有說謊。」



李丹丹道：「那你尙有吟詩作聯的興緻？我只要想起那幾百隻不三不四的活怪物，就忍不住嘔吐了！偏你還笑得出！」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若這時不笑，只怕進了城後，你便連笑的機會也沒有了！」

李丹丹眼一瞪道：「爲什麼？」

空空兒道：「揚州城雖大，但城裏有幾百隻怪物出沒，還怕你碰不着三幾隻最兇最邪的怪物麼？」

李丹丹一聽，不由自主的便打了個寒噤，她一步便跳到空空兒身邊，緊挨着他，死命的扯着他的手臂，道：「嚇人麼？但你得記着，爺爺要你保護我，你可不要撇開我去捉甚麼怪物！不然我死也饒不過你！」

空空兒忽然想起，假如身邊這花朵兒般的丹丹妹妹的人頭，被接到一個乾枯的老漢軀體上的模樣，他也忍不住要嘔吐了。

空空兒知道，這事絕非空穴來風。

一個人見到的怪事，大可以當他是胡說八道，但幾百戶死者的遺屬一齊見到，那就絕非虛妄之言，因爲天下間很少有人拿死人去開玩笑。

想到此，空空兒歎了口氣，道：「進城之後，你千萬要寸步不離的跟在我身邊！」

李丹丹驚道：「這事果然兇險萬分麼？比黃金城的電光怪人更可怕麼？」

空空兒眼前閃過地下黃金城的那幕，又歎了口氣，道：「雖然我不知道電光怪人來自什麼地方，他看起來比魔鬼更兇惡，但我知道，他比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人都更善良！」

李丹丹奇道：「爲什麼？」

空空兒道：「因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他心目中最偉大的母親，最愛母親的人也就是最善良的人。」

李丹丹急道：「揚州城裏的事，是否有另一個電光怪人作祟？」

空空兒苦笑道：「誰知道？但我敢肯定，電光怪人是最善良的人，那在揚州城作祟的，必定是一個最兇最邪的人！」

李丹丹又驚道：「爲什麼？」

空空兒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更何況已死之人？天下間凡有一點人性的，亦不會利用死人去達到他的目的。」

李丹丹道：「這豈非說，弄出這幾百隻不死不活、不三不四的怪物的人，是完全喪失人性的最兇最邪的鬼物麼？」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只怕連鬼物亦要尊他一聲老祖宗呢！但一切待進城後再作打算！」

李丹丹驚道：「這事你管定了麼？」

空空兒苦笑道：「豈敢有這般大口氣？但若然碰上這般天大怪事而不去探究清楚，你爺爺爲甚麼教我空空兒這身功夫？」

李丹丹一聽喜道：「好呵！你果然還記得爺爺的教誨！這便立刻進城好了！」

空空兒奇道：「你忽然又不怕了麼？」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你既然記得爺爺的教誨，自然會好好保護我，有這麼一位大劍仙空空兒在我身旁，我怕什麼？」

空空兒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不再答理他這位嬌憨的丹丹妹。

一會後，空空兒、李丹丹便已出現在揚州城的一座旅店，以兄妹的名義租了一間客房。

天色已慢慢黑沉下來。

黑夜是世人情緒的一種增效劑。

黑夜令快活的人更快樂。

黑夜令憂愁的人更悲傷。

黑夜可以陰藏罪惡，罪惡之域的黑夜因此就更添陰森恐怖。

揚州本是一座美麗繁華的城廓，「二十四橋明月夜」是她的最佳寫照。

但今晚沒有明月，更沒有夜行人，揚州城幾乎成了一個死城。

黑夜本來並不可怕，但有幾百隻不男不女、不三不四、不死不活的怪物出沒，便在太陽底下亦教人毛骨聳然，更何況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沉沉黑夜？

這時已是三更時份。

在揚州城旅店中的空空兒，忽然從床上跳了起來，伸手輕輕一拍對面床的李丹丹一下，悄聲道：「走呵！老躺在床上幹麼？」

李丹丹閉着的大眼珠忽然瞪得滾圓，道：「去哪？什麼地方可以瞧着那堆怪物？」

空空兒微笑道：「這怪物出自何處？」

李丹丹道：「自然出在死人身上！」

空空兒道：「是極！是極！那便上有死人的地方去便了！」

＊　＊　＊

揚州城中的坊里街道，猶如棋盤子格局，中間有一條橫過城中部的十里長街，市井相連，店肆羅列。

若在平日，這時該是夜市千燈，邈若仙境，春風十里揚州路時份。

但這時卻黑沉死寂，城中的二十四橋，彷彿變成二十四條擇人而噬的巨蟒，伏在四通八達的內城河上，倍添陰森恐怖。

空空兒與李丹丹幾個起落，便已飛身躍上全城最高的文峯寺塔頂。

文峯寺塔頂光溜溜的，連一塊石頭也留不住，但空空兒和李丹丹卻在上面輕鬆自如。

站在塔頂，揚州城便盡露無遺在空空兒的眼下。

空空兒此時雖不如傳說中的「千里眼」，但憑他的功力，聚於眼中，十里

內外，但凡活動的東西，很難逃過他的視線。

但這時空空兒什麼也瞧不見，沉沉的黑夜似乎把揚州城整個埋入地獄中去了。

空空兒忽然想起他爹娘在世時揚州的情景，那是空空兒六歲那年的一天，他的父親帶他上揚州赴任，那時父親是揚州府新聘的幕僚。

一連數日的夜晚，空空兒都由父親領着，逛遍了揚州城大小坊里街道。

那時揚州河渠四達，帆檣林立，舷舷相摩，滿載南北貨物，穿梭來往。河中船燈閃爍，河畔千燈夜市，明月如水，灑照滿城二十四條揚州橋。

那時的揚州人亦很熱心，空空兒還清楚記得，當他不慎掉落河裏時，一位揚州城的伯伯冒着嚴寒，跳到河裏，把他救了上來。

想起這些，空空兒歎了口氣，道：「豈料十年後重返揚州，竟變成了一座活死城！」

李丹丹這時目注塔頂東面，似乎有什麼東西吸引了她的視綫，心不在焉的隨口應道：「鬼域！鬼域！此地果然已成了鬼域……咦？那是什麼？莫非眞的是那話兒出現了麼……」

空空兒循聲轉向東面，距塔頂五里開外，黑沉沉的街道中，果然有一團毛茸茸的東西在急促竄動。

空空兒猛一提氣，便向塔下那街道掠去。這時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我倒要看看，到底是甚麼神聖，竟把揚州城弄成鬼域！」空空兒發狠道。

空空兒的身形疾如飛矢，李丹丹拚命聚住一口眞氣，這才勉强跟在空空兒的後面。

片刻間，空空兒、李丹丹便插射到五里外的街道正中的一幢三層樓上，伏在樓頂屋簷，向下面掃視。

那毛茸茸的東西卻忽然失了踪影。

空空兒向街道兩旁的屋宇逐一審視，所有樓宇均黑沉沉的，但在街尾的一幢平房，卻隱約傳出一陣極輕微的嗚咽哭泣聲。

這哭聲輕得猶如飛絮，飄忽不定，但空空兒聽得清楚，他還聽出哭的人是上了年紀的一男一女。

任何聲音被空空兒捕捉住，那就休想遁逸，不然他就並非空空兒，也算不上天下第一怪俠李勝的嫡傳徒孫。

空空兒聽出那哭聲有死了人的意思，心中忽地一動，向李丹丹略一示意，便向那傳出哭聲的屋宇掠去。

兩人悄沒聲息的伏在這平房的屋頂上，下面傳上來的哭聲更清楚了。

空空兒伸手往屋頂的泥瓦略一撥，泥瓦便露出了一條細縫。

空空兒伏下身子，從細縫中向下面望去，屋裏黑沉沉的，連一絲燈光也沒閃出，但在空空兒眼中，這咫尺之距，屋內便明如白晝。

屋內擺了一副棺木，兩位老人坐在棺木前面的地上，正哀哀的哭得死去活來。聽他們壓抑着如蚊細唱的訴說，這棺中人是這位老人家的獨生子。

白頭人送黑頭人，也難怪這兩位老人如此哀傷。

但獨生兒子去世，爲人父母者卻連棺材燈也沒點一盞，這又未免過於節儉，如果說這兩位老人吝惜，那也不對，因爲屋內擺着的那副棺木，是上等的檀香木造成的，檀香木棺材光造工便要五十兩銀，加上木料，沒有三幾百兩銀也休想。

三幾百兩銀就算在富戶家亦非一個小數目，更何況是屋內這戶平房小戶？

爲什麼？李丹丹想不通，因爲她根本就沒有去想，這時她的心已被那團毛茸茸的東西攫住了，她哪還有心思去細想？

空空兒想不通，是因爲他的心甫一動，似乎已意料着什麼東西時，卻被下面那位老伯的腔調扯住了心弦！

「……兒呵！可憐你青年早逝，爲父卻不敢爲你點上一盞床頭燈……你魂迴之時，就摸黑而進吧，這總好過你死後變成那不三不四、不死不活的怪物……」老伯哀哀地低聲的哭訴道。

這聲調落在空空兒耳中，卻彷彿變成道：「……可憐！可憐！你這娃兒，大冷天掉到河裏，老漢我若不趕緊救你上來呵，你在這世上就是這麼幾年了！」

這不是那位曾把自己從嚴寒冰河中救上來的伯伯麼！空空兒立刻就確定了這點。

空空兒捕捉住的聲音絕不會逸遁，這是空空兒一種特殊的本領，更何況這老伯的腔調曾火烙般的印在他的小心靈。

聽到這聲音，空空兒的腦袋忽然嗡的一下冒出熱氣，就好像久積的乾柴熊熊的被烈火燃着，他不加思索，一個魚躍龍門，便從屋頂上穿窗而直入屋內！

李丹丹被空空兒這突然的動作弄得一怔，不禁咬牙道：「這冒失鬼！這突然跳進去呵，準被人當作從棺材裏跳出來的活鬼！」但要她一個人留在這黑漆死寂的屋頂上，這就要了丹丹的小命兒，沒奈何，她只好咬牙切齒的跟着空空兒射進屋內去。「這死人！傻瓜！臭蛋！」

李丹丹飛身躍進屋內的霎間，她的小腦袋也不知積聚了多少駡人的字眼。

但入屋站定後，李丹丹卻一句也駡不出來，反而怔怔的佇立着，動也不動一下。

兩位老人家抱着空空兒正哭作一團，就好像慈父慈母見到久別而歸的親生子。



空空兒靜靜的任由兩位老人家抱着、哭着，雙手還撫慰的輕拍着兩老的背部。

幸而空空兒沒有哭，自始至終默默無言，不然李丹丹準以爲空空兒是突然患了失心瘋！

空空兒曾告訴李丹丹，舅舅和舅娘在他身上打斷四十九條藤鞭時，他也沒哼過一聲。

好一會，空空兒待兩位老人家的情緒稍爲平靜，才輕輕的把身子退了出來。他的動作是這般的輕柔，就好像一位二十四孝的兒子。

李丹丹心內不禁又好笑又好氣，暗地咬牙道：「這死人！這會兒哪像一位大劍俠？他幾時竟變得這般溫情脈脈？莫非他也成了那些不三不四、不男不女的怪物……但是呵，這死人現下這股溫情勁兒，若有一半花在我丹丹身上呵，那會是一種什麼滋味？」

李丹丹忽然一陣害羞，臉蛋兒漲得通紅，便連話也說不出來，怔怔的站住。

但空空兒卻在這時發話了，他輕聲問道：「伯伯！爲什麼連棺材燈也不敢點上？」

老伯悽苦的歎了口氣，道：「小哥兒有所不知，揚州城眼下幾乎成了鬼域矣！死了親人本就悲痛，但誰也不敢點燈，因爲誰一點上棺材燈，誰家的親人屍身便會不翼而飛，不久，就會見到親人的屍首被接到另一具屍身上，在城中出沒……當碰到這些不死不活的怪物時，不是嚇昏，就是嚇得瘋了！試問誰還敢點上這盞奪命燈？」

老伯說着，倒抽了一口冷氣，過度的恐怖，似乎把他的喪子之痛亦刮掉了。

空空兒想了想，忽然道：「有我在此，伯伯只管把燈點燃便是！」

老伯驚道：「這棺材燈一點上，只怕那話兒便來了！」

李丹丹這時心中忽地一動，暗道：「這兒是揚州城，空空兒曾說他六歲時有一位伯伯捨命救過他，莫非這便是那位伯伯麼？」李丹丹心性聰慧，方才只是事出突然，才被弄得昏頭轉向，這時略一思忖，便猜出了大概。

李丹丹格格一笑，也不打話，伸指往案桌上的油燈、火柴一點一勾的。

說時遲，那時快，桌上那盒火柴忽然無風自動，察的點燃了一枝，逕直的向油燈飛去，油燈呼的一下被點燃，然後似有人捧着似的，斜斜的向棺材側邊飛了過來，噗的一聲，穩穩的落在棺材前面！

油燈的光綫雖暗，但在黑暗中乍亮，也可算大放光明。

廳中果然是一副上等的檀香木棺材，但棺材蓋却密密的封牢，似乎怕被什麼鬼物盜去棺裏的屍體似的。

棺材前面的兩位老人家，滿面淚痕，但臉上的表情卻恐怖之極，眼珠子滚圓的直瞪着李丹丹，似乎極怕小妖精把棺中屍體盜走似的！

空空兒的眉頭皺了一下，他似乎有點怪責這位丹妹的魯莽，把兩位老人家驚嚇了。

李丹丹猜透了空空兒的心意，便格格一笑，忙自我介紹道：「伯伯，婆婆休驚！我叫丹丹，是這位哥哥的妹妹！方才所施展的，在這哥哥眼中，不外是雕蟲小技而已！有他在此，兩位老人家便一萬個放心，妖魔鬼怪見了他也須退避三舍哩！」

老伯拚命定了定神，凝視李丹丹好一會，才相信眼前這嬌俏的小女娃並非盜屍的小妖精。他歎了口氣，轉向空空兒道：「這女娃之言是眞的麼？」

空空兒點了點頭，道：「她姓李，叫丹丹，是我的異姓妹妹，她爺爺也就是我的師傅，是江湖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丹妹方才所施展的，不外是名叫大挪移的茅山術吧了。」

老伯一聽，忙道：「名師出高徒，你師傅既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你師兄妹也必定得其眞傳，小兒的遺體，便靠哥兒兄妹維護周全了！」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當年若非伯伯捨命相救，這世上已沒有空空兒了！今日伯伯有難，但只要空空兒有一口氣在，也必保伯伯周全！何況偌大揚州，繁華市面，竟被弄成鬼域一般，這幕後必定有甚麼奸人作祟，空空兒豈可坐視不顧？伯伯只管放心便是！快！且隨我去！」

空空兒突然沉聲喝道，他左右手齊出，把兩位老人家的手臂攫住，然後急向棺材後面暗處滑行，李丹丹意動腿動，亦緊隨空空兒向後面退去，不消片刻，屋內的四人便已隱於黑寂的暗處。

李丹丹伏下身子，側耳聽了聽，但什麼也沒發現，她不禁狠狠的瞪了空空兒一眼，一句駡人的話已衝到唇邊。

但就在此時，外面的大木門忽然響起了卡察卡察的聲響，這聲音猶如有人在外面用鐵鋸鋸門似的。

李丹丹駡空空兒的話立刻就縮了回去，她的心意改變而且直叫道：「天！莫非這棺材燈剛點燃，那話兒就來了麼？但這鋸門似的聲音，若是那怪物的牙齒，丹丹這肉脖子，還不夠它磨一磨牙的功夫哩！這到底是甚麼妖物？」

空空兒心中卻一陣興奮，暗道：「是甚麼妖怪，竟把偌大揚州城鬧了個天翻地覆！若是碰在我空空兒手上，管叫你有來無回！」

但若非空空兒擋在兩位老人家的前面，只怕此時已被嚇昏了。

大門響了一會，忽地依呀一聲自動蕩開了，也不知外面的妖物用的是甚麼法寶，大門的門栓竟然完整無缺，但緊閉的大門卻打開了。

隨即便有一股濃烈的味道撲了進來。

這種味道，不但空空兒和李丹丹聞所未聞，就連活了大半輩子的兩位老人家，也從沒聞過。

但這味道有幸聞到的，並不敎人羨慕，因爲這味道剛入鼻，人的腦袋立刻就昏昏沉沉的，比人世間那種什麼「迷香」之類的迷藥不知要厲害多少倍！

兩位老人家如何禁受得住？空空兒連救人的念頭也來不及動，他兩人就立刻昏了過去。

空空兒也絕不可能在這短短的一瞬間施救，因爲就連他這位頗爲自負的小劍仙，天下第一怪俠李勝的嫡傳人，空負一身驚天動地的神功，也立感頭昏腦脹，懨懨欲睡，若非他猛提一口眞氣，把呼吸閉住，此刻他也睡倒了！

空空兒也不假思索，猛的抬起左掌，抵住李丹丹的背上，以自身充沛的眞力助她一臂之力。空空兒也不能開口說話，他只能在心裏叫道：「千睡萬睡，丹丹莫要在這要命之時睡倒了！不然空空兒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難維護三人的安全……」

也幸虧空空兒這及時的以眞力相助，因爲李丹丹亦已感到腦袋昏眩，她雖然拚命提氣抑制，但無濟於事，眼看也要像身後的兩位老人家一般的睡倒，就在這時，她只覺一股渾厚之極的暖流淙淙的從背後注入她的心房，她寒冷的心突然獲得這股熱能，便猛的加快了跳動，因此她也霍的清醒過來。

李丹丹這時才察覺身後的兩位老人家已然昏在地上，她身旁的空空兒正用手臂抵在她的背上，以眞力助她抵禦。

李丹丹甫一清醒便驚叫道：「天！這分明是妖物的迷魂術！竟這般霸道，連丹丹也幾乎迷倒了……」

空空兒欲制止李丹丹的衝動，但苦於開不得口，恨得咬牙道：「你這一叫嚷，怪物還會現身麼！」

但就在此時，門外有一種恐怖的聲音傳了進來：「嗚……嗚噢……」

這聲音不像虎嘯，也不像狼嚎，更不像獅哮，但卻比狼獅虎三者滙合的嘯聲更可怕！

李丹丹突然身子搖搖欲墜，空空兒猛吃一驚，深知那嘯聲的厲害，他自己也突感心頭氣血翻湧，幾乎把持不住！

幸而這時那迷魂的味道已然淡了不少，空空兒這才分得出心神，悄聲向李丹丹示警道：「丹妹！抱元守一，眞氣聚於丹田，任它山呼海嘯，只當閒庭信步！」

李丹丹心神恍惚之時，突感胸前被一股力度尖銳的刺了一下，登時清醒過來，她這才知道自己又被嘯聲所暗算，若非空空兒以眞氣傳音，直刺她的心胸，此時她只怕已患失心瘋了！這也是她功力不及空空兒之故。

李丹丹連遭暗算，不禁又驚又奇，怪物未現，便已先聲奪人，如此厲害，普天之下，只怕連她的爺爺李勝亦沒這份迷人殺人的神通！

如不幸被嘯聲所傷，變了瘋子，那丹丹自感不如死了好，她畢竟只是位十四歲的女娃，此時她已被嚇怕了，她朝空空兒拚命的點了點頭，表示她絕對服從，這時就算用刀架住她的脖子，她也不敢離開空空兒半步！

幸而兩位老人家先就昏迷不醒，因此這更厲害的嘯聲也就恍如毫無所傷的耳邊風。

一會後嘯聲停了，李丹丹心頭一陣輕鬆，她呼了口氣，正要驚呼，但立刻她就被震懾得目瞪口呆！

原來這時大門外晃悠悠的邁進一頭龐大的兩足怪獸。

* * *

空空兒猛的把李丹丹扯到他的身後，他凝神朝怪獸一看，也不禁驚訝得怔住了！這怪獸若非親眼目睹，空空兒準以爲自己已然處身夢中了！

怪獸身上是黑白相間的條紋，像一頭猛虎，但牠的頭部卻披着一束威風凜凜的長鬣，分明是雄獅的巨頭；牠的雙腿黑毛蓬亂，分明是兩隻熊腿；牠的雙臂特長，伸展自如，這不是猿爪又是什麼！

空空兒不禁咬牙道：「天！這分明是獅頭虎身熊腿猿臂的大混合，天下間有誰見過這等怪物！且不說牠發出的那股氣味和嘯聲！這等惡物，只怕天兵神將碰見了亦得退避三舍！」

怪獸卻似渾不知屋內潛有活人，晃晃搖搖的盯着棺材燈直走上前來。

事實上牠也根本不必顧忌什麼，因爲人世間能經得起牠兩次突襲的絕無僅有，至少在偌大的揚州城就從沒有出現過。

怪物盯着棺材燈，直向棺材晃晃搖搖的走近來。

毫無疑問，怪物的目的物是棺內的屍首！

果然怪物伸出猿臂，揑住棺蓋，牠毫不費力的輕輕一掀，就把釘了鐵釘的棺蓋揭了起來。這檀香木棺蓋加上鐵釘，要揭起它少說也要千斤力氣，但怪物揭起它，就有如揑碎一隻鷄蛋殼。

怪物揭起棺蓋，猿臂就向棺內伸了進去。

空空兒知道，到這時若再不想辦法制止，那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但空空兒居然沒有出手制止，任由怪物攫住棺內的屍首，晃晃搖搖的施然而去。

屍首在怪物的懷裏，就像一個熟睡不動的小娃娃。

李丹丹這時已瞧得驚心動魄，眼瞪瞪的目送怪物施然而去，連半聲也哼不出來。



空空兒待怪物走出，便伸手一搭兩位老人家的脈搏，他在醫道上亦得了他的爺爺師傅的眞傳，他若要行醫濟世，只怕天下間大半郎中便要失業了。

這一搭之下，空空兒便知兩位老人家並無大礙，再過三個時辰便是天亮，天亮之時他倆便會蘇醒。

空空兒扯着李丹丹的手臂，飛身一躍，便從窗口躍上屋頂，他凝神聽了聽，便毅然的向揚州城的西面掠去。

李丹丹此時當眞是如墜五里霧中，她欲發話相詢，又苦於開不得口，因爲空空兒在她前面飛掠，她拚命憋着一口眞氣，這才勉强跟得上，若開口說話，只怕立刻便被他抛下十丈、八丈了！

而在此時若要李丹丹獨自一人呆在這揚州城裏，那就比殺了她更慘上百倍。

眨眼已掠出揚州城外。月兒也突然爬了出來，銀白如水，四野淒清冷寂。

空空兒的身形突然一緩，落在一座土堆上面，伏下身子。

李丹丹緊隨着伏了下來。這時她才吐出一口濁氣。「你！你！你……你瘋了麼？」李丹丹幾乎忍不住扯住空空兒的耳朵嗔道。

空空兒道：「我如何瘋了？」

李丹丹氣道：「你由怪物把老伯親兒的屍首盜去，又悶聲不響的掠到這城外來，這不是瘋了麼？丹丹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小劍仙，在這怪物面前竟然這般窩囊！」

空空兒啞然失笑道：「我如若出手阻止怪物盜屍，如何尋着牠的巢穴？」

李丹丹道：「牠的巢穴在哪？四野淒清冷寂，你這不是月夜見鬼麼！」

空空兒伸手往西面一指，道：「那裏！你瞧見什麼？」

李丹丹順着空空兒的手指望去，任她拚命的凝神運氣，但依然灰朦朦的一片，什麼也瞧不着！這時她是以爲這空空兒是發瘋了！

「那！那是一個灰朦朦的山嶺！還有什麼？」李丹丹說道。

空空兒笑笑，道：「不錯！是一座山峯！但山峯上面有一座廟宇，廟宇還透出一點香火！怪物是朝西面飛走的，但到了這座山峯前面，便突然失了踪影，這山峯顯然與這妖物有莫大牽連！」

李丹丹這回當眞被空空兒弄得哭笑不得！她發怒又不是，好言好語又如何忍得下心中一股怒氣，她的小手指一戳空空兒的鼻子，道：「怪物！山峯！廟宇！香火！你這是千里眼麼？我怎的瞧不見？你可莫把星星當作了香火！」

空空兒微笑道：「我並非千里眼，但我知道，星星的光是閃灼不動的，但香火的光卻搖晃不定而已。」

這一言提醒了李丹丹，她依空空兒的法子，屛氣凝神，朝西面望去，在月色中，那灰朦朦一片的，不是一座山峯是什麼！還有，山峯上面果然蹲了一座黑糊糊的東西，裏面似乎還隱約透出一點香火般的光亮！

李丹丹大喜道：「是極！是極！果然！果然！我也看到了！但我的空空兒哥哥，你如何便知道那是一座廟宇？黑糊糊的，你如何分辨得出？」

空空兒微微一笑，道：「山頂上的建築物多是廟宇，而且還有香火，那不是廟宇是什麼？心清神爽，腦筋就靈，肯動腦筋，世上便沒有瞞得過你的事物！」

李丹丹滿口的答應着，跳起來叫道：「是極！是極！走呵！走呵！」

空空兒一怔道：「去哪兒？」

李丹丹一扭頭，格格的一笑道：「前面既然是怪物的巢穴，還等什麼？這便去把它搗個稀巴爛！難道你不急着把救命恩人兒子的屍首搶回來麼？」

空空兒失笑道：「這是屍首，不是活人，早搶回遲搶回也是屍首，有甚麼關係？但我倆貿然闖上去，假若眞是怪物巢穴，只怕空空兒的人頭也會被接到丹丹的身上了！」

李丹丹一吐舌頭，道：「嚇人麼！但你還有更好的法子嗎？」

空空兒道：「怪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幕後製造及操縱怪物的人！因爲能夠把獅、虎、熊、猿四體合一的人，除非是華陀的師傅再生……」

李丹丹失笑道：「華陀早就被曹操殺了，就算曹操不殺他，他也斷沒千年壽命，更何況他的師傅？只怕連骨頭也化成灰土了，如何還會復生？」

空空兒點點頭，道：「自然不會復生，因此這世上只怕沒人有這種人身肢體再植的神通本領！」

李丹丹驚道：「那爲甚麼會有這堆不三不四、不男不女、不死不活的怪物出現？」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這只有一種能解釋，這堆怪物的幕後控制人，在這世上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爲，他根本就不是這世上的人。」

李丹丹的眼珠又瞪得滚圓了，因爲她忽然想起，在地下黃金城裏，那位沒有年齡、沒有名字的人……電光怪人！

「那……怎麼是好？」李丹丹喃喃道，她此刻心中一片迷茫，因爲她知道，假若眞是電光怪人那一類人，這世上根本就無人可以抗禦，就算把她的爺爺請來也一樣無濟於事，因爲她爺爺到底也是人，人永遠無法對付不是人的人。

但空空兒卻似渾然不覺，竟在土堆上面躺了下來，還合上眼皮，輕鬆自如的養起神來。

李丹丹幾乎忍不住要罵人，她一把扯住空空兒的耳朵，尖叫道：「你！你！你……你這是怎麼了？這要命的

節骨眼上，你還有心思躺着睡大覺？」

空空兒伸了伸懶腰，道：「白天是對付在黑暗中作祟鬼物的最佳時份，這時是黑夜，除了好好的先睡一覺，我根本想不出還有更好的辦法！」

李丹丹無言可對，她歎了口氣，道：「空空兒呵空空兒，你比我只多活了幾年，你的腦袋怎麼裝多了這大堆兒心眼？」

空空兒啞然失笑道：「一張白紙最好寫字，空空兒原來就是空空兒，自然便可以多裝一點，這可是你爺爺說的！」

＊　＊　＊

空空兒說罷，就再不作聲，不一會竟打起呼嚕來了。

月夜、荒郊、妖物、怪獸、恐怖淒清冷寂。

在這時還能呼呼入睡的，普天下只有一個空空兒。

李丹丹卻無論如何不敢合上眼皮。也只有她才知道空空兒的心意，剛才連續兩次以眞力助她抵禦妖物，此刻正好趁機調息。

在李丹丹的感覺中，這段黑夜到天亮的時間比十年更難捱。

在空空兒的眼裏，卻只有眨眨眼的功夫。

天剛放亮，空空兒便一骨碌的跳了起來，道：「走呵！這便上山去也！」

經過這一會的調息，空空兒又精神奕奕。

不消片刻，空空兒和李丹丹便已抵達山峯。在黑夜中迷朦一片的山峯，在白天卻顯露了它的雄峻的身形。

山峯頂上黑糊糊的建築，果然是一座廟宇，但已破爛不堪。

廟門外面，是一座高高聳起的山門，在高高挑起的飛簷下，有一塊大匾額，匾額上的字卻只剩下一半：「……禪寺」。

廟門緊閉，顯然不歡迎人客光臨，但昨晚卻分明透出香火。

空空兒想了想，也不急着進廟，他折轉身就走，在山峯週遭逛了一圈。

空空兒發覺，這山峯的頂部有一個深不見底的洞，洞口方圓只有一丈，四壁有火焰燒過的痕跡，這倒像人們傳說中的火山口。

但揚州地域，空空兒還沒聽說過有「火山」這回事。

空空兒探頭往洞口凝目一望，他的眉頭就飛速的皺了一下，卻沒說什麼，爬起身來，就向廟門大步走去。

空空兒和李丹丹走到山門前，空空兒試試推了推廟門，卻絲毫不動，空空兒這隨便的一推，只怕便有幾百斤的力度，廟門不動，這證明廟門雖然外表看來已經枯朽，但卻重達千斤以上，這除了廟門的中央藏有什麼堅硬如鋼的東西外，根本沒有另外一種解釋。

空空兒的眉頭又急速的跳了跳，然後就毫不猶豫的伸手拍門，大聲叫道：「裏面有人麼？進香的來了！」

空空兒一連叫了幾聲，最後一次他以眞氣傳聲，幾十里範圍內，但凡有耳朵的，都會有所反應。若沒有反應，那就證明裏面根本沒有活人，外面的人無論做什麼也就不會失了禮數，因爲死人是不會講禮數的。

但裏面依然沒有任何反應。

李丹丹怒了，她反手朝天一豎，這是她施展大挪移的起首招式，她欲運動山門外的巨石去撞開廟門了！

就在這時，廟門卻悄沒聲音的打了開來。

隨即便探出一個和尚的光禿腦袋。光禿腦袋下面的白鬚白眉也出現了，原來這是一位年登花甲的老和尚。

老和尚的目光呆滯，但腦筋卻似甚靈活，因爲他一見拍門的人客是一對少男少女，便吶吶的開口道：「阿彌陀佛……兩位小施主來的不是時候！這便請回吧了！」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人道逢廟燒香，還分什麼時候麼？」

老和尚瞥了李丹丹一眼，見他倆身負劍匕，眉清目秀，好一對金童玉女，便歎了口氣，似乎心有不忍，但又無可抗拒，道：「既是燒香，老衲無話可說，這便請進便了！」

空空兒跟隨老和尚而進，他忽然在老和尚耳邊悄聲道：「是禍是福，小子皆咎由自取，老師傅不必內疚於心……」

空空兒用的是以眞氣傳音，除了老和尚外，任何人也聽不到。

老和尚的身子疾速的一顫，顯然空空兒的話已打中了他的心事，但他的嘴唇動了動，卻沒說什麼，輕輕的又歎了口氣。

老和尚把李丹丹、空空兒領進大殿，大殿上果然還有香火的痕跡。

空空兒依規矩上了香，便微笑問老和尚道：「這兒不是還有人上香麼？老師傅怎的說不是時候？」

老和尚歎了口氣，終於悄聲道：「小施主既已進廟門，便可以知道爲什麼了！」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什麼爲什麼又爲什麼的？到底爲什麼？」

老和尚尚未答話，暗黑的大殿內，忽然有聲音接腔道：「因爲進了廟門的人，就不再是人！」

這聲音陰陽怪氣，不男不女的，入耳令人毛骨悚然。

李丹丹驚道：「什麼不再是人？你到底是甚麼東西？」

寒颯颯的聲音道：「我就是那種不是人的人！」

聲音曳然而止，李丹丹驚愕間，大殿內忽然一黑，老和尚已不見了踪影，卻有另一個身影立在兩人面前。

大殿雖然漆黑一團，但在空空兒



眼中卻如同白晝，因此面前這身影他瞧得一清二楚。

他是一位青年男子，因爲空空兒清楚的瞧見他頷下的髯鬚；但她又是一位老太婆，因爲她的腰圍很細，盤骨很大，胸部卻是老年性的陷落，而且雙腳也短而小，毫無疑問，面前這「人」，便是那類令人遍體生寒的怪物！

怪物的頭是一位青年男子的，但頭部以下卻是一位典型的老太婆，有人用不可思議的神術，把本來截然相反的兩堆人體接到一塊，這既非活人，也非死人，既非男，也非女，既不老也不少，這是什麼？當今世上只怕沒有人能夠回答出來。

所有人都不可能知道，空空兒是人，起碼在這時他是人，因此他也不知道。

「你是什麼？」空空兒道。

「我是什麼？」這「人」道。

「你是怪物麼？」李丹丹道。

「我是怪物麼？」這「人」道。

「你是活人還是死人？」空空兒道。

「我是不是人的人！」這「人」道。

空空兒歎了口氣，不再發話，因爲他已聽出這「人」說話時根本不帶任何表情，就連「他」的嘴也沒動一動，「他」的話，根本上就是從他的腹部傳出來的！

空空兒聽他的師傅爺爺說過，江湖上有一種叫「腹音神功」，可以從腹部發嘯聲傷人，這神功雖然可怕，但空空兒不怕，因爲發神功的是眞正的人。

眼前這「人」是什麼？空空兒不知道，他絕對相信，在他之前，絕不會有人知道，因爲根本就沒有在這世上出現過。

這「人」的話也根本不是「他」發出來的，因爲這「人」的前身已經死去，死去的人根本就不會說話。

是誰控制這「人」發出話來？這才是空空兒想知道的。

李丹丹這時已面色蒼白，身子也幾乎抖顫起來。雖然她有一身絕頂神功，她的爺爺是天下第一怪俠李勝，但她只是一位初出道的女娃，接連碰上的兩宗古怪之極的奇遇，至少教會了她什麼叫「恐怖害怕」。

但空空兒不怕，至少他知道自己不能怕，不怕才能在艱險中自救和救人，空空兒知道這一點，因此他不怕。

空空兒笑笑，道：「好！好！我倆想必打擾了你的安寧，這便告辭好了！」

空空兒說罷，扯起李丹丹就欲退出。

空空兒的動作快，但面前這「人」的動作更快，至少空空兒也沒能瞧清，「他」不知怎麼便已堵在大殿門口。

空空兒微笑道：「你打算怎樣？」

這「人」發聲道：「留下來！永遠留下來！留下來！」

空空兒道：「爲什麼？我是上香的，上了香，自然便得告辭！」

這「人」的聲音道：「只有不是人的人才可以進而復出！你是人，所以不可能出去！」

空空兒道：「如果我定要出去呢？」

這「人」發聲道：「可以！但這是在你已成了不是人的人的時候！」

空空兒的笑容收斂了，事實上到此地步他也根本無需再扮笑臉，因爲他已斷定，最底限度製造出「不是人的人」的也根本不是人，起碼不是這世上的人，因此世上所有最有效的應對法子都成了「放屁」一般的毫無作用。

唯一的辦法是自己也成了不是人的那種人，因爲不是人的人，使用的辦法就不是人所願意使用的辦法。

空空兒把李丹丹擋在背後，暗運眞氣，凝神以待，開始向堵在大殿門口的那「人」接近了！

那「人」對空空兒的逼近，卻毫無反應，就像一具僵硬的木頭。

江湖上正義之士自許不對毫無抵抗力的人動手，這是世人用以區別正邪的一個辦法。

這法子對人來說或者會有一點作用，但對「不是人的人」來說，你以爲行得通麼？

空空兒認爲行不通，而且他根本就不去理會江湖上的什麼正邪之道，他只知道盡他的所能，令世人不致被白打，這就夠了。

因此他立刻就能夠斷然的想出對付不是人的人的法子。

空空兒距那「人」只有一尺遠了，這「人」臉上有多少根汗毛他也幾乎分辨出來，空空兒試着伸出手去，把擋住去路的這「人」撥開。

但空空兒的手不動猶可，他一動之下，這「人」看似僵硬的手臂動得比他更快上百倍，空空兒的手剛向上抬起，這「人」的手卻已經觸到空空兒的脖子！

空空兒的心立感一陣冰寒，這手臂觸體的感覺，空空兒事情隔了許多年後也不會忘掉，這就像一條蛇，一條光溜溜森冷冷的奇毒的蛇！

空空兒到底是空空兒，這閃電般的突襲任何人都不可能閃避，但空空兒可以，因爲他根本不必閃避，他把眞氣猛地聚於脖子上面，他的脖子立刻就堅硬如鋼！

這「人」的手臂與空空兒的脖子相觸，立刻就發出一種猶如金屬相撞的吱吱尖叫。

這片刻的功夫就足夠空空兒作出最有效的反擊。

空空兒疾速後退，青龍劍也移握在他的手上，他猛地把青龍劍朝那「人」一指，青龍劍立刻發出絲絲的熱氣，劍上的青龍也躍躍欲動，空空兒

再猛地以眞氣催激，劍上的青龍竟脫劍而出，直射那「人」，在「他」的身體四周疾如電閃的繞了數匝！

然後青光突然迴飛，歸於劍上蟄伏不動。

這「人」直挺挺的立着，恍惚毫無損傷，但片刻後，卻四分五裂的倒了下來，完全的四分五裂，因爲這「人」的頭、手、腰、腿各分成了六截……

李丹丹第一次見到這般恐怖的殺人法子，雙手掩眼，失聲驚叫道：「你殺了人啦！空空兒！太殘忍啦！」

空空兒苦笑道：「是！是殺了，但殺的是不是人的人！你過去看看便清楚了！」

李丹丹抑制不住好奇，咬着牙根走過去瞧了瞧，便失聲叫道：「奇之怪極！這『人』身上竟沒一滴血跡！」

空空兒道：「毫不足怪，因爲這是死人的混合體！」

李丹丹吐舌道：「但『他』會走會說話！天下間誰有這種神術？」

空空兒道：「沒有！因爲懂得這種神術的人，根本不是世間的人！而且，他很快就會現身了！」

李丹丹驚道：「這豈非電光怪人一類的人麼？這簡直非人所可以抗拒！逃呵，此時不逃，就再沒機會了！」

空空兒苦笑道：「你以爲這時候還容得我倆從容而退麼？」

李丹丹咬牙道：「我偏就不信……」她話音未落，身形疾射，如箭矢般的直向大殿的門口射去！她立刻就驚呼一聲，然後就被一股威猛無比的無形力量反彈而回，跌落方才所站立的地方，連一寸的方位也沒移動！

李丹丹的臉色刷的發白，就像碰到鬼魅似的，「這！這……這是怎的了？」

空空兒苦笑道：「光網！一種比鋼鐵還堅硬千倍的光網，非人力所可以抗拒的光網……剛才我出劍時便已察覺，青龍劍光觸及大殿門口的黑光時，我的心頭頓感一震，幾乎把持不住！」

「小娃娃你很聰明！比我見到的所有人都更聰明！」

這時，一種類似金屬磨擦的嘯叫聲突然從大殿的神案下面傳了上來，然後，神案便移開了，一個身高約一丈的巨人從地穴中直挺挺的昇了上來！

這是一位老人，因爲這至少可以從他臉上的皺紋判斷，這皺紋簡直像魚網一樣。他的眼睛也是深陷的，但卻射出兩道碧森森的寒光！

空空兒把李丹丹扯到他的背後，因爲他恐怕她抵受不住這種刺激而昏在地上！

「你終於現身了麼？」空空兒忽然道。

老人碧森森的寒光射到空空兒的臉上，天下間只怕沒有人可以抵受這種猶如閃電的光芒，但空空兒居然寂然不動。

老人咧了咧嘴，他臉上的皺紋因而更密更深了。「跟我來！你是聰明人，當然不會試圖反抗，我希望我沒有看錯！」

老人說罷，就向地穴沉了下去，似乎根本不必考慮空空兒他們是否有任何不服從的舉動。

空空兒苦笑一下，與李丹丹跟着走入地穴中，因爲空空兒知道，他所面對的絕非這世上的人，因此世上任何抗拒的法子都是徒勞的。

這是一條長長彎曲的地道，有許多分岔，老人在前面的身影隱約可辨，因此空空兒只是盯着老人向前走，他根本不去考慮此行的結果。

空空兒的心境泰然，因此他每向前面走一步，對前面那位神秘的老人就多了一分佩服。

空空兒發覺，這地道瀰漫着一種淡青色的光，光源不知來自何處，但這種光竟會流動，不但可以用作照明，而且可以用作殺人的工具，因爲他知道這種光線聚合罩於一個人身上的結果，如果世間眞有天羅地網存在，那這種聚合光比天羅地網更可怕百倍。

空空兒還發覺，這地道是如此錯綜複雜，簡直有如地下迷宮，如果要由他認識的人去挖掘的話，根本是不可思議的神話。

空空兒對前面的神秘老人越來越佩服，但也越來越迷惑，他不能想像，這麼一位神術通天的老人，挖這地下迷宮有什麼用途？

終於，老人把空空兒和李丹丹領進一個地下屋子，準確一點說是一間鐵屋，因爲裏面的一切擺設都閃灼着金屬的光芒，連四面的牆壁也是不知多厚的鐵板。

「請坐！你兩位小娃，是第一位進入我這屋子的客人！」神秘老人指了指閃着光芒的金屬椅道。

李丹丹迷迷茫茫的坐下了。空空兒苦笑道：「爲什麼對我們特別客氣？」

神秘老人道：「價值！來客的價值！」

空空兒道：「聽說所有進這廟宇的人沒有一個可以出去？」

神秘老人道：「不！他們全都安全出去了，但他們都少了一點東西……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記憶！除了這點，我想不出有什麼令他們不致洩密的更好的法子！」

神秘老人點點頭，臉上居然有了一點笑容，但由於他的皺紋，這種笑容比哭還更可怕。「你果然絕頂聰明！你還知道什麼？」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揚州城裏幾百具失蹤的屍體，自然是你運用混合怪獸把他們弄來，然後根據不同的特性，把他們重新組合，變成你的忠



實工具……但你可知道，在我們這世上，把他們親人的屍首盜走，比殺了他們還更可怕？」

神秘老人點了點頭，道：「不錯！這點的確是我始料不及的！因爲在我們那裏，所有的人死後，他的屍首立刻成爲公有，誰都可以運用，誰的親人死了，屍首不被人運用，那就被視爲毫無價值的奇耻大辱！」

空空兒歎了口氣，他完全相信這神秘老人所說的一切，因爲他知道，憑他的本事，他根本就不必在他兩人面前掩飾什麼。

空空兒道：「因此你爲了不傷害活着的人，被逼利用死人來替你效勞，第一步便建造了這個地下迷宮……」

神秘老人這時咧嘴笑了，這笑比剛才的微笑又難看了一倍，李丹丹因此幾乎失聲驚叫起來，如果她不是聽到了空空兒與他的每一句對話，如果她不是已逐漸原諒了這神秘老人的一片苦心。

「你還知道什麼？說出來！我越來越覺得你比我所估計的更有價值了！」

空空兒卻搖頭苦笑道：「沒有！一點也沒有！剩下的只有不知道，一大堆我想知道的不知道！」

神秘老人道：「你可以問！我願意滿足你的好奇心。」

空空兒笑道：「其實也不太多，我只想知道，你來自何處？來這兒的目的是什麼？爲什麼要在這兒建造這座可抵千軍萬馬的地下迷宮？」

神秘老人歎了口氣，道：「你知道你們這兒的人爲什麼近日見到的流星特別多麼？」

空空兒未及答話，李丹丹這時格格一笑道：「每死一個人便有一顆流星，死的人多了，自然流星便多了！」她已逐漸喜歡這位神秘老人了。

老人搖了搖頭，又歎了口氣，道：「這是你們大人用來騙娃娃的神話！其實你們見到的每一顆流星，都是我們的每一座城市，因爲我們那兒發生了慘酷的戰爭，另一個地方比我們更優勝的人進攻我們，我們的城市被他們一座一座的連根拔掉，一部份便掉到這兒來了，這就是你們見到的流星……」

空空兒忽然接口道：「因此你就率領一部份人逃到這兒來隱藏了！」

神秘老人歎了口氣，他的神色激動起來了，他霍的跳了起來，道：「不是隱藏！而是積聚實力，以便日後狠狠的打回去，我們上這兒原本有向你們這兒的人求助的心，但我們在碰到你倆之前都失望了，因爲我們所碰到的都是甘於失敗的人，而甘於失敗的人在我們那兒是不能生存的……但你肯幫助我們麼？」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我還有選擇麼？」

神秘老人道：「沒有！除非你願意失去記憶！但我絕對不希望有這種結果！」

空空兒又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我除了答應之外，還可以說什麼……空空兒呵空空兒，看來這一次你又錯了，因爲你竟然捅了一個並非這世上的馬蜂窩！」

要知道神秘老人是何方神聖？而空空兒又如何協助老人？請留意故事之四推出。

（本篇完）

**上文提要：**鬼見愁許霸天藏在巴東的金子被江湖上的人覬覦，小霸王雷天生將他殺掉，但不知藏金的正確地點，追踪他的妻子千手羅刹武陵春，而她手上有一張許霸天的藏金圖，她怕落在雷天生的手上，找獨行盜燕無雙協助，去巴東取藏金。燕無雙要和小霸王對抗，又找了一些助手，才能對付小霸王雷天生這樣的頑敵……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楊柳・文

可飛・圖

# 金劍銀鏢

## 助拳無辜被殺　對話找出因由

施恩道：「你怎知道我的氣門？」

燕無雙道：「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施恩怒聲道：「胡說，我的氣門連安平也不知道，怎會告訴你。」

燕無雙道：「我剛才那一脚本來是踢你小腹的，但你却向左面躲避，而且還拚命護住肚臍眼……」

施恩跳起來道：「混帳，你眞狡猾。」

燕無雙道：「兵不厭詐，小霸王比我更狡猾，你如不認輸，咱們可以再打。」

施恩撿起雙錘就想動手，高飛却把他攔住道：「算了，再打下去只有更丟人。」

施恩不服氣的道：「我就這樣認輸？」

高飛點點頭道：「他不是來找咱們打架的，你輸了却可以分一大批金子。」

施恩道：「是鬼見愁藏的那些金子？」

高飛道：「不錯，你如不死，就是那些金子的主人之一。」

施恩道：「我如宰了這小子，金子不是全歸咱們了？」

高飛道：「辦法不錯，問題是你能不能宰得了他。」

施恩道：「宰不了他就跟小霸王聯手……」

高飛冷聲道：「是聶魯容給你搭線？」

施恩趕忙搖頭道：「我早就想宰那老小子了，怎會被他說服。」

高飛道：「沒有一劍斷魂搭線，小霸王肯相信你嗎？」

施恩道：「咱家只是一時氣話，怎會眞的跟雷天生那老混蛋合作。」

高飛道：「我知道你是說氣話，但你跟人家打的賭却不能耍無賴。」

施恩紅着臉道：「咱家如認輸，不是弱了這托塔大王的名頭……」

高飛怒聲道：「你本來就輸了，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像你這種行爲算是那門子英雄？」

施恩想想道：「我跟他賭的是人，如果輸了，就得連人也一起輸。」

高飛道：「不錯，不但是你的人輸給他，連咱們也一起輸給他，從現在起，金劍銀鏢已經不再是獨行盜了，而是小强盜頭子。」

賽行者安平却跳起來道：「不行，咱們憑甚麼聽他的！」

高飛冷聲道：「聽你的也行，你有把握找出那批金子嗎？」

安平一怔道：「燕無雙有把握？」

高飛道：「他如沒有把握，咱們再剝他的皮！」

施恩站起來道：「對，咱們認了，咱們等着看看這小子的道行。」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老鵰，幾年不見，你倒是變得通情達理了。」

高飛冷聲道：「老夫是看在金子份



上，你小子如要花樣，可能長埋巴東！」

燕無雙嘆口氣道：「咱們都可能被埋在巴東，你知道這批金子如果是容易取到的，我也不會找上你們。」

高飛道：「老夫跟你的想法正好相反，就算咱們得不到那批金子，雷天生也同樣的撿不到便宜。」

燕無雙苦笑道：「這就叫做人爲財死，沒拚到最後，誰也不知道便宜了誰……」

高飛心中一動，突然轉向右首一片矮林道：「閣下是何方神聖，用不着再躲躲藏藏的，可以出來了！」

只聽一陣怪裡怪氣的聲音，自林中傳了出來道：「老夫是窮神餓鬼，既入寶山，却不想空手而回。」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蓬頭垢面的老人。

此人年已近百，一件長粗布袍子千補百納，不僅說話怪，模樣怪，走起路來，更是一搖三擺。

燕無雙乍見這個老人，不由臉色一動道：「九洲醉癲！」

老人道：「不錯，正是老夫。」

燕無雙道：「你是爲了分金子來的，還是爲小霸王打前站來的？」

九洲醉癲道：「都可以，要看你們那一邊出的價錢高。」

燕無雙道：「你想要多少？先開個價吧！」

九洲醉癲道：「你看老夫能值多少？」

高飛趕忙走近燕無雙身側，低聲道：「九洲醉癲紀留年，是個出了名的難纏人物，正邪不分，武功又高得出奇，你可不能把他逼到雷天生那邊去……」

燕無雙仍是冷聲道：「你這把老骨頭既窮又瘋，最多能值三兩半金子。」

紀留年却哈哈大笑道：「不少不少，老夫只想找個棺材本，有三兩半金子，足可買上七具棺材。」

高飛微一怔，但左首林子中，突然又傳來一聲冷笑道：「那要看是甚麼貨色了，也許你紀瘋子連個棺材蓋都買不到。」

紀留年眼也未抬的道：「龍化雨，老夫準知道你們七煞會出面談生意的，你可是有意替老夫抬高身價！」

這時左邊樹林中已先後走出七個老人，走在前面的正是七煞之首——鎭巴東龍化雨。

他先看看武陵春，才陰聲一笑道：「這票生意老夫做定了，你紀瘋子只需舉手之勞，下半生足可享用不盡。」

紀留年道：「看來老夫要大運晚享了，是雷天生派你來找老夫的？」

龍化雨道：「雷老大還不知道你紀兄也到了巴東，是在下自己的意思。」

紀留年道：「你的話能算數嗎？」

龍化雨道：「雷老大的事，在下七成家還可以當。」

紀留年哼了一聲道：「好，說出你的條件吧！」

龍化雨道：「紀兄如能活捉千手羅刹武陵春，就是那批藏金十分之一的主人。」

紀留年道：「十分之一到底有多少？」

龍化雨道：「確實數字兄弟也不大清楚，但就保守計算，大約也五百萬兩以上……」

紀留年道：「數字確是驚人，但老夫已行將就木，要那麼多的金子如何用法？」

龍化雨一呆道：「可是你紀瘋子還沒有死，活着一天總是要用金子的。」

紀留年道：「老夫也許活不過今天，但你們七煞如果聰明一點，就該以五獸做榜樣！」

龍化雨怒聲道：「紀瘋子，老夫是看得起你，才找你談談條件。」

紀留年道：「那是老夫不識抬擧了！」

龍化雨道：「事實擺在面前，鬥智，動武，你都不是燕無雙的對手，何況還有穿雲鵰他們爲助……」

紀留年冷聲道：「如加上你們七煞，是不是可以擺平燕無雙？」

龍化雨道：「那是咱們的事，你只負責捉人。」

紀留年道：「捉住人以後呢？」

龍化雨一怔道：「武陵春說出藏金地點，咱們即可按圖索……」

紀留年冷笑道：「龍化雨，老夫跑江湖時你還在穿開襠褲，在我面前少來這一套！」

龍化雨道：「在下說的是實話……」

紀留年道：「既是實話就該有點表示！」

龍化雨道：「紀老希望在下怎樣表示？」

紀留年道：「金子，你可以把老夫應得的那一份先墊出來！」

龍化雨怒聲道：「放屁，咱們如能墊出那麼多的金子，又何必找你。」

紀留年道：「這不就得了，老夫如幫你擺平燕無雙，而後你們再聯手來擺平老夫……」

龍化雨道：「沒有的事，江湖上能擺平你九洲醉癲的人還不多。」

紀留年道：「光憑你們七煞，當然還不夠資格。」

龍化雨臉色變了一變，但他仍是忍住了道：「在下希望咱們能談成這筆交易。」

紀留年道：「既然有金子送上門，老夫當不願往外推，但咱們必須現錢現貨，因爲你跟雷天生的信用都不大好！」

龍化雨冷聲道：「紀瘋子你忘了這裡是誰的地盤？」

紀留年哈哈一笑道：「你的狐狸尾巴終於抖出來了，你認爲是誰的地盤？」

龍化雨大怒道：「老夫是在巴東光

着屁股長大的，還沒人敢來挖咱們生根的土。」

紀留年道：「今天不但有人來挖土，恐怕還有人拔根……」

只聽一聲冷哼，一片紫光有如閃電劃長空般，朝紀留年罩了過去！

紀留年暗中一驚，猛然一吸眞氣，斜退兩步，右手疾翻，順勢一招倒打金鐘，迎着紫光拍去！

一陣輕爆之後，紀留年右手袍袖被劃了兩道破口子，但他一掌也震斷對方半截長劍。

這個出手的人是七煞老三，叫太乙劍丁授全，他提着半截斷劍還想出手，龍化雨却皺了下眉道：「老三！慢點！」

丁授全道：「紀瘋子既不跟咱們合作，最好還是除去他！」

龍化雨道：「你能除去他嗎？」

丁授全想想道：「我一個人也許不行，但如果咱們七人聯手，恐怕他連一招也接不下。」

龍化雨仍是搖搖頭道：「燕無雙未必肯放棄這個機會。」

紀留年冷笑道：「老夫並不是依仗金劍銀鏢走進巴東的，我現在就接你們七煞聯手一招！」

龍化雨道：「你最好還是先請示燕無雙一下。」

紀留年怒聲道：「放屁，老夫又沒有賣給他。」

龍化雨道：「可是你們已經有了口頭上的契約。」

紀留年道：「老夫那個契約是爲你們七煞訂的。」

龍化雨一怔道：「爲我們訂的？」

紀留年道：「不錯，老夫早說過那是棺材本，三兩半金子，可以買七副棺材，正好夠你們七煞平均分配……」

丁授全不等他說完，衝出來就是一劍，紀留年左臂輕抖，寬大袍袖迎着那半截斷劍捲去！

龍化雨朝其餘的人使個眼色，當先挺劍急刺！

他的劍術造詣比丁授全高明多了，紀留年抖出的袍袖本可奪下了丁授全斷劍的，可是經龍化雨這一出手，他却反被逼退兩步，有了這個空隙，其餘五煞也同時出手搶攻！

七煞中有五個人用劍，一個人用拐，一個用掌，但見掌風劍影，密密的把紀留年夾在當中。

尤其是龍化雨的一柄劍，攻出雖然只有一招，却把他右面的退路整個封住了。

太乙劍丁授全提着斷劍與風雷劍郎介元，攔住左面，鑌鐵拐郭仁煌與天罡掌范鞏蓬，正面進擊，後面却被長髮怪柴朝山跟翻江之龍尹若海擋着。

七煞聯手，威勢相當驚人，燕無雙看得直皺眉頭道：「紀老，你注意正面，其餘的人交給我了。」

紀留年怒聲道：「放屁，老夫說出的話從不更改，你如插手，我就連你也算上一份。」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我以爲你不値得！」

紀留年道：「咱們都是爲了金子，我不値得你就値得？」

燕無雙道：「至少我不會上他們這個圈套。」

紀留年冷聲道：「老夫是心甘情願上這個圈套的……」

龍化雨乘他說話之際，長劍像靈蛇般，自右側長驅直入，不僅招式詭異，劍身蘊藏的潛勁，也同時散發出來，逼得紀留年只有往左閃讓過去！

左面是丁授全與郎介元，他的身形才動，風雷劍已幻起一片劍幕，把他上半身全部罩住了，劍氣四溢，隱夾風雷之聲！

紀留年在匆忙中只好發掌封阻，但丁授全却看準了機會，提着半截斷劍，矮身疾掃，一招撥雲見日，硬削他的雙腿。

紀留年在三名高手夾擊下，仍然毫無懼色，冷哼一聲，推出的雙掌猛然一分，改推爲拍，分朝左右拍去，同時氣納丹田，身子硬拔起五丈多高，讓過丁授全的斷劍，左脚已順勢朝他頂門踢去！

他避敵還擊，快如電光石火，可是剛讓開左右三支劍，鑌鐵拐郭仁煌與天罡掌范鞏蓬，已雙雙從正面攻到！

這一來却把九洲醉癲逼出眞火，雙掌一合一分，硬朝二人劈去！

他集十二成功力，這一劈之勢猛不可當！但燕無雙却看得心中一驚，剛叫聲不好，還沒來得及援手，只聽一聲輕爆，夾雜着兩聲悶哼，緊跟着傳了過來！

郭仁煌的鑌鐵拐，被紀留年一掌震成三段，兩截飛向半空，另一截却在他自己小腹上插了個對穿！

可是紀留年的右臂，却被范鞏蓬的天罡掌震得寸寸斷落，右半邊身子也是一片血肉糢糊，倒飛在兩丈外的草地上，連坐都坐不起來！

燕無雙趕忙走過去替他止住了血道：「你這是何苦來呢……」

紀留年怪目一瞪道：「爲了金子，老夫如果死了，你小子可不能賴賬……」

燕無雙道：「我不會賴賬，但你必須受點委屈，因爲那三兩半金子是你答應留給七煞買棺材的。」

紀留年先是一怔，隨後大笑道：「好小子！你比老夫還刻薄，隨便你怎麼辦吧，把老夫拖去餵狗也行，反正死都死了……」

他一連咳嗽好幾聲，又吐出兩口鮮血。

燕無雙道：「那倒不致於，你替我揭穿一項秘密，我至少也得挖個坑把你埋了。」

紀留年道：「甚麼秘密？」



燕無雙笑笑道：「你不覺得死得寃枉嗎？」

紀留年冷冷的道：「技不如人，有甚麼好寃枉的？」

燕無雙道：「可是你並不是死在七煞手中！」

紀留年一呆道：「你說那老小子並不是天罡掌范鞏蓬？」

燕無雙點點頭道：「七煞中除了龍化雨劍術高明一點而外，其餘的都是差不多，你一掌旣震斷郭仁煌的鑌鐵拐，就不該傷在范鞏蓬的掌下。」

紀留年不解的道：「老夫也是這樣想，可是我却明明是傷在他的掌下。」

燕無雙道：「所以我說你死得寃枉。」

紀留年怒聲道：「就算寃枉也是老夫的事，與你何干！」

燕無雙道：「你別忘了你是爲金子來的？」

紀留年想想道：「小子你到底在玩甚麼花樣？」

燕無雙道：「傷你的人不是天罡掌范鞏蓬，而是小霸王雷天生！」

紀留年幾乎跳起來道：「混賬，你爲甚麼不早點說？」

燕無雙道：「我也在你受傷後才想到的，七煞武功再高，也不可能高過你九洲醉癲，范鞏蓬一掌震碎你半邊身子，更加令人難信。」

紀留年道：「那也不能證明他就是雷天生。」

燕無雙道：「起先我也不敢確信，但我看了你的傷勢之後，才知道是他。」

紀留年吃力的將右臂挪動一下，見傷口處一片焦黑，連衣服都被燒爛了，他不由嘆口氣道：「老夫眞的是老了，竟連天雷掌與天罡掌都分不清。」

燕無雙道：「他們是謀定而後動，如果你不受傷，誰也不知道他是雷天生。」

紀留年道：「不可能，天雷掌剛猛有餘，韌性不足，老夫如不是大意……」

燕無雙道：「他的手不會讓你看到的，你只要見了他那兩隻又寬又長的袖子，就知他們早有計劃了。」

紀留年想想道：「不錯，那是爲了掩飾雷天生手上的膚色，但如單打獨鬥，老夫不見得如此慘敗……」

只聽一聲冷笑道：「紀留年，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這個說話的人，正是扮裝天罡掌范鞏蓬的小霸王雷天生。

他這時已把那件寬大的長袍脫掉了，露出一身勁裝，目中閃着懾人兇光，排衆而出。

紀留年怔了一怔道：「雷天生，眞的是你！」

小霸王冷笑道：「不錯，是老夫，但我的對象却不是你！」

紀留年怒聲道：「不管你的對象是誰，可是你的行爲却太卑鄙了。」

雷天生哈哈一笑道：「紀瘋子，你完全說對了。生存也就是卑鄙的武功，如果按照供與求的關係來說，生命是世界上最賤的東西，因爲你對自己估價過高，所以你無法生存下來。」

紀留年道：「只要你承認自己卑鄙就行了，老夫雖死却不失爲江湖人本色。」

雷天生道：「你以爲自己是個大英雄？其實江湖上少你一個紀留年，或多出一個雷天生根本就沒有差別，只可惜你們無法認淸自己的存在。」

紀留年道：「你認淸自己的存在，却沒有認識自己的卑鄙！」

雷天生道：「我承認，但你別忘了我們都是爲了一小塊肉而爭奪的，生命呑食生命，只有存留下來的才是卑鄙的成功。」

紀留年大叫道：「放屁，只有你這種卑鄙的人，才能發出這種卑鄙的謬論。」

雷天生看看他道：「你不卑鄙，爲甚麼到巴東來，總不是爲了送死吧？」

紀留年道：「就算老夫爲了送死來的好了，我如果說是湊熱鬧，你可能不相信。」

雷天生道：「信不信都是一樣，因爲這些對我都沒有價值。」

紀留年還想說甚麼時，燕無雙已冷冷接口道：「雷天生，你跟鬼見愁都是犯了同樣的毛病，爲了這一小塊肉，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嗎？」

雷天生道：「對於生命本體而言，我比許霸天或你都懂得多，因爲我存在。」

燕無雙道：「那是因爲他低估了你。」

雷天生道：「說他高估了自己也未嘗不可。」

燕無雙冷聲道：「我忘了你比他更懂得利用機會。」

雷天生哈哈一笑道：「完全正確，歷史告訴我們，奴隸要遇到機會，可以變成皇帝。」

燕無雙道：「你的野心倒是不小，可惜沒有讓你遇到這個機會。」

雷天生道：「但我可以製造機會，如果農夫把種子播在石頭上，那兒土壤不夠，當太陽上升時，它們就會被灼焦，你知道這是甚麼原因嗎？因爲他們沒有根，於是乾枯了，荆棘又阻過它們的生長……」

燕無雙道：「因此你需要向外生根，更需要金子，是吧？」

雷天生道：「不錯，可是鬼見愁阻過我的生長，所以我殺了他。」

燕無雙道：「你現在好像仍是一無所有。」

雷天生道：「至少我是生存競爭的勝利者，因爲我的唯一宗旨，就是注重利害得失。」

燕無雙哼了一聲道：「你跟許霸天倒可算得上是臭味相投。」

雷天生道：「鬼見愁不過是一隻沒

有尊嚴，沒有理想的可憐酵母，臨死他還是做了個糊塗鬼。」

燕無雙道：「他如果眞糊塗，就不會把藏金圖交給千手羅刹了，可見他還是比你强。」

雷天生怒聲道：「强個屁，充其量他不過是頭死了的獅子，而我現在就要實施我生存與旺的特權。」

燕無雙道：「如果我套用鬼見愁的話，你也不過是一隻活着的狗，你的特權也只限用於五獸七煞他們身上。」

雷天生指着九洲醉癲大笑道：「老醉鬼是最好的例子，下一個就是你！」

紀留年怒聲道：「你不過是靠卑鄙的手段偸襲……」

燕無雙道：「你們是正面動手，算不上偸襲，你如果能支持一下，總會看到結果的。」

紀留年輕嘆一聲道：「這個希望恐怕不大，老夫的傷勢難撑半個時辰。」

燕無雙心中一驚道：「眞的有這麼嚴重？」

紀留年道：「雷天生掌上有毒，老夫如不是靠着數十年修爲苦撑，早就完了……」

燕無雙怔了一下道：「雷天生，是眞的嗎？」

雷天生笑道：「當然假不了，但這也是求生存之道，下一個輪到你時，可得小心一點！」

燕無雙道：「用不着小心，我只要砍下你的右手，問題就解決了。」

雷天生道：「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但問題是你能不能砍得下。」

燕無雙道：「如果砍不下，就把我的右手砍給你。」

紀留年急道：「小子，你犯不着打這個賭……」

燕無雙道：「我已經賭了，而且絕不超過三招，你大概還撑得住吧？」

紀留年道：「你這是何苦呢！」

雷天生道：「爲了替你報仇，老醉鬼，這小子如果輸掉了右手，你大概死也很難閉眼睛！」

燕無雙冷冷的道：「雷天生，你跟鬼見愁是犯了同樣的錯誤，你們都自以爲懂得生存競爭，其實你們却可憐得甚麼都不知道。」

雷天生道：「老夫根本不需要知道甚麼，只要能活着，只要有金子，我就是强者。」

燕無雙道：「那只是你的無知看法，我以爲眞正强者，還是屬於九洲醉癲的。」

雷天生道：「放屁，他最多也不會活着撑過半個時辰。」

燕無雙道：「就是因爲他快死了，我才做這個結論，你毀滅的只是他肉體，却永不能損傷他的靈魂。」

雷天生神色一動道：「那有屁的用，他死都死了。」

燕無雙道：「他是爲友而死，也是爲正義而死，雖死猶榮。」

紀留年喘着氣道：「老弟，你是怎麼知道的？難道你已經見到了五湖病叟金星照……」

燕無雙道：「沒有見到，但我可以猜得到，九洲醉癲與五湖病叟是焦不離孟，既然你到巴東，當然他也來了。」

紀留年道：「老夫已經來了好幾天，却始終沒見到他，可能已經遇害？」

燕無雙道：「只有可能，並不是肯定，如果你不死，也許會找到他。」

紀留年道：「找不到了，我中的毒已攻進內腑。」

燕無雙道：「那就讓你帶着聖潔的靈魂死去，我相信五湖病叟會知道的。」

雷天生道：「知不知道都沒關係，老夫承認他是爲友而死，但你是爲了甚麼？」

燕無雙道：「我是爲了我應該做的事，所以我才跟你訂下三招之賭。」

雷天生道：「這樣說你在三招之內，絕對有把握砍下我的右手了？」

燕無雙道：「一點把握都沒有，也許我會砍下自己的右手。」

雷天生冷笑道：「你也是爲了保持光榮的靈魂。」

燕無雙道：「怎麼說都行，你可以拔劍了！」

他說着話右手已搭上了劍柄。

燕無雙是以快劍出名，他手才搭上劍柄，雷天生已趕忙自郎介元手中接過長劍，振腕疾刺，攻擊的位置却是燕無雙的右手。

雷天生這一劍却是够絕的，攻的雖不是致命之處，已足可阻止燕無雙拔劍，只要他的劍出不了鞘，招式再快也沒有用。

燕無雙一連換了兩次身法，但右手却始終在他的劍氣控制之下，一時被迫無奈，乾脆放棄了金劍不用，一沉右臂反腕硬朝雷天生劍身抓去，而左手也同時拍出一掌，阻止了他的退路！

這完全是一種拚命的打法。

雷天生冷聲道：「小子你好狂！」

隨着話聲劍勢突緊，變刺爲劈，疾砍燕無雙的右腕！

燕無雙臉上極快的掠過一絲奇特表情，右臂微收，却挺起肉掌硬朝劍身托去！

小霸王雷天生一身功力何等雄厚，他以掌接劍，誰都看得大驚，九洲醉癲更是急得大叫道：「小子你瘋了……」

可是他叫聲未完，燕無雙手中突然飛出一道青光，跟着是雷天生一聲悶哼，他的身形已踉蹌的退出兩丈多遠！

燕無雙左手提着一只血淋淋的手掌，那是雷天生的，他右手却多了一把匕首，上面還在滴着血！

小霸王一臉獰色，他右手被砍掉了，長劍也被削斷了，但仍狠狠的瞪着燕無雙道：「小子，你比老夫更卑



鄙。」

燕無雙笑笑道：「應該說我的求生存之道比你更高明，你如果眞讓我拔出劍來，我還眞沒有把握在三招之內砍下你的右手。」

雷天生道：「你那把匕首是早就準備好暗中對付我的？」

燕無雙道：「那倒不是，這把匕首乃是前古寶物，削鐵如泥，是一位前輩異人送給我的，帶在身邊以防毒蛇猛獸之用，今天被你逼急了我才想起來。」

雷天生厲聲道：「放屁，你如不是事先有備，那有這麼巧。」

燕無雙道：「就算是好了，但我在三招之內砍下你的右手總不會假。」

雷天生獰笑道：「你忘了老夫還有一隻左手？」

燕無雙道：「你左手練的也是毒掌？」

雷天生道：「不錯，老夫左手的毒比右手更厲害，你有本事也一起砍去吧。」

燕無雙道：「我是有這個意思，只是還沒有到時候。」

紀留年趕忙接口道：「老弟，除惡務盡，你可不能留下個禍害。」

燕無雙道：「他不會成爲禍害的，只是一時想不開！」

紀留年一呆道：「你說誰一時想不開？」

燕無雙指着雷天生道：「當然是他……」

小霸王臉色大變，不等他說完，已舉起獨臂疾劈過去！

燕無雙趕緊閃身讓開，但雷天生攻勢不減，獨臂疾揮，一掌把紀留年腦袋擊得粉碎！

他這一舉動，使在場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高飛更是怒道：「雷天生，你眞是卑鄙到極點，九洲醉癲已經是垂死的人，你還下得了手殺他！」

他說着話已拔劍逼了過去！

燕無雙却把他攔住道：「老鵰，你別管，是我讓他去殺人的。」

高飛一呆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燕無雙道：「九洲醉癲反正活不了多久，但在他臨死前，我不想讓他知道一件事，否則他眞的死也閉不上眼睛。」

高飛道：「甚麼事？」

燕無雙道：「這個人不是小霸王。」

高飛怔了一怔道：「胡說，老夫在暗中見過雷天生已經不止一次了。」

燕無雙道：「你見到的那個人，也許是眞的小霸王，但這個人却是五湖病叟金星照！」

高飛幾乎跳起來道：「不可能，五湖病叟與九洲醉癲有着生死之交，他怎麼會殺死紀留年？」

燕無雙嘆口氣道：「這就是他們求生存之道，爲了金子，雷天生能殺死許霸天，金星照當然也能殺死紀留年。」

高飛道：「老夫還是不懂，紀留年生性淡泊，他不會爲了金子跟老友反目的。」

燕無雙道：「就是因爲他生性淡泊，金星照才必須殺死他。」

高飛道：「這是甚麼理由？」

燕無雙道：「理由很簡單，金星照被小霸王收買了，如被紀留年知道他勢必反對，所以他必須殺死他。」

這時站在旁邊只剩下一條左臂的雷天生，冷冷接口道：「小子，你好像親眼見到似的。」

燕無雙道：「你一出手我就知道你不是雷天生了，我所以不肯說破，只是不願使九洲醉癲傷心，因爲他一生中只有你這麼一位知己的朋友。」

金星照伸出左手撕去臉上的人皮面具，終於嘆口氣道：「小子，你是怎麼知道的？」

燕無雙道：「雷天生是個成名的劍手，他絕不會輕易離開劍的，何況你所用的劍招雖還說得過去，但却比小霸王差多了。」

金星照低頭不語，臉上隱現慚色。

燕無雙仍是淡淡的道：「雷天生是不是答應分給你十分之一金子？」

金星照道：「不錯，可能還會多一點，因爲雷老大並不在乎那批金子。」

燕無雙道：「你拿到金子了嗎？」

金星照道：「你把武陵春送到巴東來，老夫就等於拿到一半。」

燕無雙道：「我跟千手羅刹來到巴東，你不是拿到一半金子，而是送掉一半命。」

金星照道：「也許有此可能，但老夫只要不死，金子就拿定了。」

燕無雙怒聲道：「金星照，你眞是至死不悟，就算找到了金子，雷天生能會讓你活下去嗎？」

金星照道：「雷老大不是那種人……」

燕無雙道：「你以爲他是那種人？講交情論武功，你都比鬼見愁差得遠，但他仍然難逃毒手。」

金星照道：「那不同，因爲鬼見愁許霸天想獨吞那批金子……」

武陵春大怒道：「放屁，想獨吞的是雷天生。」

金星照道：「雷老大如眞有此意，怎會不知道藏金地點？」

武陵春冷聲道：「對你這種殺友求榮的混蛋，有理也講不清……」

她隨着話聲雙手齊揚，已發出兩把奪命金針，將金星照整個人都罩在一片針網之下。

五湖病叟雖然失去一臂，但他一身功夫仍是驚人，就地一滾人已閃開，回手一掌，反把那片金針拍得朝武陵春倒射過去！

燕無雙適時攻出一劍，把金針擊落後冷冷的道：「你走吧，不要再動金

子腦筋了，把九洲醉癲屍體帶着，找個地方安渡晚年。」

金星照厲聲道：「放屁，老夫如想走，又何必殺老醉鬼。」

燕無雙目中精光驟閃道：「你不想走是想死了！」

金星照獰聲道：「你怎不試試看！」

燕無雙道：「好，我就把你左臂也砍下來，讓你死了這條心！」

他右手疾揚，金光乍閃，劍刃已經劃破了金星照的左臂！

可是在這同時，他身後樹林中突然飛出一道青光，其疾如電，直射燕無雙的後心！

高飛與武陵春雖然看見了，却來不及解救，燕無雙的招式已經用老。他此時如果撤劍回救，也許能把背後那點青光擊落，但却給金星照一個可乘之機，他只要隨便出手，即可將燕無雙傷在掌下！

燕無雙也知道這是怎樣一個局勢，但衡量輕重，以為挨上金星照一掌，最多受點傷，却不致要命，但背後那道青光却不能忽視。

他心中電轉，身形也跟着急旋，金光急閃，格的一聲，那道青光被他的金劍拍落了，是一柄匕首。

而在這同時，他背上却挨了金星照一掌，勁道不輕，打得他身形向前衝出好幾步，但金星照却發出一聲慘嚎，全身是血，倒在地上不停的亂滾。

誰都看得出在這位五湖病叟僅存的一條左臂及左腿上，中了十一隻銀鏢，鏢身雖然沒有毒，却是傷在要害。

燕無雙穩住身子，左手一招，虛空收回銀鏢，冷冷的道：「看你跟九洲醉癲相交一場的份上，我只廢了你一雙手，仍保留住你兩條腿，你可以走了。」

金星照厲聲道：「小子，你還是殺了老夫吧！」

燕無雙道：「你要是想死自然有人殺你，但我却不想當劊子手。」

金星照道：「就算老夫死了，你小子也別想活着離開巴東。」

燕無雙道：「你不是為了金子來的嗎，怎麼現在就想死？」

金星照道：「老夫雙手俱殘，就算找到金子也輪不到我。」

燕無雙道：「可是你仍為金子出過一番力，而且還殺死平生好友，雷天生總不致忘了你的功勞吧。」

金星照張口似想說甚麼，林中突然傳來一聲陰笑道：「小子你別挑撥離間，五湖病叟雖然殘廢了，金子仍有他的份。」

燕無雙冷冷的道：「眞的嗎？如果你存心分一份金子給五湖病叟，又何必陷他於不義？」

林中傳出怒聲道：「胡說，是紀留年先想殺死金星照的。」

燕無雙道：「可是金星照現身時，却是你小霸王的身份，九洲醉癲至死，仍不知道是死在他的好友手下。」

林中這個隱身的人顯然是小霸王雷天生，他停了一下，才沉聲道：「老夫不願談這些，但有一件事，咱們可以打個商量。」

燕無雙道：「是那批藏金？」

雷天生道：「不錯，你既已得到了圖，可否把藏金地點說出來給老夫聽聽。」

燕無雙微微一怔道：「可以，但在下却有一個條件……」

武陵春急忙接口道：「你怎麼可以與虎謀皮，假如眞說出藏金地點，只怕連命都保不住了。」

燕無雙道：「那倒不一定，小霸王並不是一個笨蛋，他明知這個要求不合理，如果沒有原因，他絕不會提出。」

雷天生哈哈大笑道：「好，衝着你這一句話，老夫就該把你當作半個知音。」

燕無雙冷聲道：「你別忘了在下是你的敵人，而且我也是為了金子來的。」

雷天生道：「知音的敵人比知音的朋友更難找，老夫答應那批藏金分給你一半！」

燕無雙道：「如果在下猜的不錯，你已經找到了藏金地點！」

雷天生微微一怔道：「不錯，看來你比老夫更懂得求生存之道……」

武陵春道：「絕不可能，藏金的地點除了我誰也不知道……」

燕無雙道：「許霸天也不知道嗎？」

武陵春道：「他雖知道，可是人已經死了。」

燕無雙道：「那麼多的金子，他一個人能搬得動嗎？」

武陵春道：「搬運的人都被他殺了！」

燕無雙道：「鬼見愁殺人的手段，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跟他合夥的人大都心懷懼意，我相信總有一兩個人逃得性命。」

武陵春還想說甚麼時，燕無雙已沉聲道：「小霸王的話絕對可信，而且在我意料中，藏金地點還不止一處。」

雷天生又是哈哈一笑道：「老弟你眞是了不起，完全被猜對了，老夫確實已找到三處藏金地點。」

武陵春反而一呆道：「你既然找到了藏金地點，何必還到處攔截我。」

雷天生道：「攔截不敢，老夫找妳是希望妳也能分到一批金子。」

武陵春冷聲道：「鬼話，你小霸王還會將金子分給別人？」

雷天生道：「金子不是我的，是鬼見愁的。」

武陵春道：「是誰的都是一樣，我不相信你到手的金子還肯給人。」

燕無雙道：「他只是說希望妳能分



到一批金子，並沒說給你現成金子。」

武陵春道：「他們不是已經找到了藏金地點？」

燕無雙道：「他們找到的只是藏金地點，並沒有找到金子。」

武陵春不解的道：「沒有金子怎麼能算是藏金地點？」

燕無雙道：「鬼見愁比小霸王更棋高一籌，他不僅懂得生存之道尤其注重利害得失，如果我猜的不錯，妳那張藏金圖也是假的。」

武陵春不信的道：「不可能，這張圖是他臨死時交給我的，他沒理由騙我。」

燕無雙道：「他並沒有騙妳，他只是希望妳能好好的活着。」

武陵春道：「這是甚麼意思？」

燕無雙道：「道理很簡單，他如果給妳一張眞圖，小霸王不會放過妳，他如不給妳一張藏金圖，小霸王又不會相信。」

武陵春道：「你以為他給我這張圖也是假的了？」

燕無雙道：「我只是這樣想，是否如此，妳不妨交給小霸王鑑定一下。」

武陵春反對的道：「那不是等於把羊送到虎口去，圖交到小霸王手中，還能收得回來嗎？我才不做這種傻事……」

燕無雙沉下臉道：「妳是希望我繼續當傻瓜，為了那麼一張廢紙，使我成為江湖衆矢之的，走到那裡都有人找我拚命。」

武陵春道：「你怎麼知道那是一張廢紙？」

燕無雙道：「就是因為我不知道，所以才要給雷天生鑑定一下。」

武陵春道：「雷天生可靠嗎？」

燕無雙道：「當然不可靠，但當他考慮到自己利益時，他就變得可靠了。」

武陵春仍有些猶豫的道：「巴東是他們的地盤！」

燕無雙道：「那是他活着的時候，如果小霸王死了，就另當別論。」

武陵春想想道：「如果這張藏金圖是眞的呢？」

燕無雙道：「眞的最好，見者有份，皆大歡喜，連紀留年的棺材錢也解決了。」

他說的聲色俱厲，武陵春雖然不願意，但仍把圖掏出來道：「你先看一遍，免得被雷天生獨吞掉……」

燕無雙冷冷的道：「用不着看，妳交給他吧，他能吞下去，我就能叫他吐出來！」

武陵春還想堅持時，林中已傳來一聲大笑道：「老弟，我總算領教了你的獨行大盜作風，不管這張藏金圖是眞是假，你這番盛情老夫都是永銘不忘。」

隨着笑聲，林中已飄出一條身影，疾如閃電般自武陵春手中接過藏金圖。

但幾乎在這同時，武陵春突然發出一聲怒叱，雙手疾揚，數十點金光激射而出！

這條身影正是小霸王雷天生，他冷冷一笑，左手寬大袍袖輕擺，一股强猛的暗勁，却把武陵春發出的奪命針，震得硬朝燕無雙射去！

燕無雙看也不看一眼，伸手輕抬，却把奪命金針全部收去了，冷冷的道：「閣下似乎眞有獨吞之意。」

小霸王乾笑道：「老夫現身時確有這個意思，但現在改變了。」

燕無雙道：「為甚麼？」

雷天生道：「老弟不是明知故問嗎？」

燕無雙哦了一聲道：「那張藏金圖眞是假的？」

雷天生道：「圖上所示地點，老夫早就找過了，那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武陵春道：「胡說，我接到這張圖時，曾經連夜趕到現場查看，發現當地土質都有翻鬆過的蹟象。」

雷天生道：「妳有沒有挖開看看？」

武陵春道：「沒有，我怕被你發覺，看一下就走了。」

雷天生點點頭道：「姑娘倒是沒有說假話，因為妳來查看的時候，老朽曾經暗中跟着，妳離去後，我派人把周圍五十丈內泥土都翻了，却連一塊破銅都沒找到，更別說金子了。」

他說着話，把那張圖又還給武陵春。

武陵春有些愕然的道：「許霸天為甚麼要騙我？」

雷天生苦笑道：「他可能眞的不希望妳死。」

燕無雙道：「在下有一件事情請教，不知你是否能照實答覆？」

雷天生道：「老弟想問的可是那批黃金到底有多少？」

燕無雙道：「不錯。」

雷天生道：「據老夫知道確實數字不在五百萬兩之下，但其中可能還另有一批武林奇珍在內……」

燕無雙道：「那些奇珍，又是些甚麼東西呢？」

雷天生道：「這個……老夫也不大清楚，金子是兩淮總督撥出救濟武漢災民用的，但那批武林奇珍，似乎是一位武林世家借重官方力量運送。」

燕無雙道：「江湖中事怎會跟官家扯在一起？」

雷天生道：「咱們動手劫金時，並不知道有武林奇珍，因為金子是由官兵押運的。」

燕無雙道：「你是甚麼時候知道的？」

雷天生道：「最近才聽江湖傳說。」

燕無雙想了一下道：「你們在劫下那批金子後，當時沒有檢查嗎？」

雷天生道：「整個事情經過，都是

許霸天一手策劃的，認眞說起來，咱們都是做了他的傀儡。」

燕無雙道：「可是許霸天仍被你殺了，顯見你還是預有所聞。」

雷天生搖搖頭道：「老夫殺他是因爲他太狠，劫到手的金子却不肯分給大家。」

燕無雙道：「關鍵就在這裡，他不肯分金子，也許他早就知道另有奇珍。」

雷天生道：「老夫現在也是這樣想。」

燕無雙道：「五百萬両金子不是小數目，你們既是合夥，怎會不知道藏金地點？」

雷天生道：「老夫負責在後面阻擋追兵，他押着金子先走，咱們約好巴東會面，但等老夫趕到了巴東，金子早已被他藏起來了。」

燕無雙道：「就是他一個人押金子嗎？」

雷天生道：「隨行的幾位弟兄都被他殺了，老夫看出他的野心，出其不意在他要害上刺他一劍，但仍被他跑了。」

燕無雙沉思一下道：「想不到這件事情會如此複雜，看來咱們只有各碰運氣了。」

雷天生有些失望的道：「你不願跟老夫合作尋找藏金下落？」

燕無雙淡淡的道：「巴東是你小霸王的地盤，在下不想冒這個險。」

雷天生道：「老弟這樣說就見外了，老夫是誠心交你這個朋友。」

燕無雙道：「在下不敢高攀，咱們還是各碰運氣的好。」

他說着話已向高飛武陵春等使個眼色。幾人轉身正待離去時，雷天生又道：「武姑娘是否可以留下……」

燕無雙道：「你還想留個人質？」

雷天生搖搖頭道：「藏金圖既是個騙局，老朽已不作非份之想，只想請武姑娘留下商量一件私事。」

武陵春道：「你殺了我的丈夫，咱們已經成了仇人，還有甚麼可談的。」

雷天生冷冷一笑道：「武姑娘是否眞的看中了燕老弟？」

武陵春怒聲道：「放屁，燕無雙跟我認識總共還不到十天。」

雷天生道：「可是你們顯得很親密……」

武陵春道：「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說着已隨在燕無雙身後走了。

一行人都沒有說話，一口氣奔出好幾十里，翻過兩座山頭，來到一處平原，燕無雙才停下身道：「咱們可以在這裡休息一會了。」

高飛嘆口氣道：「好險，老夫今天總算佩服了你這個小强盜。」

燕無雙道：「你看出來了？」

高飛道：「老夫是在江湖打過滾的人，他小霸王那點埋伏豈能瞞得過我。」

燕無雙搖搖頭道：「你錯了，小霸王依靠的不是埋伏，而是眞正的武林高手。」

高飛有些意外的道：「眞正的武林高手，他怎麼不把咱們留下？」

燕無雙道：「他留下咱們幹甚麼？」

高飛怒聲道：「混帳，你少在老夫面前賣關子，我不相信那幅藏金圖眞是鬼見愁留下的遺物。」

燕無雙點點頭道：「不錯，眞的藏金圖是被我換下來了！」

武陵春幾乎跳起來道：「你幾時換的，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燕無雙道：「讓妳知道今天這場戲就演不成了，而且我在白帝城換這幅圖時，妳根本就不認識我。」

武陵春苦笑道：「我一向自以爲了不起，想不到這次栽得如此慘。」

高飛道：「那也算不了什麼，小强盜曾經跟妙手空空搭檔過一陣子，就算是雷天生身上的東西，他想偸也是手到拿來。」

燕無雙道：「你把雷天生看得太簡單了，我暗中跟踪他三天，都沒能得手。」

高飛道：「雷天生身上有什麼東西値得你如此重視？」

燕無雙道：「我只是覺得他身上有一種神秘感，是什麼東西我也說不出來。」

高飛道：「你這一手以假亂眞，可能騙不過小霸王。」

燕無雙道：「當然騙不過，但他暫時可能懷疑武姑娘把眞圖換掉了。」

武陵春道：「你這不成了借刀殺人……」

燕無雙道：「也可以這麼說，但至少可以把妳留在我身邊。」

武陵春紅着臉道：「我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嗎？」

燕無雙道：「那不同，原先妳是利用我替妳保護藏金圖，現在你却希望從我這裡得到一份金子。」

高飛微微一怔道：「小子你不是這種人！」

燕無雙哈哈大笑道：「你認爲我是那種人？黃金美人當前，除非我是個木頭人，否則能不動心……」

他在笑聲中右手突然一翻，七道銀光疾如閃電般，朝左後方三十丈外一遍荒草中飛射過去！

高飛與武陵春還在發呆，荒草中已響起一聲悶哼，一條人影衝天疾飛而去！

武陵春拔出長劍正想去追，高飛却把她攔住道：「追不上了，小强盜發鏢從不用手，這次他以全力發出迴旋鏢，僅使對方受點輕傷，顯見來人武功之高，絕不在小霸王之下。」

武陵春似乎不信，但燕無雙却神情凝重的道：「我選了這塊平原休息，就是爲擺脫雷天生的追踪，想不到竟被他摸進三十丈內我才發覺，這個人



不管是輕功或內家修爲，都是江湖不可多見人物。」

高飛道：「我覺得小霸王此舉有些多餘，那批藏金雖不是小數目，但他請了這些人，武功都高過他，不是引狼入室嗎？」

燕無雙沉思一下道：「照目前情形他此舉必然另有作用。」

高飛道：「老夫也有這個感覺，只是想不出他的用意何在？」

燕無雙看看武陵春道：「尊夫是在怎樣情形下，把那幅藏寶圖交給妳的？」

武陵春道：「他是叫一個賈姓老人送給我的，另外附了一封信。」

燕無雙道：「他信上說什麼？」

武陵春道：「他說自己遭了雷天生的毒手，生命垂危，叫我妥爲保管這批藏金。」

燕無雙道：「那個老人你認識嗎？」

武陵春道：「從未見過。」

高飛跳起來道：「這是一項陰謀，許霸天可能還沒有死。」

武陵春道：「不可能，他如沒有死，一定會來看我的！」

高飛道：「武姑娘，老夫有句不中聽的話，許霸天絕不會眞的愛妳，他可能是在利用妳！」

武陵春道：「我有什麼好利用的？」

高飛道：「五百萬両金子太扎眼了，他知道自己絕吞不下，利用妳出來宣傳一番，使江湖中人互相火併，高手死得差不多了，他就可以坐享其成。」

武陵春道：「如果金子被別人先得手呢？」

高飛道：「不可能，如果老夫猜的不錯，他派人送給妳那幅藏金圖也是假的……」

燕無雙道：「藏金圖或許不假，只是藏金地點太扎手了。」

高飛道：「藏在什麼地方？」

燕無雙從懷中掏出一個紙卷道：「你自己看吧！」

高飛接過紙卷，打開略一過目，不由驚聲道：「怎麼會在這裡？」

武陵春也過去看了一下道：「不錯，就是這裡。」

高飛道：「姑娘，妳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

武陵春道：「不是巴東嗎？」

高飛道：「不錯是巴東，但却是小霸王的老巢，如按圖上指標所示，藏金地點正是在小霸王的床底下。」

武陵春一呆道：「怎麼會藏在這個地方？」

高飛道：「這個答案恐怕只有許霸天才能解釋出來。」

武陵春道：「他眞的沒有死？」

燕無雙道：「死了！至少許霸天這個名字死了。」

武陵春臉色一變道：「你是說就算他沒有死，也不會再見我了？」

燕無雙道：「姑娘如果眞的希望跟在我身邊，最好還是忘了許霸天這個人。」

武陵春紅着臉低下了頭，却沒有再說什麼。高飛哈哈一笑道：「小子你眞的變了。」

燕無雙道：「人總是會變的，你不是也變了嗎？」

高飛一怔道：「老夫那裡變了？」

燕無雙道：「你變得更多，十五年前你雖算不上小白臉，却也不失爲一表人才，可是現在你不僅滿臉于思，更是老態畢現。」

高飛又是一陣大笑道：「好小子，原來你轉彎抹角却是在駡我這個老傢伙，今天老夫不跟你算總賬才怪。」

燕無雙道：「行，我當了十多年的獨行盜，手頭頗有積蓄，你看着辦就是了。」

高飛道：「別的事以後再談，今天這個東道主，你是做定了……」

於是一行人在笑聲中，又起身上路了。

* * *

離巴東不遠有個小鎭，叫做長口，在夕陽餘暉的反照下，五條人影已進了鎭。

高飛在這一帶是輕車熟路，他一馬當先把幾個人帶進一家小客棧，向店小二吩咐道：「找五間清靜的上房。」

燕無雙在後面趕忙接口道：「四間就夠了！」

高飛一怔道：「四間？」

他一眼看武陵春臉紅紅，立時會意的道：「對，四間。」

店小二莫名其妙的看了幾人一眼，仍是照辦了。

進房後，高飛才笑駡道：「小子，老夫剛才只是要你請客，現在却要喝你的喜酒了。」

燕無雙笑笑道：「應該應該！」

高飛瞪了他一眼，冷聲道：「老夫的喜酒並不是白喝的，像這種終身大事，總該有個媒人……」

燕無雙道：「你不是早就答應了嗎？」

高飛一呆道：「混賬，原來你是做好圈套，讓老夫自己往裡鑽。」

燕無雙苦笑道：「老鵰，咱們雖是忘年之交，却是生死的朋友，我的事也就是你的事，何必說得那麼難聽呢？」

高飛却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老夫是說着玩的，今天是你們的大日子，我這個做老大的沒有點表示，才眞遺憾。」

燕無雙道：「你這樣說又顯得見外了，咱們江湖人何必重視那俗套。」

說說談談，店小二已擺好酒菜，高飛、安平、施恩都相互敬了燕無雙與武陵春一杯後，大家都開懷暢飲。

（未完・二）

**上文提要：**余顧南因為救馮若蘭而將金庭樑錯手打死，闖了大禍，只好離開西威鏢局逃避，母親姬團圓因受不了金家追逼而懸樑自盡，從此余顧南便浪蕩江湖，南下找尋師父齊雲高下落，到了淮南西路之後，轉去六安城，因腿部發腫，遇到丐幫之主常虛谷，見他身世可憐，行動不便，接待他到城隍廟找丐幫白長老醫治腿傷……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烽火孤雛

## 擬利用作人質　願談判解紛爭

招財寶道：「自從黃幫主故世之後、高長老即有覬覦幫主之位之舉，四處聯絡北方的兄弟，齊雲高的事只是一件導火線，借此指責咱們南方兄弟，不肯承認幫主。高長老明知幫規第七條：本身為長老之後，即不可任幫主，却故意犯之，實則已擺明另起爐灶，幫主無須再與他們多費唇舌。後天大會，他們必然會借機搗亂，不可不防！」

常虛谷道：「這一點本座知之甚詳，但本幫於乾符三年（唐僖宗年號，即公元八七六年）至今二百餘年，歷十二位幫主，從來南北不分，武林之中，只有丐幫兩字，並無南丐幫、北丐幫之名。本座不才，也不希望在我任內由一分裂為二！」

另一個弟子道：「幫主，本幫以前雖未分裂，但早有此跡象，以前南方弟子較多，包括常幫主在內的十三位幫主，有十位是由南方弟子擔任，北方弟子早有所不服，只是礙於種種原因受掣肘，未敢輕舉妄動而已，但自遼兵起戰禍之後，北面邊陲連年征戰，五穀歉收，致本幫弟子大增，至如今北方弟子已多於南方矣，他們又怎會甘心？幫主只須盡力而為，不必以此為責任，否則今生便難得有安樂日子過。」丐幫上下說話不拘謹，直言無忌的情況，與其他幫派有很大的差異。

常虛谷想了一下，道：「多謝兄弟好意，本座緊記在心。還有一個問題，可能還有人不知道，剛才水長老與丘長老在城外相逢，雙方起了衝突，對方人多，將水長老打傷，並將他擄去……」話未說完，丐幫弟子們都破口大罵起來。

歐陽凱忙道：「大家冷靜一點，聽幫主說出整件事！」

常虛谷續道：「誰知後來，齊雲高那廝不知為何突然出現，把丘野擄走，後來本座趕至，北幫却將這筆賬算在咱們頭上，說是本座指使齊雲高的。」

丐幫弟子又罵了起來：「他們在放狗屁，咱們與齊雲高深仇大恨，豈會指使他擄走丘長老。」

常虛谷續道：「總之咱們之間的誤會越來越深，不過本座決定盡一切努力消除彼此之成見，丐幫仍只是一個丐幫，並無南北之分，希望後日之大會能依期舉行。」

＊　＊　＊

後殿的余顧南因為被封了暈穴，前殿的議論他毫不知情，白富貴取出一個藥箱來，自內挑出幾根銀針，先插在余顧南雙腿的穴道上，然後再用清水，仔細地清洗傷口，最後用一柄小刀挑開傷口，擠出膿血來，莫看這工作簡單，却花了他一炷香的工夫。

白富貴弄好了之後，拭一拭汗，着一位助手再替余顧南清洗傷口，然後灑上藥粉，再用紗布紮緊，當余顧南醒來時，雙腳已紮好了。



白富貴道：「你受傷日久，膿血已透入深處，一次手術未必能弄清，尚須觀察幾天，若不再生膿，傷口合縫之後，便無礙。」

「多謝白長老百忙中替在下醫治，這是貴幫願意的，並非在下强求。」

白富貴面色一變，沉聲道：「你以為這是簡單的工夫？不錯，對白某來說十分簡單，但若落在庸醫手中，能替你拔清毒質，也得在一個月的時間，甚至弄得不好，將來會影響你下肢的活動能力。」

余顧南只是因師傅與丐幫有仇，自己受了丐幫之恩，日後令師傅為難，並非不近人情，當下想了一下，道：「在下雖無求貴幫醫治，但白長老的大恩，在下仍然感激。」

白富貴臉色稍寬，邊淨手邊問：「是高修坂還是山樵子派你來的？用意何在？老要飯不會與你計較，但你也得說出實話。」

白富貴一怔，澀聲問道：「你不是北丐幫弟子？」

「晚輩不是武林中人，甚麼幫會的人也不是！」

「那你為何說來自京西北路？」

「晚輩本就是住在西京城，因避難故此跑來這裡！」

白富貴臉色一變，轉身出房，余顧南心中忖道：「原來常幫主認為我是北丐幫弟子，才要討好我！他們的情我已領了，師父與他們又有仇，留在這裡有害無益，還是走為上着！」當下坐了起來。

白富貴的助手大牛忙問：「你作甚？」

「在下不敢再打擾貴幫，既已受恩惠，難道還要在此叨擾三頓不成？」

「閣下傷口未合縫之前，便不得離開，這是白長老的規矩，誰讓他醫病，未痊癒之前，誰都不能離開！」大牛道：「要不病人事後若有閃失，豈不要壞了白長老的名頭！」

余顧南一怔，怒從心頭起，道：「原來他醫人不是行俠仗義，是為了他自己的名頭，我如今就走，難道他會切下我雙腿不成！」

話音剛落，只見常虛谷和白富貴去而復返，白富貴臉色鐵青，常虛谷却含笑道：「不管如何，敝幫對小兄弟都無惡意，小兄弟為何執意要走？難道怕咱供不了你三餐？」

余顧南見到他，氣登時發不出來，訥訥地道：「貴幫有要事，在下不敢多打擾，請幫主明察！」

「咦，你好像讀過書？」

「是家母在生時教在下的！」

「原來令堂已過世，未知小兄弟來淮南是投親還是路過？」

余顧南心中暗問自己：「我該不該告訴他？」一時委決不下，只好硬着頭皮道：「是來投親的。」

「敝幫弟子多，耳目最廣，未知貴親是誰，小兄弟肯相告，敝幫必為你打探！」

余顧南暗道：「師父他幹事從不縮頭畏尾，我可不能弱了他的名頭！」當下一挺胸，道：「我是來找師父的，聽人說他曾在淮南出現過，故此……」

常虛谷微微一怔，哦了一聲問道：「未悉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便是貴幫的仇家。」

此言一出，禪房內三個人臉色全是一變，白富貴踏前一步，厲聲問道：「可是齊雲高？」

「正是！我余顧南一條小命在此，要殺要剮全憑你們！」余顧南雖知後果嚴重，但說了此話後，心頭反而舒暢了不少！

白富貴怪笑一聲：「小子有種，你給老夫站起來！」

常虛谷忙道：「慢，待本座問他！」他溫聲問道：「令師為何不與你在一起？你們何事分開？」

余顧南道：「你不必多問，我與師父只見過兩次面，分別已有數載，他的事我甚麼也不知道！」言畢遂將巧識齊雲高，後來母親求他收留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又將流落在西京洛陽的情況，以及闖禍逃難的事說了。

常虛谷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你還未正式拜師，本幫與令師之間的恩怨，亦與你無關！」

「師父說話從來一是一，二是二，他答應過的事，絕不會改變，」余顧南一頓又問：「常幫主，如果在下正式拜了師，貴幫便不放過在下麼？」

白富貴怒道：「今日丐幫分成南北，說起來還是拜令師所賜，你這小子若……老夫如今便一掌送你上西天！」

余顧南冷笑道：「你下手吧，我余顧南若有一聲求饒，便不算成全你們丐幫叫俠義之幫的稱號！」

這句話敎白富貴一張老臉登時漲紅，怒道：「小子，你敢侮辱本幫？」

「難怪西京大俠呂鳳先說過，許多人掛着俠義之名行邪惡，有些人背負邪魔之名却行善！」

常虛谷見他們越說越僵，便回頭瞪了白富貴一眼，又溫聲對余顧南道：「小兄弟多慮了，敝幫向來恩怨分明，與咱們有過節的是令師而不是你，咱們又怎會拿你出氣！」回頭又叮囑大牛。「小兄弟的身份，萬不可洩漏，否則幫規處置！」大牛唯唯。

白富貴忽然道：「小兄弟，幫主說得有理，老叫化剛才魯莽，有所得罪，盼你見諒！更請你多勾留幾天，讓老叫化替你治好腿傷，算是我向你道歉！」

常虛谷喜道：「如此才合本幫宗旨！小兄弟，你便安心留下來吧，腿傷好了之後，隨便你去留！」

余顧南是天生吃軟不吃硬的性格，見白富貴低聲下氣，怒火已息，不欲與人為難，便答應了，白富貴又道：「天已黑了，料小兄弟已肚餓了，大

牛，快拿東西給他裹腹！」大牛去後，常虛谷又安慰了余顧南幾句，也與白富貴出去了。

走了幾步，常虛谷忽然低聲道：「白長老，本座知你用意，但我不想用他作人質，你知道傳出去本幫顏面全失，又要讓北幫多了個把柄！」

白富貴老臉發熱，道：「幫主，老朽料齊雲高那廝在這幾天必然會來尋釁，他徒弟在咱們手上總讓他有點顧忌，還可以迫他交出丘野，消了咱們與北幫的芥蒂！」

常虛谷沉聲道：「本幫號稱天下第一大幫，以一位少年作人質脅迫外人，無論目的是甚麼，都不光采，素聞齊雲高是位恩怨分明的男子漢，咱們善待他徒弟，他心頭明白……」

白富貴道：「心頭明白又如何？難道他肯交出何蓮香那賤人給咱們？難道他肯親自向咱們謝罪，以及到黃幫主墳前叩頭認罪？」

常虛谷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本幫與他之間的仇恨並沒有那般大，只是幫內的弟兄們……」他說了一半又頓住，轉頭道：「此事本座主意已定，屆時由本座作主就是。」

白富貴本還想再勸，但終於放棄，常虛谷又道：「咱們還是去商量後天的大會以及派人去北幫那裡說項吧！」

* * *

大牛供給余顧南的是三個大饅頭，還有一碟鹵豬耳，對丐幫弟子來說，這已是美食。余顧南自小吃慣苦，吃後津津有味，次日一早，白富貴又來看他。

余顧南見他雙眼紅絲滿佈，料他一晚沒睡，遂問道：「白長老，你們在此聚集是爲了對付家師麼？」

白富貴搖頭道：「本幫在此聚集另有要事，不過若齊雲高敢來搗亂，本幫亦不會與他罷休！」他邊替余顧南解開紗布觀察傷口邊道。

「不知家師與貴幫有何仇隙？」

白富貴臉色一變，澀聲道：「老朽未得幫主同意不敢說……也許你日後見到令師再問他吧！他自己做過的事，自己知道……嘿嘿，不過也可能他自己不敢開口！」

余顧南被他勾起好奇心，心想師父做過甚麼事不敢說，他心中放了個悶葫蘆，甚不舒服。白富貴替他換了藥，道：「若後日不見有膿血，再過兩天傷口便會合口！」

「晚輩覺得已好了許多，再不會發脹了！多謝你。」

白富貴臉無表情，只交代他不要到外面去，自己又出去了。到了晚上，常虛谷又來探望余顧南，余顧南本欲問他齊雲高做了甚麼事，心中又害怕其錯在師父，自己臉上無光，便改口央求道：「常幫主，你們明天開大會？在甚麼地方？」

「在城北郊外。」

「在下想去開開眼界，未知幫主能否批准？」

常虛谷考慮了好一陣，道：「本來不准外人參加的，不過爲你破例一次，但你要依我一個條件。」

余顧南喜道：「在下蒙幫主青睞，必定依你！」

「你只能扮作本幫弟子，而且不許你亂說亂跑，否則讓北幫弟子發覺，本座亦維護不了你！」

余顧南亦知事情嚴重，弄個不好，要連累常虛谷，當下忙道：「在下年紀雖小，却也知道輕重，決不連累你！」

常虛谷頷首道：「如此本座令歐陽副堂主陪你！」

次日一早，丐幫弟子便造飯，吃飯之前，白富貴又親自替他換一次藥，對於他傷口的情況，似乎頗爲滿意，余顧南吃了飯，歐陽凱便進來，道：「小兄弟，咱們走吧，記着，若有人問你，你便說是本幫外三堂之一的快馬堂弟子！切記。」余顧南一口應允。

余顧南隨歐陽凱走出前堂，抬頭一望，不由吃了一驚，只見城隍廟內外，堆滿了丐幫弟子，常虛谷似剛訓了話，道：「如今依次出發，記住，凡事不可衝動，沒有本座命令之前，不可動武，也不要惡言相向！」衆丐幫弟子魚貫而出，歐陽凱拉着余顧南隨着人羣出廟。

六安盛產名茶，全國各地來此購買茶葉的茶商頗多，連帶其他行業亦繁盛起來，當丐幫弟子穿街過巷時，無論是本城的居民，還是外來商旅，都騎馬而觀，甚覺詫異。

人羣向北移，終於出了城，再走了兩三里路，遠遠見到有座樹林，林外亦站了許多乞丐，余顧南估計已到會址，果然沒錯，只見常虛谷走前道：「快通報一聲，常虛谷率領南方弟子到！」

對方一位上了年紀的乞丐道：「高長老及山長老已在林內候駕，諸位請！」南幫弟子見對方只用一位六袋弟子迎客，心中都甚是不滿，只是常虛谷有言在先，只好硬生生把氣吞下肚去。

那樹林十分奇特，長而狹，深不及五丈，林後却是一座草坪，樹林便似是一道綠色的圍墻，草坪上搭了一個丈許高的木台，台下左邊已坐了許多北幫的弟子。

只見台上有位身材高瘦，臉目清癯的老丐，聲音宏亮地道：「南幫的弟子，請坐到右邊去，中間讓出一條路。」常虛谷示意衆人依言坐到右邊去。未幾，所有的丐幫弟子都已席地坐下，余顧南估計在場之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但偌大的一個會場，居然鴉雀無聲。

台上那老丐又道：「大會開始，北幫是主，南幫是客，俗語謂強龍不壓地頭蛇，但北方弟兄却願讓南幫代表先表示一下！」



常虛谷正想長身，却讓白富貴按下，向木台走去，不料台上那人却道：「且慢！白富貴，如今南幫由你作主麼？常虛谷這幫主原來是你之傀儡？」

白富貴怒道：「高修坂，你剛才可沒說要幫主作代表，難道白某便不能當代表？」言畢作勢欲躍！

台上的高修坂又大喝一聲：「慢，待老夫先問問常虛谷！」

白富貴見他抬出常虛谷的名頭，只好又忍住，常虛谷朗聲道：「高長老有話請說！」

高修坂道：「閣下派白富貴上台，是否放棄自己的權利，假如他能全權代表你，則稍候你便不能再出頭！」

白富貴怒道：「難道你能全權代表北方的弟兄？」

高修坂不慌不忙地道：「然也，弟兄們一早已推選高某作代表！這並非高某有意與南方的弟兄爲難，而是人多嘴雜，沒有代表，實不能眞正進行協商，若論人數，北方弟兄比南方的多！」

白富貴明知高修坂老奸巨猾，欺常虛谷年幼，希望能用話扣住，進行篡幫陰謀，可是他說的這幾句話又合情合理，與之爭執，反要遭北幫弟子看輕，當下只好向常虛谷點點頭。

常虛谷心中亦緊張，不過他臉上長期帶着笑容，看來從容不迫，他大步走過去，白富貴低聲道：「幫主小心，這人常在話中設圈套，讓人上當，須三思而言！」

常虛谷點點頭，也不見他如何作勢，一躍上台。他先向台下拱拱拳，道：「常某向在南方活動，少與江北弟兄見面，今日能在此與數百名北方弟兄相會，實在高興，希望以後彼此都有再見之機！」

他見台下北幫弟子並無反感之意，頓了一頓又道：「本幫自創立至今，已逾二百載，本無南北之分，常某與南方弟兄今日到淮南，只有一個目的，希望南北重新結合，兄弟鬩墻，不但臉上不好看，也削弱了本幫的實力！再者常某此行並帶來了南方弟兄的心意，向北方弟兄問安！」

他這番話說得謙恭，又不失南幫之面子，是故言畢南幫弟子首先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北幫弟子那邊也有人響應。

高修坂臉色微變，忙道：「常賢侄此言差矣，聽你之言好像本幫分裂，其錯全在北方弟兄那一邊，這是欲加之罪！」他倚老賣老，不稱幫主反呼賢侄，有意掃其面子，南幫弟子臉上都現在激憤之色。

常虛谷忙道：「高長老誤會了，本幫絕無此意！以前的事一時之間說也說不清楚，總括來說，各有不是，但本座却希望大家冰釋前嫌，摒除成見，重新合二爲一，共同發展幫務，重振我丐幫之威名，未知北方弟兄們認爲如何？」

高修坂見他直接與台下的人對話，顯然漠視其代表的身份，臉色又是一變，冷笑一聲：「聽你的話，似乎想將以前的事一筆勾銷？」

常虛谷轉頭反問：「難道高長老認爲彼此尚有再對抗的必要麼？」台下的白富貴見他應對得體，這才稍爲放心。

高修坂忽然厲聲道：「照閣下之意，是不管丘長老的生死，更不想放他回來了？

「丘長老被齊雲高擄去，此事關係我丐幫之榮辱，南方弟兄當然不會坐視不理！不過高長老的話也有語病，丘長老並非被咱們擄去的！」

「閣下口口聲聲說甚麼南北不分，爲何又咱們你們的？哦哦，原來只是想來騙北方弟兄，讓北方弟兄們接受你們的指揮，可惜閣下道行未夠，三言兩語便露出馬脚，若是白富貴上台，北方弟兄們就更容易相信了！」

這幾句話充滿了煽動性，台下北丐幫弟子立即騷動起來，有的大聲高呼：「高長老放心，咱們北方弟兄們又不是呆鳥，豈會一再受騙？」有的更忍不住破口大罵起來。

白富貴怒道：「高修坂，你莫含血噴人！」

「白富貴，你忘記剛才之約定？此刻已無你說話之所，人人都說南方人狡猾，北方人耿直，故常受騙，據老夫觀察所得，南方人最大的毛病，便是把說話當作放屁！」

話音剛落，台下南丐幫弟子亦立即怒罵起來，這邊一罵，那邊的人更不示弱，霎時間台下吵成一片，余顧南見狀不由暗暗替常虛谷擔心，未知他如何扭轉形勢。

常虛谷忽然輕咳一聲，南丐幫弟子立即靜了下來，端坐如舊，雙眼望着台上的常虛谷，高修坂暗暗吃驚：「想不到這小子竟有此威信，今日若不再掃其威風，他日豈還有我高修坂？」

只聽常虛谷道：「所謂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論，南方人固然有狡猾的，有言而無信的，但北方人何嘗沒有？高長老，本幫歷代幫主以南方人爲多，難道你亦認爲他們都是言而無信之輩？」

白富貴又暗暗呼妙，忖道：「這次看你高修坂又怎樣回答！」就連余顧南亦覺得高修坂應無詞可對。

不料高修坂神態毫不慌張，忽爾長長一嘆，道：「本幫之所以會弄成這個樣子，與此不無關係，這可不是老夫的看法，而是大伙兒一致的認識！」

台下北丐弟子又嚷道：「高長老說得不錯，以前由南方弟子當幫主，雖然亦立過功，但都失諸於偏袒，故此才會使弟兄們離心離德！」

白富貴這次才當眞吃驚，因爲北丐幫顯然早作準備，高修坂老謀深算；一早已找了好些人，與他配合，一呼一諾，一唱一和，再說下去，常虛

谷將會敗在他手中，可是如今他已上了台，等於騎上虎背，上得下不得，而丐幫的前途偏偏又在此一場「辯論」之中，不由白富貴着急！

南丐幫弟子有幾個按捺不住性子的，已開始跟北丐幫弟子對罵起來，白富貴見高修坂臉露得意之色，又是一驚，忖道：「莫非這老狐狸尚有其他陰謀不成？不好，今日之局，看來難以善了，得立即想個辦法不可。」可是一時之間，如何拿得出良策？何況敵暗己明，形勢已然不利！

不過常虛谷年紀雖輕，却頗有大將之風，臉色如常地道：「本座不願評論前幫主的功過，以免再給人話柄，又說南方弟兄要陰謀，只想問高長老一句話，你認爲第七任幫主梁逢春爲人如何？是否言而無信？是否做事偏袒？是否狡猾？」

這一來，高修坂臉上登時變了色，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原來這梁逢春爲救北方一位手下而喪了性命，當時那名北方弟子見梁逢春寡不敵衆，不但不思報答，反而悄悄溜掉。常虛谷這番話，同樣令北丐幫弟子鴉雀無聲，忽然高修坂仰頭大笑起來。

常虛谷惱他陰謀，忍不住譏道：「高長老認爲梁幫主行爲可笑？」

高修坂心頭一懍，沉聲道：「錯了，對於北方弟兄來說，人人均認爲梁幫主是位好幫主，而且事後那位北方弟子已經受幫規處罰，老叫化笑的只是你！爲何你不提蔣稻香幫主？」

原來這蔣稻香也是南方弟子，因犯了色戒，最後被黜，這回輪到南丐幫弟子臉上無光，白富貴道：「北方的胡連騎幫主也不見得光采！」胡連騎亦同樣犯了幫規，只是他的事是在其死後才被揭發出來的，於是台下雙方又展開罵戰。

常虛谷當然不想發生這種情況，當下忙道：「大家請靜一靜，彼此互揚臭史，徒令外人失笑，何不談談目前和今後？」

高修坂當即道：「說得好，要談今後，首要談目前，要想彼此能誠心誠意，第一個條件便請閣下先交出丘長老來！」

常虛谷沉聲道：「高長老，本座不想與你作無謂的爭執，南方弟兄，包括本座在內，已多番聲明擄人者是齊雲高，而齊雲高又與南方弟兄毫無關係！」

「閣下年紀雖輕，但這『四兩撥千斤』的手法，倒是學得十分到家，高某佩服之至，只怕下面的弟兄難以心服！」

常虛谷反問：「高長老不斷用詞挑撥、煽動，未知是何居心，難道高長老希望丐幫四分五裂不成？」

高修坂嘿嘿冷笑道：「閣下尚未能領導北方弟兄，便想派發罪名，老要飯的不吃這一套，北方弟兄用意十分明白，一切須待丘長老被釋回來才能夠談判！」

常虛谷道：「本座早已派人四處打聽齊雲高和丘長老的下落，奈何至今尚未有下落，而本幫南北聯合之事，則刻不容緩……」

高修坂怪笑道：「閣下如此無能又怎能夠當幫主？須知本幫乃天下第一大幫！」

話未說畢，台下南丐幫已紛紛痛罵起來，常虛谷連忙止住台下的叫罵，道：「本座從未自認能力高，只是有一顆赤子之心，但盼本幫能如以前團結，則於願已足。至於說到能力之事，難道高長老已知齊雲高在何處？請將他交出來，趁此來審他！」

白富貴高聲道：「不錯，高修坂，你將齊雲高暗藏起來，却向咱們要人，居心何在？」

高修坂怒道：「白富貴，你放甚麼屁？老叫化幾時收藏了齊雲高？嘿嘿，早知南方人狡猾……」

白富貴發出一聲長笑，不讓他繼續說下去：「以高長老之能，斷無找不到齊雲高之理，否則又怎會諷刺常幫主？除非他根本不關心丘長老的生死，才不派人去找！高修坂呀高修坂，丘野一向以你爲首是瞻，爲何你連他也容納不得！」

他在台下用詞盡可辛辣，不用顧忌，高修坂見台下的人都用奇異眼光望着自己，心頭又驚又亂又怒，厲聲道：「白富貴，你莫含血噴人，是姓常的說要負責的，北方弟兄深信不疑，又對他的能力估計過高，故此才沒派人去找！」

白富貴長身道：「南北弟兄們，假如你有一位弟兄不幸被惡人擄走，有一個朋友說要替你去找令弟，你會不會坐在家裡等朋友送令弟上門？假如這樣的話，只有兩個原因……」白富貴說至此，故意頓一頓。

一個北丐幫弟子忍不住起身問道：「是那兩個原因？」

「第一，你與令弟方面沒有手足情；第二，有其他的突發事件，比找尋弟兄更加重要，比如父母病重之類。未知弟兄們認爲老要飯的話有沒有道理？」

南丐幫固然大聲贊成，即使北丐幫弟子也有許多人暗暗點頭，誰知高修坂忽然狂笑起來，他用內力迫出笑聲，遠近皆聞，衆皆愕然。

白富貴有點沉不住氣，亦用內力迫出聲音：「高修坂你的底細誰不知道？還有甚麼好炫耀的？」

高修坂止笑道：「白富貴，老夫至今方知原來你竟是高某腹中的蛔蟲！你的兩個原因，老叫化完全贊成，若不是爲了籌備本幫這次大會，北方弟兄們又怎會坐視不理？早已四出找尋齊雲高那魔頭了！哼，若是咱們北方弟兄出馬，何慮找不到齊雲高？」

白富貴不愧是塊老薑，難怪高修坂只忌憚他一個人，只見他打了個哈



哈，又問道：「在籌辦此次大會之前數年間，閣下也不去找齊雲高？須知齊雲高可是本幫的公敵！高長老若不知道，何不問問台下的弟兄們！」

話音剛落，台下已响起一陣震耳欲聾的叫聲：「活剝齊雲高之皮，生吞齊雲高之肉！」

余顧南一直對南丐幫有好感，此際聽了這陣叫喊，頓生反感，他絕不相信師父是個魔頭，連西京大俠呂鳳先對齊雲高也讚不絕口，還有甚麼可懷疑的？看來其錯必在丐幫本身！他心中雖怒，只是此刻在丐幫人叢中，自不便表示反對。

高修坂臉色鐵青，但仍沉着應對：「白長老無意洩漏乾坤，齊雲高既是公敵，黃峯幫主又是常虛谷的師父，你們不去找尋齊雲高，反將責任推到咱們身上，眞是好笑！」這話已有强詞奪理之意，但丐幫南北弟子積怨已久，北丐幫弟子聽他這樣說，又叫囂起來。

高修坂接道：「黃峯幫主雖未能帶領本幫走向强盛，他到底還不失是位盡心盡力的幫主，不過盡心盡力與稱職兩字沾不上邊緣，南方的弟兄又推他的徒弟接任……」

話未說畢，已有人高聲問道：「黃幫主如何不稱職？你倒說來聽聽！」

「常幫主年少有爲，俠骨丹心，他接任幫主也無不對之處！」

「高修坂，莫非你認爲該由你任幫主方合？你忘記了本幫的幫規？」

高修坂轉頭道：「常虛谷，你既然自稱幫主，爲何連幾個親信也約束不了？請問如今是要磋商還是要罵戰？」

常虛谷忙道：「大家靜一靜，誰要說話先舉手，一個個輪流說。高長老，有一件事本應需先聲明的，常某這幫主之職可是弟兄們推舉的，絕不是自封自任！」

「這件事且不論，待老叫化回答剛才南方弟兄的幾個問題！」高修坂道：「本幫是天下第一大幫，作爲幫主盡心盡德爲本幫服務，只是起碼的條件。至於俠義兩字則不是幫主也須維護，最重要的是能力，若能力不足，又豈可領導本幫？故而作爲本幫幫主必須是一位大智大慧，氣量宏大，魄力過人的能人！」

一個南丐幫弟子長身問道：「難道黃幫主不是能人？」

高修坂哈哈笑道：「一個男人若連老婆也管不了，這個人的能力如何已可預料，他領導本幫十三年，不會出大錯，固然是他盡心盡德，也有點幸運！」

那弟子罵道：「高修坂，你侮辱黃幫主是本幫的叛徒？」

高修坂怒極反笑：「黃幫主之能力如何，且不論他，但今日咱們與齊雲高結仇的原因，有誰不知道的？他若有點能力者，老婆又怎會跟人跑？這是本幫之辱，除非那人沒血性，否則誰不認爲此是奇恥大辱？」

這幾句話說得台下丐幫弟子怒氣塡膺，這幾年丐幫弟子人人均極力避免提及此事，正是咸認是本幫之奇恥大辱，因此竟無一人反駁高修坂！

余顧南聽後大驚，暗道：「莫非師父與黃峯之妻有……咳咳，不可能的！」他心頭一急，脫口道：「胡說！」

高修坂喝道：「南方的弟兄是想借故生事麼？」

余顧南這才知道失言可能引來一場龍爭虎鬥，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幸而白富貴哈哈笑道：「高修坂，你的確是胡說，俗語謂：大丈夫難保妻賢子孝，何況幫主夫人之所以會出牆，乃因幫主整日爲幫務繁忙，以至冷落了她，這正好証明幫主之高貴！」

話音一落，左右雙邊的丐幫弟子一齊响起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情況大出高修坂之意外。

高修坂不愧是個人物，見勢色不對，立即改變態度，打了個哈哈，道：「好個白富貴，高修坂至今才服了你！你替咱們丐幫南北所有的弟子解開了心頭疙瘩，老叫化代表北方弟兄向您致謝，不過，從能力上來看，黃幫主合不合格？請大家先考慮一下，想清楚之後再回答：事關本幫前途，請南方的弟兄勿感情用事！」

白富貴隱隱覺得不妙，但一時間却猜不到他欲要甚麼花樣，只有乾着急的份兒，南丐幫弟子見他不表態，也都沒了主意。

半晌，左邊一位丐幫弟子站了起來，道：「屬下認爲黃幫主能力只一般，不足以統率天下第一大幫，否則便不會造成今日的局面！」

白富貴道：「今日之局面與常幫主的能力根本無關，南北分裂只在『有心人』煽動下才形成的！」

高修坂臉色不變，問道：「不知你所指何人？北方弟兄不願臣服南方之下，主要是認爲常虛谷能力不見得比乃師强，不足以帶領本幫走向興旺！」

白富貴正想指名道姓，忽然一名南丐幫弟子匆匆走了過來，附在他耳邊道：「白長老，適才屬下去小解，無意中發現林外有異，乃偷偷爬上樹梢觀察，原來林外都是北丐幫的弟子，看來不會是好事！」

白富貴臉色登時一變，硬生生將原來的話吞了下去，改口道：「高修坂，常幫主剛上任不久，你憑甚麼說他能力不足？請問，他當年孤身到洞庭湖救了本幫三十七位弟子，尚有青長老，智勇雙全，誰人及得他？」

高修坂冷冷地道：「適逢其會而已，未能顯其才智和武功！」

白富貴道：「依你所說該由你當幫主？」

「高某熟讀幫規，未敢犯例，亦有自知之明，不敢稍存妄想！」高修坂話鋒忽然一改，道：「常虛谷要做幫主也行，不過他須先替本幫報了大仇！常

虛谷，咱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你若能在一個月內取得齊雲高的首級，咱們不但奉你爲幫主，還交出水鏡汀，否則……」

常虛谷問道：「否則便如何？」

「假如你辦不到，咱們北方弟兄便決定另選賢明！」

南丐幫弟子紛紛反對，有人道：「高修坡，你別想找個傀儡頂替，咱們南方弟子絕對不服！」

高修坡冷笑道：「南方弟兄不服又如何？最公平的辦法莫如請全幫弟子投票推選，誰得票數多，便由誰當幫主！」

他這如意算盤莫說白富貴、常虛谷等人心中清楚，就連余顧南亦知道實行此法，常虛谷必須下台，蓋北方弟子比南方弟子多也！白富貴心頭又急又怒，一時間找不到話反駁。

高修坡哈哈一笑：「看來老叫化這個辦法是無人反對的了！」

一個南丐幫弟子立即長身道：「咱們反對！你們北方的人多，自然佔優勢！」

高修坡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道：「這位兄弟，老夫且問你一句，身爲幫主的是不是該最受歡迎的？只要那位最受歡迎，咱們便推他爲幫主，這有何不對？否則像如今贊成者少，反對者多，徒令本幫分裂而已，於公於私均無益處；大家若是以大局爲重者，便不能以感情行事！」

北丐幫弟子高聲贊成，南丐幫弟子鴉雀無聲，常虛谷沉吟了一下方道：「假如高長老推選出來的候任人，武功才智確有過人之處，而又能以俠義爲本者，本座也不反對！」

南丐幫弟子忙喊道：「幫主千萬不可上他的當，高修坡推選出來的人，還會有甚麼好貨色？」

「由北方弟子當幫主，咱們南方弟子決不服從！」

高修坡哈哈大笑，道：「常虛谷，看來『有心人』可不是咱們，而是你們了！他們連閣下的話都不聽，又怎能號令北方的弟兄？」

又有人大聲道：「高修坡，你至今隻字不提水長老，分明無誠意談判，更有可能已將水長老殺害了……」

高修坡不等他說畢便道：「帶水長老上來！」

只見林外有人帶着一位面色白淨的老丐，快步而來，來的正是水鏡汀。水鏡汀沿途含笑向兩旁的丐幫弟子點頭爲禮，到得台前，縱身跳上。

常虛谷忙道：「委屈水長老了，是本座去遲了，致令長老受苦！」

水鏡汀向常虛谷行了一禮，道：「多謝幫主關心，屬下並無吃甚麼苦！」

高修坡道：「老水，做人該恩怨分明，我且問你，咱們可有虧待你沒有？最好當着全幫弟子說個清楚！」

水鏡汀抱拳道：「水某的事，有勞南北雙方弟兄關心辛勞，水某心中過意不去，先向弟兄們謝過！」

南丐幫弟子道：「水長老不用謝，快言歸正傳吧！」

水鏡汀微微一笑，道：「是次大家因誤會致令雙方起了衝突，北方弟兄雖然將水某擄去，但一直以禮相待，招呼周到，每日大魚大肉還有美酒，說起來此乃老夫今生最舒服的一段日子！水某在此再向北方的弟兄們和老高致謝！」

這席語令得南丐幫的弟子都是一愕，白富貴心中暗道：「老水今日怎麼樣了？就算如此，也用不着再三道謝，更不該如此卑恭！」

高修坡道：「常虛谷，你們要咱們放水長老，咱們已放了，而且由他親口說明咱們沒有虧待他，如今老夫代表北方弟兄請您亦交出丘長老來！」

常虛谷暗感不妙，忙道：「此次常某已再三聲明，南方弟子與齊雲高無關。」

高修坡再迫進一步，道：「那你是答應以一個月的時間去取齊雲高的首級，還是願意先卸位，再公平競選？」

南丐幫弟子又叫了起來：「齊雲高行踪不定，一個月的時間如何找得到，這分明是個奸計，幫主千萬不要上當！」

高修坡大聲道：「左不是右不是，說來說去你們都沒有誠意，虧你們事先說得好聽，如今却又變卦了！」

水鏡汀忽然道：「常幫主，諸位南方弟兄們，水某可否發表一下淺見？」

台下稍靜，常虛谷道：「水長老有話請說！」

「幫主，南北雙方積怨已久，雙方有解不開的怨恨，要重新合二爲一，實在困難，除非……唉，不說也罷！」

常虛谷忙道：「水長老自小即加入本幫，勞苦功高，人人景仰，有話直說不妨！」

「如此水某放肆了！」水鏡汀吸了一口氣，道：「如今只有一個辦法，便是選出一位最受歡迎的幫主，方可聯合南北兩幫。幫主應以大局爲重，個人名利爲次，且幫主行事磊落，必能受屬下之愛戴，何不答其所求？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話未說罷，白富貴已怒喝一聲道：「水鏡汀，你喝醉了，你豈不知高修坡之陰謀？」

水鏡汀道：「在下今日並無喝過酒，怎會醉？水某只是以大局着想而已，大丈夫有時候明知危險，但爲了大局不得不做，縱然失敗，也落得個好名聲，有何不對？」

白富貴怒道：「不對之至，你受其蠱惑收買，已無資格站在台上說話！」

高修坡道：「老水的職位是貴幫主在生時委任的，你憑什麼說他沒資格說話？至於他上台說話也是受常虛谷鼓勵的，咱們這邊可沒有一人出過聲！」



青長河是南丐幫六大長老之一，素來木訥寡言，今日場面較亂，亦一直未開過口，此時亦忍不住道：「老水，你這算是感恩圖報？高修坡不殺你，你便爲他張目？」

水鏡汀大聲道：「老青，水某之爲人你該知道，我是這種人麼？我且問你，除了用此辦法，還有什麼良方可以使兩派團結？須知時移勢易，如今北方弟子已遠較南方的多，除非分成兩幫，否則別無良方。」

話音剛落，台下南丐幫弟子都叫了起來：「反了反了，水鏡汀已爲高修坡收買了，北丐幫陰險毒辣，咱們寧死不服！」

北丐幫弟子那裡還忍得住，亦反唇相稽，台上的常虛谷頗覺爲難，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對，饒得他素來鎮定，此時亦沒了主意，台下的白富貴已知這林外有埋伏，就更加擔憂，所謂會無好會，最好的辦法是立即拉隊離開，可是以後便別想有聯合之機。

南北雙方弟子罵戰越來越厲害，左邊有人道：「黃峯的老婆偷漢是咱們全丐幫弟子之辱，而黃峯老婆何氏出身富豪，黃峯娶她，本就另有目的。」

「有什麼目的？」

「想夫憑妻富！所以他老婆偷漢是活該！」那北幫弟子越說越激昂：「他給何氏氣死，也是報應！嘿嘿，說起來咱們也不能責怪齊雲高。」

這些話明理的人都覺不過份，但此刻雙方如箭在弦，此言一出，彷如火上加油，南丐幫弟子有忍不住的立即衝過去動手厮打，刹那間，場面再不受控制，雙方展開混戰。

常虛谷急得在台上高聲喝止：「彼此都是兄弟，只可動口，不可動手！」但這時候，還有誰肯聽他的話，白富貴知道這個場面正是高修坡一手造成的，有了藉口之後，林外的伏兵便可以名正言順進來屠殺，屆時南丐幫一敗塗地已可斷言。當下立即衝進人叢中，將南丐幫弟子拉出來。

北丐幫弟子早想生事，見他動手，發一聲喊：「好啊，連長老也動手了，咱們還等什麼？北幫弟兄們，咱們絕不能任由南幫欺侮。」一呼百諾，小混戰已演成大混戰，任何人也控制不了，余顧南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忙退到最後面。

高修坡陰謀得逞，心中高興得幾乎笑出聲來，但臉色則十分沉重，沉聲道：「常虛谷，今日之情況你是親眼目睹的了，是你們南幫先動手的，你們來到江北撒野，怪不得咱們抵禦。」

常虛谷道：「高長老，請你勸告一下，念在同是一派，萬萬不可因小事演成慘劇，則丐幫幸甚！待事情平息之後，再商量選舉之事如何？」

高修坡道：「事情發展到此一地步，還有誰控制得了？常虛谷，你帶人來生事，咱們絕不肯坐以待斃！來來，讓老叫化領教一下你的高招絕學！」

常虛谷急道：「高長老，你是本幫長老，豈可與下面的人一般見識？如今絕不是意氣用事之時……」

「少廢話，接招！」高修坡打狗棒已向常虛谷當胸刺出，常虛谷只閃不擋。水鏡汀橫在高修坡身前，道：「老高，且聽我一言。」

「讓開！」高修坡一扭腰，自他身旁閃過，誰知水鏡汀身爲六大長老，武功自有過人之處，只見他手掌一探，已抓住了高修坡的袖管，高修坡用力一掙，但聞「嗤」的一聲響，袖管已斷裂。

台下的山樵子大喝一聲：「南幫不要臉，兩個打一個！」他幾個箭步標前，躍上台攔住水鏡汀。「水鏡汀你恩將仇報，老夫早想伸量伸量你的，且吃我一棒！」他打狗棒一口氣刺出三記，迫得水鏡汀要還手。

高修坡脫了身仍向常虛谷飛去，道：「姓常的，你想當幫主必須拿出點眞材實學來，要不教北方弟兄們如何心服！」

常虛谷戰又不是，不戰又不是，這時候他早已沒了主意，雙掌抵出亂搖，邊閃避邊道：「高長老，有話好說，兄弟鬩墻，徒令外人耻笑！」

就在此刻，忽聞高修坡大叫一聲，接着以手按胸，退了兩步，嘶聲道：「常虛谷，我高修坡敬你是個人物，你怎地用暗器傷我？」

（未完．六）

## 本刊啓事

由於近月來各地紙張、油墨、印刷原料，突飛猛漲，致使印刷成本及各項開支相應提高。近半年來本刊營業結算，虧損仍鉅，故不得不將本刊定價由30年第32期（即十月十日出版）起，調整定價每本港幣十元，冀望稍能平衡虧損。情非得已，希各地讀友體察衷悃，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周刊）謹啓

**上文提要：**小神通拍賣複製藏寶圖，北虎張飛虎以四萬兩購得一張，司馬俊儒想以四萬兩買一張，却遭到小神通拒賣，重新競標以五萬兩才購得一張，競標熱烈，小神通進帳九萬兩。入山尋寶，張飛虎、龍九天、司馬豪以及小神通等先後來到武當、巫山、荊山交界的地帶，碰到宋大頭、唐蜜、方姣姣，還有諸葛天德、易盈盈、金滿堂……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 賭國豪雄

## 決鬥墜崖幾成恨　入山得寶滿載歸

金不換道：「糟糕，那個綠帽子王，怕老婆會的會長宋大頭，還有那兩個賤女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

小神通道：「放心，姓宋的今天志在必得，咱們不找他，他也不會放過咱們，今日之局，敵衆我寡，只可智取，無法力敵。」

以最快的速度，交代了幾句悄悄話，迅即隱身在一塊人高巨石之後。

果不其然，一眨眼的工夫，宋大頭、唐蜜等人便已浩浩蕩蕩的追出原始森林。

左側，數丈外，一脫離火海，妙手神偷金滿堂便與兇神范進，以及另外幾名殺手幹上了。

更遠的地方，龍九天、龍玉嬌、徐立夫等人也冒了出來，但不旋踵間，便被方姣姣那一夥人困住，雙方再度交手，打得難分難解。

右側，距離也不近，本來是易盈盈一人力戰四怪，誰想到諸葛天德固執己見，也可能是因爲他對小神通印象不佳，想故意看他的笑話，半途上挺身而出，硬是要强迫小公主放手別管閑事，兄妹二人一言不合，居然窩裡反自己人大打出手。

這一來，四怪落得清閑，掉頭與宋大頭會合在一起，無形中使這一股主力更加强大威猛。

小神通等三人的處境却岌岌可危，千鈞一髮，命在旦夕。

唐蜜目如星光，四下一望，道：

「好賊的小神通，溜啦！」

宋大頭却信心十足，雙手一揮，道：「他跑不了，給我搜！」

人如飛鳥，展翅散開，聯結成一條鋼鐵陣線，一湧而上。

隨着他們虎狼般的陣勢，空氣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迷魂毒砂！」

「沾膚即爛！」

「見血封喉！」

話在後，動作在前，當宋、唐等人接近巨石，聽到喝聲時，眼前早已瀰漫着一層濃濃的砂土。

當然不是毒砂，只是就地取材的普通砂土。

但效果却奇大無比，遮天蔽日，一片迷濛，又復心存顧忌，怕毒砂沾身，大家夥爭先逃命，亂作一堆。

「打！」

這次才是玩眞的，三小齊聲一喝，打出無數奪命釘。

慘！眞慘！砂土未散，眼不能見，當場造成五死六傷。

然而，唐蜜、宋大頭、四怪未死，厲吼聲中，猛如豺狼虎豹，分從兩側向巨石包抄過去。

小神通見勢不妙，朗聲道：「好漢不吃眼前虧，咱們撤！」

撤是假，是幌子，是他的陰謀詭計，無非是想分散敵人的注意力，又揚起滿天的塵土。

「打！」



緊接着，又打出無數奪命釘。

然而，這些奪命釘並未發生絲毫作用。

因爲，風聲貫耳，人如閃電，正當此緊要關頭，有一條人影閃電般從空際一掠而過。

好像携有「磁鐵」，更似神鬼附身，所有的奪命釘悉被來人以衣袖兜走。

人已落地，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黑。

黑衣黑褲，而且寬大無匹，整個人彷彿是裝在一個巨大的黑色袋子裡。

手有手套，頭有頭套，都是黑色的。

全身上下，僅僅只有一雙眼睛露在外面。

清一色的黑色之外，也僅僅只有綉在胸前的那隻大燕子是金色的。

雌雄莫辨！

神秘無比！

身份地位却十分尊貴，宋大頭、唐蜜、四怪、乃至所有見到此人的魔徒，皆一齊躬身肅立，抱拳爲禮，叫了一聲：「主人！」

「哼！」

金燕子的主人冷哼一聲，不曾多說一個字，顯然對宋大頭他們的表現十分不滿，也無法公辨出是男人？或是女人？

小神通却不怒反喜，大爲振奮，冷嘲熱諷道：「媽的，千呼萬喚，你終於從幕後走到了台前，扯下你的遮羞布來，咱們先照個相，然後再——」

「殺！」

小神通言猶未盡，被金燕子主人的殺聲打斷，單手一揮，立有一股狂飈電捲而出。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强勁剛猛的掌力，如颱風，似海嘯，砂飛石走，驚天動地，小神通根本沒有還手的餘地，但覺血氣翻騰，雙眼發黑，整個身子好似遭到一堵銅牆推擠，又像是被人强行牽引，立被震得雙脚離地飛起，射向後方。

不止他一個，餘威所及，金不換、白小痴的情形也與他完全一樣，金燕子的主人絕技驚魂，一掌製造出三個「空中飛人」來。

去勢好快，彷若彈丸殞星，疾射出四五丈遠，始勢竭而落。

奈何，足下已非實地，射出斷崖之外，三人且已進入昏迷狀態，別無選擇的向煙雲浩渺，深不見底的一道山谷疾瀉而下。

＊　＊　＊

山谷。

一條很深也很狹窄的山谷。

兩面峭壁插天，中間有山水滙集而成的河流。

很少見到太陽，只有在日正當中的時候才能看得見。

這時，日正當中，山谷內明亮無比。

可以清楚的看到，河邊，山坡上，一棵古樹的下面，生着一堆火，火旁坐着一個人，是白小痴。

白小痴正在烤肉。

小神通就躺在他的旁邊，好慘，雙目緊閉，而無血色，衣服破了不少洞，像是化子裝，右大腿的褲管也沒了，有一部份被當作紗布包紮在大腿上，傷處血跡殷紅，人依舊昏迷不省人事。

葫蘆被安置在一塊平坦的石頭上，香爐裡還插着三炷香。

遠處河裡，金不換光着一雙脚丫子，正在水中捉魚。

眞缺德，這個時候，白小痴還有心情捉挾開玩笑，拿着香噴噴的烤肉，在小神通的鼻前晃來晃去，喃喃自語道：「小金說你死不了，如果肚子餓的話，最好快點醒過來，不然，當我白小痴將肉吃完的時候，你就連湯也喝不到啦。」

也不知是時辰到了，還是肉香發生作用，總之，過沒多久，小神通終於悠悠清醒過來。

睜開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架在火上，仍在繼續燒烤的那一塊香噴噴的肉。

「肉，肉，好香的肉。」

肉香賜給他很大的力氣，雙手撐着地，勉强坐起來。

白小痴的表情很怪異，有狡黠、有得意、有揶揄、也有嘲諷，拿起烤肉來，大口的咬了一口，道：「餓啦？想吃？是不是？」

小神通吞了一口口水道：「是餓啦，是想吃。」

「應該先弄清楚這是甚麼肉再吃。」

「野鷄肉？」

「不是。」

「兔子肉？」

「也不是。」

「那是——」

「人肉！」

「人肉？」

「不錯，是人肉！」

「那裡來的人肉？」

「從你身上割下來的。」

那種狡黠、得意、揶揄、嘲諷的怪異表情，再度在白小痴的臉上出現，三口兩口，那塊巴掌大小的烤人肉，很快便被他吃得清潔溜溜，一邊意猶未盡的舔着手上的油，一邊說道：「小神通，還記得吧，在杭州，我白小痴曾經說過一句話，有朝一日，會一報還一報，非吃你的一塊肉不可，今天總算如願以償，哈哈，哈哈哈——」

這語氣宛若尖刀，插在小神通心上，恨聲吼叫道：「可惡的白小痴，竟敢在本少爺的面前張牙舞爪，你大概是活膩啦！」

呼！一躍而起，本待給白小痴一點顏色看看，詎料，他的腿傷太重，

掌傷也不輕，腳還沒有站穩，便又噗通！一聲栽坐在地。

教訓不成，氣猶未消，小神通氣忿忿的道：「白痴，敗家子，你他媽的也不算算看，本少爺當初是如何來吃你的肉，是憑眞本事，硬功夫贏來的，肉也是你自己割下來的，現在可好，你卑鄙！無恥！加不要臉！居然乘人之危，這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呸！狗熊一條。」

白小痴一點也不生氣，道：「你知不知道，我吃掉的是怎樣的一塊人肉？」

「媽的，難不成人肉還分等級？」

「當然，我白小痴吃掉的只是一塊廢肉。」

「廢肉？人身上那來的廢肉？」

「你摔到樹上，摔得遍體鱗傷，還被樹枝割下一塊肉來，給狗不吃，餵魚不要，放回原處長不住，丟在地上不出三天就會爛掉，臭掉，生蛆長蟲，你說，這不是廢肉是甚麼！發甚麼火？生甚麼氣？簡直無理取鬧，莫名其妙，狂妄！自大！加有眼無珠！也不撒泡尿照照看，你又算是個甚麼東西？」

罵得痛快，罵得過癮，陡然間好像翅膀長硬了，將積壓心頭的怨氣一古腦全部罵出來。

怪哉，挨了一頓臭罵，罵得狗血淋頭，小神通的火氣却反而煙散，先是傻傻楞楞的，後來竟然放聲大笑起來。

開懷大笑，眼淚直流，好半晌才止住笑聲，情緒激動的道：「好，好，媽的，混蛋小子，看不透你還是個有心人，蠻有骨氣的，你這個臭朋友我小神通是交定了，從此刻起，咱們主僕的關係宣佈取銷，從今而後，咱們是朋友，平起平坐，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同生死共患難的好朋友！」

白小痴喜出望外的道：「這話可是眞的？」

小神通正經八百的道：「當然是眞的，不信我將賣身契撕給你看。」

當眞取出白小痴的賣身契，三把兩把，撕個粉碎。

「哇！棒！棒！好棒啊！」

「萬歲！萬歲！小神通萬歲！」

雖然，小神通一直不曾將他當奴才看，白小痴在心理上却始終覺得矮人半截，如今聽不輸少爺這樣一說，大喜之下，像是中了邪，發了瘋，趴在小神通的背上，摟着他的脖子，又喊又叫，又跳又鬧，簡直忘了時辰八字，忘了祖宗八代。

「這樣不公平，我抗議！」

笑鬧聲中，金不換提着三條魚，兩隻野兔，一隻山鷄，也來到樹下。

鷄、兔、魚俱已殺好，淸洗乾淨，當即放在火上去烤。

小神通道：「小金，妳抗甚麼議，我那裡不公平？」

「你取銷了小痴的主僕關係，也應該取銷我們的朋友關係。」

「好好的，妳是本公子的貴賓，嬌客，朋友本來就是平等的，妳還有甚麼不滿足，幹嘛要取銷？」

「別忘，我們這個朋友關係是不正常的，是你强迫本姑娘跟你做朋友的。」

「好，我們就取銷這種『不正常的關係』，開始發生『正常關係』，甚至『超友誼關係』！」

小金一時間沒弄懂他的言外之意，還洋洋得意的道：「嗯，這還差不多，像句人話。」

小神通道：「可惜妳沒做人事。」

金不換一楞，道：「沒做人事？甚麼人事？」

小神通嘻皮笑臉的道：「妳看人家小痴，趴在身上，又喊又叫，又跳又鬧，妳怎麼也不趴上來，打一打，鬧一鬧？」

金不換臉上一紅，嬌叱道：「哼，不要臉的臭男人，原來是想佔人家的便宜，做夢！」

甩一甩辮子，扭着屁股，兀自去照顧大家的午餐去了，决心不再跟小神通扯蛋。

玩笑開過，言歸正傳，不輸少爺道：「你們兩個有沒有受傷？」

白小痴道：「我們祖上有德，皇天庇佑，好事又做得多，所以毫髮未傷。」

小神通冷然一哂，道：「少臭美，你們白家若是祖上有德，就不會出你這個敗家子了，你掉在那裡？」

白小痴指着溪邊道：「好在，正巧掉在一個雜草、樹葉、細砂淤積而成的河彎裡，軟綿綿的，比彈簧床海綿墊還要舒服，一定是閻王爺知我白小痴福大命大，拒絕簽收，差神鬼刻意安排的。」

小神通道：「小金又是如何大難不死？」

白小痴道：「她的運氣更好，落在水裡，可惜咱們眼福欠佳，沒能見到這隻美麗的『落湯鷄』。」

常勝公子道：「你們兩個，是誰先醒來的？」

金不換道：「是我。」

「落水之後，立即醒轉？」

「落水之前的那一刹那便醒了，不然此處水深不够，很可能會栽死在沙石之中。」

「出水之後，小痴的情況如何？」

「哼，沒種，他嚇暈啦。」

「於是，先將小痴弄醒？」

「是在本姑娘換好衣服以後才將他弄醒的。」

「所以，他沒有福氣看見妳這隻美麗的『落湯鷄』？」

「哼！」

「本公子又是落在甚麼地方？」

「你大概是先掉在樹上，然後再落在河灘裡。」

「當時的傷情重不重？」



「很嚴重，有外傷，尤其是內傷，金燕子的主人那一掌實在厲害，差點要了你的命，經過一番搶救，服下你我隨身携帶的靈葯，並且進行人工呼吸後，才算慢慢穩定下來。」

「小金，妳說人工呼吸？可是嘴對嘴的那一種？」

「是呀，這是最有效的急救法。」

「這個工作是誰做的？」

「是小痴。」

「哼，鷄婆！」

白小痴好心沒好報，只有苦笑的份兒。

小神通又道：「我一共昏迷多久？」

白小痴道：「一天一夜多，所以你那一塊爛肉並沒有臭。」

不輸少爺惡狠狠的道：「可恨復可惡的金燕子主人，殺了我娘不算，還要殺我，我小神通但有一口氣在，就不會輕輕放過他，非要將他挫骨揚灰，碎屍萬段不可。」

金不換柔聲道：「小神通，你傷勢不輕，够資格住『加護病房』、療傷第一，一切待傷癒之後再說吧。」

白小痴道：「是嘛，咱們連金燕子主人的來龍去脈，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恐怕勢必會費一番手脚，何況此人的武功如此高絕，即使找到，也未見得能把這個魔頭殺掉。」

小神通抬頭望一下天空，再審視一下附近的環境，毅然決然的道：「一且找到聖僧的遺寶，情形自又不同，依我看，此處的山形地勢，與藏寶圖上所示十分相似，說不定因禍得福，被咱們給誤打誤撞碰上了。」

白小痴未敢過份樂觀，道：「算啦，每一條山溝、山谷，山窪都差不多一樣，咱們已經找了一百多處，希望大，失望也大，在未尋獲以前，最好不要『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金不換亦有此同感，道：「小痴說的不錯，此時養傷最重要，其他的事暫且全部拋諸腦後，待你傷癒之後再作計較。」

小痴，小金一齊動手，一部份鷄、兔、魚已經烤好，三個人就坐在樹下，開始用餐。

動作好快，好似風捲殘雲，片刻工夫，一條鯉魚便進了白小痴的五臟廟，當即又撕下半隻兔子來，邊吃邊道：「喂，小神通，說正格的，咱們既然已經是朋友，你也該『招供』幾句眞心話了吧？」

小神通一怔，道：「甚麼眞心話？」

「比如你的本名叫甚麼？」

「我——我的本名叫天翔。」

「燕天翔？」

「我不姓燕！」

「那麼，隨母姓，司馬天翔？」

「我也不姓司馬！」

「那你究竟該姓甚麼？」

「我寧願做一個無姓的人。」

「無姓的人？啊，好可憐吶！」

「我喜歡人家叫我小翔，就算是姓小名翔吧。」

「小翔，小金、小痴，嗯，挺順口的嘛，如果大家都姓小，就是一家人啦。」

金不換銀鈴似的笑語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樣豈不要變成一家都是『小人』。」

白小痴啃了滿嘴的肉，吐字不清的道：「小翔，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俺也想開開竅，『效忠丹』究竟是何玄虛？」

小翔一聽此言，笑得十分開心，道：「這是本公子的得意傑作，我的肚子裡也有不少『效忠丹』。」

白小痴愕然一楞，道：「你吃『效忠丹』作甚？效忠那個？爲誰拚死拚活賣老命？」

小金嘴角含笑道：「眞是不折不扣的白痴，所謂『效忠丹』，實際上只是療傷的藥丸罷了，這種『效忠丹』尚未發明，一旦有製成品問世，必然會轟動寰宇，爲具有『領袖』階級的人物所爭購。」

白小痴驚道：「小神通，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以假作眞，也不怕魯南三惡將咱們賣掉？」

小神通笑道：「疑心生暗鬼，不明究裡的人，就會以爲是眞的，這叫做心理戰。」

* * *

七天，整整休養了七天，小神通的內外傷總算大致康復。

三個人這才放心大膽的，遠離棲息的洞穴，擴大範圍，開始向山谷內更深更遠的地方去搜尋。

窮一日之功，已至山谷的盡頭，眼前三面絕壁插天，半山腰上，有一道瀑布，以萬馬奔騰之勢傾瀉而下，正是小溪的源頭。

在瀑布水簾的後面，隱隱約約中，好像有一個人影在晃動。

「甚麼人？」

三人齊聲一喝，久久未聞迴應。

小神通道：「可能是個死人。」

白小痴道：「死人怎麼會動？」

不輸少爺道：「是水在動，不是人動。」

那個人影實在很模糊，似有似無，小金道：「或許只是海市蜃樓般的幻像，並無其人。」

小翔道：「不管是眞是幻，咱們姑且上去瞧瞧。」

山壁陡峭，又濕滑，好不容易才攀登上去。

到達瀑布水簾的後面時，地勢反而開闊許多。

瀑布懸在二丈許外，水簾的後面有一條不是路的路。

起初只有五尺來寬，是岩石，長滿青苔，越往裡走越深，最後赫然出現一個凹進去的巨大山洞。

洞口兩旁，有兩塊大石頭，狀如

石獅，栩栩如生。

石獅的前面，長着兩棵不知名的樹，筆直如旗桿。

整個形勢，極像是一個「凹」字，完全是天然生成，沒有任何斧鑿的痕跡。

洞內，五六丈深處，一個天然生成的蓮花寶座上，端端正正的坐着一個人。

是一個和尚，一個袈裟不整，看上去也並非十分寶相莊嚴的和尚。

和尚後方的石壁上，有一首以「金剛指」寫上去的打油詩，是聖僧不空和尚的作品，詩曰：

呼〃喝六手不空
左擁右抱色不空
吃喝嫖賭君莫笑
修行且向方寸尋

錯不了，沒有錯，不是聖僧還會是誰，三個人霎時矮了半截，噗通！一聲跪下去猛磕頭。

白小痴還大聲嚷嚷道：「老禪師好福氣！長命百歲，大家都以為聖僧早已死翹翹，正在四處尋找遺著遺寶，原來是躲在這裡享清福。」

小翔起身道：「小痴，你在跟誰說話？」

白小痴瞪眼道：「跟聖僧不空和尚呀。」

小神通道：「笨蛋，聖僧早已坐化、圓寂、翹啦。」

白小痴不信，道：「老和尚不是好端端的坐在咱們面前嗎？」

金不換道：「聖僧修為有素，立地成佛，這是他的肉身菩薩。」

「哦！」

白小痴才恍然，猛敲自己的腦袋瓜。

三人立即散開，以快速度，將石室之內，仔仔細細的搜了個遍。

邪門，除一具臭皮囊，肉身菩薩之外，別無長物。

小神通不禁發火，道：「老和尚，開甚麼玩笑，我們辛辛苦苦，拚死拚活的找了來，結果却是一場空，太不夠意思啦！」

金不換眼尖，發現聖僧的袈裟上，寫着兩行字，雖然年代已久，甚是模糊不清，仍可依稀辨別，是：

打倒老衲
才有希望

白小痴不懂，道：「這是甚麼意思，我有看沒有懂。」

小神通的眸中閃過一抹怪異的神采，道：「管他娘，他欠揍咱們就揍！」

呼！用了二成真力，平推出一掌。

肉身菩薩禁受不起，向後仰面倒下。

哇呀呀，聖僧話中有玄機，屁股下面有寶貝。

一張遺書。

十二顆晶瑩明亮如珍珠的骰子。

展開遺書，三人六目，迅速看下去。

「哇！晶瑩明亮的骰子，原來是聖僧數十年修行的結晶——舍利子。」

「呀！有一本『無形劍法』。」

「嗨！還有一本『不空真經』！」

「讚！最重要的是這本『貝者經』。」

「鮮！看不透這個花和尚還是位幽默大師，硬將『賭經』說成『貝者經』。」

然而，空歡喜一場，遺書與骰子之外，並沒有發現「貝者經」等。

白小痴罵道：「媽的，騙子，聖僧生前一定是個大蓋仙。」

小神通道：「也是一個老頑童，喜歡捉迷藏，想必是藏在另一個秘密所在。」

重新開始，尋尋覓覓，在石室一隅，又發現兩行字：

撞破石壁
死了活該

石壁好厚好硬，三人合力，連撞了三次才撞開。

又是一間石室，就像是套房一樣，外面是客廳，裡面是起居間。

聖僧沒有騙人，「無形劍法」、「不空真經」、「貝者經」都在裡面。

獨獨缺少一把削鐵如泥的劍。

白小痴大發牢騷道：「甚麼意思嘛，有劍法沒有劍，就好似打麻將三缺一，沒趣，乏味！」

孰料，就在「無形劍法」的封面上，早已寫好一首詩：

既是無形劍
那裡會有劍
劍在虛無間
劍在爾心中

意即劍無所不在，只要功夫修練到家，那怕是一枝草，一條線，甚至空無所有，照樣可以殺人於指顧間。

流血流汗，歷盡奇險，總算開花結果，宿願得償，三個人就在這裡住下來，潛心研習聖僧遺著。

＊　＊　＊

韶光易逝。

時間，在苦練中過得特別快。

半個月，很快便悄悄溜走了。

武功最差的白小痴，已非吳下阿蒙，而小翔、小金的進境尤其可觀，「無形劍法」已可運用自如，「不空真經」上記載的內功心法亦告登堂入室。

至於「貝者經」，更不必說，乃專修的重點之一，再配合上具有靈性的聖僧「舍利子骰子」，幾乎已經可以呼風喚雨，隨心所欲。

這日，白小痴離開石洞，正沿溪捕捉野味。

新學的「無形劍法」馬上派上用場。

一枝草，貫穿了一隻山羊的頭，當場手到擒來。

一片樹葉，打斷了一隻大雁的翅膀，墜落在地。

捉魚的法子更妙，手指一指，勁



氣猝發，再快再大的魚，沒有一條不立即翻肚皮的。

突聞有人在吟唱：「佛祖神前一炷香，來來往往走四方，吃喝嫖賭俺都愛，阿彌陀佛使人煩。」

空谷傳音，聲聲入耳，是歡喜頭陀的「註册」招牌歌。

不多一會工夫，酒肉和尚便手捧鐵缽，頂着顆光禿禿的腦袋，放步走來。

來至切近時，白小痴發現，歡喜頭陀的胸前還佩着一面巴掌大的金牌，遂道：「恭喜恭喜，和尚果然有點真才實學，終於獲得了代表權。」

歡喜頭陀挺一挺胸脯，使金牌更加突出一些，洋洋得意的道：「好說好說，憑老佛爺我的本事，得代表權如探囊取物，只要沒有那個臭小子在，就不會吃癟。」

白小痴冷然一哂，道：「既然如此，又何必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小子何出此言？」

「道理很簡單，鬥不過小神通，爭武帝賭王無望，等於白白『送禮』。」

「未見得，只要得到先師遺寶，另當別論。」

「可惜沒人知道聖僧死到那裡去了。」

「老衲得到消息，先師遺寶可能就在此山之中。」

「嗨，胡謅八扯，空穴來風，鬼才相信。」

「小子，你在此作甚？」

「沒有，純粹旅行郊遊，順便捕些野味打牙祭。」

山水畫就放在鐵缽之內，歡喜頭陀察看一下附近的地形，乍然神色為之大變，沒再理會白小痴，陡地放開大步，向內行去。

白小痴連忙伸手一攔，道：「和尚想做甚麼？」

歡喜頭陀微慍道：「到裡面去瞧瞧。」

「抱歉，此地業已宣佈封鎖。」

「封鎖？誰封鎖的？」

「我白小痴，也是你的尅星小神通。」

「為甚麼要封鎖？」

「不為甚麼，高興！」

「媽的，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依老衲看，先師八成是在此坐化。」

「站住，膽敢再進一步，休怪我白小痴對你不客氣！」

「不客氣又怎樣？」

「要揍人！」

「狂小子，你找死！」

歡喜頭陀好暴躁的脾氣，話落招出，先發制人，雙手平推，鐵缽挾以風雷之聲，以雷霆萬鈞之勢，劈頭蓋面的砸向白小痴。

要在往昔，白小痴絕對承受不起如此重擊，但此刻他功力大進，已不可同日而語，正巧手裡提着一條魚，權將魚兒當寶劍，式行「長虹貫日」，疾迎而上。

真是匪夷所思，以魚擊缽，竟然毫不遜色，魚缽相撞，發出一聲悶雷似的暴響，魚兒未傷，鐵缽却回頭向後倒飛。

看得歡喜頭陀的兩隻眼珠都直了，舌頭也發生故障，有點結巴：「小子，你——你——你已經學得了先師的神功絕學？」

「不錯，我們是已經盡得聖僧真傳，你待怎地？」

話出小翔、小金之口，發話之初，甫從水簾射出，餘音尚在繞耳未絕，已如金童玉女般，輕若無物似的飄落在酒肉和尚前丈許處。

月餘不見，歡喜頭陀發現，這二人又長高一些，尤其華光四射，神采煥發，分明已是內外兼修的高手，當即收回鐵缽，沉聲說道：「小神通，你當真已經尋得先師遺骸，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遺寶遺著？」

小神通肅容滿面的道：「這是鐵的事實，本少爺沒有否認的必要。」

「臭小子，你應該知道，於情於理，這些都當歸老衲所有。」

「是你和尚不爭氣，誰叫你輸掉了山水畫。」

「輸掉山水畫是實，却並未輸掉遺著遺寶。」

「放屁，輸掉了山水畫，就等於輸掉了一切。」

金不換接口道：「那幅山水畫，無疑就是『所有權狀』，輸掉了所有權狀，你還有個屁。」

白小痴亦大肆譏諷道：「怪只怪你自己太笨，頭髮都找白了，却始終摸不對門路，恨只恨你自己技不如人，又貪杯誤事，以致一敗塗地，最後竟反主為客，回頭花錢來買複製品，真是寃哉枉也，愚哉蠢也，混哉蛋也，王哉八也——」

罵上了癮，罵個沒完沒了，罵得酒肉和尚火冒三千丈，猛一掄鐵缽，就要和白小痴拚命，被小神通橫身攔住，嘻嘻笑道：「和尚別發脾氣，本公子有好消息宣佈。」

歡喜頭陀怒目而視道：「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你小子會有甚麼好消息？」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聖僧的心眼裡，對你的估價並不低，以為尋來此地的，十九是和尚閣下，是以在遺書之中，仍不忘諄諄教誨。」

「先師在遺書裡怎麼說？」

「別忙，我會將遺書給你的，但請先聽本教主把話說完。」

「有屁快放。」

「聖僧所以會作此安排，是存心想測驗一下你的聰明才智，同時也估算到，你的智商並不很高，有失誤的可能，故而特別交代第一個進入石屋的人，別忘給你分一杯羹。」

金不換補充道：「也就是我們吃肉，給你喝一碗湯的意思啦。」

白小痴道：「喝一碗湯就不錯啦，換了別人，連尿都不給你喝。」

酒肉和尚道：「小神通，你打算怎麼做?」

不輸少爺道：「本少爺寬宏大量，不給你喝尿，也不給你喝湯，準備給你吃大肉。」

「吃大肉?你是說要將先師的寶物還給老衲?」

「哼，你說甚麼?『還』?誰欠你?」

「是，和尚失言，是『賜』賜給和尚。」

「嗯，這才是一句人話!」

「請問先師有那些遺物?」

「除了『舍利子靈骰』之外，都給你。」

金不換、白小痴相視一楞，欲語未語，歡喜頭陀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喜歡的道：「謝謝神通教主成全，謝謝不輸少爺厚愛。」

小神通的神色却轉趨冷傲，道：「且別謝的太早，本敎主還有兩個小小的條件。」

「甚麼條件?」

「第一，你必順拜我爲師。」

「甚麼?要拜你爲師?娃兒小小年紀，老衲已年逾花甲。」

「年齡算狗屁，一文不値，酒囊飯袋，吃上一百年還是酒囊飯袋，重要的是聰明、智慧、才華。」

「說的也是。」

「不是本公子想佔你的便宜，而是聖僧的遺著甚爲玄奥精深，短時間之內很難登堂入室，必須有人從旁指點，方可事半而功倍，區區在下我，乃是天才，是誠心誠意的想敎導於你。」

吹牛皮不犯死罪，騙死人也不要償命，小神通說的天花亂墜，歡喜頭陀則心兒打鼓，一時間還拿不定主意，道：「不知道第二個條件又是甚麼?」

常勝公子道：「你可以參加羣英大會，但絕對不可存有爭奪武帝賭王之心。」

酒肉和尚不悅道：「老衲風塵僕僕的遠走洛陽，取得代表權，所爲何來，請勿欺人太甚。」

「這是條件，合則留，不合則滾。」

「乾脆棄權算啦，沒有必要白白犧牲五萬兩黃金的彩金。」

「不行，必要的時候，本敎主還希望身邊有個護航的人。」

「你想作弊使詐?」

「十賭九詐，防人之心不可無，也許備而不用。」

歡喜頭陀沉吟了好一會工夫始道：「小神通，老衲想知道，先師一共留下幾顆骰子?」

骰子就在身上，小神通取出來亮一亮，道：「十二顆。」

歡喜頭陀無比莊嚴的道：「舍利子，乃是佛家至高無尚，視爲珍寶的聖品，是得道高僧一生一世修行的結晶，像先師這樣，能在圓寂之後，留下十二顆舍利子，而且大小一致，六面皆有清晰分明的點數，可謂曠古絕今，舉世無雙，相信此骰必爲先師精神與靈氣的化身，定可呼風喚雨，隨心所欲。」

小神通滿臉堆笑的道：「然也，然也，若再將『貝者經』鑽研透徹，確可呼風來風，喚雨來雨。」

酒肉和尚一臉貪婪的道：「小神通，咱們打個商量，分老衲六顆靈骰如何?」

小神通臉一沉，道：「你娘，繞了一個大圈子，原來是在打靈骰的主意，辦不到。」

歡喜頭陀退而求其次道：「三顆怎樣?」

小神通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老禿驢，我提醒你，不要討價，更不要貪心不足，同意就照單全收，馬上拜本敎主爲師，從此咱們就是一家人，不同意，就立刻挾着尾巴滾，休再嚕七八嗦。」

金不換道：「聖僧遺言，只是希望我們高抬貴手，讓你也插一脚，共同研習，可沒有欲將寶物交給你的話，別不知足。」

白小痴氣忿忿的道：「是嗎，這完全是我們敎主大慈大悲，換了別人，早就把你做啦，反正神不知，鬼不覺，不空和尚也不可能還魂復活，來替你討債。」

小神通又道：「一套『無形劍法』，一本『不空眞經』，還有賭技大全『貝者經』，全部都是不勞而獲，你還有甚麼不滿足?」

誠然，這三本書都是無價之寶。

等於是小神通白白送給和尚的。

這種好事，一千年可能遇不上一次。

不論是東司馬，西歐陽，或是南龍北虎，相信都會欣然接受。

挾着尾巴滾蛋?多寃，多傻，多不合算。

拾命相爭?和尚心裡有數，別說小神通，可能連白小痴也打不過，偸鷄不成，到頭來可能連老命也賠進去。

歡喜頭陀畢竟不愧爲是一號成名人物，權衡一下利害得失，心念三轉而決，道：「好吧，勉爲其難，馬馬虎虎，少俠就算是貧僧的師父好啦。」

小神通冷哼一聲，道：「少打馬虎眼，禮不可廢，要拜師就得來正式的。」

歡喜頭陀縮一下脖子，道：「要玩眞的?」

金不換道：「當然是玩眞的，非三拜九叩不可。」

白小痴咬文嚼字的道：「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不得兒戲，兒戲不得!」

情勢所迫，別無選擇，歡喜頭陀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依照古禮，規規矩矩的行了三拜九叩的拜師大禮。



小神通則端足了架子，擺足了譜，人五人六的，裝模作樣的，聽酒肉和尚喊說：「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三拜。」

「嗯，乖，快見過兩位師叔，今後，他們也是你的助敎，不論是『無形劍法』、『不空眞經』，或是『貝者經』，先自行研修，不懂的地方可請敎兩位助敎，實在搞不通的時候，再來問爲師的。」

「是，見過金師叔。」

「見過白師叔!」

歡喜頭陀時運不濟，逢人矮三尺，又恭恭敬敬的給金不換、白小痴磕了三個頭，偌大一把年紀，心裡怪不是味道，小神通等三人却眉開眼笑，神氣極啦，相視竊笑不止。

＊　＊　＊

又過了一個月。

歡喜頭陀的師父沒有白拜，武功賭技皆有顯著的長足進步。

而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的功力則已更上一層樓。

一日下午，天氣清朗，師徒四人心情甚佳，正在谷內一塊平坦的石地上修練「無形劍法」，及「不空眞經」上的一套「不空神功」，山谷外，驀然闖進來五位不速之客。

來者都不是生面孔，是熟人，兩個月前還在山頂動過手。

瞬間已至眼前，一字長蛇排開，從左至右，依次是：兇神范進、惡豺聞天雷，黑狼張金水、笑虎王元慶，與花豹陳大山。

惡豺聞天雷面有驚容，首先開口說道：「咦!你們還沒有死?好大的命啊。」

白小痴罵道：「呸呸呸!老子死掉你到那兒去認乾爹。」

小神通的語氣，好似見到老朋友，不帶絲毫火藥味：「赫!好久不見，諸位還沒有離開這個鬼地方?」

兇神范進雙肩一聳，道：「沒有得到聖僧的寶貝，誰也不會空手而返。」

金不換一揚黛眉道：「你是說天下英雄俱未離去?」

黑狼張金水道：「不錯，多數俱未離去，有的上山下山已多達十數次，仍然徘徊不去。」

小神通道：「也就是說，唐蜜、方姸、宋大頭還在山上?」

笑虎王元慶道：「是三天前才重新入山的。」

「金燕子的主人又在那裡?」

「可能正坐鎭保康。」

「可能?你沒有確切的把握?」

「主人高高在上，我們還沒有得悉主人確切行踪的資格。」

「誰有資格?」

「唐蜜、方姸、宋特使大概知道。」

「你們主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不知道。」

「雙兇、四怪、賣身投靠，會不清楚主子是誰?」

「主人至尊至貴，至神至聖，從來不以眞面目示人。」

「悲哀，你們好悲哀好賤啊!」

「臭小子，少逞口舌之利，今日既被咱們兄弟碰上，少不了得再將你們送進鬼門關。」

「姓王的，你可以開始笑啦。」

「老夫笑三聲你小子就會屁股朝天。」

「請!」

「哈哈哈!」

不多不少，王元慶笑了三聲，三聲一停，馬上出手進招。

晚了，招未遞滿，小神通的「奪命釘」已釘在他的眉心，當場倒地了帳，從賭國武林中除名。

同樣是「奪命釘」，他此刻的速度至少比過去快一倍，其餘的三怪一兇，想搶救或助攻根本不可能，不由皆心頭一震，透體生寒。

小神通給金不換、白小痴使一個眼色，叫他們準備殺人，對惡豺聞天雷道：「老兄，不說實話的人，只有一個結果，死!王元慶就是一個榜樣，希望閣下不要步他的後塵。」

刀片似的眸光在他臉上一溜，接着又道：「說，金燕子的主人是那一個?」

「無可奉告。」

「是男?是女?」

「無可奉告。」

「可是燕無雙?」

「無可奉告!」

三句無可奉告，激怒了小神通。

「小金，殺!」

「知道了!」

三怪一兇，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早在小神通下令格殺之前，便已如潮水一般蜂擁而上。

然而，這邊師徒四人功力大進，逞强的結果，死得更快。

惡豺聞天雷死在一根樹枝下，是小金的傑作，說也邪門，三尺青鋒，硬是鬥不過一根樹枝，寶劍被挑飛的同時，被刺穿心臟而亡。

兇神范進該死，丈二長的五爪鐵耙，竟然沒能制住白小痴，被小白以三片樹葉，用「無形劍法」的「擲」字訣抖手擲出，成倒品字形，上取雙目，下取咽喉。

好準!僅僅留下半聲慘不忍聞的最後哀鳴，便被打瞎雙目，切斷咽喉，趴下去不動了。

眨眼工夫，五去其三，黑狼張金水，花豹陳大山，早已嚇破了膽，那還敢再戀戰，抱頭鼠竄而去。

不幸，奔沒三丈，頭頂風聲大作，小神通、歡喜頭陀已掠頂而過，將去路堵住。

歡喜頭陀沒帶鐵缽，手裡拿着一支柳條，道：「師父，這兩個魔崽子，

該徒兒和尙試一試劍法了吧？」

小神通道：「別急，爲師的還要問案子，也許他們知趣，肯說實話。」

隨即開始審問花豹陳大山：「金燕子的主人是何許人？」

陳大山惶聲道：「陳某的確不知道。」

「是女？是男？」

「接觸太少，沒聽主說過三句話。」

「可是風流俠士？」

「在下實在無法作答。」

「豬！狗！傀儡！沒有出息的寄生蟲！殺！」

「是，師父！」

諾聲中，歡喜頭陀箭也似電射而出。

可憐陳大山，立告柳條穿心而過，命歸九幽。

剩下一個黑狠張金水，早已嚇得屁滾尿流，恨不能脚踩「風火輪」，足底抹油，逃之夭夭。

「那裡跑！」

歡喜頭陀探臂長身，拔腿就要追，被小神通阻住，道：「讓他去。」

白小痴不解，道：「讓他去？幹嘛，須知對敵人仁慈，就等於是對自己殘酷。」

「我是要他去當傳令兵。」

「傳令給誰？」

「唐蜜，方妍，宋大頭，都好，最好是金燕子的主人。」

「哦，我明白啦，咱們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將他們一個一個的『勾引』進來，然後擒而殺之？」

「就是這個意思，聖僧的寶貝魅力十足，羣魔必然趨之若鶩，爲使失誤減少至零，更爲了省點力氣，咱們還必須再仔細的部署一下。」

「部署甚麼？」

「陷阱、繩圈、套環、小機關，能够捕捉住『野獸』就好。」

「可是，荒山野地的，那來的工具繩索？」

「有，一兇三怪身上帶着的東西，許是爲了方便登山之故。」

的確，范進、聞天雷等人的身上，均帶有短刀、繩索等工具，四個人忙乎了一個下午，在必經之處的地方，佈下了一道天羅地網。

同時，吃了兩個月的野味，實在倒胃，順手牽羊，復將死者的乾糧一掃而空。

* * *

四人輪流守夜。

過了一個平靜的夜晚。

敵人，並未在期盼中出現。

直至第二天上午，預期中的强敵，唐蜜、方妍、宋大頭，才在黑狠張金水的引導下進入山谷。

金燕子的主人，那個將自己密密厤厤「包」起來的神秘人物，並未結伴而來，小神通雀躍之餘，又不免有點失望。

結伴而來的是一大羣兇殘成性的殺手。

歡喜頭陀、金不換、白小痴皆隱身暗中，「操作機關」伺機而動。

小神通獨自一人，則高高在上，端坐在山谷內一塊高聳的岩石上，還做了一張「克難」的太師椅，蹺着二郎腿，悠哉遊哉的觀賞山光水色。

背向來人，面對瀑布，嘴裡有一搭沒一搭的哼着山歌，故意裝出尙不知有人犯谷的模樣。

猛可間，金光閃爍，耳畔傳來一縷尖銳的破空之聲，小神通這才「如夢初醒」的轉過身來。

乖乖，一張竹製的簡陋太師椅上，插滿了飛刀、袖箭，鋼鏢、金燕子等歹毒暗器，手裡邊還被小神通接住一大把，可就是沒有一支打中目標，小翔不曾傷得一分一毫。

完全是「不空神功」的奇效，有暗力護體，宛若銅牆鐵壁，刀箭不入，頓令宋大頭等人大吃一驚，緊急煞車，停身在四五大外，未敢再冒險輕進。

小神通嘻笑怒罵道：「老朋友了，要來就來，何必送禮，這樣不好意思啦。」

嘩啦啦的一聲，將手裡的暗器隨便往地上一丟，又道：「再說，本少爺又不是撿破爛的拾荒者，送我這些破銅爛鐵幹嘛？」

宋大頭惶聲說道：「小神通，你的功力好像大有進步？」

方姣姣亦道：「是不是得到了聖僧的武功秘笈？」

小神通誇大其詞的道：「豈止是武功秘笈，還有寶刀寶劍，賭經賭具，金銀財寶等等，多得不得了，一百輛牛車也拉不走。」

唐蜜朝四下裡察看一下，道：「白痴他們到那裡去了？」

不輸少爺如話家常般道：「出差去啦！」

「出差？出甚麼差？」

「請泥水匠，準備在此蓋一座『聖僧不空大師紀念館』；請金匠，還要塑金像；去張貼告示，本教決定要大量招兵買馬，成爲眞眞正正的賭國武林第一大宗派，氣死那些自命不凡的老古董。」

宋大頭吹鬍子瞪眼睛的道：「臭小子，少胡吹八吹，快說，聖僧的寶藏在那裡？」

不輸少爺眞大方，指着瀑布，據實說道：「喂，綠帽子王，看到沒有，水簾的後面有一個山洞，洞裡面坐着一個人，就是聖僧的肉身菩薩。」

宋大頭是個老江湖，當然不肯輕易置信，但當他仔細觀察一陣，發現水簾後的人影時，卻不由他不信。

於是，馬上作了斷然的決定，命黑狠張金水，領着衆殺手，將小神通困在此地，立與唐蜜，方妍三人，振



臂放步而去。

「打！打！打！」

「殺！殺！殺！」

「斃！斃！斃！」

歡喜頭陀、金不換、白小痴，見時機業已成熟，絲毫也不客氣，各種暗器齊出，以「天女散花」的手法疾射而去。

這只是點心，無非是想造成他們心理上的惶亂。

大餐馬上端上來，白小痴表演了一手絕技，撒出一個繩圈，奇準無比的套住了爲首的宋大頭。

「拉啊！」

「跳啊！」

「耶乎！」

繩子早已放好在固定的位置上，白小痴大叫聲中，一躍而下，宋大頭卻雙脚離地飛起來。

唐蜜、方妍睹狀大駭，奮身去救。

結果，禍不單行，難姐難妹，兩個人幾乎是同一個時間，踏進了兩個不同的陷阱內。

陷阱內有繩圈，繩頭一緊，立將二女玉脚套住。

再一拉，噗通！噗通！狗吃屎般趴下，做了倒地葫蘆。

「拉啊！」

「跳啊！」

「耶乎！」

歷史再度重演，歡呼聲中，酒肉和尙與小金跳下樹，唐蜜、方姣姣却快速升上去了。

當白小痴、金不換、歡喜頭陀脚落實地時，宋大頭、方姣姣與唐蜜則已經高掛在樹梢上，好似「空中飛人」，在「呼吸新鮮空氣」，作「森林浴」。

慌亂中，有不少殺手死在「奪命釘」下，黑狠張金水命大，早與倖存的殺手，落荒而逃，急急如喪家之犬。

白小痴大聲疾呼道：「小翔，快追進呀，截住他們，別放走一個活口！」

小神通淡淡一笑，從容不迫的道：「得饒人處且饒人，我們要殺的是元兇主犯，何必爲難這些可憐蟲，況且，他們八成會去通風報信，說不定會將金燕子的主人勾引來。」

目注他們遠去不見後，小神通躍落地面，行至方妍等人附近，換上了一副殺氣騰騰的臉孔，厲色說道：「我小神通的作風，三位想必十分清楚，心狠手辣，殘暴冷酷，本教主想要查究的事情，你們也一定瞭如指掌，有一句話願說在前頭，誰要是肯在此時自動招供，本少爺保証饒這個人的一條命，錯過此刻就只有死路一條，玉皇大帝也救不了，你們自己估量着辦吧。」

方妍、唐蜜套着一隻脚，頭下脚上的吊在半空中，宋大頭的上半身，包括雙手在內，全被繩子綑死，上不着樹，下不着地，好似三條待宰的豬，毫無反抗的餘地。

可是，他們却死鴨子硬嘴巴，硬是不肯開金口。

小神通稍候片刻，未再多言，下令道：「徒兒，給爲師的按照預定的方案辦！」

「是，師父！」

歡喜頭陀不敢怠慢，立即展開行動。

在金不換、白小痴的協助下，頓飯的工夫不到，便將三人五花大綁的綁在相距不遠的三棵大樹上。

還在三人的脚下，各堆了一堆乾柴枯枝。

更大更多的一大堆，則是堆積在小神通的身旁。

小神通坐在克難的太師椅上，顯得甚是優遊從容。

歡喜頭陀畢恭畢敬的道：「師父，是否立刻放火來燒？」

不輸少爺不假思索的道：「燒啊，咱們今天不開伙，要吃『烤人肉全餐』。」

酒肉和尙諾應一聲，立即付諸行動。

白小痴興高采烈的道：「好極了，人肉、人鞭、人肝、人腦等一定美味可口，咱們今日要大快朵頤。」

小神通說：「小痴，怎麼不吃人心？」

白小痴聳肩道：「不要，我怕『人心太黑』。」

金不換不曉得，「鞭」係指雄性的「那玩意兒」而言，問道：「小翔，『人鞭』是甚麼？」

小神通不便明言，含混其詞的道：「姑娘家不要亂問，反正妳不能吃就是啦，吃了說不定會變『陰陽人』，可將唐蜜、方妍的奶子割下來烤着吃。」

白小痴補充道：「根據老祖宗的醫理，吃甚麼補甚麼，預祝妳胸部壯碩，打破世界紀錄。」

金不換終於明白「鞭」是甚麼，羞得她滿面通紅，道：「死小痴，臭小翔，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我才不要吃這些騷東西哩！」

小神通道：「吃不吃隨妳的便，人還是照烤不誤，快請幫忙點火吧。」

這話其實是多餘，金不換、白小痴已經開始放火。

火，不大，與宋大頭等三人的脚又有一段距離，短時間之內，當然烤不熟人肉，却也烤得他們其熱難耐，苦不堪言。

小神通依然端坐如故，靜靜觀賞這一幕烤人肉大戲，不疾不徐的道：「柴，會越添越多，火，會越燒越大，甚麼時候支持不住了，願意招供，就請打個招呼。」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不過，死罪已定，活命無門，只能賜一個速死，不必再受煙燻火燎的活罪吧了。」

火，還不夠大，三人皆皺着眉頭忍下來，無人吭聲。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唐杰和袁懷恩見岳小憐被郝九擄走，袁懷恩用弩箭將郝九嚇住，小唐露出絕招，救了岳小憐，嚇走狗腿子郝九，又來了喇嘛嘉珞，三人合力勉强才能將他打走。來到杏花園，既是賭場又是妓院，小唐玩弄賭術，技壓賭場，撈了一把才走。在山溝中發現善堂高手尉遲春還未死，他說出有人追踪，因力盡虛脫倒地昏迷……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可飛・圖

# 亡命江湖

## 善款遭人兌現　王府詐賭贏錢

這工夫尉遲春又撲上來，牙齒也是紅的，加上眼球上血絲隱現，小唐幾乎不認識他了。

尉遲春伸手一抓，小唐邊閃邊格，又是大吃一驚。像格在鐵柱上，臂骨奇痛如裂，而尉遲春又再次抓到。

小唐一點也不敢大意，絕招盡出全力應付。

他學得太雜，也包括學過尉遲春的絕學，但尉遲春也學過別人的(如崔崧、曹嚴以及姜蘭花等)。

只不過小唐除了學他們的武功，還有「十不全」司馬天以及另外高人的，敎他武功的人很多。

論招術，小唐比他博雜，但內力不如他。

以前尉遲春的內力沒有這麼雄渾，但是，小唐被他的渾猛膂力震得搖晃不穩，這才知道任何武功，都要以內力爲基礎。

招術再精，如內力太弱，是無法發揮威力的。

小唐被震得東倒西歪，一時情急就又用了那一怪招。

這是一招五式的詭異招式。果然不愧爲絕招，才施出三式，尉遲春就被震出兩步以外。

由於尉遲春不知厲害，繼續進攻，這五式的最後兩式正中他的右胸，「蓬」地一聲摔出五步以外。

小唐大爲意外，顯然這次使用這怪招更加威力無儔了。

尉遲春吃力地爬起來，怪吼着竄出門外。

小唐怔了一下，他以爲尉遲春八成患了失心瘋，神智不淸。

待他追出，尉遲春已經不見了。

這工夫岳小憐已聞聲趕來道：「小唐，發生了甚麼事？我經過尉遲春的門外，房中無人。」

小唐喃喃地道：「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何事。」

「你爲甚麼站在這裡？爲甚麼剛才還聽到打鬥聲？」

小唐說了一切，岳小憐道：「好可怕！」

小唐道：「的確可怕！他好像有甚麼怪病！」

「八成瘋了！要不怎會恩將仇報？」

小唐道：「我以爲昨天他昏倒溝中，也許只是犯了毛病。」

「羊癲瘋？」

「可能不僅僅是羊癲瘋，而是一種可怕的怪病！」

「怎見得？」

「剛才由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充滿了獸性，而且他想殺我！」

二人追出，甚麼也未看到，返回客棧，各自回房。

小唐睡了一會，被一種異樣感覺弄醒，因爲他的身邊有個溜光水滑香噴噴胴體箍住了他。

「小憐，滿園春色掩不住了吧。」



「所以才會一枝紅杏出牆來呀！」

「妳……」小唐一驚道：「妳不是小憐？」

「應該說，岳小憐不是我！」

「妳——妳是李湘！妳怎會在我床上？」

李湘風情萬種地道：「我不在你床上在誰的床上？」

小唐道：「一個女人總要有她的最低的自尊對不？」

李湘貼得更緊，像一條香氣四溢的白玉大蛇纏住了他，還在蠕蠕而動呢，道：「我是你的女人，連我那銀屋都全是你的了，我有甚麼不對？」

小唐道：「那不過是一句戲言！」

李湘道：「如我不履行諾言，你會怎麼說？」

小唐道：「我是一個賭徒，也是一個流浪漢，跟着我，必然像一根浮萍，一輩子也安定不下來！」

「我不怕流浪，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行！」

「妳好像對裸體不當一回事兒，眞是欠缺敎養！」

「不然，有所謂：整衣見父，脫衣見夫。」

小唐道：「我必須告訴妳，我對女人的興趣不會太久。」

「多久？」

「最多三次，就不感興趣了！你可別說我無情。」

「不會的。只要我對你有興趣就行了！」

「妳到底是甚麼來路？武功很高，又很富有，行爲放蕩不檢，我眞摸不透妳……」

「你不必摸透我。你說過，你的興趣最多不過三次，既然不打長久之意，又何必計較我的來路？」

小唐道：「妳眞的不在乎？」

「眞的！」

「我還有其他女人妳也不在乎？」

「不太在乎！當然，在乎也沒有用，所以我不管別人，只管我自己，只要我得到我要的，何必去管別人？」

「妳倒是很想得開！」

「爲人處世想不開是最吃虧的！」

小唐顯示了粗野作風，大力施出「祿山之爪」，抓捂住她的雙峯，她似乎已有心理上的準備了。

接着小唐飛身上「馬」，然後膝頭一分——

李湘尖叫了起來。因爲他太粗獷，大有直搗黃龍的作風，而且不管她驚叫而且身子扭擺閃避。就像善用十三節鞭的高手一樣，能把軟鞭變成一桿挺直的槍一樣。

李湘嚇壞了，翻下床拿着衣衫就走道：「你小子果然風流過了火，本來我有些事要告訴你的。」

「怎麼？又不想告訴我了？」

「是的，我發現你有點下流……」

李湘開門走出，正好袁懷恩如厠回來，乍見赤裸的李湘，大叫「妖怪」！

李湘不喜歡聽「妖怪」這句話，一把扼住了他的咽喉。

袁懷恩雖有一身神力，但數穴道被制却動彈不得。

「野人，我是妖怪？」

「妳……妳是妖怪……」

「我哪裡像妖怪？」

「妳的身體上處處都像妖怪，我有的妳沒有，我沒有的妳却有，不是妖怪是甚麼？」

「野人，你娘和我一樣。」

「我娘？」他的生命中便沒有爹娘，因他是孤兒。

「對呀！你娘和我一樣才能把你生下來。」

袁懷恩道：「怎麼生？從哪裡生下來的？」

小唐竄出來大叫一聲，李湘狼狽而逃。他的靈犬「阿花」衝出來撲向李湘，却被她踢了出去。

小唐追出時，李湘已經走了。

她的確想告訴小唐一些秘密，却失望地走了。

她剛才的試驗，証明小唐確是個大玩家——大色狼。

事實上絕非如此，正因爲小唐必須擺脫她，才故作色中餓鬼狀，使她徹底厭棄他而遠避之。

「老袁，不要再把女人當作妖怪了！」

「她是妖怪！她不但多一張嘴還有鬍子……」

小唐直搖頭，只好找機會再向他解釋。

＊　＊　＊

夕陽如火，春天的原野上，生氣盎然。

林中小徑上不時傳來歡笑聲。

這正是三小路過於此，岳小憐道：「小唐，我們去哪裡？」

「長沙！」

「去長沙幹甚麼？」

「去印証一件事。」

「印証甚麼事？」

「關於那三十五萬兩銀票，到底是一炬成灰還是被人兌現了？」

岳小憐道：「對呀！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

小唐道：「這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一直無人兌現，那就可能變成灰了，要是已兌現或被移走，那就可能顯示在火起之先已被人盜走，就更足証明是內賊縱火了！」

「對對！」岳小憐道：「要是已被兌現或移走，那証明是誰幹的？是堂主司馬天還是其弟司馬地？」

小唐道：「至少司馬天老哥不是這種人。」

「司馬地呢？」

「司馬地也不會是那種人。要是他們有問題就不會被燒死。」

岳小憐道：「錢庫由誰管理？」

小唐道：「堂主司馬天。但有時司馬地也能開，甚至忠僕倪賓也可以開

，要追究責任很難。」

岳小憐道：「爲甚麼要去長沙印証？」

小唐道：「一路之上我到河南的洛陽、開封、鄭州以及湖北的漢陽和漢口等地的票號印証過。」

「如何？」

「沒有人去兌現。」小唐道：「那是鐵票，總櫃在北京，全國數十家，任何一家都可兌現。」

「怎知那人不是到北京總號兌現的？」

「那是偷的銀兩，作賊總是心虛，三十五萬兩銀子，他不敢那麼招搖，所以我估計必在較遠的分號兌現。」

長沙的街道很窄，儘管它是個大地方。

似乎這兒甚麼都大，如碗及筷子等，長沙人的筷子竟有一尺半那麼長。現在小唐等人就在飯館中。

他們到這票號的分號，答案是已被移走了。

也就是說已被移存到別的票號去了。

本來票號不願告知移到何處，後來還是說了，居然是北京總號。因此，小唐等人只好再回北京。

吃過飯總要到街上逛逛。三人並不同行，各逛各的，小唐提早回客棧。李湘竟坐在他的床上。

小唐皺皺眉頭，道：「妳似乎對色狠不怎麼怕了？」

「對！我不怕色狠，至少不怕你這種色狠！」

「爲甚麼？」

「因爲你這小子是隱善揚惡，故作狠狀！」

小唐以一雙直勾勾的色眼掃瞄着她的身體，道：「能不能玩一下子，只要兩天不玩，渾身就不舒服！」

色狠的眼光看起來眞是有毒的。

李湘道：「你不必虛張聲勢，我既然已經是你的人了，早晚還不是你的人？我才不怕哩！」

小唐道：「李湘，妳既是我的女人了，就讓我先看看你的胴體如何？」

「看甚麼？反正不會太差，而且還未破身。」

「我說的不是這箇。」

「你說的是甚麼？」

「是相女人的胴體。上品的女子不出這五個字：白、軟、紅、緊、鼓，缺一則不成爲上品了！」

「你小子還挺有研究？」

「玩多了自然是行家。黃帝留下的房中術典籍太多，多是和素女應對的話題，有關男女好合的方法，正確的，非正確的以及如何藉合體治病等等。」

「你看過很多這類書？」

「當然，世人只知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而飛昇，其實並非和一千二百女交媾就可以飛昇了，而是利用合乎養生之道的房中術，吸精化炁，化炁育神而已。」

「你還懂甚麼？」

「武則天年過七十，精力仍旺。除了研究房中術，還對藥酒也頗有研究，這和古人煉丹及服丹都有關。」

李湘道：「武后的藥酒有沒有方子？」

「方子不全，但我可以說出大概的主要材料。該酒以鶉爲主，何首烏五錢，人參六錢、鹿茸三錢，加入燒酒蒸一個時辰，然後冷却，曬半個時辰再蒸，蒸而曬，曬而蒸，共五次。然後加些蜂蜜密封起來，放在暗處，三月後服用。」

李湘道：「小子，你服過這春酒？」

小唐傲然一笑，方道：「我是憑眞功夫，不會服藥酒的。」

小唐勾勾指頭，叫他寬衣解帶。

李湘以爲自己夠老練，在小唐面前她却很渺小。

小唐道：「行家非常注重『恥丘啓實』。妳大概懂得這四個字的意思吧？也就是——」

李湘擺手打斷他的話道：「我終於証明你很下流。」

小唐道：「妳是我的女人，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怎可說是下流？男女居室，總是不免有些花梢的。」

李湘道：「小唐，我以後不再見你了。但我輸給你的銀屋，還是歸你，我的人不再屬於你了，況我又大你一歲……」

小唐道：「這話可是當眞？」

李湘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過我們總是相交一場，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信不信由你。」

「請說！」

李湘的嘴唇嗡動了一會，小唐面色一變，道：「眞有這回事？倪賓乃是司馬天的忠僕！」

李湘道：「我剛才說過，信不信由你對不？」

小唐道：「妳能不能說得詳細些？」

李湘道：「以後遇上倪賓要留意。我不想多說……」穿窗而出，就這麼走了。小唐神秘地攤攤手。

* * *

舊地重遊，小唐等又回到北京。

落了店之後，小唐先去辦正事，到那票號總店去查問，北京的買賣和別處不同，都是在深宅大院。

別處的店舖都是一個門面，進門就看到貨色。

北京的綢緞莊也好，錢莊也好，進了大門都要經過一個院子。

小唐被伙計讓到櫃枱外客座上，還送上香茗。

北京的生意人就是這樣，即使生意不成交，也會送到門外，說下次會準備齊全的貨色，請貴客再來。

一位二掌櫃的陪坐。小唐說明了來意。



而小唐還易容成一個中年人，看來四十左右，二掌櫃的道：「原來如此，李先生問這件事……」

小唐道：「小弟是金陵的一個生意人，經手過這筆款子，路過北京，順便來問問有沒有兌現？」

二掌櫃的分明也有點忌諱，一聽對方是個生意人，也就放了心，道：「不瞞李先生，已經兌現了！」

小唐心頭一跳，却撫掌道：「這就好了！小弟本來躭心不兌現，那會多少負擔一份責任的。」

「李先生可以放心了，已經兌現了約半個月左右。」

小唐道：「不知兌現銀子的戶頭是……」

二掌櫃的不大想說，却又以爲小唐的態度很自然，不會有甚麼問題，就改變了主意，道：「當然是一位名人。」

「名人？是的，兌取三十五萬兩的人必是名人。不知……」

二掌櫃的道：「就是榮貝勒……」

小唐心頭猛跳了一下。不由恍然大悟。

三十五萬兩銀票本是榮貝勒手中贏來的。

後來存放於「武林善堂」的錢櫃中。

一場大火未化爲灰燼。而如今又被榮貝勒提去。

就算是一個不會思考的人也能聯想到，善堂那場大火和榮貝勒必然有關，甚至是榮貝勒派人或唆使縱火的。

小唐不動聲息地出了這家全國知名的票號。

事情已有了梗概，這場火也許是爲了三十五萬兩銀子。

當然，也是爲了報被騙之仇。可是縱火燒死了五百餘武林殘障同道，這手段也太毒了。

「我要討回公道，更要找出榮貝勒的走狗。」

返回客棧對岳小憐說了一切。岳小憐道：「小唐，事情大致是弄清了，但要弄清是誰縱火的却很難！」

小唐道：「我有一個主意……」

「甚麼主意？」

「榮貝勒提走三十五萬兩，我要他們再掏出五十萬到一百萬兩。」

「是不是又要設局賭博？」

「使用任何可行之法，當然也包括賭在內。」

岳小憐道：「榮貝勒已經警覺，你再易容他也會看出來的，我看還是另想其他辦法整他！」

小唐道：「小憐，你似乎過去說過，榮親王也好賭？」

「我是說過。」

「能不能想個辦法？」

岳小憐道：「不成，榮親王雖也好賭，却不常賭，而且要他上賭桌，非有熟人不可。」

「妳是說朝中大臣或京城中的巨賈？」

「對！全是陌生人，他絕不會賭的。」

「小憐，這樣成不成？只要妳能把榮親王引到王府外任何一個地方來，我就能讓他上賭桌。」

「不成，在外面只怕他也不會豪賭的。」

「妳的意思是……」

「在親王府中。」

「在他府中豪賭？」

「對，只有在他府中，他才會放手豪賭。」

小唐道：「搭子如何弄進去？」

岳小憐道：「大搖大擺地進去。」

小唐道：「我看妳是吃了燈草灰，專放輕快屁！」

岳小憐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小唐想了一下道：「還眞看不出，妳滿肚子的鬼畫符、怪點子。」

岳小憐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還不是跟你學的？」

小唐道：「這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不是鬧着玩的。」

岳小憐道：「這句話足以証明你成熟多了！過去你不會說出這句話來的。凡事小心，絕對沒有錯。」

* * *

榮親王府晚膳已畢。

榮善有個習慣，晚飯後必到水榭中走走或觀魚。

這工夫家丁來報，「同仁堂」樂掌櫃、瑞蚨祥孟掌櫃以及蔚泰厚錢莊的呂掌櫃求見。

榮親王微微楞了一下。

這些生意人都是北京天子脚下的大名人。

「同仁堂」不必說，自雍乾時就和內宮扯上了密切的關係，雍正帝曾手批「同仁堂」的方子可以引進宮中。

於是樂家四兄弟發了大財。

瑞蚨祥更不必說，山東孟家經營有術，分號遍佈全國大市鎮大碼頭，提起瑞蚨祥眞是無人不知，

至於蔚泰厚票號（也可稱之爲錢莊，類似今日之銀行），也是赫赫有名，字號老歷史悠久的大買賣。

在清代票號以山西人開的最出名，也可以說是山西人開風氣之先。

有人說第一家票號蔚泰厚開設於乾隆年間。也有人說日昇昌是第一家開於嘉慶二年，由經營顏料改爲票號。

大致都是由其他的商業轉爲票號的，如日昇昌原爲顏料行改爲票號，蔚泰厚本是綢緞莊，而大德通及大德玉本是茶莊。

山西票號連外國人都認可其信用。

所以這一家大字號的負責人來訪，榮善雖貴爲親王，也很重視，吩咐肅客，就在水榭中見客。

榮善也知道，一個大生意人來訪

，必和生意有關。

作朝廷的生意，就必須找榮善這等人物拉線才行。

這當然也是大官們弄錢的機會。

樂掌柜約三十七八，孟掌柜的四十出頭，蔚泰厚的呂掌柜也是三十郎當歲，一一拜見了榮善。

「請坐……請坐，不必客氣！」榮善吩咐下人上茶點。孟掌柜的道：「小民拜訪王爺，一來是拜個晚年，二來也想請王爺介紹小號與朝廷中各部門作點生意……」

榮善猜得一點不錯，呂掌柜的操着山西口音，道：「小民等與同仁堂樂家賢昆仲交厚，承樂兄引介，特來拜見王爺。」

榮善道：「能幫忙一定幫，不過朝廷各部門中滙撥薪餉，已有固定票號錢莊。如果有新設之機構，本爵一定代爲留意！」

原來這些人都不是同仁堂、瑞蚨祥以及蔚泰厚的大老闆(也就是大掌柜)，而是二掌柜的。

所以榮善不認識他們，他只認識這些大字號大掌柜。

榮善和這些大字號能拉上關係，自也是招財進寶的門路，自會答應他們各方注意，適時幫忙。

榮善道：「三位掌柜的過年期間都作些甚麼消遣？」

孟掌柜的道：「小民家兄回原籍山東，小民留在北京照料，過年嘛，總會玩玩牌九甚麼的……」

榮善道：「難免難免，想必大有斬獲吧？」

孟掌柜的道：「小輸！」

榮善道：「另外二位呢？」

呂掌柜的道：「小贏。」樂掌柜的道：「家兄管得嚴，即使過年，也只能玩小的……」

「當然，孟掌柜的爲人嚴謹，應該如此！」

樂掌柜的道：「年前忙豁了很久，年很快就過去了。喜歡玩玩骰子、牌九和紅黑寶的人猶未盡興。」

榮善道：「三位有無興趣在此玩玩牌九？」

孟掌柜的看看呂、樂二人道：「二位如何？」

呂掌柜的道：「王爺有此雅興，小民等願意奉陪！」

樂掌柜的道：「難得王爺有興緻，當然奉陪！」

於是榮善吩咐下面拿賭具來，且叫帳房送來五萬兩賭資。不久下人拿來賭具。

榮善道：「西洋新興的撲克牌，賭『梭哈』挺刺激，不知三位是否賭過這種番牌。」

呂掌柜的道：「小民們賭過，但這玩藝的學問很大。」

榮善道：「當然，哪一種賭都有很大的學問！」

孟掌柜的道：「王爺要賭這洋玩藝，小民也樂於奉陪。」

「那好極了。咱們就玩 梭哈：賭半副的如何？」

呂掌柜的道：「四個人賭，由小人起就成了！」

於是孟掌柜的掏出十萬兩銀票。

樂掌柜的七八萬兩，呂掌柜的約十五六萬兩。

榮善一看，他的枱面最少，這怎成？立刻再叫帳房取來二十萬兩，擺闊是大人物最易犯的通病。

儘管在座的都是大生意人，腰纏萬貫，畢竟不是大掌柜，還沒有主宰權，但榮善却不同。

他有經濟大權，而且錢都是他一手弄來的。

猜拳決定誰發牌，呂掌柜的勝了，三人由他發牌，還請榮掌柜的鑛牌後再請孟掌柜的再鑛一次。

呂掌柜的發了八張牌，也就是四家每家一明一暗各兩張。

榮親王的明牌是一張K。

樂掌柜的是一張J。

孟掌柜的是一張九。

呂掌柜的是張Q。

「這該由王爺說話(下注)！」呂掌柜的道：「王爺不會是頂頭老K一對吧？」是指扣的暗牌也是K。

榮善神秘地笑笑，丟出五千兩的銀票。

樂掌柜的看了一會終於跟了，孟掌柜的也許是因爲他的明牌是小九太小，立刻扣了牌打烊了。

呂掌柜的打量半天，也跟了，且發了第二張牌。

榮善是一張A。

樂掌柜的是10。

呂掌柜的又是一張Q，當然是Q一對說話。

小呂立刻把枱面十餘萬兩全推了出去。

樂掌柜的道：「呂兄，想不到你賭得如此之猛，事先說好的，咱們不賭大的，算了，我打烊！」

樂掌柜的也扣了牌。

那知榮親王道：「賭『梭哈』就是要痛快！本爵倒是覺得不賭便罷，要賭就必須盡興！」

「王爺高論了，要賭『梭哈』就必須放手大玩才有意思。」

榮善枱面上本是二十餘萬兩銀，跟了之後，餘下的倒打下去，「梭」了！樂掌柜的道：「過癮是過癮，但很驚人。咱們還沒有賭過這麼大的枱面哩！」

呂掌柜的跟了之後又發了第四張牌。

榮善是一張10。這張牌很好。

呂掌柜的又是一張Q，樂孟二位掌柜的驚咦了一聲。

呂掌柜的攤着手喟然道：「可惜枱面上沒有錢了！」

「是啊！」孟掌柜的道：「不然的話穩贏！」



樂掌柜的道：「不知能不能臨時加枱面？」

呂掌柜的道：「樂兄你眞會說外行話！」

「不！」榮善道：「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掌柜的希望加枱面繼續賭下去，本爵不反對。」

呂掌柜的吶吶道：「王爺說的可是眞的？」

榮善道：「當然。幾十萬兩銀子算得了甚麼。」

呂掌柜的道：「這麼說，小民再加三十萬兩，王爺不會反對了？」

榮善道：「就算再多點也無妨！」

呂掌柜的道：「小民尚未主宰小號的經濟大權，所以只能賭五十萬兩，再多了……」

「好！」榮善道：「就以五十萬兩作枱面，誰也不多，誰也不少，不論誰輸，銀票當場交清，明天就必須兌現。」

呂掌柜的道：「王爺眞是爽快人，一言爲定。」

呂掌柜的又掏出了三十多萬兩湊足了五十萬兩。

孟掌柜的道：「小呂，你怎麼會帶了這麼多的銀票？」

呂掌柜的道：「這是客戶要轉到濟南的一筆款子，正好帶在身上，希望不會輸掉！」

榮善也叫帳房湊足了五十萬兩道：「呂掌柜的，下注吧！我要聲明，我有『同花』的面子。」

呂掌柜的道：「小民知道，再下十五萬兩吧！」

榮善自然跟了，這次並未倒打過去。

呂掌柜的發了第五張牌。

榮善是A一對。

呂掌柜的是一張小九。

現在榮善的牌已由莫測高深，變爲單純了。

呂掌柜的牌却未因來了一張小九而變得單純。

榮善未來最後的A之前，明牌是KA10，如下面扣一張J或Q，就是「嵌檔順」，且有同花的架子。

如今又來了張A，如果他確是作順子的牌，也只有一對而已。

除非他早已有A一對，却故作看順子的姿態。

這也是很可能的，因爲「嵌檔順子」很少倒打下注的。

所以說，如果以爲榮善的牌太單純，却也未必。

呂掌柜的道：「王爺是A一對，您講話！」

榮善道：「事到如今，也只有看枱面了。」全推了出去。

到此爲止，他整整出了五十萬兩。

樂掌柜的拍拍心窩道：「這下眞是開了眼界。」

呂掌柜的道：「事到如今，小民也只好看了！」

榮善掀了牌，似很篤定，他是三條A。

呂掌柜的三條Q是非輸不可的，而且他不以爲呂掌柜的會有四條Q。當然，也可能是富爾豪士。

呂掌柜的掀了牌，連榮善也叫了起來。

原來是四條Q。

這種牌是十分難得的，因而榮善在驚震失望之餘，道：「有這種可能嗎？」一邊去撥孟、樂二位掌柜的牌，似想看看他們的暗牌有沒有Q？

只要這兩家的暗牌有一家是Q，呂掌柜的就不可能是四條。

也就是說他的「四條」就是假的。

但是，榮善看過樂、孟二家的底牌，也看過公牌，果然都沒有一張Q，這證明呂掌柜的「四條」是貨眞價實，地地道道的「四條」。

「眞背運！四條都被本爵遇上了……」

這工夫呂掌柜已把枱面上的銀票全收了過去。

孟、樂二人和呂掌柜的交換了個眼色，呂掌柜的站起來，要告辭，這工夫忽然有位總管模樣的人走進來先施一禮，然後在榮善耳邊說了幾句話。

榮善陡然一震，道甫：「快點……」

那知「快點」二字甫畢，水榭外已站定一人。

此人三十出頭，圓顱燕額，臥蠶眉、丹鳳眼、隆鼻闊口，有一種懾人的儀態和氣派。

榮善正要作大禮參拜，這人手一探道：「剛才咱家是怎麼交待的？你難道忘了不成？」

榮善躬身道：「晚輩沒有忘！」

聽口氣榮善是這人的晚輩，這人是甚麼身份？

這中年人道：「不必拘束，繼續玩吧！」

榮善傴僂着身子，沒有出聲。

中年人坐下，剛才的總管又獻上了茶點，躬身退出。

中年人道：「榮善，這三位是……」

榮善躬身道：「回長輩的話，這三位一位是同仁堂的樂二掌柜，另一位是蔚泰厚票號的二掌柜，第三位是瑞蚨祥的孟三掌柜的，晚輩無狀……」

「不妨，偶爾玩玩，也不傷大雅！」

「三位掌柜的來訪，提議小玩，晚輩「不得不作陪……」

「咱家說過無妨！你們也會玩這箇？」

榮善道：「是的，這是西洋玩藝。」

「咱家也知道，你們還要不要玩了？」

榮善不敢出聲，孟、樂、呂三人

不知此人是誰，也不敢出聲。中年人抬抬手，道：「不必拘束，咱家是說，如果四位還有興趣，咱家也想玩玩……」

榮善的目光顯示了他的驚奇，他也要玩了？

似乎他絕對未想到這位「長輩」居然會有此提議。

榮善躬身道：「晚輩不敢。」

中年人不悅了，道：「咱家說過，不必拘束，你是怎麼回事？咱家還會和你們開玩笑嗎？」

「長輩不會，只是……只是……」

「沒有甚麼只是，都坐下來。」中年人道：「剛才是誰發牌的？仍由他洗牌發牌好了！」

榮善望着呂掌柜的，微微點頭。

於是榮善坐在中年人右手，呂掌柜的坐在此人對面，孟掌柜的坐末座，由呂掌柜的洗牌。

呂掌柜的是誰？也自然不必再交待了。

呂掌柜的不敢施出洗牌的特殊技巧，因爲那不是一個票號的二掌柜的應有的賭牌技能。

他甚至表現了洗牌的拙劣技巧。

洗牌時，中年人除下了左手無名指上一個鑲鑽白金班指，往桌上一放，道：「咱未帶銀兩，我押一百萬兩。」

「嘿！一個班指押一百萬兩，這人好大的口氣……」呂掌柜的望着榮善，

榮善道：「這位長輩押一百萬由我負責保證。」

接着榮善叫帳房取來一百二十萬兩。

一百萬兩放在中年人面前，二十萬兩榮善留用。

呂掌柜的洗好了牌，叫孟掌柜的籤牌。這次榮善學乖了，他主動籤牌。

呂掌柜的很注意榮善籤的牌，然後拿起發牌。事實上，在他拿起雙手捏捏牌對孟掌柜說話，叫他把枱面亮出來時，又把籤過的牌恢復了原狀。

高手，就能作得天衣無縫。

當然，如不以說話作掩護，就可能被看出馬脚來。

呂掌柜的發了四家的牌。

孟掌柜的明牌是A。

中年人是K。

榮善是Q。

呂掌柜的是一張J。

四人的明牌湊在一起，正好是兩頭順的面子。

呂掌柜的道：「孟兄，該你講話！」

孟掌柜的小心地看看三家的牌，推出三千兩銀票。

中年人笑笑，道：「太便宜了吧？再加四萬七千兩。」

這等於湊成五萬兩。

第一張明牌就出五萬兩，眞是大手筆，也可以說是亡命之賭。

當然，他們如果知道這中年人的身份，也就不會以爲他是亡命之賭了。

榮善扣了牌，在此人面前他不敢豪賭。

這工夫先講話出三千兩的孟掌柜的居然打了烊。

所以第三張牌(第二張明牌)時，已被打下兩家，只剩下呂掌柜的和中年人兩個人了。

第三張中年人是一張小八。

呂掌柜的是一張10，這是張好牌。

呂掌柜的講話，他又出了五萬。

但中年人未倒打跟了。

第四張牌中年人來了一張K，變成K一對。

呂掌柜的來了一張Q。

中年人已無順子希望，呂掌柜却是個順子架子。以呂的牌來說，即使他有一對，也沒有中年人的K一對大。所以中年人一下湊足三十萬兩。

呂掌柜的看了好一會，只好跟了。於是他又發了第五張牌。

中年人來了一張小八，變成K八兩對，呂掌柜的居然來了一張K。這條K太値錢了，因爲中年人面上就有兩條K。

從牌面上看，呂掌柜的正是兩頭順。非但是大順而且還可能是「同花」。

中年人表面兩對，極可能是「富爾豪士」。

如果呂掌柜的只是大順不會輸給中年人，除非是「同花順」。

這種機率眞是太少太少了。

中年人只是略加觀察，就把枱面全推了出去。

所謂全推出，也就是湊足了一百萬兩。

呂掌柜的道：「小民只有六十餘萬兩……」

榮善在一邊冷冷地道：「呂掌柜的，不要太衝動，要客氣點啊……」呂掌柜的笑笑，似乎要說：要賭就不必客氣了。

呂掌柜的自然也全部推出去了。

接着，中年人把牌大力翻在桌上，果然是「富爾豪士」。

榮善道：「呂掌柜的輸了！輸了吧……」

他的語氣似在暗示，「輸了吧」有勸導他放水之意。

但是呂掌柜的是爲甚麼而來？他爲甚麼要放水？只不過，他仍要裝着不懂榮善的話的樣子。

他掀開了自己的牌，輕輕地以小指挑過來，不帶一點火氣。

「同花大順」。舉座皆驚。

榮善有點發抖，今夜他輸了五十萬兩。

而他的「長輩」也輸了一百萬兩。

看來他們三人似乎是有備而來，甚至可以說是篤定來弄銀子的。



「查查牌！這未免太玄了！」榮善道：「剛才晚輩和他們賭，呂掌柜的拿了一次「四條」。這都是打一輩子牌都碰不上的事，而呂掌柜的一夜之間竟都遇上了。」

榮善查點過牌，仍然是一張不多一張也不少。

「這眞是想不到的事……」呂掌柜的推出一百萬兩到中年人面前道：「小民不敢拿這麼多的銀子，還是算了吧……」

中年人雖也是善財難捨，却礙於身份不能接受。

他又推了回去，道：「甚麼時候了？」

榮善道：「三更不到，二更過半了！」

中年人站起離座，道：「咱家要回去了！希望以後還能和三位玩——」說着走出水榭，榮善顚着屁股跟了出去。

呂、孟、樂三人由水榭窗子望出去，水榭曲欄外端跪了一地的人，中年人連看也沒看一眼。

孟掌柜的道：「這是甚麼人？有這麼大的派場？」

樂掌柜的道：「說是榮善的長輩。大概不是二大爺必是他的親娘舅，要不就是他的老丈人！」

呂掌柜的搖搖頭，道：「都不對！」

孟掌柜的道：「這一百五十萬兩能不能兌現？」

呂掌柜的道：「我也在考慮這件事，如果不能，豈不是白忙了半夜？明天一早，咱們去兌現，折合黃金。」

「兌現？」樂掌柜的道：「一百五十萬兩銀子，折合黃金約九萬斤，試問這九萬斤黃金要多少馬來馱，要多少車子來拉？」

孟掌柜的道：「對，而且還未出城，就會被截回了！」

呂掌柜的道：「不妨，先兌現榮善的，中年人的一百萬兩不必急在一時。我以爲那筆銀子跑不了。」

孟掌柜的道：「怎見得？」

呂掌柜的道：「這是身份問題！」

樂掌柜的道：「這我們就不懂！」

呂掌柜的道：「中年人身份特殊，他輸了錢不敢聲張，況且榮善當場查過牌，證明牌不多也不少，無人弄鬼，那麼他就沒有必要傳揚開去。以他的身份，怎可與部下一起賭錢？」

「對對！」孟掌柜的道：「的確，非但他不能賭，就連榮善的身份也絕對不能和商人賭錢。這是有辱官箴的事，可是中年人到底是誰？」

樂掌柜的道：「呂掌柜的一定猜出來了吧？」

呂掌柜的道：「大致猜出來了，他可能就是——」

這工夫步履聲傳來，榮善返回水榭。

他的臉色有點不悅，當然，輸了五十萬兩，不免肉痛，還有，使「長輩」輸了一百萬兩，更是內心不安。

儘管「長輩」很大方，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但只要是輸錢，沒有人會不窩囊，一旦怪罪下來，那可就不好了。

「王爺，剛才咱們不過是陪王爺消遣，打發時間，這可不能當眞，喏！這五十萬兩王爺一定要收回。」

榮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只要他伸手就可以收回。

五十萬兩能開十來家當鋪，也能開兩家錢莊，能買良田百頃，華厦數百間。

但是，他是王爺，輸了的錢不能再要回來。

呂掌柜的看出他極想收回，立刻雙手捧上，放在榮善面前道：「王爺如果瞧得起小民就請收回。」

「這……這怎麼可以……」

「當然可以，以後小民在生意上還要請王爺美言。」

「這當然不必叮囑，本爵一定幫忙，可是這箇……」

「王爺，您再說甚麼，那就表示不願幫小民的忙了。」

「這……」榮善「呵呵」笑着道：「好……就勉爲其難，本爵一定能使呂掌柜的如願……」

「那麼，小民等不打擾了！這就告辭！」

榮善很希望「長輩」那一百萬兩也退回來。

如他能退給「長輩」，長輩必然高興。

如他捫捫心據爲己有，也等於發了一筆財。他也相信，「長輩」輸了之後絕不會輸不起重提此事的。

到了二門外(榮善送客送到二門外，已經很難得了)呂掌柜的止步道：「王爺，實在不敢當，明兒個或後天兌現了，一定再到府上拜謁王爺……」

兌現了再來拜謁不是暗示，一百萬兩會孝敬他一部份嗎？

榮善以爲，這也差強人意了，也算是因禍得福哩。

出了王府，孟掌柜的道：「小唐，那位榮善的長輩到底是誰？他是榮善的甚麼長輩？」

原來呂掌柜的就是小唐化裝易容的，孟、樂二位掌柜的，是岳小憐的朋友，由於岳小憐對同仁堂，瑞蚨祥以及蔚泰厚三家大字號的背景知之甚詳，所以易容後冒充起來像模像樣。

小唐道：「八成就是當今皇上……」

孟、樂二人大爲驚異，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聽覺。

小孟道：「皇上會和臣子及老百姓賭錢？」

「吃喝嫖賭爲常人所好，皇上也是凡夫俗子，他們也喜歡，只是有些皇上能克制自己而已。」

（未完・四）

**上文提要**：陸翰飛按照賽孫臏遺言趕去君山，才敢將他的密柬開拆，改走水路，搭便船回岳陽，同船的還有不知名的所謂二公主、邵公公和婢女小玲等年輕少女，船啓碇後，順風而去，晚上靜寂，船身晃動，發現岸上有黑影，後面有白影追踪，陸翰飛也上岸躡跡，發覺是楊開源、東門子良、沙無忌等人，來到一座廟宇，追問在廟內的白衣教主，可能就是那神秘公主和邵公公……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可飛・圖

# 斧環傳奇

## 同船偸窺秘密　重聚訴說奇遇

獨角龍王沙無忌嘿了一聲。

金衣人續道：「目前敝教創立伊始，教主之意，擬敦請崆峒大俠、華山東門子良、黔幫沙幫主為本教護法，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白衣崆峒道：「護法的地位如何？」

金衣人道：「僅略次於本教教主。」

白衣崆峒又道：「除了咱們三個，不知道貴教還聘請了些甚麼知名之士？」

金衣人道：「本教目前發出的聘書，聘請的最高護法，已有老狼神狼奇里，陸地神龍程元規、神鈎眞人郝公玄、毒神逢巨川等四位。」

陸翰飛聽得一怔，他不相信陸地神龍程老前輩，會擔任白衣教最高護法。

白衣崆峒問道：「最高護法與教主地位？」

金衣人道：「最高護法與教主地位相等。」

白衣崆峒道：「他們都答應了嗎？」

金衣人冷笑道：「他們想不答應，只怕也辦不到吧？嘿嘿，三位到底如何？」

東門子良道：「咱們要是不答應呢？」

金衣人冷冷的道：「諸位心裡早已有數了，何用多問？」

白衣崆峒一雙細長的眼縫，陡然精光迸射，大笑道：「貴教厚彼薄此，兄弟礙難應命，至於區區蠱毒，只怕還難不倒咱們呢！」

金衣人道：「老夫不妨直言相告，諸位所中蠱毒，名爲『終身蠱』，自中蠱之日起，十日之後，必然發作，除了每隔三月，服用本教特製藥丸一粒，方保無慮，普天之下，無藥可解……」

獨角龍王沙無忌怒吼道：「咱們和他拚了！」

金衣人不屑的道：「這是自找死路！」

東門子良忙道：「沙兄不可魯莽。」

金衣人自懷中取出三顆蠟丸，隨手朝三人遞去，說道：「三位先請收過藥丸。」

東門子良瞧着白衣崆峒，遲疑了一下。

白衣崆峒咧嘴笑道：「咱們不妨收下，藥丸倒是不假，只怕他們還有條件呢！」

說着果然伸手接過藥丸，揣入懷中。

東門子良和獨角龍王也各自接過。

金衣人道：「楊大俠猜得不錯，教主之意，希望三位能在三個月之內，消滅少林寺……」

東門子良聽得一愣，道：「消滅少



林寺？」

金衣人冷冷的道：「以三位的武功，難道還對付不了少林寺嗎？嘿嘿，三位大概不至於忘記這粒藥丸的有效時間，只有九十天吧？」

陸翰飛躲在樹上，聽得暗暗心驚，白衣教不擇手段，對付異已，看來不知有多少武林知名之士，被他們脅迫利用……

心中想着，只聽「嘶」「嘶」兩聲細響，兩條人影身法奇快，直若星丸墮地，朝大殿上掠落！

金衣人抬頭喝道：「甚麼人？」

喝聲出口，殿前已悄無聲息，飛落一個紅衣少女，和一個白衣少年！

這兩人來得好快，白衣崆峒、東門子良身爲一派掌門，也不期驀然一驚！

陸翰飛瞧淸兩人面貌，差點驚「噫」出聲！

原來紅衣少女正是「石城洞天」中和自已一起出來的姬紅薇！

另一個白衣少年，自已更不陌生，那就是五毒教主溫如玉，只不知她幾日不見，怎會長了一頭紅髮？

這原是一瞬間事，兩人飛落大殿，溫如玉舉手掠了掠披散肩頭的長髮，鳳目流轉，瞥了白衣崆峒、東門子良兩人一眼，冷冷的道：「原來兩位大掌門人也是應約來的！」

她語聲冷峭，大有不屑之意！

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良可從沒見過一位一頭赤髮，以男非男，似女非女的奇裝少年，聞言不禁微微一怔！

白衣崆峒兩條細長眼睛向溫如玉一陣打量，皺皺眉道：「尊駕何人，楊某眼生得很。」

溫如玉並沒理會，話聲一落，便緩緩朝白衣教主走去，含笑問道：「教主約我們到觀音庵來，可有甚麼見教嗎？」

白衣教主本來負手卓立，神態高傲，但被溫如玉緩緩逼近，似乎微露怯意，後退出半步，問道：「你……是甚麼人？」

敢情溫如玉臉如桃花，又是長着一頭赤髮，模樣太以古怪，才使這位目空一切的白衣教主，也驚惶失措起來！

金衣人眼看溫如玉逼近教主，大喝一聲：「你再不站住，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溫如玉一陣格格嬌笑，側臉道：「我在和你們教主說話，你替我站開點！」

她說得極其自然，好像她應約而來，該由教主和她答話，你區區一個金衣侍衛，那有插口的份兒？

那知她嬌笑如珠，話聲堪堪出口，左手衣袖忽然揚起，朝金衣人當胸拂去！

不，她衣袖揚處，幾縷細勁尖風，隨袖而出！

金衣人驟不及防，雙脚一頓，慌忙向旁躍開三丈外！不由凜然失色！

溫如玉衣袖拂去，就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連瞧也不瞧金衣人一眼，緩緩走近白衣教主面前，輕笑道：「教主眞是健忘，咱們在石城峯見面之時，我不是已經告訴過妳，我叫赤髮仙子嗎？」

「赤髮仙子」這幾字，聽到白衣崆峒楊開源和東門子良耳中，不啻如聞焦雷，全身猛地一震！

陸翰飛更聽得奇怪，她明明是五毒教主溫如玉，怎麼又稱起「赤髮仙子」來了？啊，她方才出手一招，武功大非昔比，莫非眞不是她嗎？

金衣人被她一招逼退，此刻早已回到白衣教主身側，聞言厲笑道：「你『十絕指』果然已有幾成火候，但老夫昔年曾見過赤髮仙子一面……」

溫如玉回頭叱道：「你知道甚麼？」

話聲一落，依然轉頭朝白衣教主道：「你那天說過，我和姬小妹如果回去，發覺運氣有異，可在四天之後，到觀音庵找你，現在我們來了，你總該拿出解藥來了吧？」

身在暗處的陸翰飛，聽得不期一怔，暗想：自已今天下午才和姬紅薇分手，她這話……

「哦！」他終究聰明過人，心思敏捷，心念一動，不由恍然大悟！

白衣教主口中低「哦」一聲，微微頷首道：「我差點忘了，那天我確實這樣說過。」

她說到這裡，回頭朝金衣人道：「你給他們兩顆解藥，就要他們在三月之內，到古靈山太乙崖報到。」

金衣人抬頭道：「教主……」

白衣教主道：「既然答應過他們，你給他們就是！」

金衣人不敢多說，只好從懷中取出兩顆蠟丸，隨手遞過，一面說道：「教主要兩位在三月之內，到古靈山報到，兩位想必已聽到了？」

溫如玉很快接過藥丸，冷笑道：「那可要看本仙子高興，愛去則去，不愛去就不去，誰也管不了誰！」

白衣教主道：「你們一定要去，因爲……因爲……」

溫如玉沒等他說出，微微一笑道：「不用說了，你如果沒有別的話，我們要失陪了。」

話聲一落，不待白衣教主再說，轉身笑道：「小妹子，咱們走！」

「走」字出口，大家只覺眼前一花，一白一紅兩條人影，倏然飛起，閃電般朝殿外投去！

就在此時，大殿上銀燭倏滅！

殿上諸人都是經驗老到的高手，在這一瞬之間，各自閃動身形，防人乘機偷襲，挪開原來的位置，仙人掌左浩迅速晃亮火摺子。

火光照處，白衣教主和金衣人已走得不知去向！

白衣崆峒楊開源突然長笑一聲，

回頭向東門子艮說道：「道兄，咱們走吧！」

說着，當先朝殿外走出。

東門子艮跟蹤跨出，問道：「楊兄何故大笑？」

白衣崆峒走了幾步，低聲道：「楊兄不覺得今晚這位白衣教主，有甚麼不同嗎？」

東門子艮愕然道：「楊兄說他不是白衣教主？」

白衣崆峒闊嘴一咧，點頭道：「也可以這麼說！」

東門子艮吃驚道：「楊兄怎不早說？咱們被白衣教主暗下毒蠱，豈能一誤再誤？」

白衣崆峒越過天井，一脚跨出庵門，大笑道：「兄弟只說她並非白衣教主本人，可沒說她給咱們的是假藥。」

東門子艮道：「何以見得？」

白衣崆峒道：「她不是已經開出條件來了嗎？」

東門子艮沉吟道：「楊兄之意，咱們……」

白衣崆峒突然壓低聲音，輕輕說了兩句。

東門子艮連連點頭，一行人漸漸在黑暗中消失！

陸翰飛隱身樹上，眼看溫如玉和姬紅微兩人相偕離去，心頭不禁升起一絲悵然之感！

他弄不懂溫如玉怎會長了一頭紅髮？但他也替她高興，她的武功似乎比從前高出了甚多。

他也眼看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等人相繼離去，他們身受白衣教主脅迫，會不會眞在三月之內向少林寺下手？

尤其聽金衣人口氣，連毒神逢巨川、老狠神奇里、神鈞眞人郝公玄，和龍門幫程幫主，都被白衣教主暗使手脚，下了毒蠱。

這四個人在武林中已是數一數二的極頂高手，如果他們都出了問題，那麼莽莽江湖，只怕眞要被白衣教主一網打盡！

陸翰飛心中不住的打轉，只覺今晚雖是誤打誤撞的無意遇上，但干係實在太大了，整個武林的安危，等於就繫在這幾個人的身上了！

自己曠世機緣，得到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留傳有緣的秘笈，自該替武林消敉巨患，但自己該從何處下手才好呢？

這種大事，可惜一時不容易找得到賽孫臏令狐老前輩，否則何患白衣教猖獗江湖……

「喂，小子，還不快走？」

陸翰飛只覺耳朵邊上有人說話，那是一個細如蚊子的聲音，心頭驀然一驚，立即回過頭去，抱拳道：「說話的是那一位高人？」

那聲音又道：「叫你快走，你就快走，問名道姓的，那來這麼嚕嗦？」

陸翰飛凝神諦聽，只覺這聲音極爲耳熟，自己好像在那裡聽到過，但一時想不起此人是誰？也辨不出這聲音來自何處？

心想：既然這人一再催促自己快走，也許另有深意，時間不早，自己還就趕快回船吧！

當下飄身下樹，向空拱手道：「晚輩恭敬不如從命……」

那聲音沒等他說完，一陣陣哈哈大笑！

不，說他是大笑，其實聲音細如蚊子！

「乖乖，簡子眞一付酸模樣，你小子倒全學會了！」

陸翰飛聲音入耳，鼻中同時聞到一陣濃香的酒氣，心頭登時恍然大悟！

是他！這聲音不是那個自稱寧不歸的窮老頭，還有誰來？

他知道他是一位遊戲風塵的異人，心中踏實，臉上微微一笑，立即縱身躍起，施展「八步追風」輕功，朝來路奔去！

「好小子，原來你學會了小老頭的一套狗追風……」

陸翰飛只覺寧不歸的一縷聲音從身後響起，越過自己頭上，說到最後一字，聲音搖曳，業已飛出老遠。

一時不禁大感震驚，這位老人家當眞飛行絕迹，只怕武林中已無人能出其右，心中想着，脚下也立即加緊，朝前飛掠急奔。

不過片刻之夫，長富橋業已在望！

突然聽到前面不遠，有人大笑一聲，梯梯他他的朝路側一帶林中奔去，這聲大笑，正是寧不歸的聲音！

陸翰飛方自一怔，緊接着有人大喝一聲：「甚麼人膽敢戲耍老夫？」人隨聲起，閃電往林中撲去！

陸翰飛又是一怔，因爲這人的喝聲，明明就是那個白衣教主金衣侍衛的聲音！

「乖乖，過林莫入，你眞的追進來了！」寧不歸的聲音，從林中隱隱傳來！

陸翰飛想起他前次在林中戲耍漠北二狠的事來，不由暗暗好笑，金衣侍衛這會準得吃上大虧。

忽然，他想到寧不歸叫自己快走，莫非是他老人家故意把金衣侍衛引開？一念及此，那還停留，脚尖點處，筆直向江邊馳去！

這一段路，已並不太遠，轉眼就掠到岸邊。

陸翰飛停住身形，朝四週一陣打量，覺得並沒甚麼動靜，就是船上，也絲毫不見聲息，敢情所有的人好夢正酣！

當下提攝眞氣，身如飄絮飛落甲板，閃到後艙，輕脚輕手的推門而入，又小心翼翼的推上艙門。

從身邊解下長劍，順手取過茶壺，呷了一口冷茶，才盤膝坐下，運氣



行功。

那知才一運氣，忽然感到自己胸腹之間，好像有一團東西隱隱作祟，一經眞氣催動，却又似有若無，不可捉摸，也莫可名狀，心頭不由大是驚疑。

正當此時，忽覺船身起了一陣輕微晃動。

陸翰飛心中一動，急忙凝神聽去，却聽不到有甚麼聲息，一時只當風浪顚簸，也就不以爲意。

正當澄心靜慮，再行運氣檢查，只覺自己艙外，響起一陣極其輕微細碎之聲，起自甲板，及門而止！

陸翰飛暗暗一驚，方才船身輕微晃動，果眞有人飄落，而且這人身法輕靈，居然瞞過自己耳朵，足見輕功極高！

不！輕功完全需要以內功作基礎，沒有深厚內功，輕身功夫那有這般造詣？這人會是誰呢？

陸翰飛打算起身瞧瞧，但轉念之間，他改變了主意，先要瞧瞧這人是衝着神秘公主而來？還是衝着自己來的？他到底有何舉動？企圖何在？

於是，陸翰飛只作不知，同時身子輕輕躺下，側身而卧，裝出睡得極熟模樣。

艙外那人停了半晌，似乎在竊聽艙內動靜，敢情因房內的陸翰飛毫無反應，就開始輕脚輕手的推着艙門！

陸翰飛暗暗好笑，這人如果不是伏着藝高膽大，就是絲毫沒有江湖經驗的人，當下閉目假寐，只剩下兩條眼縫，一眨不眨的盯着艙外！

艙門漸漸推開，一條人影很快閃進艙來！

陸翰飛瞧得大吃一驚！

那是一身穿白衣的人，一個身材纖小的白衣人！

是她，她就和自己只有一板之隔的那位神秘公主！

自己雖在她上船之際，匆匆一瞥，沒看清她的面貌，但她這身白緞繡花衣裙，自己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

原來她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居然也有一身驚人絕藝，只是她在這時候到自己艙來，又是爲了甚麼？

陸翰飛目能夜視，看來甚是清晰，她長得甚是嬌美，最多也不過十七八歲。

瞧她閃入房門之後，朝自己卧處，約略瞥了一眼，立時微現猶豫，瑩白如玉的臉上，也流露幾分嬌怯！

她好像在考慮着甚麼？

忽然，她緩緩走近，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玉盒，打開盒蓋，拈了一粒紅色丹丸，收起玉盒，又掏出一張字條，然後俯下身來，輕輕放到陸翰飛身邊，轉身就走。

不，她只走了兩步，敢情覺得不妥，又回過來，取起字條，隨手揉成一團，塞入懷中。

陸翰飛瞧得大是奇怪，她那片預先寫好的字條，可能就是說明這粒丹丸的用途的，她何以無緣無故要給丹丸自己？何以這會又把字條揉碎？

心中想着，那神秘公主陡然素手一揚，陸翰飛驟不及防，被她一下點中穴道。

神秘公主瞧了他一眼，喃喃的道：「你該知道，我並不是喜歡你啊，我只是因爲你的好心讓船給我們，但却中了毒蠱，才給你解藥的。」

陸翰飛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人却依然清醒，只覺鼻中聞到一陣淡淡體香，神秘公主手微微發顫，撥開牙齒，把那粒紅色丹丸，迅速丟入自己口中，一股異樣辛辣苦澀的藥味，隨津而下。

她那粒藥丸，塞入陸翰飛口中，慌忙不迭的縮回手去，她好像做了甚麼虧心事似的，一張玉臉脹得通紅，連頭也不敢再抬，慌慌張張的奪門而出！

不，她閃出艙外，忽然刹住身形，纖手虛空揚了揚，才輕輕推上艙門，姍姍離去。

陸翰飛經她離去時纖手一揚，驟覺穴道已解，心中不禁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終究經驗不足，瞧她方才不像有甚麼惡意，就疏於防範，其實只要自己及時運氣封穴，那會着了她的道？

啊！她方才說甚麼自己好心讓船給她們，但却中了毒蠱？

毒蠱？自己胸腹之間，那一種異樣感覺，就是中了毒蠱？這是她們下的？

陸翰飛突然想起先前聽到的那段對話，心中登時有點明白，這毒蠱準是那僕人邵公公下的，他在小玲送來的茶飯之中，暗做手脚，後來小玲告訴了她，她才乘自己熟睡之後，偷偷給自己服下解藥。

準是這樣，那麼她們極可能是白衣教的人。

陸翰飛悄悄坐起，剛待運氣試試，陡覺腹痛如絞，大是急不容緩！

他慌忙推開艙門，急匆匆縱身上岸，在草堆中痛痛快快的大瀉特瀉，但覺痾出來的東西，腥臭觸鼻，心知這是剛才服了解藥，瀉出來的毒蠱。

回到艙中，試一運氣，果然胸腹之間那團若隱若現的異樣感覺，業已消失，這就澄心靜慮，依照三十六式坐像運氣口訣，做起功來。

不知過了多久，睜眼一瞧，天色已經大亮，船身不住的起伏，水聲嘩嘩，正在破浪前進。

艙門啓處，金黃色晨曦迎面射入，一個青衣使女跟着走進，放下手上端着銀盆，含笑道：「陸相公早。」

她正是小玲，嬌嫩的臉上，笑得有點靦覥。

陸翰飛知道她們這幾個使女，年幼無邪，雖然在茶飯之中暗下毒蠱，並不是她的主意，但她因昨晚被公主

責罵了幾句，故而瞧到自己，心中還在不好意思。

當下故作不知，朝她含笑點頭，隨口道：「姑娘早。」

小玲連頭也不敢抬，匆匆退出，接着又端來早餐。

陸翰飛略微遲疑了一下，心想她們公主昨晚送藥之舉，自己已中毒蠱，就不會再下了，心中想着，也就大膽的吃喝起來。

早餐之後，小玲又替自己沏了壺茶送來。

過不一會，另一個使女與匆匆的走進艙來，那是小珠。

陸翰飛被她們川流不息的來去，感到不安，正想開口問話！

小珠搶先開口問道：「陸相公，走，我們小姐請你到前艙去。」

陸翰飛怔得一怔，問道：「妳們小姐有甚麼事嗎？」

小珠眼珠一轉，抿嘴笑道：「我們小姐只打發我來請你，有甚麼事，我可不知道。」

陸翰飛故意遲疑了一下，低低的道：「哦！在下連妳家小姐貴姓都不知道呢，見了面，如何稱呼？姑娘先替在下說一說可好？」

小珠不知陸翰飛故意套她口風，聞言果然輕聲答道：「我家小姐姓白。」

陸翰飛那肯放過機會，又道：「妳們可是住在白雲峽，白雲峽在那裡呀？」

小珠驚奇的道：「啊，原來你已經知道啦？」

陸翰飛道：「在下如果知道，那會再問妳？」

小珠道：「白雲峽是在合黎山，離這裡可遠着呢！」

陸翰飛不知合黎山在甚麼地方，但故意點點頭，又道：「妳們到那裡去的？」

小珠道：「君山。」

「君山？」陸翰飛心頭一震，急急問道：「妳們到君山去做甚麼？」

小珠自知失言，忽然搖頭的道：「不知道，你去問小姐，咯，她等着呢，這不快走？」

說着拉了陸翰飛衣袖，往艙外就走！

陸翰飛急道：「妳快放手，我去就是了。」

說着跟在她身後，走出艙門。

小珠走了兩步，突然回頭過來，低低的道：「你見了我家小姐，不可說我和你說的。」

陸翰飛道：「這個在下知道。」

目光一瞥，不見老僕人影子，不由接着問道：「老管家呢？」

小珠道：「邵公公一清早就上岸去了。」

「哦！」陸翰飛口中「哦」了一聲，因不便多問，是以沒有開口。

兩人繞過甲板，走近艙前，只見紫綾軟簾，分兩邊鈎起。

艙中倚窗坐着一個一身白緞繡花衣裙的少女，正是使人莫測高深的神秘公主，她目光瞧着窗外，微微出神！

小珠脚步一停，在門口喊道：「小姐，陸相公來啦！」

白衣少女緩緩站起身子，兩道清澈如水的目光，望了陸翰飛一眼，立時玉頰飛紅，羞赧的道：「陸相公請坐。」

陸翰飛和她目光一對，陡覺眼前一亮，他見過她兩次，第一次在上船之際，匆匆一瞥，並沒瞧清她面貌，第二次就是昨晚，她閃進後艙，自己側身假寐，自然也瞧得不大清楚。

此時窗簾高挑，晨曦斜照之下，只覺眼前這位公主竟然美得出奇！

自己見過的幾位姑娘，像楚湘雲蘭心蕙質，聰穎過人，冷秋霜天眞活潑，嬌稚無邪。溫如玉美艷之中，饒有丈夫氣概。

最近遇上的姬紅薇溫婉之中，帶些俏皮。而眼前這位「公主」，却楚楚動人，另有一種柔媚嬌怯之感！

陸翰飛不敢多看，連忙拱手道：「在下蒙姑娘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小珠在旁邊：「陸相公，我家小姐請你坐，你就請坐咯，我替你倒茶去。」

說着，一溜煙往中艙跑去。

白衣少女粉面微酡，柔聲說道：「蒙你慨讓兩間船艙，我心中很是過意不去，所以特地請相公前來，面致謝忱。」

陸翰飛瞧她一派斯文，說說時不勝靦覥模樣，若非昨晚目覩她的身手，眞還不敢相信她是身懷絕技之人，一面連忙答道：「姑娘好說，在下原只一人，這算不了甚麼，倒是在下蒙貴府幾位姑娘送茶送飯，該向姑娘致謝才對。」

白衣少女秋波一抬，淺笑道：「那更算不了甚麼啦！」

門簾掀處，小珠手托玉盤，端着兩杯香茗，放到兩人身邊几上，然後朝陸翰飛神秘的笑了笑，才飄然退出。

白衣少女又道：「聽說陸相公是南嶽傳人，江湖上南北雙嶽，聲譽極隆，我久仰陸相公大名，已非一日。」

她話聲越說越低，說到最後一句，已低得只有她自己可以聽到。

陸翰飛臉上不禁一熱，吶吶的道：「在下只是初出江湖，姑娘誇獎，愧不敢當。」

白衣少女張着一雙大眼，認眞的道：「我不是當着陸相公面前故意奉承，眞的聽許多人說過陸相公的大名，所以我有一件事，想請教相公，不知你是否知道？」

陸翰飛微微一怔，暗想：「來了，來了，妳繞着彎子說話，原來果然有事。」心中想着，一面說道：「姑娘有甚麼事，但請明說，在下知無不言。」



白衣少女道：「我想向陸相公打聽一個人。」

陸翰飛道：「姑娘說的不知是誰？」

白衣少女掠掠鬢髮，抬臉道：「我想陸相公一定會知道的，因爲這人和相公尊師齊名，江湖上不是有『紫雲東仙，白帝西毒，中州一僧、南北雙嶽』這四句話嗎？我要打聽你的，就是紫雲仙子。」

「紫雲仙子？」陸翰飛聽得一愕，這四句話中，中州一僧少林靈山大師，和自己師傅，北嶽司空叔，交稱莫逆，白帝西毒逢巨川，自己也曾在岳陽樓上見過一面，承蒙他送了自己一粒「避毒珠」。

只有「紫雲東仙」，據說師傅也只見過一次面，江湖上只知道她隱居東海，究在東海甚麼地方？可是誰也不知道了。

白衣少女忽然臉露喜悅，點點頭道：「是啊，陸相公想必知道紫雲仙子住在那裡？」

陸翰飛搖搖頭道：「先師昔年曾見過她一面，但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這位仙子，住在那裡，在下從沒聽人說過。」

白衣少女幽幽歎了口氣，失望的道：「江湖上當眞沒有人知道她住的地方了？」

陸翰飛道：「姑娘要找紫雲仙子，究有何事？」

白衣少女微微搖首，幽幽說道：「沒甚麼，我只是問問罷了。」

陸翰飛知她不願多說，自己不好再問，正待起身告辭，忽然心念一轉，暗想我何不試探她的口氣？這就含笑道：「在下也有一事請教，不知姑娘肯不肯見告？」

白衣少女瞪着一雙清澈的大眼睛，含情脈脈的注視着陸翰飛道：「相公只管請說。」

陸翰飛道：「在下瞧姑娘不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但姑娘一身武功，造詣極深，不知姑娘的尊師是誰？」

白衣少女目露驚奇，低笑道：「你怎會知道我武功造詣很深呢？」

但她終於羞澀的道：「我……從小就跟先父學的，先父是個失去武功的人……」

她似乎言有未盡，但却倏然住口。

陸翰飛臉上流露出敬仰之色，故意失驚道：「姑娘令尊，想必定是武林中前輩高人，不知名諱如何稱呼？」

白衣少女臉有難色，徐徐的道：「陸相公請原諒，你以後也許會知道的。」

陸翰飛起身道：「那麼在下告辭了。」

白衣少女欲言又止，瞧着陸翰飛，緩緩起身相送。

陸翰飛走了兩步，回身作揖道：「在下還該多謝姑娘賜藥之德。」

白衣少女站起相送的身子登時驚怯却步，一時羞急交迸，故低低的道：「原來……昨晚……你……你……」

接着略微鎭定了一下，含羞低聲說道：「你既然知道也好，我只是……嗯，那粒『消蠱丹』是我娘練製的，我一共只有十粒，專解各種蠱毒，只要服上一粒，百日之內百蠱不侵，你行走江湖，以後多多保重吧！」

一連三天，陸翰飛沒有再和那位白衣公主見面。

一日三餐，都是由小玲送到後艙，他只是在艙中勤習三十六式坐像，和十九式「日輪斧法」。

雖然艙中地方不大，不便取出日輪金斧，依照圖式練習，但他以手代斧，關起艙門，緩緩比劃，倒也領悟了不少要訣，三天下來，十九式斧法，大致上已全數學會。

第四天中午，船抵岳陽泊岸，陸翰飛跨出船艙，只見小珠已在艙外等候，迎着笑道：「陸相公，我家小姐說，不便相送，多謝相公了。」

陸翰飛連忙拱手道：「姑娘替在下覆上小姐，這幾天多蒙款待，在下感激之至。」

說着正待朝跳板上走去。

小珠急跨上一步，低聲道：「我家小姐說，要相公多保重！」

陸翰飛聽得一怔，抬頭望去，正好小珠貶着一雙清澈眼睛，神秘一笑，放低了聲音說道：「我家小姐，從沒這般關心過人。」

接着又揚了揚手，道：「陸相公慢走，小婢不送了。」

陸翰飛當然聽得出她話中之意，一時不便作答，只點點道：「姑娘再見。」

大踏步走上跳板，登岸之後，轉頭瞧去，只見中艙窗簾低垂，隱隱可見一個白影，倚窗支頤，望着窗外。

陸翰飛心頭不期怦然一震，很快別過頭去。

春夢了無痕！

這四日來，他好像經歷了一場夢境，這位神秘的「二公主」，有如霧中之花，身世如謎，使人不可捉摸。

她嬌柔的倩影，不停在腦際浮出，她嬌婉的聲音，也歷歷在耳！

他心中感到異樣的困擾，因爲她一再要自己多多保重，這句話該是多麼語重心長！

「陸少俠……」突然有人奔近前來，叫了一聲。

陸翰飛趕緊依聲瞧去，只見身前路邊，垂首站着一個對襟密扣的勁裝大漢，態度異常恭敬。

那大漢沒等陸翰飛開口，忙躬身笑道：「小的是巡江堂下李奎，負責這裡碼頭上的船隻，十天以前，見過陸少俠，所以一看就認得，陸少俠可要過江？」

陸翰飛點點頭道：「我正要渡

江。」

那李奎連聲應是，說道：「陸少俠請稍等。」

話聲一落，從懷中取出一面三角旗，輕輕一揮，立時從船叢中划出一艘快艇，駛近埠頭。

李奎恭送陸翰飛下船，一面躬身道：「陸少俠恕小的不送。」

陸翰飛拱手稱謝，小艇已橫開船頭，直朝君山駛去，何消片刻，快艇已在君山靠岸。

捨舟登陸，剛一上岸，瞥見遠處有兩條人影，飛也似朝自己奔來！

「陸大哥！」

「陸大哥，你眞的回來了！」

兩個充滿着喜悅的少女聲音遠遠傳來，那正是楚湘雲和冷秋霜兩人。

陸翰飛暗暗讚美龍門幫果然消息靈通，自己才一上船，總柁已經接到報告了，心中想着，也立即迎了上去。

跑的最前面的是冷秋霜，她一臉喜容，一眼瞧到陸翰飛，就連蹦帶跳，小鳥般飛了過來，纖纖玉手一把拉着他右腕，高興的道：「啊，陸大哥，你傷已經好了？你從那裡來的？你到底去了甚麼地方？」

她話聲像炒豆似的，咭咭格格說個不停。

楚湘雲隨着掠近，接口道：「陸大哥，你總算來了，眞把人急死了呢。」

陸翰飛目光一抬，和楚湘雲的目光對個正着，只見她眼眶濕潤，長長的睫毛中隱含淚珠，似是喜極而泣，站在邊上，一副脈脈含情的驚喜交集模樣。

冷秋霜心潔如玉，天眞未鑿，睜着兩隻大大的眼睛，一臉都是笑容，纖手還是拉着不放。

陸翰飛瞧着兩位姑娘，心中一陣感動，連忙含笑道：「兩位妹子都好，別後情形，說來話長，我們到裡面再說吧。」

說話之際，又有兩條人影，如飛而來！

老遠就聽到杜去遠的聲音，笑道：「哈哈，陸兄弟，吉人天相，你果然脫險回來了。」

陸翰飛只叫了一聲：「杜兄……」

兩條人影瞬息已到眼前，那是杜志遠和黑娘子倪朵珍。

陸翰飛看兩人的情形，似乎大有進展，心中也暗自高興，一面慌忙抱拳道：「倪堂主好。」

黑娘子俏眼珠一轉，笑道：「陸少俠要是再不回來，這兩位妹子整天愁眉不展，急得連飯都吃不下呢，現在可好了，別再愁急了吧？」

冷秋霜道：「是啊，陸大哥失蹤之後，其實也只有十來天，好像比一年時光還長呢！」

黑娘子聽得抿着櫻唇，笑出聲來。

陸翰飛只覺臉上一熱，連忙朝杜志遠問道：「杜兄，程老前輩，史老前輩兩位可好？」

杜志遠道：「陸兄弟來得正好，程幫主十天之前，誤中白衣教蠱毒，這幾天……」

陸翰飛猛地一震，急急問道：「甚麼？程老前輩眞中了白衣教主的蠱毒？現在怎麼了？」

杜志遠道：「程老前輩十日之前，誤中蠱毒，這幾天正在逐漸發作，終日神志昏倦，只是沉沉熟睡。」

陸翰飛憤然道：「早知這樣，我那天就不該輕易放過她！」

杜志遠道：「幾位前輩此刻都在書房，我們快走吧！」

大家一陣急奔，越過廣場，朝書院走去，五間敞軒，湘簾低垂，門口垂手站着一名使女，瞧到四人，立即掀起簾子。

這間寬敞的客室中間，坐着千手儒俠史南溪，陰風煞柯靈，和白面判官姜南豹三人。

他們好像在計議着甚麼，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凝重神色，一見杜志遠、陸翰飛相繼走入，千手儒俠清癯臉上，微綻笑意，起身道：「陸老弟果然脫險回來，老夫總算放了一樁心事。」

陸翰飛連忙走上幾步，向在座三人見過禮，一面抬頭問道：「史老前輩，晚輩方才聽杜兄說起，程老前輩中了白衣教的蠱毒，不知如何了？」

千手儒俠修眉緊蹙，微微搖頭道：「據說白衣教下的蠱毒，十日必發，幫主目下只是沉沉昏睡，不宜驚動，老夫已着人前往苗疆，聘請專治蠱毒的郞中，也許一二日內，就可趕到。」

陸翰飛道：「晚輩聽說白衣教所下毒蠱名爲『終身蠱』，除了每隔三月，服用他們特製藥丸一粒，可保無慮之外，天下無藥可解。」

千手儒俠史南溪雙目霎然一睜，問道：「陸老弟這話從何處聽來的？」

陸翰飛正待回答，恰好使女替他端上茶來，瞥見中間一張雕花圓桌上，放着一顆蠟丸，口中不由「咦」了一聲，急急說道：「史老前輩，這顆蠟丸，正是白衣教特製，可以抑製蠱毒，延緩發作的藥丸，可是白衣教派人送來的？」

千手儒俠道：「這顆蠟丸，是今晨由岳陽高陞客店派人送來的，說昨晚有一位白衣書生，和一位紅衣姑娘在他們店中投宿，臨行之前，囑附客店掌櫃，派人專程送呈幫主，老夫因對方敵友未明，不敢亂投藥物，方才就是和木老嫂，姜堂主討論此事。」

說着從几上取過一封信柬，隨手遞來，接着又道：「這信柬上說的，和陸老弟所說，大致相同，你拿去瞧瞧！」

陸翰飛聽說這顆蠟丸是一位白衣書生和一位紅衣姑娘叫客店中人送來，不禁心頭一動，暗想：那不是自稱赤髮仙子的溫如玉和姬紅薇還有誰來？



當下立即抽出信箋，只見上面寫着：「敬奉藥丸一粒，陰陽水調服，重症三月內可不復發，晚防宵小。」

紙上寥寥數語，但字迹娟秀，分明出於女子之手！

陸翰飛看過之後，立即抬頭道：「果然是她們！史老前輩，這藥丸不假，不妨讓程老前輩服下，暫時先解了蠱毒再說。」

白面判官姜南豹道：「陸少俠知道這送藥丸的人是誰？」

陸翰飛點了點頭，道：「這兩人，白衣書生是五毒教主溫如玉，穿紅衣的魔教長老嘉檀尊者的師妹姬紅薇，她們前幾天，曾從一位假扮白衣教主的人的手上，要了兩顆藥丸，晚輩親眼目覩，不會有假。」

白面判官道：「陸少俠可知五毒教的獨眼乞婆區姥姥和毒沙掌洪長勝等人，全都投入白衣教了嗎？」

冷秋霜插嘴道：「陸大哥，那魔教的老和尚壞死啦，你差點就被他害了。」

陰風煞道：「秋兒，別插嘴，讓陸大哥說下去。」

千手儒俠也點頭道：「不錯，陸老弟先把別後情形說出來聽聽，大家再商量不遲。」

陸翰飛想了一想，就把當日醒來，感覺武功全失，躺在一間地下室之中，幸得溫如玉相救……

冷秋霜不待他說完，叫道：「陸大哥，這一段，我們早已聽溫如玉說過了，她說，她揹着你跑到九疑山一處脚下，她只去打了幾隻野兔山鷄的工夫，回去就找不到你了，後來呢？你就從這裡講起好啦！」

陸翰飛聽她說出溫如玉揹着自己走，不由臉上一紅，就把自己如何被黑猿抱上石城峯，如何無意之中，被黑猿取去賽孫臏送給自己的兩枚古錢把玩，開啓了「石城洞府」石壁……

說到這裡，千手儒俠驀的一拍茶几，睜目道：「令狐宣遺留的兩枚古錢，果然是開啓石門的鑰匙，老夫當日確實懷疑他何以要把兩枚古錢，遺留給陸老弟？只是一時猜不透他的用意何在，此人神機莫測，可惜死在他師兄手下！」

陸翰飛道：「當時都被他瞞過了，其實令狐老前輩並沒有死。」

他此話一出，大家全都一愕。

杜志遠道：「陸兄弟你快說下去。」

陸翰飛撩起長袍，取出日輪金斧，又從懷中掏出一疊白玉連環，一起放到桌上，然後把自己入洞經過，如何取到金玉雙奇遺留的兵器，和在洞中遇上姬紅薇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只是把「公孫氏筆錄」，略而不題，那是因爲公孫喬在筆錄上特別說明，日輪斧和白玉環乃是他們夫妻的隨身兵器，取寶之人，必須夫妻合參，尚未成婚的，也必須把白玉連環傳給將來的配偶。

但自己心中，認爲司空師叔和師傅同死在夏侯律手中，而且楚師妹又是和自己同上竹伕坪，叩謁賽孫臏的，自己說甚麼也得把白玉連環分給她。

如果自己取出「公孫氏筆錄」來，她看了上面寫着的特別規定，決不好意思接受，自己也就不好把白玉連環送給她了。

大家聽說這柄只有兩尺來長的金斧，和一疊根本不是兵器的白玉連環，就是兩百年前一對異人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成名兵器，不禁微感意外，因爲這兩件東西，絲毫看不出有甚麼異處來？

陸翰飛等大家傳看了一會，才把自己和姬紅薇下山之後，遇上賽孫臏化裝樵夫，送信一節說出，一面從懷中掏出兩封書信，送到千手儒俠面前。

千手儒俠看過之後，不由呵呵笑道：「這麼說來，要咱們安心回君山的，也是賽孫臏無疑了！」

陸翰飛道：「原來老前輩也見過他了！」

千手儒俠道：「那倒不是，這是幾天以前，咱們接到君山總柁飛鴿傳書，得知程幫主誤中白衣教暗算。那時木老嫂正好從石城峯下來，找不到陸老弟蹤影，大家正感爲難之際，忽然有一隻信鴿，傳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南嶽門人，另有去處，不日自回，安心返君山可也。』

大家覺得奇怪，龍門幫的信鴿，久經訓練，旁人決難在中途截獲，不知如何會帶來這封怪信？但信中既然這般說法，可見陸老弟並無危險，而且君山方面，事出非常，大家這才兼程趕回來。」

白面判官姜南豹道：「賽孫臏這封密柬，既然要陸少俠到了君山才能開拆，依兄弟之見，可能和幫主中蠱之事有關，陸少俠快請拆開瞧瞧！」

冷秋霜道：「是啊，陸大哥我幫你拆好不？」

千手儒俠含笑道：「冷姑娘且慢，我們且聽陸老弟說完經過，再拆不遲。」

冷秋霜回頭道：「你快說咯

陸翰飛接着就把自己因賽孫臏在信上有「見字速去君山」之言，在盧家舖搭船，遇到白衣少女，以及當晚觀音橋觀音廟中，白衣崆峒等人受白衣教主脅迫，和溫如玉、姬紅薇討去二顆蠟丸之事，詳細說出。

千手儒俠聽他說完，沉吟了一下，道：「陸老弟這般說法，這顆蠟丸，確是溫如玉和姬紅薇兩位姑娘用計賺來的兩顆之一，幫主身中蠱毒，只是昏昏欲睡，不妨服用，只要眞能使蠱毒暫時不再發作，有這九十天時光，也足另找解藥。」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馬文中和王彤各出奇謀，結果王彤輸了一着，被囚禁在密室中，接受馬文中提出的要求，代他向皇上轉話，經過皇上同意之後，答應提出的條件，決定撤兵，換回三公主。而王彤在未入京之前，他首先要求見過三公主一面，也曾秘密和江千里會晤，故信心十足，很有把握的完成使命，馬文中亦十分滿意……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雷霆初動

## 談判告一段落　危機暫被壓抑

事實上王彤並不好色，他這麼放縱自己，是要馬三誤認自己是好色之徒，不會多心防範。

果然，第二天中午時份，馬三就有了很大的反應，把飯菜開到王彤的臥房中吃，四個陪侍的少女，也未離開，不停的幫王彤捶背、捏腿，招待的熱烈親切，簡直是叫人忘記了世間還有不快樂的事情。

直到馬三提了一個箱子進來，才替王彤遣走了四位姑娘。

關好了房門，馬三打開了皮箱的蓋子，王彤驟覺眼前一亮。

黃澄澄的半箱金錠，至少有三仟兩左右，再加上十顆鴿蛋大的明珠，金色珠光，看的人眼花撩亂。

是的，好色的人，必然愛財，王彤留下了四女陪宿，應該是非常好色之人，所以，馬三又獻上了黃金、明珠。王彤心中冷笑道：出手果然大方，不要白不要了。人却裝出一副貪饞的神情，望着黃金、明珠出神。

「王爺……」馬三笑一笑，道：「北上之前，馬大人交給小的這一箱黃金、明珠，要在王爺最需要的時候，由小的送上，現在閣議要討論聖批交下的撤軍一案，馬三覺得現在就是王爺最需要的時候，以王爺的身份、地位，再送點禮物，要他們週全一下，還不是手到擒來……」

「唉，這是一件好事，兩國息爭，老百姓才能安居樂業……」王彤說：「皇上都同意了，他們應該一致贊成才對，還要送禮活動麼？」

「反正這也不用花王爺一個銅板，有人出錢，你何樂而不爲呢？」馬三道：「只要他們收了禮物，就算你王爺搭上了一份交情，日後的用處很多……」

「說的也是啊！」王彤合上箱蓋，道：「禮物我收下了，我看怎麼個分配法……」

「這就由王爺全權作主了，」馬三道：「那裏該送，那裏不能送，由王爺酌處……」

「可是，王某人最關心的是這條老命，美女相從，金銀堆積，沒有命去享受，那才是眞正的大憾事了。」

「這一點，王爺請放心好了，馬三已求得一枚藥物，請王爺服下，至少，可以延長半個月的時間，明天，我就差人去通報馬大人一聲，說明內情……」

「口氣要活一點，照我的推斷，三天之內，閣議十九可以批准，說不定咱們三兩天就可以上路了。」

「那是最好不過，但有備無患，王爺服下這顆藥物，也好安心一些……」馬三微笑着，從懷裏取出一顆白蠟封的藥丸，準備捏碎。

王彤伸手阻止，笑道：「不用太急，藥效只有半個月，王某遲幾日服用最好……」

「對對對……」馬三把蠟丸交給王彤，道：「服用時，捏開蠟丸，用酒或



開水沖服都可，千萬不可以茶和服。」

王彤收起藥丸，提起皮箱，道：「這一趟，眞是收穫豐富，只可惜，不便帶四位姑娘同行。」

「她們會在這裏恭候王爺……」馬三道：「當然，南下時，也可以選兩個在車中陪侍，以解旅途寂寞。」

「好極了，眞希望閣議明天就能通過，咱們明晚上就可以連夜上路了。」

馬三笑道：「我這裏是恭候佳音，王爺決定幾時走，咱們就立刻上路。」

離開了天門客棧，王彤直返內宮，收好黃金、珠寶，轉到太醫院，拏出了蠟丸，要太醫查查看這是用甚麼藥物製成的藥丸。

四位太醫捏碎蠟封，聞來聞去，又刮下一些粉末，用口品嚐，但也只能說出了幾種藥物的名字，都是平肝、降火的藥性。

王彤又刮下一片藥粉，道：「這些留給諸位慢慢研究吧！不過，這件事不能張揚，否則，只怕會爲諸位帶來很大的痲煩。」

幾位太醫連連稱是，王彤才帶着藥丸離去，回到住處，倒杯酒吞下藥丸，盤坐調息起來。

王彤感覺到丹田處那種滯遲地方，果然在藥力下有所開展，但仍然無法完全復元，不禁暗暗一歎。

皇上交議的事，當天就得閣議通過，王彤也很快把公文弄到手上，去見馬三時，他已經帶在身上了，故意拖延時間，是希望逼出解去身上禁制的方法，但仍不能完全解除，却是大出了王彤的意料之外。

這就逼得他不得不改變計劃，選一個精明侍衛羅恆，先行南下，要他代赴江千里的約會。

拖過了第八天，王彤才匆匆趕到天門客棧，馬三似是已等得十分焦急，見到王彤，立刻迎了上來，道：「王爺，怎麼樣？」

「一切順利，咱們可以南下了。」

馬三笑一笑，道：「大局既定，急也不在一時，咱們明天一早上路吧！」

王彤心中暗道：如果馬文中遙控此地，必是依仗飛鴿傳書之類的辦法，但他們辦事的速度之快，似乎是這裏另有決定大計的人物，難道這馬三就是身負決策大計的人物不成？

一念及此，不禁心頭一震，忖道：莫要大意失錯，栽在他手中才是，暗中提高警覺，口中却大笑，道：「也好，也好，這裏軟玉溫香，醉人如酒，多留一天，固所願也，不便請爾……」

馬三接口道：「好，王爺請你好好享受這個千金春宵，我去整理一下篷車。」

王彤發覺了馬三離去之際，目光中流露出的不屑神色，心中大感快慰，馬三眞的把他看成了一個貪色愛財的人物了。

* * *

但馬三的厲害，却在他佈署的週密中，因爲，有兩個陪侍過王彤的少女，竟然早已在車上等候，王彤裝扮了兩次色狠，倒是不便拉下臉來拒絕，這就苦了，不但無法跟沿途追蹤的侍衛連絡，連一個人靜坐、沉思的機會，都被兩女鬧得無法安靜下來。除了和二女嬉鬧之外，只有閉目假寐。

一路急車飛馳，日夜兼程，車抵開封，竟然比北上時還快了半日。

篷車直馳入一座大宅院內，才停了下來。

馬三打開車簾子，馬文中已迎了上來，笑道：「王兄，辛苦了！」

「費了一番週折，幸未辱命……」王彤步下篷車，接道：「一切都如馬兄所料，皇上完全照准，唯一的要求是要我見見三公主，派遣隨同南下的侍衛，回宮面聖，告訴他三公主平安的消息。當然，三公主如能寫封信帶回去，以慰聖心，那就更好了。」

「父女深情，聖上也是不能免俗，這件事好商量……」馬文中說：「兄弟一定想辦法，要王兄如願。」

「怎麼？聽起來，這麼一件簡單的事，還得費一番工夫麼？」

「不瞞王兄說，三公主已不在開封，王兄一定要見，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接她回來，一個是咱們移樽就教。」

「我看，只有咱們去就教了，她是金枝玉葉的身價，總不能要她車馬勞累的來看我們。」

馬文中沉吟了一陣，道：「三公主的隨和、溫柔，只怕王兄做夢也想不到。」

王彤臉色一變，道：「馬兄的意思是……」

馬文中微微一笑，道：「兄弟的意思是說，就算要三公主回到開封，她也不會生氣，何況你王兄數日的奔波勞苦，也該好好的休息一下，今天晚上，兄弟保證讓你和三公主見面。」

王彤未再多言，他心中明白，這時表現出太過激烈，會把這些日子來苦心的扮裝形象付於流水，但如果表現得太溫，又會引起馬文中的疑心，沉思中已步入了一座廳堂。

這裏不是巡撫府衙，也不是上一次囚居之處，似是一座深大的宅院，馬車直馳而入，王彤竟然無法看出這是一處甚麼樣的地方。

馬文中讓王彤在上位坐下，揮揮手，退去了廳中的僕婢，道：「皇上答應了撤軍，全是王兄的功勞，兄弟代表蒙古可汗，向王兄致最高謝意。」

王彤吁了一口氣，道：「你要求的事，王某人全部辦好，但我要求的事，也希望馬兄兌現。」

「那當然，王重山、燕飛、趙保、陳宏，毫髮無傷，王兄歇一會就可以和他們見面，」馬文中說：「我已派飛馬快車請三公主來此，最遲二更可到，今夜三更之前，王兄也可晉見三公主的鳳駕，要她修書、上表，甚至帶

一件信物給皇上，都由王兄請示公主作主，大軍撤入西北三關之內，兩年後，我們一定送還公主！」

王彤沉吟了一陣，道：「皇上也無意打這種不勝不敗的仗了，撤兵已定，不會更改，但兄弟身上的內傷，以及王重山、燕飛等是否都能恢復如常呢？」

「當然可以，明天兄弟就請幾位高手，替王兄等治療，三天內，保證康復如舊。」

王彤心中忖道：好傢伙，看樣子，至少還要在他們監視之下四五天才有望離開這裏。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馬兄，現在，兄弟要問一件我最關心的事了。」

馬文中道：「我洗耳恭聽。」

王彤道：「心卯大師、薛百勝、黑羅漢，他們……」

「都很好……」馬文中道：「薛百勝說，他已經還完你王兄的人情，我們就放他們走了。」

「好，老和尚和小和尚呢？」

馬文中接道：「兩個人都在相國寺中……」

王彤接道：「小和尚不是拿了魚化龍三萬八千兩銀子跑了麼？」

「王兄的朋友之中，大概要屬小和尚最鬼了！」馬文中笑道：「如若放他離去，開封府還會這麼平靜？」

「他們也都受了傷吧？」王彤低聲道：「這件事和心卯大師等無關，是我把他們拖下了水。」

「我知道，」馬文中道：「所以，我們並沒有對兩人報仇，只不過，暫時使他們失去武功，以免從中搗蛋，破壞事情。當然，現在兄弟和王兄都談妥了，也可以解去他們身上的禁制，讓他們恢復自由了。」

王彤點點頭，由懷中取出一份閣議撤軍的公文，交給馬文中道：「這是閣議的皇上公文，馬兄可以相信了吧？」

馬文中很仔細的看了一遍，笑道：「王兄你不但救了無數蒙古青年和漢人子弟的性命，也是我馬某人的好朋友了，兄弟該辦的事，立刻準備，我相信明年春末，聖上就可以收到蒙古的貢品了。」

「好，三公主只要有平安訊息回京城！」王彤道：「這件多年紛擾的邊境之戰，就可以平息了。」

「見着三公主時，還請王兄美言一二，」馬文中道：「你好好休息一下，兄弟不打擾了。」

馬文中起身告退。

王彤本想問問他解去身中禁制的事，但却强自忍了下去。

他已充分瞭解目前的處境，馬文中的武功已經可怕，何況還有轉龍手和魚化龍率領的高手，都還在這裏，連姬重天等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也都歸服了馬文中，就算南下的十名內宮侍衛，全都在此，也無法和對方强大的實力抗拒了。

馬文中果然是言而有信，晚飯時刻，竟然把王重山、燕飛、趙保、陳宏全都召來和王彤同桌進餐，而且，馬文中和幾人招呼一下，就先行離去，送上了酒菜之後，大廳中的僕婢全都撤走，餘下王彤等五人，顯然，是要五人在極端自由中交談。

王重山歎息一聲，道：「看來二叔已經辦好了馬巡撫要求的事情？」

王彤點點頭，道：「皇上已答允撤軍，今晚上，咱們也可以見到三公主了。」

燕飛道：「大人，卑職身上的禁制，尚未解除。」

王彤道：「我也一樣，不過，馬巡撫已答應三天之內，解去咱們身上的禁制。」

「二叔……」王重山道：「小姪認為咱們不是被藥物所毒……」

燕飛接道：「王世兄的意思是——」

「我帶有武當派的百草解毒丹，如是藥物所制，毒性早該解去，本門解毒丹，可解百毒，但我連服兩粒，全無效用。」

燕飛道：「也許是藥不對症。」

「就算是藥不對症，」王重山說：「但我服下之後，也該有反應才對，竟然完全沒有感覺。」

王彤點點頭，道：「我把他們送我的一粒丹丸，交給太醫院中太醫檢查，也是全無所獲，所以，我也有點懷疑，咱們可能是被一種怪異武功所傷。」

「對！小姪也有這種感覺，眞氣無法聚集丹田，那裏似有一股奇異的力量阻隔。」

燕飛、趙保、陳宏，齊齊點頭。

王彤略一沉吟，道：「等今夜見過了三公主之後，我會對馬巡撫提出這件事情。」

王彤等剛剛用過飯，馬文中就進了大廳，告訴王重山、燕飛、趙保、陳宏，已幫四人整好臥室，今夜就可以遷過來和王彤住在一起了。

這倒大出了幾人意料之外，似是敵意全消。

王彤道：「兄弟認為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早日把三公主的訊息傳入京中，以慰天心，二是我等身受禁制，能早些解去。」

「三公主已進入開封城，大概就要到了，兄弟想請教王兄，準備在那裏和公主見面？」馬文中微笑道：「明日午時之前，諸位身受的禁制，一定可以解去，保證是完全恢復，毫髮無損。」

王彤心中忖道：他似是就在旁邊等着，我們剛吃完飯，他就進來，馬文中果是能屈能伸的人物，非同小可。

心中忖思，口中却說道：「就在此地拜見公主，不知是否適當？」



「三公主也是這個意思，」馬文中笑道：「她希望一下車就可以和王兄見面，但兄弟恐王兄別有高見，特別來問一聲。」

王彤歎息一聲，道：「金枝玉葉的公主，竟知曉通權達變，也眞夠委屈她了。」

「如若王兄認為三公主只曉得通權達變，那未免太過小看三公主了。」馬文中笑道：「今夜，王兄見過三公主之後，保證是另有一番觀感。」

王彤微微一怔，道：「道：「馬兄對三公主的爲人，似是知曉得很清楚啊！」

馬文中淡淡一笑，道：「等王兄見過三公主之後，咱們再作詳談，兄弟這就去迎接三公主的鳳駕。」

「不敢有勞……」一個嬌甜的聲音傳入耳際，道：「三公主已到廳外。」

說話的正是惜春，已改變過去嬌嬌宮女的裝束，換穿了一身玄色勁裝，腰中繫了一隻牛角爲柄的彎月小刀。

說是小刀，也有一尺多長，只是比起一般胡人用的彎月刀，小了就不至一半了。

她整個人像溶在夜色中一般，不開口，很難發覺她停身的位置，一開口，竟然發覺她就站在大廳外面。

王彤、馬文中等齊齊迎向門外，三公主已在憐花扶持下緩步而入。

雖然，三公主現在是落難的人，但她的公主身份猶在，王彤一撩長衫，跪了下去，緊接着王重山、趙保、陳宏、燕飛，相繼跪了下去，馬文中四顧了一眼，也只好跪下迎駕。

三公主右手輕揮，道：「諸位請起，咱們到廳中說話。」

惜春身子一閃，人已到了三公主的左側，和憐花一左一右扶持着三公主步入廳門。

王彤也起身行入廳中。

王重山暗中查看了惜春的身法，只覺她快如閃電，輕功之佳，自己萬萬難及。

燈光下，只見三公主原本珠潤玉圓的臉色，現在却微見蒼白，但神情平靜，嘴角竟掛一絲隱約的微笑，人還未落座，就搶先說道：「諸位不要再看重我這個公主的身份，王統領也請拋去內宮統領的身份，大家都以江湖人身份相見，說話之間，無所顧忌，也許能有所結論。」

「是！咱們遵從示諭，只是太過委屈……」

三公主搖頭打斷了王彤的話，接道：「又來了，我已經說過，大家都把身份撇開，你們眼中把我當作武當或者峨嵋門下女弟子看待，彼此就輕鬆多了。」

「好！那就由我先說……」王彤接道：「我已和馬文中談妥了，皇上已允撤軍入關，蒙古人年年進貢，邊界暫息戰火，只是三公主却要在兩年後，才能回京面聖。」

「很好的結果，」三公主道：「皇上可要我作些甚麼？」

她不稱父皇，直呼皇上，果然是準備拋開公主的身份了。

「皇上要三公主平安無事……」

馬文中接道：「這個，王兄盡管放心，兩年後公主回京，馬某人保證三公主毫髮無損……」

王重山接道：「在下請教馬大人，如是兩年之後，蒙古人不守約定呢？」

馬文中笑道：「王少兄多慮了，蒙古不守約定，天朝就師出有名了。」

三公主微笑接道：「這一點，倒不用擔心，他們如和大明朝約好了兩年放人，絕不會失約背信。」

王彤輕輕歎息一聲，道：「皇上希望確知三公主安然無恙，才能放心。」

「好！我寫封信，你帶回京去。」

「多謝公主……」王彤目光轉動，一掠惜春、馬文中道：「王某有一個不情之求……」

馬文中笑道：「請說。」

「請馬兄和惜春姑娘，暫時退出此地，以便在下和三公主私人交談數語。」

「應該的……」馬文中說：「咱們出去走走吧！」

惜春雖未反駁馬文中，却冷冷的看了一眼，道：「這裏不是禁宮內苑，只講實力，不論身份，三公主的身體不太好，諸位有話，希望能盡快說完。」

緩緩舉步，隨在馬文中身後而去。

三公主忍下了，王彤也吞了下去。

但王重山、趙保、陳宏，臉上却泛現出不平之色，只不過，他們武功未復，無能發作。

三公主低聲道：「憐花，去門口看看……」

「是！」憐花應了一聲，步出大廳。

王彤目光一掠趙保、陳宏，道：「去！幫助憐花姑娘一把，監視四週。」趙保、陳宏領命而去。

三公主低聲道：「憐花已爲惜春控制，聽到甚麼，她都會告訴惜春。」

「三公主的處境很淒涼了？」王彤放低了聲音，道：「侍臣準備攔截三公主的鳳駕，不知公主意下如何？」

「如是沒有把握，最好不要莽撞……」三公主接道：「我知道他們的用心，要把我送入魔教的重地，盡兩年之力，把我改造成一個魔教弟子，那時，再送我回京，深宮內苑之中，就有了他們一個聲援了。」

「這太可怕了，」王彤說：「絕不能讓他們把三公主運出陽關……」

「無法阻止了，」三公主說：「除非你能一舉盡出武林精英阻截他們，再者，我也希望去見識一下魔教中的神異邪術，我擔心的只有一件事。」

「請公主吩咐——」

三公主目注王彤，說道：「我不知道訓練一個人的魔性，要用些甚麼方法，我怕……我怕……他們會沾汚了我的身體……」

她雖然盡量保持自己的平靜，說完了一番話，仍然泛起了一臉羞紅。

王彤、王重山、燕飛全聽得呆住了，這是個無法答覆的問題，三個人面面相覷。

幸好，三公主並無要答案的意思，接着說道：「我個人清白受汚，倒無關要緊，但我這公主的身份受辱，那就有些愧對父皇了，所以，我要先對你們說明這件事情，我會盡力保護自己，一旦潛在魔性引發，我必有變化，你們發覺了，就不要再有顧忌，想辦法殺死我……」

「這個，這個……」王彤大感猶豫的說：「這些事，是否要奏明聖上呢？」

「要！但我相信不便寫明，你找個機會，和皇上密談一下，此事只能心照不宣，不能張揚出去，告訴他，我沒有安全回來之前，別再惦記我，就當我早已死去就是。」

突然，三公主撩起衫袖，露出了一截玉潤珠圓的粉臂。

這一着突如其來，把王彤等三個人嚇了一跳，大家轉過頭去，不敢多看。

三公主歎息一聲，道：「你們看啊！這是我點的守宮砂……」

三個人轉頭看去，果然，在三公主白藕似的玉臂上，近腋處，有一顆綠豆大小的紅點。

三公主放下衣袖，接道：「存心可鑑日月，雖暗室亦不欺心，你們記下那顆守宮砂的位置，一旦我回中原，你們要想法子查查看。」

王彤道：「這一點是否也告訴皇上呢？」

「那就不用了，」三公主說：「你要把話說得委婉一些，別讓皇上聽了難過。」

王彤道：「侍臣記下了。」

但聞惜春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諸位的體己私語，說完了沒有？」

她故意藐視君臣分際，顯是有意的汚辱。

王彤忍不住了，雙眉一揚，想要發作，但却被三公主給壓了下來，答道：「這就是魔性，不能激怒她。」

「是……」王彤點點頭，道：「多承指教……」提高了聲音，接道：「惜春姑娘，請入廳中來吧！王某人還有事請教。」

但見人影一閃，惜春已悄生生的站在王彤的身側。

王彤呆了一呆，道：「姑娘好快的身法？」

惜春嫣然一笑，嬌媚橫生的說道：「王統領是由衷的讚美呢？還是隨口應酬一下？」

她笑得魅力四射，和過去那份端莊嫻雅，完全不同。

「由衷的讚美，」王彤說：「惜春姑娘如此身手，在宮中住了數年之久，王某人竟毫無發覺，眞是瞎了這一雙眼睛。」

「別這麼自責，公主武功，强你十倍，她也沒有發覺啊！」

這時，憐花、趙保、陳宏、馬文中，魚貫進入大廳。

王彤道：「惜春姑娘，王某懇托一事，好好的照顧公主，日後，必有報償。」

「放心了……」惜春說：「公主聰明絕倫，早已有了打算，我惜春能照顧的地方，必將全力以赴。」

王彤一抱拳，道：「在下這裏先謝了。」

惜春笑道：「不用客氣。」

這時，馬文中已命人送上文房四寶，三公主匆匆寫了一封函件，交給王彤，站起身子，道：「我走了，見到皇上，代我致意。」

在惜春、憐花左右扶持下，緩步離去。

望着三公主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王彤歎息一聲，道：「看她嬌弱模樣，很難叫人相信，她會是一位身負上乘劍術的人。」

馬文中笑一笑，道：「這就叫做眞人不露相啊！」

「說的也是，」王彤道：「惜春在宮中五年，我就瞧不出她有一身高明武功。」

馬文中微微一笑，道：「現在，諸位是否要早些安歇，明日正午時分，解去諸位身上的禁制，諸位心情愉快，在此痛痛快快玩幾天，再回京覆命。」

他雙目凝在王彤的臉上，臉上泛起了一抹詭秘的笑意，似是在表達甚麼，又似是帶着一份激嘲之意。

王彤心中明白，必是馬三告訴他京中發生的事情，心中又是安慰，又是難過。

難過的是半世英明，竟然毀在三數日之間，這件事一旦傳揚江湖，眞是無顏再見江東父老。

安慰的是，這番裝作，竟然瞞了馬文中這頭老狐狸，也足以自豪了，也許就是這樣，才鬆懈了馬文中的戒備之心。

心中轉念，人却哈哈一笑，道：「對，明天解去了身中的禁制，可以放開胸懷，好好的玩他幾天了。」

「包管讓王兄稱心如意，樂不思蜀。」馬文中神秘一笑，起身離去。

王彤回到他臥室之中，掩上房門，熄去火燭，解衣登榻，似是很快就酣睡了。

其實，他心中正在琢磨着明天的事情，不管是用藥物，或是用手法解穴，魔教中人絕對不會讓人瞧到，也就是說必須要暈迷過去一次。



王彤擔心的是身上仍帶着一道密旨，那是調動各處官兵、捕快的聖諭。暈迷之後，必遭搜身，一旦被搜出這道聖諭，不但前功盡棄，說不定還會激起馬文中的殺機。

所以，這道聖諭必須藏好。

王彤琢磨了一個更次，想不出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

情勢迫人，王彤只好賭一下了，把聖諭藏在床舖下面。

他相信馬文中只可能派人暗中監視，必須借夜色掩護才能行動。

王彤身上本還有另一道密旨，那是請各大門派派出高手助拳的聖諭，但已秘密的交給羅恆，要他轉交江千里。

這一次開封府的變化，使王彤對善於潛蹤隱形的江千里，由衷的生出敬服。

第二天，馬文中一早就趕來，陪幾人共進早餐，然後就送幾人各回臥房，等候大夫療治傷勢。

各歸臥室，使到王彤暗暗叫苦，這一招安排得很高明，但事已至此，也只有委諸天命了。

果然，王彤等再喝了一杯茶後，暈迷了過去。

這方法很自然，沒有人會想到在茶中放下了藥物，但幾人心中亦都已早有準備，療治傷勢時，可能會再被暈迷過去。

醒來時，已經是晚霞滿天，將近晚飯的時刻了。

馬文中早已在王彤的房中坐着，王彤一睜開雙目，馬文中已是連連致歉，道：「對不住了，王兄，來自西域的大夫，非要先把人迷過去，才肯下手療治，辦大事不拘小節，兄弟只好一切遵辦了。」

王彤觀察了馬文中的臉色，似是不像發覺聖諭的樣子，心中寬慰了不少，笑一笑，道：「這怎麼可以怪馬兄，現在，兄弟坐息一下，試試看毒性是否全解了。」

馬文中道：「可要兄弟助一臂之力？」

「那倒不用了，兄弟以本身功力相試，才能明確知曉。」

「好，馬某告退，一個時辰之後，再來請王兄共進晚餐。」

馬文中退了出去，王彤立刻盤膝打坐，默運眞氣，全身流轉，竟是氣走百骸，回聚丹田，果然，傷勢全癒，完全復原了。

再查行囊中的精鋼護腕，也是完好如初，連裏面藏的鋼針，也未動過。

伸手入床下一摸，聖諭仍在，立刻藏入懷中，戴上護腕，重新坐息起來。

行功一週天，精神大好，這時，藏在心中數十天的畏懼、驚疑，一掃而空。

馬文中表現出絕對感激的心態，又親自趕來請王彤到餐廳用膳。

片刻之後，王重山、燕飛、趙保、陳宏也相繼入廳。

不待王彤開口，馬文中已搶先說道：「四位傷勢是否完全好了？」

四人齊聲應道：「完全復元。」

「好，好，」馬文中目注王彤，道：「這樣，兄弟也算對王兄有個交代了。」

目光一掠燕飛，接道：「燕總捕頭，目下一切都雨過天晴，可否到我巡撫衙門，就任總捕頭的職位？當然，若果燕捕頭希望留在開封府，我也不便勉强了。」

燕飛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

王彤笑一笑，道：「馬兄，兄弟想把燕飛帶入京城，補一名宮衛的缺，不知馬兄可願放人？」

馬文中苦笑一下，道：「王兄要人，兄弟不放成嗎？」

王彤道：「江湖道上，道義爲先，兄弟飯後，想去相國寺中瞧瞧心卯大師，不知道是否方便？」

「方便得很……」馬文中道：「吃過飯，我派車送你們過去。」

「不用了，」王彤說：「有王重山帶路，我們步行逛去，也借機活動下筋骨。」

* * *

相國寺中，一切如舊，心卯大師和七巧僧早已在禪房等候。

王重山一見七巧僧，心頭火起，忍不住吼道：「小和尚，你……」

「別叫，小和尚受的罪，超過你們十倍。」

「怎麼說呢？」王重山道：「魚化龍放了你，難道會出爾反爾。」

七巧僧道：「魚化龍沒有派人追我，但趙二堤不賣這個賬，小和尚被他們團團圍住，苦戰了大半夜，終於被擒。」

「好啊！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哈哈……這也是你拋棄朋友的報應。」

「慘，慘啊！這一下，小和尚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七巧僧大概是眞怕王重山誤會難釋，目注心卯求救。

心卯吁了一口氣，道：「王施主眞是誤會了小和尚了，他瞧出情勢不對，準備去少林招兵，就算趕不上解救那夜之危，但少林僧若趕來，至少可以鎮住馬文中不敢下毒手取我們的性命。」

「原來如此，小和尚，對不住啦！」王重山道：「不過，你把刀公子薛百勝拖入漩渦，一聲不講的就跑了，未免不夠意思吧！」

「拖刀公子薛百勝的，是你王重山，小和尚只不過告訴你一段江湖秘事罷了。」七巧僧微笑道：「再說，風雷刀薛老人，可是有名的大螞蜂窩，馬文中除非準備放手大幹，不會招惹薛老人的。所以，他們先放走刀公子。」

王重山道:「小和尚，你答應帶我遨遊四海的諾言，還算不算數?」

「算!問題是，你能離開內宮侍衛麼?」

王重山目注王形，王形微微頷首，道:「你們大、小兩個和尚，禁制是否已完全解除?」

心卯點點頭，道:「解除了，不過，又被他們用藥迷暈一次，受他們擺佈了幾個時辰。」

目光凝住王形，接道:「馬文中心意改變，也是和你有關了?」

「是啊!聖上答應了他們全部的請求，他還有甚麼不滿意的。」

但聞一聲佛號，一個穿着袈裟的和尚，直向禪房中行過來。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那和尚身上，但因住持心卯在場，大家都不便開口，心中却感到這個和尚橫衝直闖而至，有點大失禮教。

心卯皺皺眉頭，道:「你是誰?」

哎!心卯也不認識，這和尚分明是外來的了。

七巧僧在低聲喝道:「圍上他……」

王重山、趙保、陳宏、燕飛同時行動，把和尚圍了起來。

只見那僧人合掌拜道:「小僧江千里見過大師父、小師父和諸位施主。」

舉手在臉上一按，向後一推，和尚的頭不見了，露出本來的面目，正是江千里。

「江兄……」王形大爲振奮的說:「高明啊!高明，這份易容、隱形之術，大約天下無人能出其右了。」

江千里脫下袈裟笑道:「今日午後，相國寺各處監視的人手，忽然撤走，剛才，又見你們幾個人進入了寺中，江某人覺得奇怪，只好趕來瞧瞧了。」

七巧僧點起禪房中一盞油燈，笑道:「你到開封多久了?」

江千里道:「一個月了吧!」

「甚麼?」七巧僧道:「開封戒備森嚴，至少有三四百人在查找奸細，其中不乏武林高手，你是怎麼躲過去的?」

王形笑道:「小和尚，他剛才連我和心卯大師都瞞住了，何況敵人?」

「佩服，佩服——」七巧僧道:「江前輩，小和尚想跟你學學這種潛蹤隱跡之術，不知是否可以?」

「你今年幾歲了?」

「已經是二十有四……」

「行!不過……」江千里說:「有條件!」

「說說看吧!只要不是要小和尚的命，我都答應。」

「這就行了，將來你幫我辦件事情就行。」

「好啊!一言爲定啊!江前輩可不能騙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

「少來這一套了，小和尚，我江某人這點本領，放眼天下，你算是最適合的衣鉢傳人，可惜你出了家，否則，我一定要把你收入門下。」

心卯大師道:「小和尚已經被少林寺攆出來了，香火緣份雖然未斷，但已不算是少林弟子，你帶着他走走江湖，並無不可。」

江千里點點頭，目光轉到王形身上，道:「你的事，是不是和我單獨談談?」

「我看，用不着了，」王形道:「在場之人，都是知己，可以明說吧!」

「行……」江千里說:「羅恆的東西，我收到了，宮、廠兩衛，已經有四十八人到了開封，我要羅恆把他們安排在十里一處農舍中，你現在準備作何打算呢?」

「四十八個廠衛，實力太弱了，」王形說:「馬文中手下至少有一千個高明的子弟兵，人人都會幾手，而且，悍不畏死……」

七巧僧接道:「除了少林寺的羅漢陣、武當派的五行劍陣之外，大概天下很難有阻擋他們那種生死不顧、全力一擊的聯攻陣勢。」

江千里道:「我不知道我江某人這個身份，是否適合傳出這道秘諭，所以……」

「現在是一動不如一靜，三公主已決定親赴魔宮一探，咱們不便阻攔，那就不用急在一時了。」

江千里呆了一呆，道:「馬文中呢?」

「還幹他的河南巡撫吧!」王形說:「他的實力太强大了，要聚集一股可以和他抗衡的實力，大概不是三兩個月可以完成的事。」

江千里道:「這樣也好，小燕子也可以安心的練功了。」

「江兄，他在那裏?」提起兒子，燕飛忍不住追問了一句。

「這個，我無法回答，那地方，也沒有名字，何況，我答應過他，絕不說出他隱居的地方——」江千里微笑說道:「不過，三、五年後，你將會看到一隻强壯的小燕子，飛翔於萬里碧空之中，所到之處，春風和煦，楊柳飄飛，他將帶給武林中一片春花盛開。」

「是，是，是，」燕飛說:「江兄，你就當我說夢話，我甚麼都沒有問過。」

江千里口氣一變，道:「王形，現在，我把東西還給你，既然此間事了，我也離開了。」

七巧僧道:「我也該跟着前輩走吧!」

江千里點點頭。

王重山突然歎息一聲，道:「小和尚，我好想跟你們一起去啊!」

王形笑道:「那就去吧!燕飛剛好接你的位置。」

王重山突然一步，跪在江千里的面前，道:「江前輩，我知道我作了很多錯事，不過，我現在已經全知道了



自已的錯誤了，我少不更事，希望你看在二叔的份上，帶着我一起走……」

江千里接道:「起來，起來，你是武當門下，老道士要是不答應……」

「包在我的身上，」王形說:「我去見武當掌門，給他們一個交代。」

「行，有你出頭，大概可以擺得平了。」

江千里由懷中取出一物，恭恭敬敬的交給王形。

王形也恭恭敬敬的接過，藏入懷中。

江千里道:「我走了，馬文中可以放過你們，但絕不會放過我。」

王形道:「一年後，請到京城去一趟，我在那裏等你。」

江千里點點頭，帶着七巧僧和王重山，離開了相國寺。

心卯大師目睹三人去遠，低聲道:「韓濤是一個好手，馬文中也解去了他的禁制，看起來，他們眞的是有一個目的，並無傷人之心，韓濤已辭去了總捕頭的職位，我想，你可以帶他走。」

「可以，但是你呢?把相國寺方丈辭去吧!馬文中的力量，會越來越大，我看，這開封府也不是你久居之地了，到京裏去，不想吃公事飯，我替你找個寺院，靜心修你的佛門大道。」

「唉!老和尚幾十年的禪門靜修，全被你攪亂了。到京城，我也無法作個佛門弟子了，相國寺方丈，我早已安排好人選，我要走，不過，不會跟你去，我要雲遊天下，修修苦行!」

「老和尚，這是暴風雨前一場平靜，能平靜多久，我不知道。也許三兩年，也許三五個月，就會鬧出來了，你一個人……」王形無限抱咎的接道:「我希望你去京城，大家有個照應。」

「老和尚大概還可以自保，再說，我惹不起馬文中和魔教，可以躲吧!不要勉强我，你們走吧!三天後，老和尚就離開這裏。」

王形道:「好吧!要我作甚麼?通知一聲就是。」帶着燕飛、趙保、陳宏，離開相國寺。

* * *

三天後，王形帶着了韓濤、燕飛和四十八名宮、廠侍衛，離開了開封。

(本篇完)

**上文提要：**枯木尊者彭海想收方瑟爲徒，又怕毒殭屍軒轅窮反對，措辭將他擺脫，暗中抱着昏迷的方瑟坐馬車上路，巧妙的避過紅燈老祖李庸的檢查，將方瑟帶到客棧施救，追查奪魂神釘之事，方瑟將自己遭遇告知，因不知彭海是九大凶人之一，也將般若神僧快到嘉興城的行踪說漏了咀，彭海更不放過，以正派自居，取得方瑟信任，以便探取實情……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 紫電青霜

百密難免一疏　討好惹起反感

方瑟猶疑一下，道：「這個……」

彭海還以爲方瑟是不願對自己說出來，他笑了笑道：「孩子，你以爲我是壞人不成？」

方瑟道：「大師父，在下身受你救命大恩，怎敢懷疑大師？」

彭海問道：「那麼你爲何不把將要暗算般若神僧的時間和地點告訴我呢？難道你不知道此事有關整個武林的前途……」

方瑟自從一睜開眼之後，便見到彭海一臉笑容，咧開的嘴巴從未合攏過。

此刻，當他一提到般若神僧之後，臉色立即沉肅起來，因而也就使得室內的氣氛也爲之沉重凝肅，空氣彷佛停滯住了。

方瑟猶疑了一下，道：「我……」

彭海沒等他說完話，雙手把他扶了起來，靠在床頭，道：「孩子，你也學過武功，自然曉得武林中人對於般若神僧的尊敬，他等於是武林中的中流砥柱，絕不能遭到九大凶人的暗算，你如今既然曉得這件事，爲何不說出來，我也好通知同道，助他一臂之力……」

方瑟見到彭海的焦急之態，心中頗受感動，暗忖道：「師父果然說的不錯，般若神僧乃是武林正派的領袖，江湖上的安定力量，凡是正道俠士都尊敬他老人家，不願他受到九大凶人的暗算……」

他原先對彭海還有一絲懷疑，因爲他不相信面前這笑臉常開的頭陀，竟然在遇見九大凶人中的三個頂尖高手之後，還能安然帶自己出來。

並且他曾想追問彭海的名號，但都被彭海很巧妙的迴避掉，而改變話題。

因此，他雖是身受彭海的救命之恩，也不敢完全的信任彭海，然而當他見到彭海那種焦灼的神情時，他心中的懷疑已經盡去。

他沉吟半晌，正想要把自己所曉得的情形說了出來，彭海已等得不耐煩，焦急地追問道：「孩子，這件事有關於武林的存亡，你務必要將你所曉得的事情告訴我，我可以發出武林帖，通告江湖同道，援救般若神僧。」

他說到這裡，唯恐方瑟仍然不相信自己，臉色凝重地道：「孩子，你需要明白，整個武林存亡，都依靠你一個人，你若是不把詳情說出來，只怕……」

「大師父，」方瑟打斷了他的話，道：「其實我知道的並不很多，也許對整個事情並不會有什麼幫助。」

彭海暗暗鬆了一口氣，道：「你說吧，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方瑟道：「聽說這次九大凶人集結在嘉興城外柳雲山莊，準備對付般若神僧是因爲他老人家得到一株千年參王，他們可能是要設法誘使般若神僧到嘉興去，動手之地方可能在路上，



也可能在柳雲山莊。」

彭海嗯了一聲，問道：「還有呢？」

「沒有了，」方瑟道：「在下所知道只有這些了。」

彭海心中暗暗放下一塊大石，望着方瑟那張英俊中略帶稚氣的臉孔，暗忖道：「這孩子還不到二十歲，資稟雖是絕佳，看來却沒有碰到明師，但是憑他這麼一點功夫，怎會在連番遇到魏霸天他們之後，能夠留下這條性命，並且還探知了如許多的秘密？」

他的思緒轉了幾轉，也沒想通這個道理，沉吟了一下，忍不住問道：「孩子，你怎會曉得這些事情的？能不能告訴我？」

方瑟此時根本就不懷疑到彭海，想了想，就把這兩天的遭遇，從漠北雙凶進到長興鐵舖開始，一直說到他帶着夏蘋離開柳雲山莊……

當他說到秦鵬飛在樹林外要縱火焚林，幸得雁蕩山的鐵陀行者出來解救時，彭海打斷了他的話，道：「啊，原來是鐵陀行者救了你們一命。」

方瑟問道：「大師父，你認得鐵陀行者？」

彭海嘴角一咧，笑道：「我怎會不認得他？算起輩份來，他還是我的侄孫呢！」

方瑟驚問道：「大師父，你……」

「怎麼，你不相信？」彭海笑了笑，道：「鐵陀行者的俗家姓名叫彭定岳，他的父母早死，以致他從小失去敎養，流落江湖做了剪徑毛賊，被我碰見之後，才引他進雁蕩一門……」

「大師父，」方瑟道：「那麼，你也是雁蕩派的高手了？」

彭海笑了笑道：「二十年前，我便已是雁蕩長老了，可是現在……」

他搖了搖頭，道：「現在我們不談這些，你說下去吧。」

方瑟望着眼前這個肥胖的頭陀，心中湧起不少的疑問，不知彭海會說出這等矛盾的話來。

其實他不明白彭海之說出那些話，確實是有它的含意在。

敢情彭海在列身九大凶人之前，的確眞的是雁蕩派的長老，鐵陀行者早年也是由他引進雁蕩的。

只因那時雁蕩一派在武林的地位不高，遠落於少林、武當等九大門派之後，彭海身爲一派長老，鑒於本門武功心法遠遜於少林武當派，所以離開雁蕩，到了天台深處想要找一幽靜之處，潛修武功心法，另創新招替本門增加絕學，光大本門的聲譽。

誰知他却在天台深處的一個洞府裡，無意中獲得了一本邪敎的秘笈，由於一時的意念之差，他開始修習秘笈上所載的武功秘法。

在他原來的心意，是想以本身的功力融會秘笈上的武功，另創一格，以成爲雁蕩的武學。

豈知那「枯木神功」乃是邪敎中七大神功之一，威力極大，完全與一般武功的心法不同。

彭海練了沒有多久，不但沒有把枯木神功融合在雁蕩心法之內，反而受到枯木神功的尅制，而改變了他的心性。

當他覺察出自己的個性受到影響而變得嗜殺時，已經太晚了，終於成爲「枯木神功」的奴役……

以他原先的武功，再加上枯木神功，當彭海從天台下山之後，他整個人都變了，沒有幾年功夫，便躋身天下九大凶人的第三位，成爲邪道的頂尖高手……

而那當初由他引進雁蕩的彭定岳，却由一個毛賊變爲正道俠士，搏得鐵陀行者的尊號。因此當枯木尊者彭海聽方瑟提出鐵陀行者時，禁不住勾起了昔日的回憶，而引起無限的感慨……

不過，這份感慨僅是良知抬頭的一刹而已，很快地他的心中便被邪念所充滿。

他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忖道：「現在我還想那些舊事做什麼？我若是仍然在雁蕩派，只怕早就死了，那像如今，我身居天下絕頂高手之中，只要把般若禿驢除去，眼見千年參王和太陽眞解都歸我所得，便是穩居天下第一……」

想到此處，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方瑟詫異地望着他，不曉得他爲什麼這般好笑，他倒有點懷疑起來，認爲彭海不可能會是雁蕩派的高手鐵陀行者的叔祖。

他等得彭海笑聲完畢，問道：「大師父，你……」

彭海驀然覺察到自己的失態，他乾咳一聲，問道：「你是問我爲何大笑？」

方瑟點了點頭，道：「在下認爲大師父既是鐵陀行者的叔祖，便該爲他擔心才是……」

「我笑的不是這件事。」彭海腦筋一轉，道：「我是笑那秦鵬飛身爲天下九大凶人，竟然連小老婆都被人拐走了，並且還是你這麼一個毛孩子下的手，傳揚出去，豈不是使人笑掉大牙？」

方瑟漲紅着臉，道：「大師父，並非在下拐走了蘋姐，而是她忍受不了秦鵬飛的……」

彭海搖了搖手，道：「孩子，你不要誤會我在笑你，其實秦鵬飛一大把年紀了，還要三妻四妾的，實在不應該，何況還是他在外面搶來的女人，嘿，假如我是你，早就一把火把柳雲山莊燒了……」

他見到方瑟臉色有點不對，話聲一頓，轉口道：「孩子，我是說着玩的，其實你年紀輕輕的，能夠從柳雲山莊逃出來，已是不容易了，更何況還帶着個女人……」

「可是蘋姐却被金笛書生羅詩搶走了。」方瑟煩惱地道：「他跟秦鵬飛都是一丘之貉，只怕蘋姐將要……」

「哈，這個你又何必煩惱。」彭海笑道：「我可以答應你，一定把你的蘋姐還給你，不過……」

方瑟大喜道：「大師父，你有什麼吩咐，儘管說好了，在下就拚了這條命……」

彭海笑道：「這事你不必急，反正我已經答應你，自然會替你辦到，只要你不會忘記你自己所說的話便行了。」

方瑟拱手道：「多謝大師父……」

彭海笑了笑道：「你繼續說下去吧！」

方瑟道：「當時鐵陀行者和秦鵬飛兩人在樹林外動手起來，我就揹着蘋姐逃出樹林……」

他的話聲一頓，道：「大師父，我眞擔心鐵陀行者會打不過秦鵬飛，他若是有什麼危險，我這輩子都不會安心的……」

「你可以放心，定岳那小子我雖有二十年沒有看到他了，不過聽說他已得到眞傳，對付秦鵬飛雖然贏不了，却也吃不了虧。」彭海道：「並且他本來的目的只是出手救你們，見到你們已經逃走，他自然也走的，你還是把以後發生的事情說下去吧！」

方瑟嘴唇嚅動了一下，正要繼續說下去，却又想到了一個問題，他疑惑地道：「大師父，你爲何不趕快去傳武林帖，却非要聽我說那些事情呢？」

彭海想不到方瑟會有此一問，微微一楞，乾笑了兩聲道：「散發武林帖的事，我馬上就去做，不過你並沒把九大凶人圍攻般若神僧的時間和地點說出來，我需要從你所經歷的事情推想出他們動手的地方，這才能邀約武林同道，趕到那兒救援般若神僧……」

方瑟點了點頭道：「大師父，你說的不錯。」

他整理了一下思索，從携夏蘋逃到嘉興城裡之後的事說起，一直說到被金笛書生羅詩擊倒爲止。

他緩了口氣，道：「大師父，這就是整個的經過了。」

彭海也吁了口氣，道：「我眞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紀，竟會遇到如此奇特詭異的事，若非是我救了你，我眞不敢相信那會是眞的……」

的確如此，枯木尊者彭海深知漠北雙凶向來心狠手辣，殺人不眨一眼，怎樣也想不到他們爲了方瑟，竟然可以拚着跟秦鵬飛翻臉，甚而連金笛書生羅詩那等精明的人，也會中了方瑟的暗算，差點喪命，這事若非方瑟親口說出，只怕沒人相信。

其實彭海又何嘗沒有爲方瑟改變了往日的慣例呢？他練了枯木神功之後，只有殺人，從來都沒救過人，這次却把方瑟救活了……

彭海想到這裡，不禁搖了搖頭，暗道：「這小子有什麼魅力，竟然會使得我都改變了主意？其實我原先便已留下了後路，並不一定需要他，而我却在見了他之後，動起了收徒弟的念頭……」

他凝望着方瑟那雙清澈烏黑的眼瞳，只見方瑟也楞楞地望着他，使他忍不住笑了笑，道：「孩子，你曉得我此刻心中有什麼感想？我認爲以你的資稟與智慧，若是找到一個好師父，他日的成就一定不可限量……」

他說到這裡，見到方瑟的眼中露出疑惑之色，於是乾咳兩聲，道：「我的意思是要收你爲徒，傳你絕藝，我想不用三年，你就可以把那兩個叛師的逆徒擒住，替你已經死去的師父報仇……」

方瑟臉現難色，道：「大師父，我……」

彭海臉色微變，隨即大笑道：「怎麼？你不願意？」

「大師父的好意，在下心領了。」方瑟囁嚅道：「只是在下……」

彭海見到方瑟的神態，還以爲他是惦記着夏蘋，笑了笑，道：「我跟別的人不同，這些年來，我從來都沒有動念頭要收徒弟，我若是收了徒弟，就一定要先替他解決煩惱，你放心，只要你拜在我門下，我負責把夏蘋找來給你。」

「在下並不是爲這個問題。」方瑟紅着臉道：「在下是因爲師父臨死前叮囑過……」

「什麼？」彭海道：「他的人都已經死了，還不許你另投明師？」

方瑟對於龔江的尊敬之心，較之自己親身父母尤要過之，這因爲他從小流浪，從有記憶以來，便不知父母是誰。

他在經過一段艱苦的流浪生活之後，遇見了龔江把他收留起來，不但供他衣食，並且還傳他武功，視他有如親生兒子一般。

是以他與龔江之間的感情是遠勝於一般的徒弟。

這次由於漠北雙凶的來到，使得他遭遇到一連串的麻煩，並且龔江還被兩個逆徒所害，方瑟心中的悲痛眞是不可言喻。

他一方面想要替龔江報仇，另一方面關於自己的出路，又想遵守他跟龔江所說的，若要另找師父，則要找一個天下第一的師父。

這可以說他私心想以將來的成就，來報答龔江生前對他的愛護。

所以，當彭海提出要收他爲徒的主意時，他才會心中猶疑，遲遲不能決定。

此時，當他聽到彭海說出那等對龔江不遜的話語，他的主張已經決定了。

他本想坦白的說出自己的意思，給彭海一個難堪，可是當他想到自己這條性命都是彭海所救時，他忍住了心頭的氣憤，婉轉地道：「先師生前待我有如親生兒子一般，如今他老人家剛死，在下若是馬上便拜在大師父門下，實在有愧於心……」



他說到這裡，見到彭海臉上並無不悅之態，依然露着笑容，心中不由頗爲歉疚地道：「大師父，拜師之事，能否過些日子再說？如今在下尚連你的名號都不曉得，貿然便拜在你的門下，實在不妥。」

「你說的不錯。」彭海笑道：「哈哈，不但你不曉得我的名字，我也不曉得你的名字，馬上就收徒弟，確實不太妥當。」

方瑟見他大笑，也不禁笑了起來，道：「大師父，在下眞是糊塗，說了這麼多話，連姓名都沒告訴你。」

於是，他把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

「哈哈，你的人怪，名字也怪。」彭海笑道：「不過我的名號要等你拜師的時候才能告訴你。」

方瑟見到彭海不把名號說出來，歉然問道：「大師父，你是在生我的氣吧？」

彭海笑道：「怎麼會呢？你能夠如此尊敬師父，他日在我門下，一定也是個好徒弟，我深幸沒有看錯人，這個徒弟是收定了。」

其實他不知道方瑟在述說把奪魂神釘送去柳雲山莊時，並沒說出那些神釘乃是龔江欺騙漠北雙凶，並未按照原定規格打造的。

他若是曉得方瑟有話瞞着自己，只怕此時心念一變，便會動手殺死方瑟。

方瑟看到彭海滿面笑容，心中如釋重擔，不知道他又一次逃得活命了。

彭海的話聲稍稍一頓，道：「從現在開始，你可以安心的住在這裏養傷，這兒的事，我都已安排好了，我這次去辦事，早則三天，晚則五天就會回來，到那時候，你可要給我一個答覆了。」

方瑟點了點頭，道：「多謝大師父。」

彭海笑着拍了拍方瑟的肩膀，道：「我走了。」

他站了起來，轉身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道：「方瑟，我還有一件事忘了吩咐你，那便是你身中金笛書生羅詩的九幽天柱功，雖然經過我替你運功驅寒，已經好了大半，却是仍然經不起風吹的，你千萬不要到外面去，以免寒毒入骨，到時難治了。」

方瑟抱了抱拳，道：「大師父，在下曉得。」

彭海滿意地笑了笑，脚下略一停頓，又道：「我還忘了告訴你一件事，這兒來住的人非常複雜，難保沒有九大凶人的黨羽在裡面，關於般若神僧那事，你絕對不可對人說出來，以免招惹了殺身之禍。」

方瑟感激地望着彭海，點了點頭，他眞想就此跪了下來，懇求彭海收他爲徒。

但是他心裡的話還沒說出口，彭海已搖晃着他肥胖的身子，在一片笑聲裡，走出了房門。

方瑟坐在床上望着被彭海順手帶上的房門，心裡頭彷彿有一塊大石落了下來。

這幾天裡，圍繞着他的身邊所發生的事，總算有了一個了結，雖然這個了結並不很圓滿，至低限度在短時間內用不着他自己去親身冒險犯難了。

尤其是關於九大凶人圍攻般若大師之事，這兩天沉重的壓在他的身上，此刻把整個負荷都交卸給了彭海，使他覺得輕鬆多了。

他斜斜的靠在床頭，擁了擁被褥，只覺眼前的一切都已開朗起來，就像是從幽黯的山洞裡鑽了出來，見到光明燦爛的陽光一般。

他對於彭海的話，絲毫沒有懷疑，暗忖道：「大師父說的不錯，這次只要能招集到天下的武林正派俠士，再加上般若神僧的絕世神功，一舉便能把九大凶人擊潰，到時候蘋姐自然可以脫離他們的魔掌，武林之中，可以重見太平……」

他的嘴角浮起了微笑，思緒轉到龔江的身上，暗忖道：「這位大師父輩份那麼高，武功之強一定也是江湖上的絕頂人物，像他所說，我只要投身在他門下，三年之內便能練得一身絕藝，到時候一定可以把那兩個逆徒殺死，替師父他老人家報仇，然後我重回嘉興，替他老人家另築一個大墓……」

想着想着，他很快地便睡着了。

由於連日來的疲憊緊張，再加上此時心情的鬆懈，使得他獲得了一個安祥而甜美的睡眠，等到他一覺醒來，已見到不知何時桌上已經擺了一盞燈了。

他舒適地伸了個懶腰，只覺精神飽滿，身心舒暢，連日來的疲累已經一掃而空，倒是腹中感到萬分飢餓起來。

摸了摸肚子，他正要起床，已聽得門聲一響，一個人探首望了進來。

方瑟喝問道：「是誰？」

那人似乎吃了一驚，推門走了進來，堆着滿面的笑容，道：「公子爺，你醒來了？」

方瑟看到那人的打扮是個伙計，瘦削的臉孔上一片焦黃，却又堆着一臉的假笑，實在難看，他皺了下眉頭道：「你是店裡的伙計？」

那個漢子躬身道：「稟告公子，小的姜五正是這悅來客棧的伙計，你有什麼吩咐，儘管找我就是了，小的一定……」

「姜五，」方瑟覺得被人稱爲公子爺實在不習慣，並且看到這伙計說話

之時口沫橫飛的模樣，也惹人討厭，連忙出言制止，道：「我姓方，你不用稱我什麼公子爺了。」

「哦！」姜五拱手道：「原來是方大爺，小的曾聽那位大師父說方大爺是北京聚福錢莊的少老闆，要小的好好服待的……」

方瑟見他一開話匣子便是沒完沒了，連忙打斷了姜五的話，問道：「那位大師父臨走的時候還說了些什麼？」

「他老人家說方大爺你這次到杭州來遊玩，由於旅途勞累，感染了風邪，要在本店住幾天，叫小的加倍照應。」姜五笑着道：「小的進來了幾趟，大爺你一直睡着沒醒，這會已是用晚飯的時分，所以小的再來看看……」

方瑟正在飢餓之際，一聽得姜五之言，連忙道：「晚飯已經好了？你趕快給我送來，菜不需太多，飯多裝一點就行了。」

姜五笑道：「小的猜想大爺你也該餓了，晌午的時分，小的送來的飯菜，大爺你一直沒用，剛剛把它收回去了，所以……」

方瑟揮手道：「你別所以所以了，趕快把飯菜拿來吧！」

姜五見到方瑟好似生氣的模樣，連忙躬身應道：「是，是，小的就把飯菜端來。」

方瑟見到姜五匆匆的走出房去，覺得又好笑又好氣，搖了搖頭，忖道：「天下怎會有這種人？」

他自幼流浪，後來又追隨龔江做一名學徒，可說平生從未住過客棧，自然不知道車船旅店的脚役之輩，最是勢利不過。

彭海臨走之際，先把食宿之費付清，另外又賞了不少銀錢，把方瑟的身份抬高，便是唯恐自己走後，方瑟會受到客棧伙計的氣，憤而離開客棧。

那麼，他所安排的這一着棋，便會因此失效，甚而會發生意外，若是方瑟落入他人的手裡，很有可能便會將此事洩漏出去，而惹來更多的麻煩……

彭海不愧是老謀深算，把一切可能發出之事都預料到了，甚而在臨走之際，施出「枯木神功」傷了方瑟的陰脈，就是唯恐有意外發生，使得方瑟脫離他的控制，那麼不出五天，方瑟便將內傷迸發，吐血而亡……

方瑟年紀還輕，閱歷不夠，又怎知彭海會是如此毒辣的人？他等到姜五出了門之後，心中對於彭海的妥善安排頗為感激，只不過對於彭海把他的身份說成聚福錢莊的少老闆有點難堪就是了。

他想了一會，掀開被褥，走下了床，只見床頭旁的椅上擺着一隻木箱，箱上摺好了一套天藍色的長衫。

方瑟一見那襲閃閃發光的長衫，觸手柔軟光滑，純是上等錦緞，不由得猶疑了一下，敢情龔江待他雖好，卻為了顧全他的身份，每次都只替他準備幾套布衣，他第一次穿上長衫還是在柳雲山莊裡。

但是那件衣服還是何凌風平時穿着的，遠不如面前這套來得華貴。

方瑟猶疑了一下，不由縮回了手，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粗皮厚繭，自嘲地道：「我這副樣子，若是穿上這麼好的衣服，不知被人看見，會不會當成是偷來的？」

他雖然心中是這麼想，可是事實上他此刻僅是穿着一襲短衣短褲，原先穿着的衣衫已被血汚沾滿，早就不知被彭海扔到那裡去了。

方瑟一想到身上穿的這套新換的短衣，是彭海給他重新換的，頓時想起腰上圍着那柄軟劍，摸了一摸，軟劍依舊環扣在腰上，他才放下心來。

就在這時，房門一晌，姜五已提着食盒走了進來。

他的脚未踏進房門，已拉開嗓門嚷道：「方大爺，小的已把飯菜準備好了，你說快不快……」

當他見到方瑟穿着內衣，楞楞地站在床頭邊時，也不由得為之一楞，問道：「方大爺，你這是做什麼？」

方瑟回頭望了望姜五一眼，心中微微有點慌張，道：「你把食盒放在桌上吧！」

他當着姜五的面，總不能仍舊這麼楞楞的站立着，只得拿起木箱上的長衫，穿上身上。

姜五把食盒放在桌上，道：「方大爺，可要小的幫忙你穿衣？」

方瑟那知一般富家公子穿衣着靴都是有下人侍候的，他一聽姜五之言，只嫌對方嚕嗦，搖了搖頭道：「不用了，衣服我自己會穿。」

彭海跟他買的這套衣服乃是儒生衣裝，不但衣服裁剪講究，並且還有頭巾，儒帽。

方瑟有生以來，可說是第一次穿着這麼講究的衣衫，只覺身上寬寬鬆鬆的，很不自在。

他想像不出自己穿了這襲長衫之後，會變成個什麼樣子，轉過身來，正想要問姜五要面鏡子照一照，已見到姜五睜大眼睛楞在那兒。

他為之一楞，道：「姜五，你怎麼啦？」

姜五長長的吁了口氣，嘖嘖讚賞道：「方公子，眞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你穿上這件衣服，比那什麼潘安，宋玉都得俊上幾分，若是到西湖去走一轉，只怕把全杭州的姑娘都迷住了，都要跟在你的身後……」

方瑟雖不曉得潘安、宋玉是何等人士，却也聽得出姜五話裡的意思是讚美自己。

他的臉色一紅，叱道：「你別胡說什麼。」

姜五嚷道：「方公子，敢情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長得英俊瀟洒……」

方瑟恐他把話匣子一開，又是沒



得完的，連忙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嚷什麼？還不快把飯菜擺好……」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半掩的大門已被人一脚踢開，一條紅色人影閃了進來，嬌聲叫道：「你們懂不懂得住店的規矩？在房裡大聲吵鬧……」

方瑟和姜五全都一怔，他們循聲望去，只見那踢開房門，走進房裡的是年約十六七歲，身穿紅色勁裝，披着大紅披風的少女。

那紅衣少女長得杏眼桃腮，柳眉櫻唇，頭上的秀髮攏起，紮着一條鮮紅的絲巾，脚下穿着一雙軟底紅邊的黑色馬靴，手裡持着一根馬鞭，渾身上下一片火紅，就如同一蓬烈火般的捲燒進來。

尤其她此刻左手撐腰，右手持着那根馬鞭斜斜舉起，怒睜着一雙大眼，噘起了鮮紅的嘴唇，使人看了頓時便有一種火辣辣的感覺。

方瑟何曾見過這種裝束的女子？更沒想到一個少女竟會如此潑辣，他在一楞之下，正待說話，已見到姜五躬身笑道：「原來是藍姑娘……」

那被稱為藍姑娘的紅衣少女像是一片火樣的捲進了屋裡，可是她一見到方瑟之後，頓時把叱罵之聲一停，烏溜溜的眼睛凝在方瑟臉上，竟是怔住了。

等到姜五開口說話，才把她從怔愕中喚醒過來……

她的眼波一轉，在方瑟身上掃了一匝，綳緊的粉臉陡然鬆了下來，嘴角綻起了笑靨，「噗嗤」一聲，竟然笑了出來。

方瑟和姜五兩人全都又是一楞，不知這個紅衣少女方才如此震怒，片刻之間，竟然一斂怒色，反而笑將出來。

望着她花枝招展，榴紅綻放的笑靨，方瑟臉色一紅，掉過頭去。

他是實在沒有勇氣去面對她那毫無顧忌，有似火燄般的目光。

那紅衣少女一見方瑟掉轉頭去，笑得更加暢快，綻開的紅唇下，露出潔白有如編貝的玉齒，嘴裡更是發出格格的聲音。

她的笑聲方起，眼波轉處，已見姜五張開了嘴，就像傻子樣的凝望自己時，頓時滿臉的笑容一斂，揮起馬鞭朝姜五抽來，叱道：「你看什麼？」

她這一鞭抽出，又快又狠，姜五如何躲避得開「啪」地一響，肩上着鞭之處，衣衫破裂，已有血絲滲了出來。

姜五驚呼一聲，往後退了幾步，右手掩着肩上的鞭痕，顫聲道：「藍姑娘，小的……」

那紅衣少女板着臉孔叱道：「你下次再敢這樣看我，小心我挖掉你的眼珠！」

姜五滿臉惶恐地躬身道：「小的不敢，小的再也不敢。」

方瑟沒想到天下會有如此霸道的人，並且還是一個美麗的少女，打了人之後，還要人家向她陪罪。

他沉聲道：「姑娘，妳這麼做有點過份吧！」

那紅衣少女似是沒想到方瑟會出言責備她，或許是她從小長到大都沒人責備過她吧！聞聲之下，愣了愣，隨即詫異地道：「你是在說我？」

方瑟點了點頭道：「不錯！」

紅衣少女眼中立即湧起一絲怒意，道：「你說我過份？我什麼地方過份？」

方瑟道：「姑娘不該冒然闖了進來，更不該動手打人……」

「哦！」紅衣少女道：「原來你是看見我打他，覺得過份……」

她冷哼一聲，指着姜五，道：「你問問他看，我這麼做過不過份？」

方瑟還沒說話，姜五已連連頷首道：「不過份，不過份，藍姑娘說得對……」

方瑟眞沒想到姜五竟會說出這等話來，忍不住叱道：「姜五，你……」

姜五苦着臉，朝方瑟不住拱手道：「方公子，這都是小的不對，請你老人家息怒，多多……」

方瑟拂袖道：「你這種人眞是少見。」

姜五躬下身來，道：「是，是，小的少見，小的少見……」

方瑟聽到姜五的話，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這一笑，姜五也跟着笑起來。方瑟臉色一沉，道：「你笑什麼？」

姜五伸手指着方瑟的脚下，笑道：「公子，你的脚……」

方瑟聞聲低頭，只見自己赤着脚，拖着一雙木屐，再一襯上新穿的衣衫，確實有點不倫不類。

他把臉孔一板，沉聲道：「這有什麼好笑的？」

姜五趕忙斂起笑容，恭聲道：「是，不好笑，不好笑。」

那紅衣少女嘴角噙着微笑，冷冷地在旁道：「眞把人給笑死了，連自己的衣服都穿不好，還要管別人的閒事……」

方瑟劍眉一揚，道：「妳在說誰？」

那紅衣少女瞄了方瑟一眼，道：「說你又怎麼樣？」

方瑟氣極道：「妳……」

「嘿！」那紅衣少女雙手一叉腰，冷笑道：「像你這種書呆子，整天除了吃飯睡覺還能曉得什麼？眞是可笑……」

方瑟見到她那樣子，眞不知要說些什麼才好，嘴唇嚅動了一下，沉聲喝道：「妳給我出去！」

「出去？」那紅衣少女兩眼一瞪，道：「你叫誰出去？」

方瑟握緊了拳頭，眞恨不得重重的捶她一頓，但是他又怎能這樣做？

那紅衣少女見到方瑟臉孔漲得通

紅，似是頗爲得意，斜斜看着方瑟，道：「你若是跟我講兩句好話麼，還差不多，若是再用這種態度對我，哼，小心我把你趕出去。」

方瑟氣得身上都幾乎在發抖，囁嚅道：「妳，妳……」

他深吸口氣，話聲一頓，側首道：「姜五，把你們的掌櫃叫來。」

那紅衣少女冷笑道：「你就是把天王老子叫來也沒有用！」

姜五滿臉難色，躬身拱手，哀求道：「藍姑娘，請妳高抬玉手……」

那紅衣少女叱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不許你說話。」

姜五苦着臉道：「嗯，我的姑奶奶，小的跟妳下跪好不？」

那紅衣少女一鞭子掃在姜五頭上，叱道：「姜五，你好大的膽子，竟敢……」

她似是想到了什麼，話聲一頓，霍地轉過身去，叱道：「誰叫你們站在這裡看熱鬧的？都給我滾！」

他們在屋裡這一爭吵起來，自然引得許多住店的旅客紛紛圍在門前觀看，可是那紅衣少女這一轉身叱罵，把他們嚇得連忙躲開，唯恐會遭到無妄之災。

方瑟站在屋裡，看到那些旅客害怕的模樣，心中頗爲驚詫，暗道：「這個女孩子年紀輕輕的，如此橫行霸道，使得別人都畏之如虎，想必她的父親一定也是地方上的惡霸，才會養成她這種橫行無忌的惡習，我今天非得想個法子敎訓她一頓，挫挫她的傲氣……」

他想到這裡，已經拿定了主意，臉色一沉，向前緩緩行去，喝道：「妳也給我滾出去吧！」

那紅衣少女剛轉過身來，已聽到方瑟的喝叱之聲，她愕然道：「什麼，你……」

她的臉色驀然大變，叱道：「你想找死了！」

揮手之間，手中握着馬鞭，已沒頭沒臉的朝方瑟身上抽來。

方瑟一連避過對方三鞭，連退數尺，只覺那紅衣少女的鞭法熟練，幾鞭掃出，便組成一片山影般傾壓而來，使得他簡直無法抵擋。

他連退幾步，雖是動作迅速，無奈身上穿着長衫，脚下登着木屜，閃動不便，避過對方三鞭之後，身上已挨了兩下。

那紅衣少女的鞭法狠辣，所用的勁道不小，這兩鞭抽落下來，方瑟新穿上去的一襲長衫已破了幾處。

他眼見這樣閃躲下去，實在吃虧太大，匆忙之間，左手抓起一張椅子，擋住了對方猛攻之勢，大聲喝道：「且慢！」

那紅衣少女一收馬鞭，冷笑道：「怎麼？心服了吧！」

方瑟沉聲道：「你要動手，我們出去，別在屋裡把人家的東西打壞了！」

紅衣少女冷嗤一聲道：「我就算拆了這間客棧，也沒人敢哼半聲……」

她的嘴裡雖是這麼說，却已轉身走到門口，道：「我在門口等你，你若是害怕的話，就跪下叩個頭，我便放過你這一遭……」

「妳在門口等着吧！」方瑟打斷了他的話，沉聲叱道：「今天我非得好好的敎訓妳一頓不可。」

「笑話！」那紅衣少女攏了下頭，不屑地道：「還不知道誰敎訓誰呢！」

方瑟懶得跟她多說，脫下了長袍，除去帽子，在床底下找到了一雙軟底薄靴，匆匆的穿了上去，便待出去動手。

姜五滿臉惶恐的走到方瑟身邊，低聲道：「方公子，你不能去，藍姑娘會要了你的命……」

方瑟冷哼一聲道：「反正我這條命也是撿來的，怕什麼？」

姜五苦着臉道：「方公子，你是讀書人，絕不會是她的對手，若是……」

方瑟憤然道：「你看得清清楚楚，又不是我要惹她，是她橫蠻不講道理，非逼得我動手不可。」

「是呀，她一向就是這樣。」姜五道：「其實藍姑娘的人並不壞，只是脾氣暴燥了一點，方公子，你只要跟她陪個不是也就沒事了，又何必……」

「要我跟她陪不是？」方瑟氣憤道：「她到我房裡來鬧，還要我陪不是？你這客棧是黑店？殺了人還要做肉飽子賣錢……」

姜五嚇得臉都青了，慌忙搖手道：「方公子，你老千萬不能這麼說，小店一向是……」

方瑟掖了掖腰帶，站了起來，叱道：「那你還嚕囌什麼？」

姜五搓着手道：「唉，方公子，你不知道……」

那紅衣少女在外面等得不耐煩，又走了進來，抽了門板一鞭，道：「喂！你來不來？」

方瑟冷冷道：「妳要等挨揍還等不及？」

「嘿，你的口氣好大！」那紅衣少女冷冷一笑，說道：「你眞以爲你是文武全材不成？」

方瑟向着那紅衣少女走去，冷叱道：「少廢話！」

那紅衣少女不怒反笑，道：「我今天不把你打得滿地亂滾，我就不叫藍盈盈。」

說着，她挺起胸膛，昂然的向店外走去。

方瑟跟隨在藍盈盈的身後，只見她背後的披風鼓起高高的一塊，暗忖道：「不知她的家長是誰，竟然准她帶一枝長劍到處惹禍……」

他走過一條長長的甬道，只見店裡的伙計和站在櫃台後的掌櫃，看到藍盈盈全都噤若寒蟬，遠遠躲開。

他的心中感慨不已，大步走出客棧大門，只見藍盈盈成丁字步的站立



着，左手撐腰，右手握着馬鞭不住地晃着，臉上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

由於她站在門旁，那盞掛在客棧大門的燈籠正好在她的頭上不遠，那淡紅的燈光映在她的臉上，彷彿染上一層紅暈，使得她份外動人。

方瑟看到她那兩頰紅暈，不由想起了夏蘋倚在閣樓上，手持蘋果的神情。

同樣的是兩個美麗的少女，但是溫柔善良的夏蘋與橫蠻潑辣的藍盈盈比較起來，眞個有如天淵之別。

方瑟一想起夏蘋遭到那麼多苦難之後，仍然又落入惡人的魔掌裡，不由得心裡一陣難過，暗暗思忖道：「不知那大師父是否眞的能夠把蘋姐救出來……」

藍盈盈不知方瑟心裡想些什麼，見他痴痴的望着自己，不由嗔道：「喂，你看什麼？」

方瑟自凝思中醒了過來，正想要說話，只見藍盈盈把馬鞭抽得咻咻作響，叱道：「你再這樣看人，小心我把你的眼珠挖出來！」

方瑟冷笑道：「妳別自作多情，我之看妳，只是因爲從未見過妳這麼醜的女人！」

「你說我醜？」藍盈盈粉臉色變，剎時之間，如同罩上一層寒霜，重重的跺了跺脚，道：「我……」

方瑟見她飛身躍來，沉聲喝道：「且慢！」

藍盈盈柳眉倒豎，粉臉含煞，身形一頓，叱道：「你現在就算求饒都來不及了。」

方瑟冷笑道：「我要求什麼饒？我是說妳最好拔出長劍來，豈不是一劍就可以把我殺死？」

藍盈盈冷笑道：「原來你是怕我拿鞭子？我空手也要打得你在地上打滾！」

說着，她把馬鞭往地上一扔，左拳提到腰旁，右手立掌於胸，已是蓄勁待發。

方瑟深吸口氣，凝神靜氣，擺好了「大洪拳」的起手式，脚下不丁不八的站着，等待着對方出手。

他的目光注視着對方，只見藍盈盈眼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心中掠過一絲滿足的情緒，忖道：「我這下總算稍爲挫一挫她的傲氣……」

一念未了，他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蹄聲往這邊而來。

接着便聽到有人大聲呼喚道：「盈盈，盈盈，我找得妳好苦啊……」

方瑟目光一閃，只見從街上馳來一匹烏黑的駿馬，馬上騎着一個身穿青衣勁裝，背插長劍的年輕人。

那個年輕騎士心急得很，竟是沒等到快馬馳近，已飛身躍起，落在藍盈盈的身邊。

他詫異地望了望方瑟一眼，也沒有多理會，欣喜地道：「盈盈，怪不得我到妳家去找妳，伯父說妳還沒回家……」

藍盈盈揮手把他一推，道：「你走開！」

那年輕騎士愣了一愣，道：「盈盈，妳怎麼啦？」

「你的眼睛瞎了？」藍盈盈把手一摔，道：「沒看到我在幹什麼？」

那青年騎士這才注意到藍盈盈和方瑟兩人對峙的情形。

他的目光一閃，凝神注視着方瑟，頓時眼中浮起一層强烈的妒恨之色來，顯然是他看到了方瑟那俊逸的容貌和綽絕的風度較之自己是强出許多之故。

他的臉色一寒，沉聲道：「朋友，你的膽子好大，竟敢惹上藍姑娘！」

方瑟在那青年騎士凝注自己的時候，也看清了對方的面貌，只見他長身玉立，劍眉虎目，在俊逸中浮現着英武之態，的確是一個英氣勃勃的年輕劍士……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則是他的嘴唇稍爲薄了點，以致顯得他的整個面型，冷酷而薄情。

方瑟皺了下眉，忖道：「他怎會不問清緣由便冒然的責備別人，看他的模樣，並不像是出身邪道的人……」

他的嘴唇一動，還沒來得及說話，藍盈盈已叱道：「這不關你的事，不要你多管。」

那青年騎士臉色一變，道：「盈盈，妳……」

藍盈盈道：「蔣吟白，我還沒嫁給你，你別來管我的事情……」

蔣吟白劍眉一揚，似想發作，可是一見到藍盈盈嗔怒的樣子，又忍了下來。

他苦笑道：「盈盈，我已經跟你道過歉，妳爲什麼還怪我？方才我找得妳好苦，從虎丘回來，趕到尊府……」

藍盈盈截斷了他的話，道：「那是你的事情，我可管不着。」

蔣吟白苦笑道：「盈盈，算我錯了，我再向妳道歉，請妳原諒……」

藍盈盈跺脚道：「你走不走？」

蔣吟白臉色發青，就跟他身上穿的那襲青色的長袍一樣，眼中更是禁不住露出憤怒的光芒，似是隨時都會發作。

可是，當他見到藍盈盈一臉嗔怒的神情時，他又忍了下去，壓低了聲音道：「盈盈，妳……」

他的話聲被方瑟打斷：「藍姑娘，我看還是等你們商量完了之後再說吧！現在我還是回客棧裡去……」

藍盈盈見到方瑟嘴角含着一絲淺笑，轉身欲待回到客棧，連忙喝道：「嘿，你想跑到那裡去？」

她的話聲剛了，蔣吟白已身形一晃，攔在方瑟的面前，沉聲道：「小子，你想走？」

方瑟脚下一窒，目光凝住在蔣吟白的臉上，沉聲道：「朋友，這是我與藍姑娘之間的事，用不着你來多管閒

事吧？」

蔣吟白已經受了藍盈盈的氣，一肚子的不高興，只是不敢向她發作而已。

此時再一聽得方瑟之言，頓時煞氣盈眉，眼露凶光，叱道：「好小子，你敢對我蔣吟白如此說話？我不給你一點厲害看看，也算不得是青衣快劍了！」

他的喝叱聲中，左拳斜起，往方瑟面門擊去，右手護胸，緊接着併指如刀，往對方胸前插去。

他這一招兩式，拳掌兼施，迅若電閃，其快無比，所攻擊的部份，全是方瑟的要害，似是恨不得一招便要了對方的性命。

方瑟似未想到蔣吟白說打就打，他微微一楞，一股沉猛的拳風已襲向面門而來。

急促之間，他吐氣開聲，左拳護胸，右拳往上一格，身形往左橫移一步，預備稍避對方這股銳利的攻勢……

他擺出的這個架式乃是大洪拳中最堅固的一招守勢，一招之內有三個變式，就是防備遇到拳法凶猛沉重的對手所用的。

那知蔣吟白不單有青衣快劍之名，他的拳法也講究一個快字。

方瑟剛一出手應變，蔣吟白攻出的左拳已收了回去，直插而出的右掌，在半路上便已變爲斜削而上，施的正是「玄鳥划沙」之式。

方瑟右拳擋個空的，身形微蹲，正待變招，已是來不及了。

只聽「嗤」地一聲，蔣吟白斜劃而起的右掌從方瑟的胸際擦過，那併合的五指，如同一枝利刃，將他胸前的衣服劃開一條長長的裂痕。

方瑟只覺左胸之上，彷彿被一條烙紅的鐵棒擊中，火辣辣的，又痛又痲。

他的心中一凜，慌忙退了兩步，剛剛穩住身形，蔣吟白已急竄而上，一連拍出五掌，不容方瑟有喘氣的功夫，掌掌相連，似要將方瑟一舉斃於掌下。

方瑟只見眼前一花，掌影繽紛，交疊而來，那沉猛的掌風，封住了面前的空間，使得自己似乎都無法呼吸。

他這兩天來雖是遇見不少高手，給了他不少搏鬥的經驗，可是他所會的只是一套通俗的大洪拳和精粹的內功心法而已。

青衣快劍蔣吟白身爲武當第二代最傑出的弟子，一手劍法使來有如狂飆，拳法也是講究一個快字，再加上他是有心要置方瑟於死地，所以每一招出手，都以他本身所長，攻擊對方要害。

方瑟就算身上不負傷，也無法抵擋住蔣吟白這一連串的快攻，更何況他已在對方的拳下失去了先機，又負了輕傷，如何能抵擋得了？

他心中驚駭無比，眼見滿天掌影交疊而來，根本看不清對方攻擊的部位，更談不上如何抵擋。

他所能作的唯一辦法，只有緊密的防守自己，盡量不使要害暴露在對方的掌影之下。

但聽「啪啪啪」一連三響，蔣吟白連環擊來的三掌，全都拍在方瑟的手臂上。

方瑟只覺對方這三掌，一掌比一掌更重，縱然他的內功强勁，這連環三掌接了下來，也是忍受不了。

他的身形晃了兩下，退出四步，只覺兩條手臂都已變成痲木，抬都抬不起來。

可是蔣吟白根本不理會這些，他的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隨着對方移身後退，那相連的兩掌依舊拍出去。

眼見方瑟再也無法防守，面前空門大露，就要被蔣吟白擊斃。

驀地紅影一閃，方瑟的身軀已被藍盈盈拉了開去。

蔣吟白眼看着自己便可將方瑟殺死，沒料到藍盈盈竟會突然出手，把方瑟救走。

他深吸口氣，腳下一頓，收回了那即將擊在藍盈盈身上的雙掌，憤然道：「盈盈……」

藍盈盈把方瑟往後一推，大眼一瞪，道：「怎麼啦？」

蔣吟白道：「妳，妳怎麼把他救走……」

藍盈盈雙手叉在腰上，道：「你憑什麼動手打人家？」

蔣吟白臉色鐵青，沉聲道：「他惹妳生氣，我教訓他……」

「他是惹我生氣，又不是跟你吵架！」藍盈盈道：「用得着你來教訓他？」

蔣吟白氣結道：「盈盈，妳講不講理？」

藍盈盈冷哼一聲道：「本來就是嘛，他跟我吵架，我要動手教訓他，你把他打死了，我這個氣要從什麼地方發去……」

蔣吟白深吸口氣，壓住了胸中的憤怒，好聲好氣地道：「盈盈，我是在替妳出氣……」

藍盈盈冷嗤一聲道：「你少惹我生氣就行了，我可用不着你來替我出氣！」

蔣吟白苦笑道：「盈盈，我已經跟妳陪過罪了，妳還要我怎麼樣？」

藍盈盈道：「你最好走開點，少讓我看了生氣就行了……」

蔣吟白臉色漲得通紅道：「盈盈，我眞是惹得妳這麼討厭？」

藍盈盈把頭一摔，道：「是又怎麼樣？」

蔣吟白臉色一沉，冷冷道：「盈盈，妳變了！」

藍盈盈道：「你才變了呢，你變得不像人。」

（未完・九）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